晚霞 973
青蛙神 955
齐天大圣 941
卷之十一
霍生 935
五通 909
黄英 884
葛巾 857
书痴 840
卷之十
水灾 837
嘉平公子 829
姊妹易嫁 815
茜生 803
石清虚 789
道士 780
曾友于 753
卷之九

# 目录

聊斋志异选译（中册）

小二 1483
连城 1464
刘海石 1454
赌符 1444
宫梦弼 1420

**卷之十六**

黄九郎 1395
姬生 1383
老饕 1373
夜叉国 1351
白于玉 1324

**卷之十五**

大力将军 1315
连锁 1292
李伯言 1283
胡四相公 1269
仇大娘 1231

**卷之十四**

白莲教 1225
狐谐 1211
辛十四娘 1173
小猎犬 1167
续黄粱 1135

**卷之十三**

阿纤 1113
瑞云 1102
申氏 1091
恒娘 1078
龙飞相公 1060
珊瑚 1033

**卷之十二**

金和尚 1010
白秋练 993

人，而兄弟半迂笑之。戒诸兄弟，各自惕，勿贻痛於先字友于，为邑名士，以为不祥，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两眶中泪出如沈，曾翁，昆阳故家也。翁初死未殓，

曾友于

##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九

亦傲不加礼。

仁、义皆悲，

即与客饮，

悌等过堂下，

鄙不齿，

因连结忠信若为党。

孝以悌等出身贱，

曰孝，曰忠，曰信，

妾生三子：

曰悌，曰仁，曰义。

娶继室，

生三子：

至七八岁，

母子为强寇掳去。

先是，翁嫡配生长子成，



子。

抛粟毁器，

往捉周妻，

悌不从。

孝愤然，

令忠、信合族中无赖

病死，

纠悌等

往挞其姑，

亦遂止。

孝有女，

适邑周氏，

而仁、义年最少，

因兄言，

友于百辞宽譬，

不从所谋。

与友于谋，

欲相仇。

讼遂息。

孝归，　　终不德友于。

得无苦。

友于乃诣周所亲负荆，　　周亦器重友于，

素为宰所仰重，　　诸兄弟以是

见宰自投。

友于品行，

将行申黜。　　友于惧，

宰怒，　　拘孝等囚系之，

盎盂无存。　　周告邑宰。



往奔其丧。　　二人皆曰：

未几，　孝妻亡。　　友于招仁、义，

友于乃殡母隧道中。

把持墓门，　　不使合厝。

「此彼之无礼，　　於我何损焉。」　　及葬，

仁、义益忿。　　友于曰：

孝等皆不为之服，　　宴饮如故。

无何，　友于母张夫人卒，

殴不止。

友于横身障泪之。

友于自后击仆之。

孝等拳杖交加，

仁觉而逃。

义方逾垣，

友于操杖先从。

入其家，

孝怒，

纠诸弟往殴之。

临哭尽哀。

隔墙闻仁、义鼓且吹，

再劝之，

哄然散去。

友于乃自往，

「一期」且不论，



去。

友于即扶杖诣兄请罪。

里党群集排解，

乃散

忠、信亦相助殴兄。

声势震动，

孝遂反杖挞友于，

如怒不解，

身代之。」

我不惩弟恶，

亦不助兄暴。

「责之者，以其无礼也，

然罪固不至死。

孝怒，

让友于。

友于曰：

「功」于何有！」

哀求阁寝。宰遂

不能诣署，但作词禀白，

友于以面目损伤，而令友于陈状。

官签牒拘孝、忠、信，不为庶母行服。

仁代具造讼诸官，诉其

而义创甚，不复食饮。

孝逐去之，不令居丧次。



离家五十余里，冀不相闻。

友于遂扃户，携妻子借寓他所，

云！」因苦劝之，卒不听。

曰：「此两语，我宜言之，两弟何

「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友于

辄被敲楚。怨友于曰：

由是仇怨益深。仁、义皆幼弱，

销案不行。义亦寻愈。

聚谋三日，竟无处可以置之。

忽携妇亡归。

诸兄弟以家久析，

行则怀刃。

一日，寇所掠长兄成，

惟杜门，

思乘间刺杀之。

辱侵母讳。

仁、义度不能抗，

诸兄一不当，

辄叫骂其门，

而孝等犹稍稍顾忌之，

既去，

友于在家，

虽不助弟，



又罪责之，

是欲逐我耶？」

更无人肯置一屋，

幸三弟念手足。

闻之大怒曰：

「我归，

而成久在寇中，

习於威猛，

登门窘辱之。

共出旧宅居成。

诸兄怒其市惠，

往告友于，

友于亦喜。

既归，

仁、义窃喜，

招去共养之。

出田产归成，

驱问之，

唯求公讯。

宰乃判孝等各

先讼之。

宰又使人请教友于。

并挞无数。

成不待其讼，

仁、义各以杖出，

以石投孝，



刻期发墓，

友于急归，

仁、义奔告友于。

遂欲启圹，

成恚曰：

忽及葬母事，

义与成倍益敬爱。

使七分相准。

以刀削树，

谏止之。

成不听，

更为改葬。

「如此不仁，

是禽兽也！」

因并泣下。

淡次，

自此仁、

但有流涕。

俯首不言，

友于不得已诣宰，

成不待其讼，

捉忠及信，

孝仆。

因之，孝无十日不至友于所，
孝有所行，
成往往不平之。
盛怒时，
友于至，
一言可解。
而於孝等尤甚，
唯重友于。
而成性刚烈，
缄批挞诸弟，
安厝尽礼。
由此兄弟相
有如此树！」
於是一门皆哭临，
众唯唯。
「所不衰麻相从者，
谓诸弟曰：



皆嫡出；
次继功，
四继绩，
长继业，
生五子：
三继德，
而孝年四十六，
纷竞绝少。
诸弟皆畏惮成，
久遂相习，
去家益远，
音迹遂疏。
逾二年，
又迁之於三泊，
傲屋而居，
友于婉谏，
卒不纳。
友于不堪其扰，
潜对友于诟诅。

弦诵怡怡，乐之，久居，

入门，见叔家两兄一弟，会诣岳，窃迁道诣叔。

历之。岳家故近三泊，

惟祖无兄弟，年又最幼，诸兄皆得而诟

曰相竞，孝亦不能呵止。

皆成立。亦效父旧行，各为党，

皆庶出，又婢出继祖。



圣贤也。」遂去，携妻之二泊。

祖曰：「父过虑矣。」二叔，

因吐微隐。父虑与仆夙隙，计难久居。

父曰：「我此行不归矣。」父诘之，

过数月，夫妻往寿岳母，告

惜砥饭瓢饮乎！」乃归。

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岂

不言归。叔促之，哀求寄居。

功妻刘闻之，怒曰：「汝家男子死，

犹日以骂代哭。

重械之，数曰，死狱中。

功怒，刺杀业。业妻冯氏，

官收功，

一日，微反唇，业诟辱庶母。

寄籍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

使执卷从长子继善。祖最慧，

友于除舍居之，以齿儿行，



诸冯尽靡。成首捉大立，

吼奔而出，诸曾从之，

「我家死人如麻，冯氏何得复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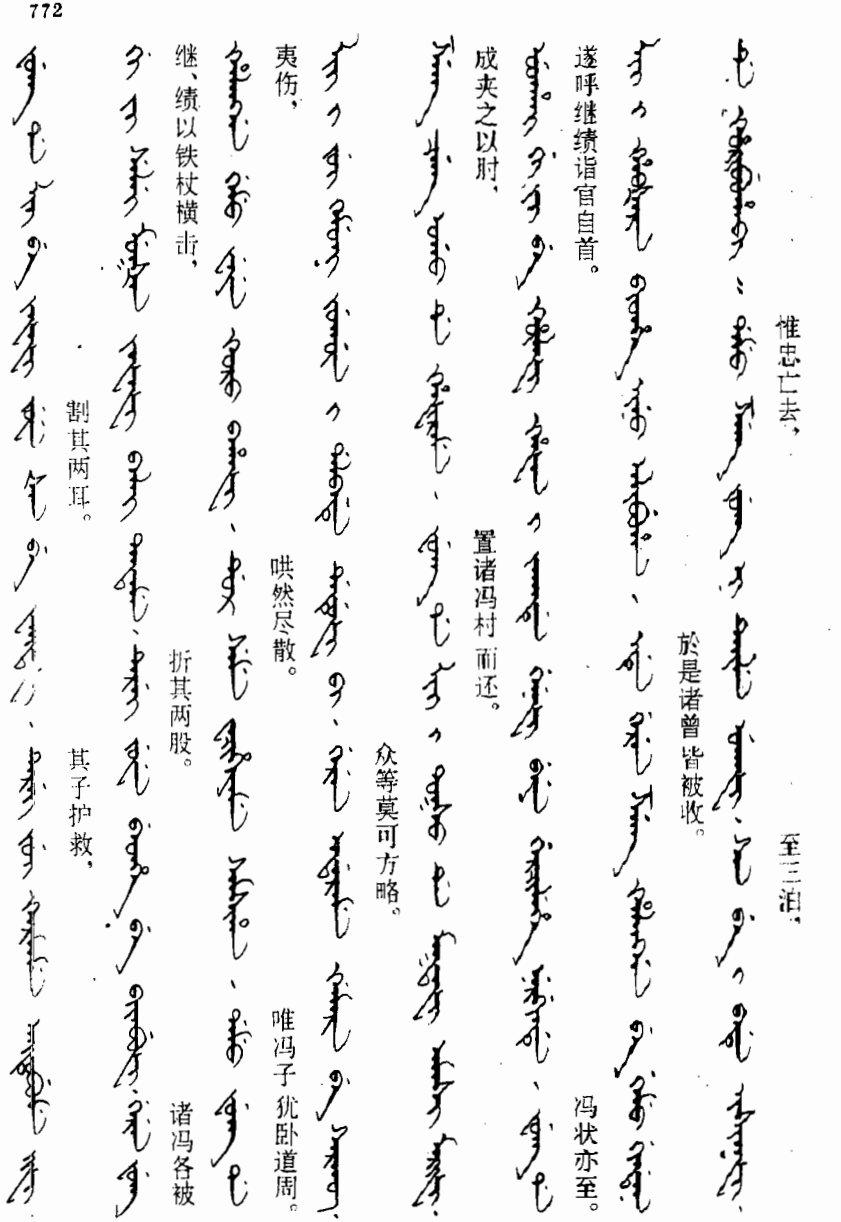
裸挞上下以辱之。成怒曰：

兵衣底，往捉孝妻，

悼女惨死，率诸子弟藏

自投井中亦死。冯父大立，

谁家男子活耶？」操刀入，击杀冯，



唯忠亡去，至三泪。

於是诸曾皆被收。

遂呼继绩诣官自首。

冯状亦至。

成夹之以肘，

置诸冯村而还。

徘徊门外，

犹恐兄念旧恶。

众等莫可方略。

唯冯子犹卧道周。

哄然尽散。

诸冯各被夷伤，

折其两股。

继、绩以铁杖横击，

割其两耳。

其子护救，





今即匍伏而往，

与大令无声气之通，

不然，

兄离家既久，

胡以窜迹如此！

逆知奇祸久矣，

一门乖戾，

惊曰：「且为奈何？

诘得其情，

握手入，

友于益骇。

忠长跪道左。

「弟何来？」

惊曰：

望见，

适友于率一子一侄入闱归，

友于乃与兄弟焚香约誓，

相对酸恻。

俄

皆如同胞，

友于亦喜其悔悟，

「今始知曩日非人！」

凄然下泪曰：

居十余日，

又见其叔侄如父子，

兄弟

同食，

夜与共寝。

忠颇感愧。

则此祸可以少解。」

乃留之，

终与

吾三人幸有捷者，

只取辱耳。

但得冯父子伤重不死，



共涼。

乞友于复归。

资其医药，

珍乃息

友于乃托亲友，

举家

赂以金币，

甲第最重，

诸冯皆为叙息。

先归展墓③。

明季

大喜，

不赴鹿鸣之

报友于父子同科，

祖亦副榜①。

祖果举於乡。使移家去。

可赐还也。」友于从之。后三年，

俾姑寄名为汝后。有寸进时，

即从其志，

「我乏德，不应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

孝乃谓友于曰：不欲归其家。

祖从叔，遂移家还。

俾各涤虑自新，



因而庭雍穆④，

渐老，一门事皆取决友于。

两间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

祖启户於隔垣，通叔家，

孝乃异其居，令与友于邻。

不复反，捉去辄逃。

祖有儿方三岁，亡归友于家，

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数日，

而卒能自知之德，

托子於弟，

孝虽不仁，

其报已惨，

其流弊然也。

古云：「其父杀人报仇，子必行劫。」

其渐渍子孙者，直入骨髓。故古

何诗书之家，夫门内之行，

往往而蹈之也！

知母而不知父，奈

称孝友焉。

异史氏曰：「天下惟禽兽止



论果报，迂也。」

宜其有操心虑患之子也。

---

《汉书·扬雄传》载《校猎赋》：「乃只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

章，故名。③展墓——省视坟茔。《礼·檀弓》：「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④雍穆——和睦。语出《诗·小雅·鹿鸣之什》。

宴，科举时代考试后所举行的宴会，由州、县长官宴请考官、学政以及中式诸生。唐代入宴时用牢，歌《诗·小雅·鹿鸣》之外，崇绮中又有乡试副榜，名在副榜的，准做贡生，称为副贡。清代只有乡试有副榜，可以入国子监肄业。②鹿鸣——即鹿鸣

宴。③副榜——科举时代会试取士分正榜、副榜。正式录取的名列正榜，在正榜之外，另取若干，名列副榜。明代除会试有副榜之

道士能豪饮。

韩招之坐，

询家人，

以情告。

归不顾。

言未已，

韩闻击剥之声甚久，

道士竟入。

皆不受，

亦不去。

家人怒，

门外。

家人投钱及粟，

常饮於其座。

会集，

有道士托钵

韩生，

世家也。

好客。

同村徐氏，

道士





徐见其衣服垢敝，

游。

韩命举觞。

闻居士挥霍，

深愿求饮焉。」

答曰：

「野人新至，

无交

竟不闻知，

缺地主之礼。」

韩曰：

「何日栖鹤东观，

始知其初居村东破庙中。

即坐。

略致研诘，

士与居士等，惟两肩承一喙耳。」

宁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

徐嘲之曰：「道长日为客，

韩亦稍厌其烦。饮次，

遇食则食，遇饮则饮，

乃辞而去。自是每宴会，道士辄至，

亦海客遇之。道士倾饮二十余杯，

颊偃蹇，不甚为礼。韩



创建何时？」道士答：「竣工未久。」

大奇之，曰：「久不至此，

入门，则院落一新，连阁云蔓。

疑其不设。道士已候於途。

嘱曰：「翼午幸赐光宠。」次日，相邀同往，

作杯水之酬。」饮毕，

「虽然，道人怀诚久矣。会当竭力，

徐惭不能对。道士曰：

道士曰：「唤石家姊妹来。」

几榻。

酌以玻璃盏，

可名。

贮以水晶玉石之器，

光照

饭已，

另有小迸。

珍果多不

酒馔芳美，

备极丰渥。

皆二八姣童，

锦衣朱履。

二人肃然起敬。

甫坐，

行酒下食，

比入其室，

陈设华丽，

世家所无。



之否？』

遂有僮仆展氈毹於筵下，

顾问美人：

尚能

『久不舞，

悬爵促酬，

又命遍酌。

其声清细。

既阙，

道士

少者拍板而歌，

长者和以洞箫，

媚曼双绝。

道士使歌以侑酒。

如弱柳，

一身短，

齿最稚，

童去少时，

二美人入。

一细长，

扶道士卧　　道士乃鬼长者共忧。

女子为施锦衾。

我少愈，　即更来。」　　屋南壁下设一螺钿之床，

起谓客曰：　「姑烦自酌。」

不觉醉睡。　　道士亦不顾客，　　举杯引尽，

二人心旷神飞。　　舞罢，　　斜倚画屏，

香尘四散；

两女对舞，　　长衣乱拂，



韩乃延登南床，

顾韩曰：

公然拥卧。　　视床上美人，

乘醉拉向北榻，

道士即起而遁。　　见少女犹

往将挠之。

颇不平。　　徐乃大呼：　「道士不得无礼！」

为之爬搔。　　二人睹此状，

命少者立床下，

「君何太迂？」　　韩乃延登南床，

尚眠绣榻。

西间破屋而已。

互相骇异。

四顾，

则一庭荒草，

蹴起，

酣寝败则中。

徐尚未醒，

见其枕遗嗣之石，

视之，

则抱长石卧阶下。

急视徐，

酒梦俱醒，

觉怀中冷物冰人，

拨之不转，

天明，

因抱与俱寝。

欲与狎亵，

而美人睡去，





则孔孔生云，

遥望，

如塞新絮。

供诸案头，

每值天欲雨，

如获异珍。

雕紫檀为座，

四面玲珑，

峰峦叠秀。

挂网，

沉而取之，

则石径尺，

不靳重直。

偶渔于河，

有物

邢云飞，

顺天人。

好石，

见佳石，

## 石清虚

由是寻石者日盛於河，

迄无获者。

竟无可见。

乃悬金署约而去。

鞭仆。

即出金雇善泅者，

百计冀搜，

忽失手堕诸河。

豪怒，

仆负石至河滨，

息肩桥上，

顿足悲愤而已。

邢无奈，

既见，

举付健仆，

策马竟去。

有势豪某，

踵门求观，



笑曰：

『客舍非也？』

邢便请入舍，

即入，

则石果

邢托言失石已久。

叟

一日，

有老叟款门而请。

既归，

不肯设诸厅事，

洁内室供

解衣入水，

抱之而出，

檀座犹存。

但见河水清澈，

石固在水中。

邢大喜，

后邢至落石处，

临流於邑，

天石供」。」

邢审视，

前后九十二窍，

巨孔中五字云：「清虚

邢不能答。

叟曰：

「仆则故识之。」

叟笑曰：

「既汝家物，

有何验证？」

遂与争作石主。

邢窘甚，

请即赐还。」

既见之，

「此吾家故物，

今固

失去已久，

陈几上。

错愕不能言。

叟抚石曰：



岂可以

径尺之石，

牵其袂而哀之。

奔去，

则叟缓步未远。

急追之，

大惊，

疑叟，

则石失所在。

既还，

邢送至门外，

拱手而出。

「谁家物，

而凭仗作主耶？」

叟笑曰：

但执不与，

邢无以对，

言。

果如所

义数其窍，

栽可辨认，

渴曰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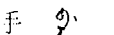
细於粟米，

孔中果有小字，

能自择主，



仆亦喜之。



然彼

下之宝，



当与爱惜之人。



此石

还入室，



则石已在故处。



叟曰：



「天

「既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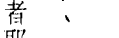


则石固在是。」

叟曰：



答云：「诚属君家，



但求割爱耳。」



仆家者耶？」

「石果君家者耶，



强叟之归，



长跪请之。



叟乃曰：

手握诀藏者耶？」



邢知其神，





邢苦留之，



辞甚坚；



曰：



「石上窍数即君寿也。」



作别欲去。



窍软如泥，



随手而闭二三窍。



已，

曰：「愿。」



叟乃以两指捏一窍，



君愿之乎？」

始可与君相终始。



奉赠。



既欲留之，



当减三年 寿数，

实 将携去，



待三年后，



始以

急於自见，



其出也早，



则魔劫未除。

因负石至官。官问：「何所质验？」卖石
将便认取。卖者不服，
见卖石者，近视，则其故物，
积有数年，偶入报国寺，
悼丧欲死。访察购求，全无踪绪。
诸无所失，惟窃石而去。邢归，夜有小偷入室，
邢以故他出。
问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积年余，



有尚书某，购以百金。
时出一赏，先焚异香，而后出之。
之。邢得石归，裹以锦，藏椟中。
二十金买诸市，遂释
得伸。官欲杖责卖石者，卖石者自言以
及三指痕，理遂
卖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窍中五字，
者能言窍数。邢问其他，

寻死。邢如明诣海岱门，不甚贵重之。明年，尚书以罪削职，家更无出云之异，久亦得梦，辞，敬志其日。而石在尚书以两贯相赎。」邢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时，可诣海岱门，「勿戚，特与君年余别耳。」自言：「石清虚。」谓邢：来，皆以家人觉救，得不死。夜梦一丈夫始知，骂妻殴子，屡欲自经，尚书家。邢出狱，妻窃与子谋，献石以死殉石。其子。邢愿子告邢，典质田产。风示某托他人，某怒，阴以他事中伤之。邢被收，而邢意万金不易也。

曰，携仆在道，忽见两人奔蹑汗流，

去。子知之，莫可追诘。逾二三

半年许，贼发墓，劫石

既而果卒。子遵遗教，瘞石墓中。

又嘱子必以石殉。

岁，自治葬具，

因以两贯市归。后邢至八十九

则其家人窃石出，将求售主，



官乃重械两盗而放之。

坠地，碎为数十余片。邢子拾石出，

欲得之，命寄之库。囿不失色。

诸宫氏。取石至，吏举石，石忽

一迅遂服。问石，则鬻

勿相逼！遂执送诸官，

我二人将石去，不过卖四两银耳。」

望空自投曰：官爱玩，则

「邢先生

非过也。石犹如此，而况人乎！」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

谁谓石无情哉？亦痴甚矣！而卒之石与人相终始，至欲以身殉石，史氏曰：「物之尤者，祸之府，仍瘞墓中，异



使人闷损矣！」起向炉头，不复唤沽。苗曰：「措大饮酒，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尽，客亦不辞。自言苗姓，言剧粗豪。生举卮劝客，沽酒自酌。一伟丈夫入，坐与扳谈。龚生，岷州人。赴试西安，憩於舍，

## 苗生

行李重累，　无所方计，　苗寻至。

马病卧於途，　坐等路侧。

生即治装行。　约数里许，

「仆不善劝客，　行止惟君所便。」

苗以羹碗自吸，　笑曰：

苗提臂劝酾，　为尽数觞。

臂痛欲折。　生不得已，

饮。　出钱行沽，　生辞不

捉一巨瓠而入。



乃起而别曰：　「君医马，　尚须时日，

饮可也。」　引尽一瓠，

相待优渥；　苗曰：　「仆善饭，　非君所能饱，

生主仆方至。　沽酒市饭，　与共餐饮。

始至逆旅，　生乃惊为神人，　移时，

已乃以启承马腹而荷之，　释马就枥。

趋二十余里，　遂谢装付仆，

诘知其故，

苗争曰：「纵饮甚乐，何必愁思！」

豪饮甚欢。

众欲联句。

敬附骥尾①。」

众起为礼，相并杂坐，

掷地曰：

「闻诸君登临，右提豚肘，

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携巨尊，

三四友人邀登华山，藉地作筵。

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后闱毕，



苗遂引壶自倾。

光红。」下座沉吟既久，

苗信口而续之曰：「唾壶击缺剑

首坐靳生曰：「绝岩凭临眼界空。」

「如不见诛，仆武夫，亦能之也。」

众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

苗曰：「不佳者，当以军法从事。」

众不听，设金谷之罚②。

苗不欲听，

牵生豁拳。

中作，

送相赞赏。

因而飞觞再酌。

时已半醉，

客互诵闱

诗思既乱，

众乃罢吟，

山谷响应；

又起俯仰，

为狮子舞。

客弗之听。

苗不可复忍，

遽作龙吟，

「只此已足，

如赦我者，

勿作矣！」

移时，

以次属句，

渐涉鄙俚。

苗呼曰：



所存者惟生及靳。

靳是科领荐。

为虎，

扑杀诸客，

咆哮而去。

苗怒甚，

伏地大吼，

立化

有惭色，

又更恶其粗莽，

遂益高吟。

广众中刺刺者可厌也！」

众

此等文，

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

「仆听之已悉！」

苗厉声曰：

二人胜负屡分，

而诸客诵赞未已。

闻靳言，

始是代某者。

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

见噬於虎。

然必在苍龙岭下，

始可相代。

三日，

应有儒服儒冠者，

从役良苦。

必再杀一士人，

问其何为。

答曰：「我今为苗生之伥③，

使不得行。

靳乃下马，

嵇捉鞚，

忽见嵇生，

亦山上被噬者。

大恐欲驰，

后三年，

再经华阴，



阴欲陷之

折简邀无，

诡怀忌嫉。

是日，

下七，

邑尤生考居其首，

生来。

靳述其异。

将名

以听鬼责。

适行表戚将

筹思终夜，

莫知为谋。

自拼背约，

靳不敢辨，

敬诺而别。

至两所，

即为故人谋也。」

异史氏曰：

「得意津津者，

捉襟肘

交着未竟，

虎骤至，

衔蒋而去。

蒋不敢以白衣往④，

遂与尤易冠服。

闻在下，

遣人召之。

会郡守登岭上，

守故与蒋为通家，

肴酒并陈，

敬礼备至。

尤亦不解其意。

至岭半，

与共登临。

自乃着白衣而往，



者苗也——非苗也。」

故厌怒

则知苗亦无心者耳。

然嫉忌易服而毙，

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

知交者，

亦当从旁肘之踱之，

庶作欲睡欲遁，

而诵者足蹈手舞，

强人听闻。

闻者欠伸，

注：①索隐：「盖鳣附骥尾而致千里，以喻颜回因孔子而名益也，鲁金谷之间，金谷，地名，也称金谷涧，晋石崇筑园于此。附骥尾——比喻附上先辈或名人之后，生记：伯夷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

制服，参加考试或治鬼学官、地方官时，必须穿秀才服（即文中说的儒服儒冠），以白衣往见，是不礼貌的。

说，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的鬼，又引虎食人，成语一为虎作伥，即本于此。④不敢以白衣往：科举时代的秀才都有一定的

于金谷中，常与友人宴于此，赋诗饮酒，不能者罚酒三斗。后遂称宴中罚酒三杯曰「金谷酒数」。⑤伥：即伥鬼，古时迷信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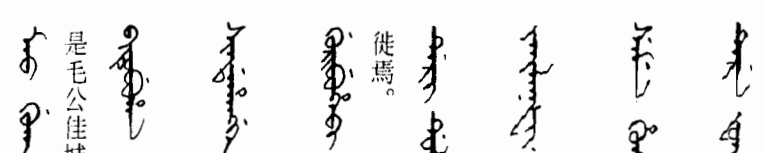


既又频得梦警曰：「汝家墓地，本
张闻，亦未深信。
「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贵人宅！」
或经其侧，闻墓中叱咤声曰：
有新阡在东山之阳。

时邑世族张姓者，
掖县相国毛公，家素微。其父常为人牧牛。

## 姊妹易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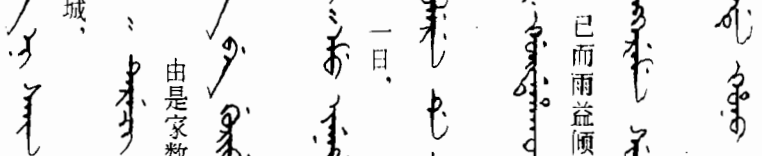
母骇，



遂溺以死。

相国时尚孩童。

已而雨益倾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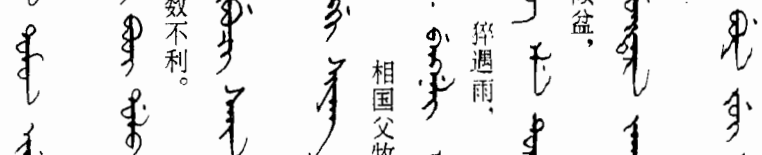


潦水奔穴，

崩溜灌注，

猝遇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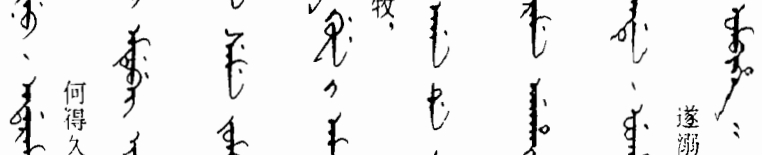
匿身废圹中。



徙焉。一日，

相国父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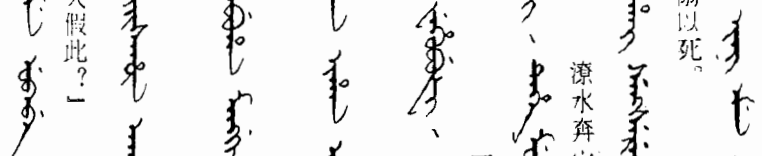
出张家故墓，



张听之，

由是家数不利。

客劝徙葬吉，



是毛公佳城，

何得久假此？」



张妻云：

不敢应。

子弟行，



又请以长女妻儿。

张一见辄喜，

即留其家，

教之读，

以齿



葬己。

母偕儿诣张谢。

乃使就故圹定焉

且令携若儿来。



俨然当置馆处，

又益骇。

大异之。

行视溺死所，



愿乞咫尺地掩儿父。

张征知其姓氏，

不妆，劝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而女掩袂向隅而哭。

新郎入宴，催之妆，彩舆在门，及亲迎，从牧牛儿！」

甄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

怨惭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道及，然此女甚薄毛家，奈何中改？」

「既已有言，卒许之。



女终无回意。父无计周张，往来者无停履。迁延少时，

乞郎少停待。」即又奔入视女。父急出，言：「衣妆未竟，又有家人传白新郎欲行。

父无奈之。女涕若罔闻。怒而逼之，哭益失声。也。父止婿，白入劝女。

鼓乐大作，女犹眼零雨，而首飞蓬

浸知易嫁之说。

「忤逆婢不遵父母命，欲以

母即向女曰：

父以其言慷爽，

因与伊母商议，以次易长。

属毛郎，

更何须姊姊劝驾也！」

妹曰：

「阿爷原不曾以妹子属毛郎，若以妹子

「小妮子亦学人喋聒！

尔何不从他去？」

颇非其姊，

苦逼劝之。

姊怒曰：

欲自死。

其次女在侧，



由是益以知己德女。

病亦瘳，

稍稍介公意，

久之，

入门，

夫妇雅敬好述，

然女素

姊妆妆女，

仓猝登车而去，

父母闻其言，

即以

大喜。

且何以见毛家郎，

便终饿莩死乎？」

「父母教儿往也，

即乞丐不敢辞，

若姊，

儿肯否？」

女慨然曰：

公亦颇自负，私以细君③发襄襄，

不索值。特以梦兆厚自托。

及得公，甚喜，供具殊丰善，

以故晨起，专伺察东来客。

后且脱汝於厄。」

道经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梦神曰：

居无何，公补博士①弟子，应秋闱试。



奇才以阴欲易妻，故被宪司黜落。

「东首初不验，殊惭祇奉。」主人曰：

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

以他道归。后三年，再赴试，

不收复由王舍，咨嗟蹇步，心赧旧主人，

已而晓榜既揭，竟落孙山。

虑为显者笑，富贵后念当易之。

夫荡惰，家渐陵夷，空舍无烟火。
迁里中富室儿，意气颇自高。
交贤委绿，转更增媚。姊
未几，果举贤书第一人①。夫人发亦寻长，
主人谓：「秀才宜自爱，终当作解首。」
公闻之，惕然悔惧，木立若偶。
盖别后复梦而云。
岂妖梦不足以践？」公愕而问故。



携归见师。师失所望，恚曰：「与我以金纳其中。而行者不知也。
冀有所贻。比至，夫人馈以绮縠罗绢若干疋，及公以宰相归，强遣女行者⑤诣府谒问，刻骨自恨，遂忿然废身为尼。
良人卒，家落。顷之，公又擢进士。女闻，姊妹辄避路而行。
又无何，闻妹为孝廉妇，弥增惭怍。

行者归，具以告师。师默然
多恐福薄人难承荷也。」

遂以五十金付尼去，
曰：「将去作尔师用度，
焉有福泽从我老尚书也！」

自叹，念平生所为，辄自颠倒，
！：
「汝师百余金尚不能任，

及启视，而金具在，方悟见却之意。发金笑
我何须尔！」遂令将回。公及夫人疑之。

金钱，尚可作薪米费；此等仪物，



前解元为后解元」之戏，

余闻时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
墓，毛氏佳城，斯亦奇矣。

公为力解释罪。异史氏曰：「张公故
人以人命事，逮系囹圄。

美恶避就，繄，岂由人耶？后店主

自叹，念平生所为，辄自颠倒，

鸣呼！此岂慧黠者所能计较耶？

如响？』

彼苍者久不可问。

何至毛公，

其应

为『贤能之书』或简称『贤书』，后因称乡试中式为『登贤书』或『举贤书』。③女行者——女和尚。④细君——古时诸侯的妻称小君，也称细君，后为妻的通称。⑤贤书第一人——古时，乡老及乡大夫，群吏举荐贤能之人于王，这种推荐书称为『贤书』。⑥博士——明、清有国子博士、太常博士、五经博士等，均为教授官。⑦解元——参见卷六『仙』注①。



勿使人知。』

曰：『无。』女云：

具告之

女便问：『寓居何所？』

公子喜，近就与语。

女微笑点其首。

因目注之。

门内有二丽人，

入郡赴童子试。

偶过许媚之门，

风仪秀美。

年十七八，

嘉平某公子，

## 嘉平公子

求公子代去泥涂。

遂上床，

胃诸橹上，

已乃脱足上小靴，

一夕，冒雨而来，

入门解去湿衣，

喜，

约以重金相赎。

自此三两夜辄一至。

区区之意，

深愿奉以终身。」

公子亦

且云：「妾慕公子风流，

遂背媪而至。

女果至，

自言：「小字温姬。」

公子诺而归。

既暮，排去僮仆。



何乃不知风雅！

使妾情兴消矣！」

公子辞以不解。

女曰：

「公子如此一人，

满江城」

求公子续。

听窗外雨声不止，

遂吟曰：

「凄风冷雨

知妾之痴於情也。」

「妾非敢以贱务相役，

欲使公子

沾满殆尽，

惜之。

女曰：

以被自覆

公子视其靴，

乃五文渐锦，

乃修贽诣媪，指名

急排闼，女起，逾垣而去。宋向往殊殷，

至，伏窗窥之，颠倒欲狂。

女必不可。宋隐身仆舍，俟女

窃求公子一见温姬。公子言之。

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闻其事，

公子诺之。往来既频，仆辈皆知。

因劝令肆习，



他人不见。惟公子见之。至家，

公子以为然。试毕而归，女亦从之。

各遂所愿足矣。人鬼何论焉！」

顾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

以宋言告女。女曰：「诚然。

鬼，而心终爱好之。至夜，

宋愕然而返，以告公子。公子始知为

求之。则果有温姬，而死已多年。

「可恨」讹「可浪」。

「椒」讹「菽」。

谕仆帖置案上。

「姜」讹「江」。

中多错谬：

遣不得去。

一日，公子有

公子不能听。

父母深以为忧，

百术驱

父母大惊，

戒公子绝之。

父母疑之。

女归宁，

始隐以告母。

寄诸斋中。

公子独宿不归，



闻者传以为笑。

折帖示仆。

公子虽愧恨，

犹不知所题，

言已而没。

以貌取人，

毋乃为天下笑乎！」

故蒙羞自荐。

不图虚有其表！

「妾初以公子为文人，

有婿如此，

不如为娼！」

遂告公子曰：

「何事「可浪」？

花「菽」生「江」。

女见之，

书其后云：

之「子章髑髏」②哉！」

则「花菽生江，」　何殊於杜甫

顾百计遣之不去、　而见贻浩然①、

则妻妾羞泣矣。

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　遂至悔不如娼、

异史氏曰：　「温柔可儿！　翩翩公子、

的作用

谓吟诵这两句诗可以驱邪守宅。这句的意思是说，象「花菽生江」这类描别文句，同杜甫的「子章髑髏」诗句一样，都有驱邪按绵州，斩子璋。村前曾作《戏作花卿歌》一诗，盛赞花敬定的勇武，诗中有「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之句。时人髑」——子章，唐代绵州刺史段子璋，唐肃宗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攻占绵州，自称梁王。五月，成都尹崔光远率部将花敬定，①浩然——谓有归去之念。《孟子·公孙丑》下：「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②何殊于杜甫之「子章髑



村人共笑之。

谓村人曰：　「大水将至矣！」　遂携家播迁。

暮见二牛斗山上，　一日，　石门庄有老叟，

乃种豆。

始有种粟者。　十八日，　大雨沾足，

赤地无青草。　六月十三日小雨，

康熙二十一年，　苦旱，　白昼徂叟，

## 水灾

或谓夫妻之孝报矣云。

存。　两儿并坐床头，　嬉笑无恙

一村尽成墟墓。　入门视之，　则一屋仅

并不复念及儿矣。　水落归家，　见

下视村中，　已为泽国，

与妻扶老母奔避高阜。

居庐尽没。　一衣人弃其两儿，

无何，　雨暴注，　彻夜不止，　平地水深数尺，



嗣无恙，　谁谓天公无皂白耶？

则孝子某家也。　茫茫墟劫中，　惟孝子

城郭尽墟，　仅存一屋，

人民死者，　十之七八；

此六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　平阳地震，

## 书痴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家居甚富，而玉柱读书成癖，得俸不治生产，积书盈屋。尤痴于经史，至于发家居廉，贫苦，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卖。父在时，曾书《劝学篇》①粘其座右。郎日讽诵，



每文宗临试，辄首拔之。则浦声太作，客逡巡自去。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冀卷中丽人自至。见宾亲，年二十余，不求婚配，昼夜研读，无间寒暑。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文宠以素纱，惟恐磨灭。非为

以为「金屋」之验。　出以示人，

於乱卷中得金辇径尺。　大喜。

读益力。　一日，　梯登高架，

虽不可食，　而益信「千钟」③之说不妄，

乃古人窖粟，　朽败已成粪土。

踏地陷足，　探之，　穴有腐草，　掘之，

忽大风飘卷去。　急逐之，

而苦不得售②。　一日，　方读，



曰：　「书中自有颜如玉」，

因益刻苦。　然行年已三十矣。　或劝之妻，

郎喜，　以为金屋、车马皆有验，

观察大悦，　赠金三百、马二匹。

或劝郎献辇为佛龛。

观察是道，　性好佛。

诳己也。　居无何，　有父同年，

则镀金，　而非真金。　心窃怨古人之

骇曰：「书中颜如玉，其以此见纱剪美人夹藏其中。

一夕，读《汉书》至八卷，卷将半，郎知其戏，置不辩。或戏郎：「天孙①窃弃，盖为君也。」民间讹言：天上织女私逃。人咸揶揄之。迄无效，时我何忧无美妻乎？」又读二三年，



宛然绝代之姝。又叩之。下儿亭亭，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骇，坐卷上微笑。郎惊绝，伏拜案方注日间。美人忽折腰起，至忘食寝。一日，大异之。日置卷上，反复瞻玩，眉目如生，背隐隐有细字云：「织女。」应之耶？」心怅然自失。而细视美人，

「君所以不能腾达者，
女戒勿读，
而不知为人⑤。
遂与寝处。
然枕席间
郎喜，
脱不一至，
「妾颜氏，
年问：「何神？」

徙以读耳。
试观春秋榜上⑥，
女曰：
不听。
每读，
使女坐於其侧。
亲爱倍至，
恐千载下无复有笃信古人者。」
字如玉，
君固相知已久。
日垂青盼，
美人笑曰：



曰：
「君再不听，
果得之。
呼之不动；
伏以哀祝。
女乃下，
取《汉书》细检之，
跪而祷之，
殊无影迹。
索女，
不知所在。
少顷，忘其教，
若不听，
妾行去矣。」
读如君者几人？

当相永绝。」
女乃下，
直至旧所，
忽忆所隐处，
神志丧失，
吟诵复起。
逾刻，
郎暂从之。

书》八卷中得之，

大惧，

冥搜诸卷，

页数不爽。

渺不可得。既，仍於《汉

知觉。

忽睹之，

急掩卷，

而女已亡矣。

一日，读酣，

女至，

竟不

阴取《汉书》第八卷，

杂混他所以迷之。

则窃卷流览。

恐为女觉，

而郎意殊不属。

觑女不在，

因使治棋枰、椑蒲⑦之具，

日与遨戏。



郎遂乐而忘读。

女又

不觉鼓舞。

女乃日与饮博，

无暇他及，

久之，随指应节，

一曲。

郎手营目注，

女乃喜，

授以弦索⑧，限五日工

当复去。』

至三日，

忽一局赢二子。

与之弈，

曰：『三日不工，

因再拜祝，

矢不复读。

女乃下，

郎惊问：「何工夫？」

女笑不言。

[illegible]子悟，

枕席二字有工夫。」

[illegible]

无益。

今即夫妇一章，尚未

[illegible]

女笑曰：

妾固谓

「君曰读书，

[illegible]

则生子；

何不然也？」

今有婢居久，

[illegible]

郎一夜谓女曰：

「凡人男女同居，

[illegible]

女曰：

「子可以出而仕矣。」

[illegible]

纵之出门使结客。

由此倜傥之名暴著。



[illegible]

女果举一男，

天媪抚字⑨之。

[illegible]

人所皆有，

何讳焉。」

过八九月，

[illegible]

墙者，

始不可以告人；

天伦之乐，

[illegible]

女知而责之。

郎曰：

「钻穴逾

[illegible]

於是逢人辄道，

无有不掩口者。

[illegible]

「我不意夫妇之乐，

有不可言传者。」

[illegible]

少间，

潜迎就之。

郎乐极，曰：

[illegible]

「妾从君二年，

不得不预告耳。」

先是，

言！」

女不之强，

曰：

「妾亦知有数，

当举架上书散之。」

乃仆性命。

何出此

郎曰：

女亦凄然良久，曰：

「必欲留，

伏不起，曰：

「卿不念呱呱者耶？」

郎闻言泣下，

悔之已晚。」

业生子，

可以别矣。

久

恐为君祸，



遁匿无迹。

幸怒，

收郎，

因而拘郎及女。

女闻之，

闻声倾动，

窃欲一睹丽容，

史、闽人，

少年进士。

邮传几遍，

闻於邑宰史公。

郎不能作伪语，

但默不言。

人益疑，

而又未闻其缔姻何家，

共洁之。

或窥见女，

亲族

无不骇绝，

得从辨复。

是年秋捷，次年郎既释，

远求父门人书，

庭中烟结不散。

暝若阴霾。

屋，

多不胜搜，乃焚之，

宰以为妖，

命驾亲临其家。

见书卷盈

械其婢，

略能道其彷佛。

务得女所自往。

郎垂死无一言。

斥革衣襆，

偕械备加，



郎即日自劾，

取妾而归。

婢寄署中。

案既结，

逼纳爱妾，

托言买

籍⑩其家。

时有中表为司理，

居三月，

访史恶款，

当佑我官於闽。」

后果以直指巡闽。

玉之位，

朝夕而祝曰：

「卿如有灵，

举进士。

而衔恨切於骨髓。

为颜如

更宜得怨毒之报也。

呜呼！何怪哉！」

虐⑪，

不亦惨乎！

其存心之秽，

诞，

治之未为不可；

而祖龙之

生魔；

女之妖，

书之魔也。

事近怪

异史氏曰：

「天下之物，

积则招妒，

好则

⑩祖龙之虐——祖龙，指秦始皇帝。「祖龙之虐」，指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比喻县官捕人烧书。

多以丝弦乐器伴奏，后人因以「丝弦」为北曲的代称。⑨字——乳哺，抚养。⑩籍——「籍」字之上原有一「款」字，为衍字，去之。

骰子普得采多少，以定输赢。一般也以「博簺」作为赌博的代词。⑧弦索——各种丝弦乐器的总称。金、元以来，北方戏曲

秋天举行，所以把录取进士和举人的榜示叫做「春秋榜」。⑦博簺——古时博戏的一种，博具分梟、卢、雉、犊、塞五种花色，掷

女星。《史记·天官书》：「织女，天女孙也。」⑤为人——指性行为。⑥春秋榜——科举时代，考进士在春天举行，考举人在

去，「不售」，后来引伸为考试不中。这里「不得售」，指乡试不中。⑤千钟——钟为古量器，「千钟」形容多。⑷天休——即织

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②不售——《诗·邶风·谷风》：「贾用不售。」原意为货物卖不出

①《劝学篇》——指宋真宗《赵恒》作的诗歌，其中有这样几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可架高堂。书



而资

花渐含苞，

未几，

以望其拆。

作《怀牡丹诗》百绝。

目注勾萌，

惟徘徊园中，

牡丹未华，

而时方二月，

因假缙绅之园居焉。

适以他事如曹，

心向往之。

牡丹甲齐鲁，

闻曹州

癖好牡丹。

洛人。

常大用，

葛巾

驟过假山，　　适与妪遇。

世上岂有此女子乎！　　急反身而搜之，

眩迷之中，　　忽转一想：　　此必仙人，

从容避去。　　微窥之，　　宫妆艳绝。

亦遂遄返。　　踪而往，　　又见之，

则一女郎又老妪在焉。　　疑是贵家宅眷，

一曰，凌晨趋花所，

答将暝，　　寸典春衣，　　流连忘返。



自悔

假卧室斋，

意女郎归告父兄，　　必有诟辱之来。

去之二　过山而去　　生返，　　不能徙步，

生大惧，　　女郎微笑曰：

此妄言，　　自当禁诸令止！」

「娘子必是神仙。」　　妪喘之曰：　　「如

叱曰：　　「狂生何为！」　　生长跪曰：

女郎方坐石上，　　相顾失惊，　　妪以身蹲女，

其速饮！」

生闻而骇，

持匜而进曰：

「吾家葛巾娘子，

乘烛夜分，

仆已熟眠。

如是三日，

心渐宁帖。

而回忆声容，

日已向晨，

喜无向罪之师①，

不复置念。

悔惧交集，

孟浪。

既而曰：「仆与娘

手合鸩汤，

奴入，

憔悴欲死。

终夜而病，

转惧

或当

窃幸女郎无怒容，



夤②缘，

但於无人时，

彷佛其立处、坐处，

病若失。

心益信其为仙。

无可

酣然睡去。

既醒，

红日满窗。

试起，

宽舒，

头颅清爽，

生觉药气香冷，

似非毒者。

俄觉肺鬲

遂引而进之。

奴笑，持匜而去。

子手调，

与其想思而病，

不如仰药而死。」

子，

夙无怨嫌，

何至赐死？

既为娘

「夜以花梯度墙，

四面红窗者，

女令隐身石后，

南指曰：

欲酥。

正欲有言，

老妪忽至。

而起，

指肤软腻，

使人骨节

忽闻异香竟体。

即以手握玉腕

大喜，

投地。

女郎近曳之，

忽於深树内，

觌面遇女郎，

无他人。

虔拜而默祷之。

一日，

行去，





老妪亦在坐，

渐近窥之，

见女郎与一素衣美人相对着，

少间再过，

子声犹繁。

伫立不敢复前，

姑逾垣归。

喜而下，

果见红窗。

室中闻敲棋声，

登南垣，

则垣下已有梯在。

魂魄飞散，

莫能知其所往。

至夜，

移梯

即妾居也。」

匆匆遂去。

生怅然，

斜立含羞。　　生揖曰：

女郎兀坐，　　若有思者。

梯先设矣。　　幸寂无人。

「梯也谁置此？」　　呼婢共移去之。

三漏已催。　　生伏梯上，　　闻妪出云：

侍焉。　　又返。　　凡三往复，



笑曰：　　「败军③之将，　　尚可复言战否？」

生从之。　　无何，　　女子入，

女急曰：　　「玉版妹子来矣！　　君可姑伏床下。」

妪。」　　言未及已，　　遥闻人语。

尔！」　　生曰：　　「好事多磨，　　迟为鬼

吹气如兰，　　撑拒曰：　　「何遽

亦有今夕耶！」　　遂狎抱之。　　纤腰盈掬，

「自谓福薄，　　恐於天人无分，

芳洁可爱。

只床头有水晶如意，

冀一得其遗物。

生膝行而出，

有男子在室耶？』

女郎坚坐不行。

女郎辞以困惰。

业已烹茗，

怀之，越垣归。

上结紫巾，

而室内并无香茗，

恨绝，

遂搜枕簟，

强拉之出门而去。

玉版曰：『如此恋恋，岂藏

玉版固请之，

欲与为夫妇之欢。』



乃揽体入怀，

所以偶不君子者，

第望其如意耳。』

而不知寇盗也。』

生曰：『良有之！

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为君子也，

但珍藏如意，

以冀其寻。

刑之惧，

筹思不敢复往，

然因伏床之恐，

遂有怀

理襟衽，

体香犹凝，

倾慕益切。

代解裙结。

欲去，

曰：「妾处耳日多，

恐是非之口，

妾不过离魂之借女子，

偶为情动耳。

故不与婢辈同。」

「但虑亦过。

女笑曰：

但恐性命在尘之下嫁，

终成离恨耳。」

遂起，

觉景息汗重，

无气不馥。

幸蒙垂盼，

缘在三生。

因曰：

「仆固意卿为仙人，

今益知不妄，

玉肌乍露，

恨抱之间，



不可久羁，

遂起，

曰：「此桑姥姥。

妾少时受其露覆，

仙人何必以姓名传。」

问：「驱何人？」

固诘姓氏。

女曰：

「既以妾为仙，

生然之，

而终疑为仙，

妾不能乘风，

则祸离更惨於好别矣。」

握造黑白，

君不能生翼，

千余里将何以归？

妾有私蓄，

泻囊质衣，

情所不忍。

又去代步，

欲货马。

女知之，曰：

「君以妾故

生惑之，

不复思归。

而囊橐既空，

染异香。

由此两三夜辄一至。

「妾叔妹也。」

付钩乃去。

衾枕皆

非妾物，

乃玉版所遗。」

问：「玉版为谁？」

曰：

蹈隙当复来。」

临别索如意，

曰：

「此



则瓮口已见。

女探之，

出白镪近五十两许，

刺土数十下，曰：

「爬之！」

生又从之。

曰：

「转之！」

生从之。

又拔头上簪，

遂提生臂，

至一桑树下，

指一石

人矣！」

女固强之，

曰：

「姑假借。」

而又贫鄙，

以耗卿财，

何以为

抚膺誓肌，

不足论报；

聊可助装。」

生辞曰：

「感卿情好，

妾世家女，

卓王孙当无如长卿何也⑥。」

「无论千里外，

非逻察所及；

即或知之，

女殊坦然，

谓生曰：

而并不知其窃而逃也。

生窃自危；

四邻惊贺，

则女郎车适已至门。

登堂，朝家人，

拟先归而后逆之，

比至，

约会於洛。

生治任旋里，

命生先归，

一惟卿命。

刀锯斧钺，

亦所不遑顾

如寡妇之失守，

不复能自主矣。

「且为奈何？

小生素迂谨，

今为卿故，

此不可不预谋也。」

生惊曰：

「近日微有浮言，

势不可长，

夕，谓生曰：

生强反其半而后掩之。

一

生把臂止之，

不听，

又出十余锭，

即亦雁难。」

喜问：「何术？」

戏请作伐。

女曰：

「必欲致之，

可称嘉偶。」

生闻之而笑，

貌颇不恶，

年亦相若，

女曰：

「妾妹玉版，

完婚有期，

女顾之曰：

「是有慧根，

生弟大器，

年十七，



即宿车中，

良久，

偕女子来，

使御者止而候於途，

将近里门，

女固言：

「不害。」

即命车，

遣桑媪去。

不敢从其谋，

生惧前情俱发，

费一驱之往返耳。」

两马驾轻车，

最相善。

曰：「妹与妾

侬固尝窥见之，

妾忽夭殒。

前程尤胜於君。」

谓寇曰：「有仇否？」答言：「无仇。但有两事相求：寇入，围楼。生俯问：生知有变，举家登楼。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寇数十骑突入第。起拜成礼。由此兄弟皆得美妇，乃相遇，御轮⑦而归；鼓吹花烛，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许，五吏复行。女郎计其时日，



「我姊妹皆仙媛，暂时一履尘世，阶未尽者三级，与玉版下楼，止之不听。炫妆而下，满志，欲焚楼。家人大恐。女欲胁之。先允其索金之请；寇不百。」聚薪楼下，为纵火计以请赐一见；一则五十余人，各乞金五一则闻两夫人世间所无，

后二年，姊妹各举一子，始渐寇仰望无迹。

姊妹欣然始散。

相顾，默无一言。

姊妹从容上楼而去。

何作，便早图之。

尚未晚也。」

诸寇

「此诈也！」

女闻之，反身伫立，曰：「意欲

啫声「不敢」。

姊妹欲退，一寇曰：

恐汝不敢受也。」

寇众一齐仰拜，

何畏寇盗！

欲赐汝万金，



颇涉骇异，因诘主人。

忽见壁上有《赠曹国夫人》诗，

世族无魏姓。

於是仍假馆旧主人。

遂托故复诣曹，入境谘访，

未敢穷诘，而心窃怪之。

大姓失女，何得一置不问？

生疑曹无魏姓世家，又且

自言魏姓，母封曹国夫人。

遽出，呼玉版抱儿至，之。

女蹙然变色，既归，不敢质言，但述曾夫人诗以戚心益骇，遂疑女为花妖。戏封之。问其何种，曰：「葛巾紫也。」问所由名，则以此花为曹第一，故同人至则牡丹一本，高与檐等。主人笑，即请往观曹夫人，



一紫一白，朵大如盘，较寻常之葛一夜径尺。当年而花，后数日，堕儿处生牡丹二株，则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儿堕地并没。生方惊顾，因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遂呈身相报，今见猜疑，何可复聚！」谓生曰：「三年前，感君见思，

何必力穷其源哉？

惜常

以花当夫人⑨，

况真能解语，

亦不可谓无情也。

少府寂寞，

专一，

神鬼可通，

偏反者⑧，

洛下无双焉。

异史氏曰：

一怀之

莫能识其名。

自此牡丹之盛，

移分他所，

更变异种，

巾、玉版，

雠尤繁盛。

数年，茂荫成丛。



有两句说：「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少府」即白居易自指。

府寂寞，以花当夫人——「少府」，是唐代县尉的别称。这里指白居易。白居易作周屋县尉时，曾作过《戏题新栽蔷薇》诗，中

反者——指花。语出古诗：「唐棣之花，偏其反尔。」「偏反」，原形容花摇动的样子。故这里以「偏反者」为花的代词。⑨少

程序之一：新婿在女方家为新妇亲自驾车绕三圈，然后再回家，在门外等候新妇到来。这里「御轮」意谓为新娘驾车。⑧偏

的号。司相如和临邛富人卓王孙之女文君相恋，一起逃走。卓王孙虽然知道，对司马相如也无可奈何。⑦御轮——古代婚礼

卧在床的倩娘闻声出见，两女忽然合为一体。参见卷二《叶生》注㉑。⑥卓王孙当无如长卿何也——长卿，是司马相如

以女另配他人，倩娘由此抑郁成病。王宙被派遣去四川，夜里，倩娘的魂赶到船上，和他一起逃去。五年后，两人归家，房中病

养，长到十几岁时，因期限已满，仍回到天上。⑤离魂倩女——唐陈玄祐《离魂记》说：张镒有女倩娘，和镒甥王宙相恋。后镒

——原作「贾」。⑷军——原文作「君」。⑴杜兰香——古代神话中的仙女。因为有罪，被谪降人间，在洞庭湖边由一渔夫收

上问罪之师——古时两国相争，总是以对方有罪为由发动战争，因称自己的军队为「问罪之师」。后遂作质询的代词。②贪

生之未达也。」

客多方为之营求，得两芽，裹藏即刻治装，从客至金陵。为北方所无。马欣动，寓其家，自言其中表亲有一二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一日，有金陵客，闻有佳种，尤甚。马子才，顺天人。世好菊，至才

黄英



问：「将何往？」答云②：「姊厌金陵，因①与论艺菊之法。马大悦，不佳，培溉在人。」少年曰：实告之。「种无言：「陶姓。」谈言骚雅。因问马所自来，丰姿洒落。渐近与语。少年自从油碧车，如宝。归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

淡，

辄过吕所，

与共纫绩。

恤之。

陶姊小字黄英，

雅善

亦爱陶姊，

不时以升斗馈

而察其家似不举火。

马妻吕，

贫，

陶日与马共食饮，

枯，

拔根再植之，

无不活。

然家清

日过北院，

为马治菊。

菊已

仅小室三四椽，

陶喜，居之。

遂与俱归。

笔南有荒圃，

而院宜得广。」

马代诺之。

顾弟言：

「屋不厌卑，

乃二十许绝世佳人也。

向姊咨禀。

车中人推帘语，

无烦他适。」

陶趋车前，

『仆虽固贫，

茅庐可以寄傲。

不嫌荒陋，

欲卜居於河朔耳。』

马欣然曰：

陶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贫，
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③，有辱黄花矣。」
当能安贫。

闻陶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风流高士，
仆日以口腹马素介，
为今计，卖菊亦足谋生。」
胡可为常。

陶一日谓马曰：「君家固不丰，



道相属也。
市。英怪之，过而窥焉，
一至。未几，菊开，闻其门器喧如
由此不复就马寝食，招之始
陶悉掇拾而去。

马不语，陶起而出。自是马所弃残枝劣种，
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
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固不佳妙；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枝插补之，则折别数椽之外无旷土。其蓓蕾在畦者，剔去者，皆菊畦，见荒庭半亩，握手曳入。陶出，遂款其扉，将就诮让。又恨其私秘佳本。欲与绝，而未睹。心厌其贪，而目所其花皆异种，



问：『何时？』曰：『四十三月。』以不字？』答云：『时未至。』烹饪良精。因问：『贵姊胡陶诺而去。俄献佳肴，醉。』少间，房中呼『三郎』，连朝幸得微资，颇足供侧，曰：『仆贫不能守清戒，陶入屋，出酒馔，设席畦

始载南中异卉而归，
捆载数车而去。
逾岁，春将半，
门庭略寂，
陶乃以蒲席包菊，
又数日，
焉用此？」
「此固非可言传，
且君不以谋生，
苦求其术。
陶曰：
大奇之，
过宿，又诣之，
新插者已盈尺矣。
散。
但笑不言。
尽欢始
又请：「何说？」



至秋，
悉种菊。
更买田一区，
渐而旧日花畦，
尽为廊舍。
更不谋诸主人。
心，
兴作从
二年起厦屋。
舍，
一年增
陶由此日富，
於陶。
乃复购
次年尽变而劣，
去年买花者留其根，
问之，
艺菊。
复归
十日尽售，
於都中设花肆，
筑墉四周，

甲第益壮。

忽有客自东粤来，

寄陶函信。

村外治膏田二十顷，

得金益合商贾，

年余，

陶竟不至。

黄英课仆种菊，一如陶。

意似允诺，

惟专候陶归而已。

黄英微笑，

微使人风示之。

意属黄英，

而马妻宰。

载花去，

存问不归。



黄英既适马，

马不可，

择日

又以故居陋，

欲使就南第居，若赘焉。

请问「致聘何所」。

英辞不受采。

十三日也

大奇之。

以书示英，

回忆闾中之饮，

适四

考其寄书之日，

即妻死之日。

发之，

则嘱姊归马。

未洽旬，

又杂之。

凡数更，

马立遣人一一赍还之，

戒勿复取。

家中触类皆陶家物。

黄英辄取诸南第。

不半岁，

而家所需，

以防淆乱。

恒嘱黄英作南北籍，

马耻以妻富，

日过课其仆。

於壁间开扉通南第，



马不自安，

曰：「仆三十年清德，

闭门不复业菊，

而享用过於世家。

不分疆界矣。

然遵马教，

楼舍连亘，

两第竟合为一，

土木大作，

马不能禁。

经数月，

一切听诸黄英。

鸠工庀料，

马惭，

「陈仲子④毋乃劳乎？」

不复稽，

马不胜烦。

黄英笑曰：

马安之。

然贫者愿富，

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然过数日，

择美婢往侍马。

苦念黄英。

黄英曰：

「君不愿富，

祝富，

裙带⑤而食，

为卿所累。

我但祝穷耳！」

马曰：

「捐他人之金，

真无一毫丈夫气矣。

祝息人间，



浊者自浊，

无已，

析君居；

妾不能贫也。

抑亦良且。」

黄英

妾不靳也。」

马曰：

为难；

富者求贫，

固亦甚易。

床头金任君挥去之，

骨，百世不能发迹，

盈，

遂令千载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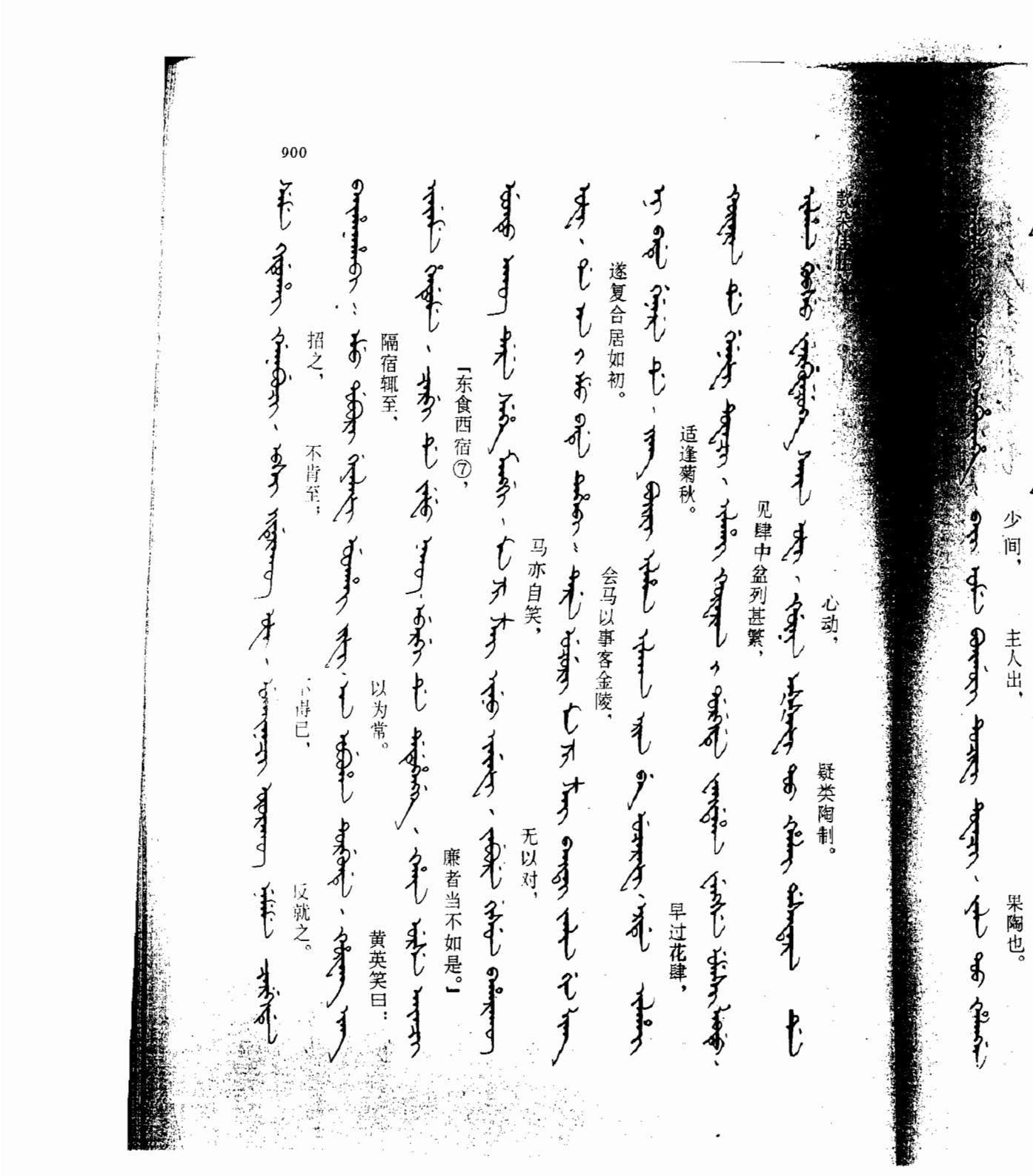
谓渊明⑥贫贱

但不少致丰

人皆

徒依

款宋佳肴，





无须复贾。」

坐肆中，使仆代论价，

「家幸充益，但可坐享，

马不听，请之益苦，曰：

烦寄吾姊。我岁杪当暂去。」

「金陵，吾故上，将昏於是。积有薄资，

马要之归。

陶曰：

喜极，具道契阔，遂止宿。

少间，主人出，果陶也。

心动，疑类陶制。

见肆中盆列甚繁，

适逢菊秋。早过花肆，

遂复合居如初。

会马以事客金陵，

马亦自笑，无以对，

「东食西宿⑦，廉者当不如是。」

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笑曰：

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

侍其寝处。

居三四年，生一女。

为之择昏，辞不愿。

姊遣两婢

陶饮素豪，从不见其沉醉。

其棋酒，更不复结一客。

卸装课役，惟日与马

若预知弟也归者。

陶自归，床榻裀褥毕设，

则姊已除舍，

逼促囊装，赁舟遂北。

廉其直，入门，

数日尽售。





委衣於侧，

玉山倾倒⑧，

沉睡坐间。

陶起归寝，

出门践菊畦，

计各尽百壶。

曾烂醉如泥，

恨相得晚。

自辰以讫四漏，

二人纵饮甚欢，

适过马。

马使与陶相较饮。

伯友人曾生，僮亦无对。

饮益放，

恒自折简招曾，

益爱敬之。

而陶自露迹，

则陶卧畦边。

马乃悟姊弟皆菊精也，

戒勿视。

既明而往，

至此！」

覆以衣，

要马俱去，

放置地上，

曰：「胡醉

英急往，

马骇绝，

皆大於拳。

告黄英。

即地化为菊，

高如人；

花十余朵，



久之，

叶益憔悴。

惯不惊，

如法拔之，

守其旁以观其变。

陶卧地，

又化为菊。

马见

曾醉已惫，

诸仆负之以去。

马潜以瓶续入之，

二人又尽之。

坛将竭，

二人犹未甚醉。

仆舁药浸白酒一坛，

约与共尽。

因与莫逆。

值花朝⑨，

曾来造访，

以两

浇以酒则茂。

后女长成，嫁於世

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

黄英终老，亦无他异。

异史氏曰：

盆中花渐萌，九月既开，短干粉

甚恶俗。越数日，闻曾已醉死矣。

日灌溉之。马悔恨欲绝，

痛绝，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闺中，

「杀吾弟也！」奔视之，根株已枯。

大惧，始告黄英。英闻骇曰：



米折腰」，弃官而去，终生过了清苦的日子，所以说他「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2]东食西宿——古代寓言：齐国有个女子，两边许婚，这里引用这一故事，含有讥讽的意味。[3]裙带——指女人。[4]渊明——陶潜字渊明。陶潜曾作过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

颇风流。

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

有邵弧者，吴之典商也。

妻阎氏，

皆莫敢喘息。

为害尤烈。

辄被淫占，

父母兄弟，

至於江浙五通，

民家有美妇，

然北方狐祟，

尚有百计驱遣之；

南有五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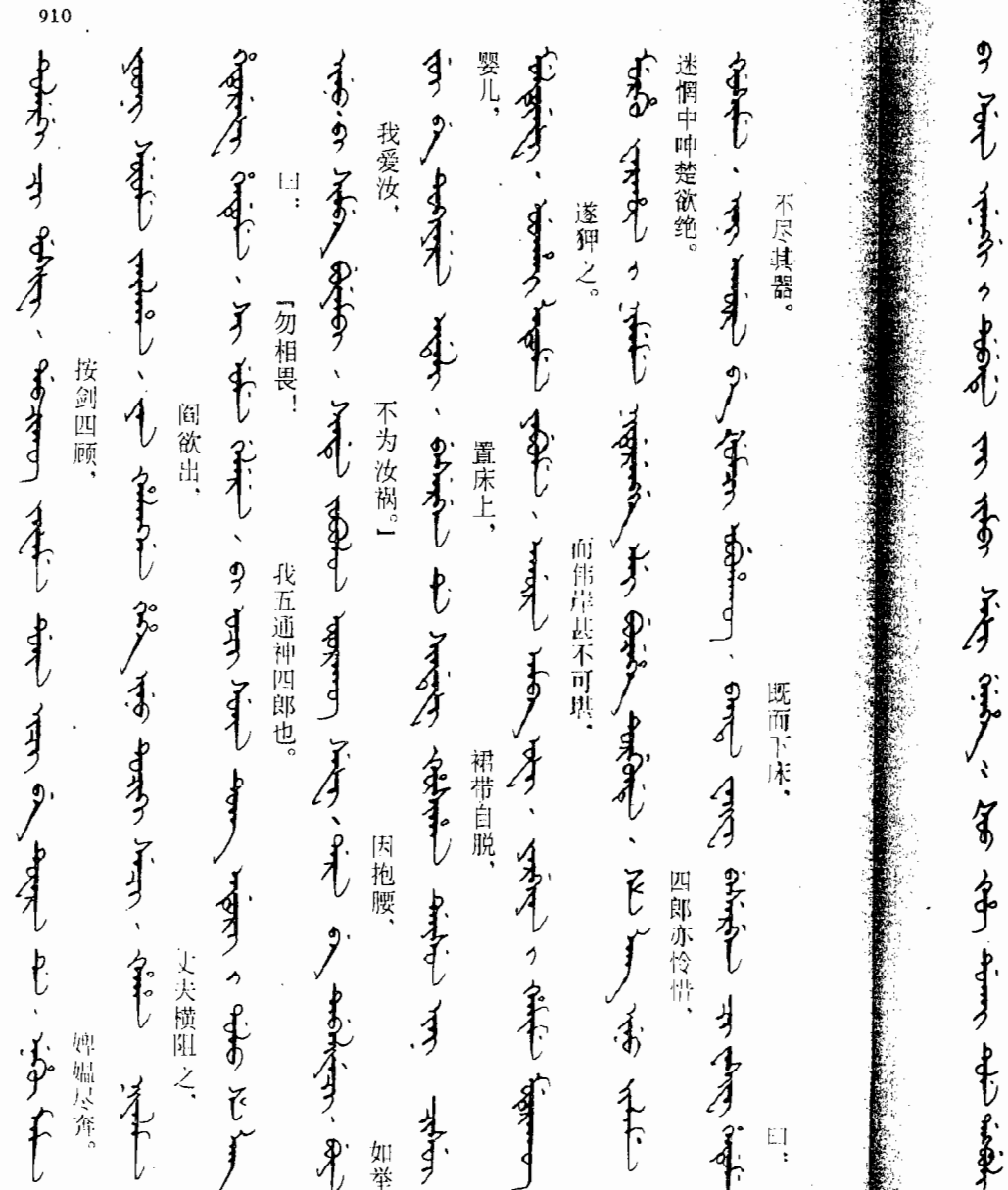
犹北之有狐也。

## 五通



的旷达。

花生日，叫做「花朝」。⑰青山白云人——唐傅奕自立遗嘱说：「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这里引用这两句，是赞叹陶弟之将崩。」后遂用「玉山」写伟男佳姿，以「玉山倒」、「玉山倾」等形容醉酒、醉态。⑱花朝——古俗，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为百喻人容貌如玉之美。《世说新语·容止》：「山公（涛）曰：『嵇叔夜（康）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家吃饭，西家住宿。』事见《艺文类聚·风俗通·两袒》。这里借用这个寓言，嘲笑自以为廉洁的人。⑧玉山倾倒——玉山，比有两个男子同时向她求婚。东家男子丑而富，西家男子美而贫。女子的父母问女儿愿嫁哪一家，女儿说：「嫁两家：在东



不尽其器。

既而下床，曰：

迷惘中呻楚欲绝。

四郎亦怜惜，

遂狎之。

而佛岸甚不可堪，

婴儿，

置床上，

裙带自脱，

我爱汝，

不为汝祸。」

因抱腰，

如举

曰：「勿相畏！

我五通神四郎也。

阁欲出，

丈夫横阻之，

按剑四顾，

婢媪尽奔。





俟之。

无何，

四郎偕两人入，

悉避外舍，

惟妇对烛含愁以

而惧其复至。

婢媪不敢宿内室，

妇三四日始就平复，

心甚羞之，

戒家人勿播。

不敢问。

质明，

视妻愈不起，

是夜婢奔告之。

弧知其五通，

「我五日当复来。」

乃去。

弧於门外设典肆，

四郎两人入，

酿酒为贺。」

曰四郎以美人见招。

会当邀二郎、五郎，

饮至中夜，

上座二客并起曰：「今

或呼「大兄」，

或呼「三弟」。

则命合尽矣。

三人互相劝酬，

强饮之，

亦不饮，

心惕惕然，

恐更番为淫，

与妇共饮。

妇羞缩低头，

皆少年蕴藉。

有僮列肴酒，



不聊生。

有会稽万生者，

邵之表

始一来。

积两三月，

家俱

苦不得死。

约妇痊可

幸四郎不常至，

而投缳则带自绝。

屡试皆然，

不胜羞愤，

思欲自尽，

辱不知人，

四郎始去。

妇奄卧床榻，

妇哀免，

血液流离，

四郎强合之。

遂辞而去。

四郎挽妇入帏，

寂不少动。一人入，剁颈亦殪。

万握刀倚扉后，三人吼怒，拔剑搜射者。

万急发一矢，首者殪。伏暗中。未几，有四五人自空飞坠。

万摇手禁勿声，灭烛取弓矢，为之奈何？」

妇具道之，且曰：「诸神将至，颅裂而踣。

视之，则一小马，大如驴。愕问妇，



男子惊起，急觅剑，刀已中颅，奔而入。

忿火中腾，见男子与阎氏并肩坐，

见一男子入妇室。疑之，捉刀而潜视之，

阎庭中有人行声，伏窗窥之，

遂分房而内院。万久不寐，

时已容，部以客舍为家人所积，

宋，一日过部，

刚猛善射，

年十六七，

乃辞欲去。

有木商某，

由是大噪。

居月余，

之。

苦要之。

先是，

味美异於常馔。

万生之名，

举家相庆。

留万於家，

炮豕烹马而供

共烛之，

犹恐二物复仇，

一马两豕死室中。

乃出，

叩关告部。

邵大惊，

仍倚扉后，

久之，无声。





是好女子。

盛筵既罢，

恐万有难词，

约告期而去。

言将聘作妇，

是二十余美丈夫，

某有女未嫁，

其怪竟绝，

万错

妆女出拜客，

隐其情不以告。

闻万生名，

坚请过诸其家。

计期已迫，

合家惶惧。

委金百两，

忽五通昼降，

见方，
反身而奔。
见檐间忽如鸟堕，
则一少年盛服入。
窃喜新郎已在洞数。
未几，
使方坐室中。
日昃不至，
故亦不辞。
至日，
某仍悬彩於门，
而惊，
而生平意气自豪，
某捺坐而实告之。
万初闻
愕不解其故，
离坐倾倭。



居年余，
始携妻
於是素患五通者，
皆拜请一宿其家。
某大喜，
使与女合卺焉。
间方无聊，
是夕即以所备床寝，
寸其血迹，
入於江中。
俯视，
不知何物。
则巨爪大如手，
以刀跃挥之，
断其一足，
大啸而去。
万追出，
但见黑气欲飞，
[illegible]

馆缙绅园，　　园中屋宇无多，

金生、字王孙，　　设帐於淮，

苏州人。

又

万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无人敢私议一语。

惑俗已久，　　遂至任其淫乱，

为害矣。

异史氏曰：　　「五通、青蛙，

而去。

自是吴中止存一通，　　不敢公然



枯寂可怜，

穷诘甚悉。　　女曰：　　「妾以君风雅之士，

一婢从诸其后。　　生意妖魅，

庙户内之，　　则二八丽者，

急问之，　　音类馆僮。

对以「乞火」。

夜，　　忽有人以指弹扉。

二漏将残，

孤影彷徨，　　意绪良苦。

花木丛深。　　夜既深，　　僮仆散尽，

女颔之。

既而呵之曰：「去则去耳，

生觉魂魄都迷，

忽颠倒不能自主。

敬谢之。

女横波一顾，

俱丧行检，

奔女。

生又疑为邻之

佳尔不敢纳也。」

妾不敢来。

恐言其故，

相与进此良宵。

不畏多露，



衔双明珠。

以条金贸火齐，

见臂上腕钏，

勿忧也。」

上阑缓其装束，

保不败君行止，

祸机。」

女曰：「久当自知。

生曰：「卿深细如此，

故仆惧有

无知如此，

遂以小字令君闻矣。」

「适室中无人，

遂偕婢从来。

甚得「云」耶「霞」耶！」

婢既去，

女笑曰：

便云：「霞姑，我且去。」

婢已知之，

以法烦惑。」

笠帶斷絶、　风吹欲落、

遽蔽其光。　遽蔽其光。

以钏照径、　以钏照径、

事甫毕、　事甫毕、

生益骇、　生益骇、

烛既灭、　烛既灭、



女曰：　女曰：

曰：　曰：

女不言、　女不言、

异之。　异之。

渐落、　渐落、

既渡、　既渡、

飘风堕笠、　飘风堕笠、

手自按。　手自按。

至河、　至河、

一日、　一日、

昏不见掌而返。　昏不见掌而返。

女似已觉、　女似已觉、

入丛树。　入丛树。

女起、　女起、

终莫测其所自至。　终莫测其所自至。

光照一室。　光照一室。

『岑寂之中、

当相明告、

生疑女所为、

但微哂之。

归斋向女缅述。

以手承之、

则带已续矣。

随波竟去。

意颇自失。

坐扁舟上、

舆於马上以

生诣河北、

遽蔽其光。

树浓茂、

生於去时遥尾之。

自此无夕不至。

婢来叩窗。

「此等物事，家君能驱除之。顾何敢以情犬

肺高无不倾吐。

心忧之而未告人。女曰：

缘与女狎昵既久，

堪女既嫁，为五通所惑，

生不敢复言。先是，生养

亦相爱耳。欲见绝耶？」

不恶。苦致诘难，

得此痴情人，纵令妾能为此，

为君破闷，妾自谓



婢子弱，恐不能便诛却耳。」

次夕至，告曰：「妾为君遣婢南下矣。

女曰：「当即图之。」

则此妪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无已。

家奴隶，若令一指得着肌肤，

「此亦易除，但须亲往。若辈皆我

生苦哀求计。女沉思曰：

之私，告诸严君？」

「何得寓生人！」　审视无他，

少时，　物至，　入室即退曰：

隐几若寐。　我敛魂覆瓿中。

比至婿家，　灯火已张，　入见娘子坐灯下

曰：　「初以为郎家也，　既到，始知其非

「乃不能擒，　已宿之矣。」　笑问其状。

女问：「如何？」　答云：

次夜方寝，　婢来叩户，　生急起内入



解馆欲归，　女忽至。　生喜，

余，　绝不复至。　亦已绝望。　岁暮，

生喜谢之。　女与俱去。　后半月

乃起启瓿，　娘子若醒，　而婢子行矣。」

遂急提而阖之。　物惊嗥遁去。

欲以秽物污指，　奈恐缓而生变，

又惊曰：　「何得有兵气！」　本不

乃复入。　我阳若迷。　彼启衾入，

缘与君有夙，故来相就。

情不忍昧：不合

妾属金龙大王之女，

今将别，

「难言之矣。

生请偕归。

幽君卷帐，

分手未有一言，

幸不终绝耶？」

女曰：

「卿久见弃，

念必何处获罪，

之而泣。

女曰：

「君勿尔！

言已，

欲别。

投隙一至，

妾一跬步，

幸婢以身自任，

家君闻之，

以为大耻，

怒欲赐死。

遣婢江南，

致江湖流传，

言妾为君陶割

故窃来一告别耳。」

终属

女叹曰：

缺事。

之好，

终岁

「终岁

逋之，曰：

「卿勿尔！

皆以保母从之。

怒乃稍解，

杖婢以百数。

不能尽此衷曲。

皆以保母从之。

杖婢以百数。

怒欲赐死。

五通。

觉一人捉寒盆中，
甥女始言其异，
云：「当晚若梦，
乃书一方於卷头而去。
生旋里，
不在容貌，
如徒求驻颜，
固亦大易。」
旦人生寿夭，
女曰：「不然，
龙宫无白叟也。
何颜复见？」
嘻然一老，
又三十年，
何复相聚。」
生曰：「仆三十年矣，



此事与邵弧一则，
人随荷叶俱小，
跃从之，
近视，
则神女也。
一丽人坐其上。
大如席，
遥见上流浮莲叶，
一日渡河，
三十许人。
貌犹类
后生六十余，
始解。
群疑
生曰：
「我襄祷河伯耳。」
既醒，
而怪绝矣。」
则血殷床褥，

宜其不足患害也。

万生用武之后，

则吴下仅遗半通，

俱明季事。

不知孰前孰后。

若在



众故不信，

故俗语云：

「其妻与我最昵。」

窥严将至，

同党者谋，

妇以告霍。

霍与

贤疣。

言其私处有两

偶与霍妇语，

曾为严生妻导产。

霍有邻妪，

惟恐不工。

口给交御，

长相谐也。

与严生少相狎，

文登霍生，

## 霍生

夜哭，

举家不得宁焉。

严妻既死，

其鬼

霍始大悔，

然亦不敢向严而自其诬矣。

掳益残。

妻不堪虐，

自经死。

至家，

苦掠其妻。

妻不伏，

严止窗外，

听之既悉，

不入迳去。

「如不信，

其私侧有双疣。」

霍因捏造端末，

且云：



不敢大言笑，

启吻太骤，

高起，

遂为痛疾。

三日面成双疣，

惊而寤，

觉唇际隐痛，

扪之，

数诟骂，

以掌批其吻

既醒而病，

数日暴卒。

霍亦梦女子指

汝夫妇何得欢乐耶！」

梦女子披发大叫曰：

「我死得良苦！

无何，

严暴卒。

鬼乃不哭。

霍归

王乃殷勤抱控甚至，

惟一僮从，

不能伏妇乘。

同妇至，

暴出，

驴惊妇堕，

王知其驴善惊，

先伏丛莽中，

与同窗某押。

其妻归宁，

王扬扬以此得意，

妇亦不识谁何。

邑王氏，

神而近於戏矣。」

其气冤也。

私病加於唇吻，

则痛不可忍。

「死能为厉，

异史氏曰：



肺叶开张，

追二三里不及，

始返。

王尽力极奔，

大惧，

某亦从之，

逾垣而逃。

一手捉刀，

一手捉妻来，

意甚恶。

某闻，

大惭而去。

少间，

自窗隙中，

见某

裼服袴履甚悉。

渭僮逐驴去，

因遂私其妇於莽中，

妇亦不识谁何。

王扬扬以此得意，

以是得吼疾，数年不愈焉。



神猴首人身，盖齐天大圣孙悟空云。

穷极玄画。入殿瞻仰，

与兄俱往。至则殿阁连亘，

将祷诸祠。盛未知大圣何神，

货未居积。客言大圣灵著，

许盛。衰人。从兄成贾於闽，

## 齐天大圣

##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一

皆摇手失色，

盛见若恐大圣闻。

余自受之！」

逆旅主人闻呼大圣名，

诚信如此？

如其有神，

刀槊雷霆，

盛云：

「孙悟空乃丘翁①之寓言，

何遂

盛潜去之。

既归，

见责其慢。

陋。

众焚熏叩祝，

盛素刚直，

窃笑世俗之

诸客肃然起敬，

无敢有惰容。



月余，

疮渐敛，

而又一疽生，

其痛倍苦。

言：「神遣，

须自祝。」

盛卒不信。

俱废。

兄代祷，

迄无验。

或

竟夜生巨疽，

连足尽肿，

寝食

盛不听。

未几，

头小愈，

股又痛，

头痛大作。

或劝诣祠谢，

而走。

至夜，

盛果病，

其状，

益哗辨之。

听者皆掩耳

「兄弟如手足。

前日支体腐烂而不之祷，

责弟不为代祷。

盛曰：

兄闻其言，

益恚，

谓神迁怒，

足证吾病非由悟空也。」

而兄又大病。

盛曰：

「何如矣！敬神者亦复如是，

呻。

又月余，

始就平复。

恐人神其间，

故忍而不

医来，

以刀割腐肉，

血溢盈碗，



不然，

当以汝处三清之法，

余即北面称弟子，

不敢有异同。

简尔有神，

当令死者复生

白。

使我不能自

「兄病，

谓汝迁怒，

实陷殓兄已，

投祠指而数之曰：

药下，

兄暴毙。

盛惨痛结於心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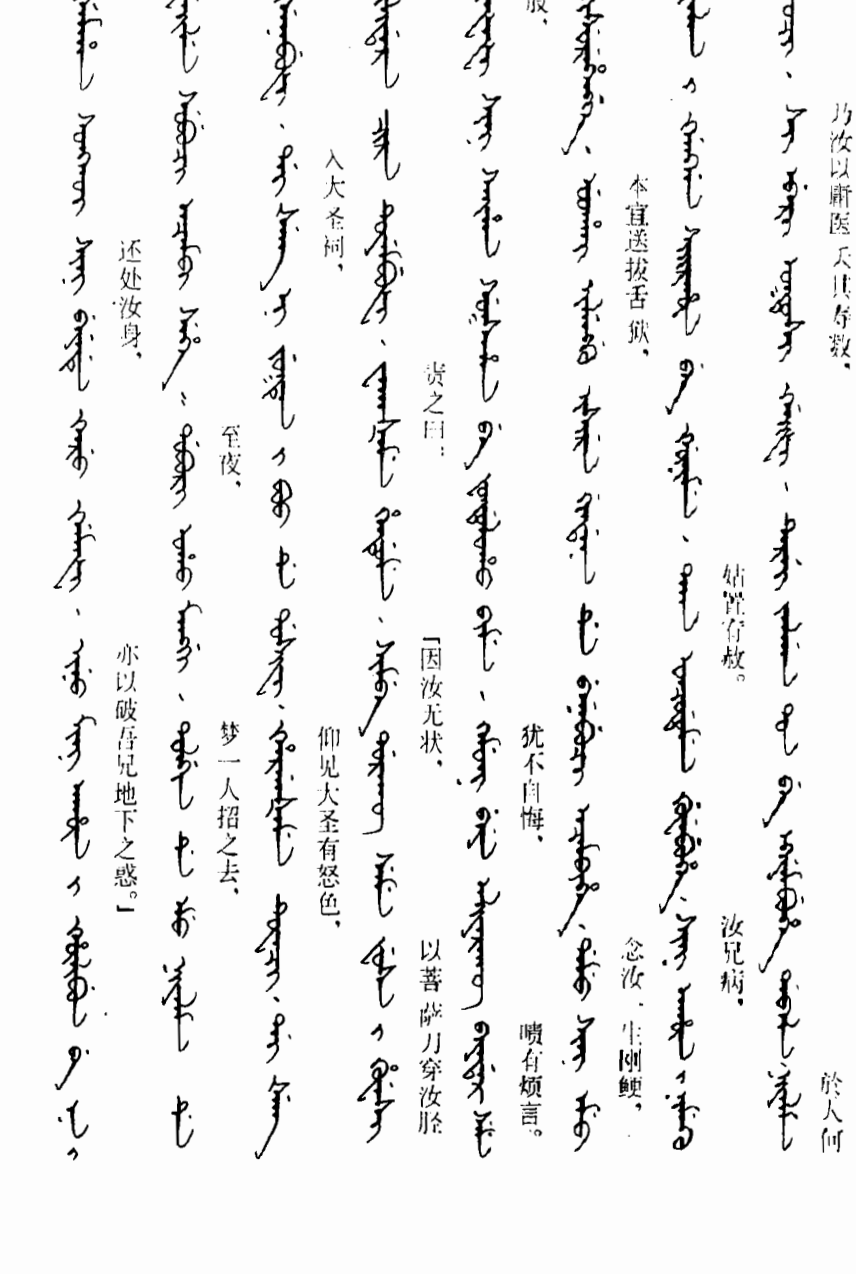
但为延医馈药，

而不从其祷

今岂以手足之病，

而易吾守乎！」

乃汝以庸医夭其寿数、於人何



汝兄病、姑置弗救。

本宜送拔舌狱、念汝一生刚鲠、



犹有自悔、啧有烦言。



「因汝无状、以菩萨刀穿汝脐



仰见大圣有怒色、



梦一人招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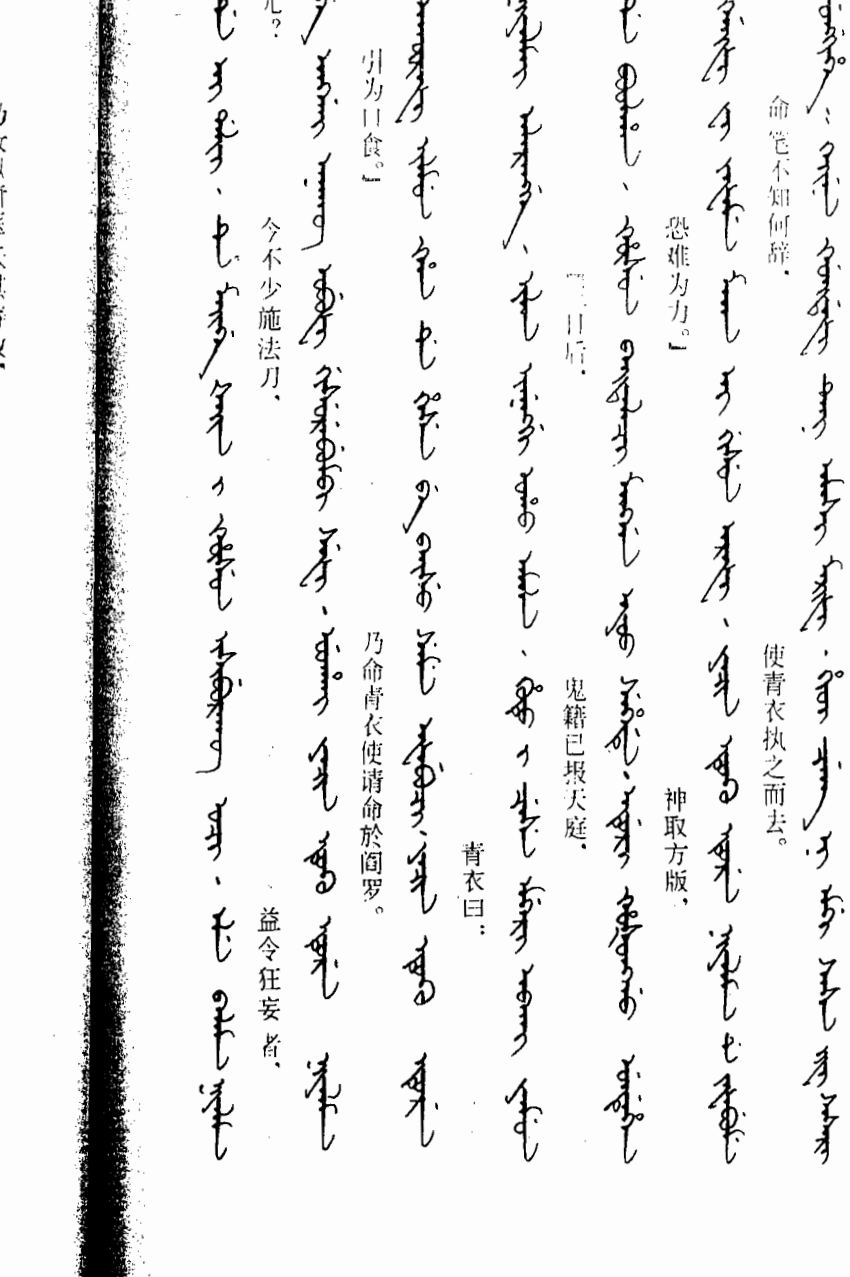
还处汝身、



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



堂上。



神问：「何迟？」



青衣白：



良久乃返。



成与俱来、并跪



命笔不知何辞、



使青衣执之而去。



恐难为力。」



神取方版、



「三日后、



鬼籍已报天庭、



青衣曰：



引为口食。」



乃命青衣使请命於阎罗。



尤？



今不少施法力、



益令狂妄者、

盛由此感服信奉，更倍於流俗。

兄果已苏醒，扶出，板感大圣力。

相将俱归，醒而异之，急起，启馆视之，兄弟悲喜，

当为汝福」。

而兄弟资本，已耗其半，

神曰：「可速与兄俱去，若能向善，

盛趋上，拜谢神恩，

斗宿，是以来迟。」

又持大圣旨上洛，

「间阻不敢擅专，



但言「不远」。

从之出郭半里许，

亦足破闷」。

渴衣人

问：「何所？」

渴衣人曰：

「有一佳境，

暂往瞻瞩，

因而备述其遭。

「子何忧也？」

盛方苦无所诉，

一日，

偶游郊郭，

忽一渴衣人相之曰：

兄又未健，

相对长愁。

而兄弟资本，

病中已耗其半，

遇见一叟，

喜曰：

「适遇此老，

曰：「天宫也。」

信步而行，

上下益高。

光明异色，

讶问：「何处？」

忽见琉璃世界，

顷之，曰：「至矣。」

盛大惧，

闭目不敢少启。

不知几百由旬。

遂觉云生足下，

腾踔而上，

略一点首，

因命以两手抱腰，

顷刻可到。」

曰：

「子有小术，



遂取其六，

褐衣人以为过

盛念携归可作酒杯，

使盛白取之

状类滥觞，

霍激如冰，

求所赠偿。」

叟命僮出白石一枰，

敬造仙宫，

「此吾弟子，

千里行贾，

褐衣人曰：

殊不及盛。

叟邀过其所，

宴茗献客，

止两

子之福也！」

举手相揖。

何须他求！」盛又拜之，

曰：「适所会财星，赐利十二分，

盛恍然悟为大圣，又求佑护。

笑曰：「适即所谓『筋斗云』也。」

俄顷及地。盛稽首，请示仙号，

「足矣。」辞叟出，仍命附体而下，

嘱纳腰橐。拱手曰：

廉，代取六枚，付盛并裹之，



天下事，固不必实有其人；

则其灵大者，香火相属焉。

「昔士大夫过市，画琵琶於壁而去，比反，

盛所求无不应者。异史氏曰：

他人之待，时不其验；

其利倍蓰。自此络至闽，必待大圣，

则融入腰橐矣。后望货而归，

起视，已渺。既归，喜而告兄，解取共视，

是后事　　亚方言原文作"九"

重要文献　旧时曾误以此书为小说《西游记》，这是误解。孙悟空的形象，是在明吴承恩写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出现的。这成了民间真人西游记。本书记述的是西域的山川道里、水土风情、衣服饮食、草木禽兽等，是一部研究元代西域历史、地理的阴山、雪山、喜马拉雅山、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与民俗真人，最通道路。比如，关于孙悟空常将这次往返见闻写在信——指往返阿三元朝通往全真教派的创始人，宇通寨，与民俗学，他于一二二九年春诏从燕都（今北京城）出发，经

亦甚见之不真也。

宰为邻惑。

足下前斗处

碧落可斗哉！

岂禹耳内绣针，

毫毛能变，

鲤。

固宜得神明之佑，

人心所聚，

而物或托焉耳。

若盛之方②

人灵之，

则既灵焉矣，

何以故？

神喜，　　则已。　　楚有薛昆生者，　　幼慧，

凶。　　人则大恐。　　绅性濒海之，

不得喧。　　其状不一，　　此家当

蛙游其间，　　甚或攀缘滑壁，

或犯神怒，　　家中辄有异兆：

祠中蛙不知几百千万，　　有大如笼者。

江汉之间，　　俗事蛙神最虔。

## 青蛙神

吾婿也、何得近禁商耶！」

神告姜曰：

「薛昆生、

迟数年、

昆生渐长、

委禽於姜氏。

虽故知之、

而亦未敢议昏他姓。

薛翁性卞拙、

雅不欲、

辞以儿幼。

愿以女下嫁昆生。

自陈神使、

坐致神意、

姜安容

六七岁时、

有青衣媪至其家、



有叟坐堂上、

类七八十岁人。

从与俱往

入一大门、

楼阁华好、

苦欲移避

不得已、

亦姑听之

一日、

昆生在途、

有使者迎宣神命、

倾产、

潮罪而归

心益惧、

见者酒中皆有巨蛔浮出、

蠢然扰动。

侍、

自言不敢与神相匹偶、

祷已、

姜惧、

反其仪。

薛翁忧之、

洁牲往

事，　　父母止主其半，　　是在

君家尊乃以异类见拒。　　此自百年

小女十娘，　　自相与许可称佳偶。

年十六七，　　丽绝无俦。　　叟指曰：　　「此

数婢奔去，　　移时，　　一媪率女郎出，

纷纭满侧。　　叟顾曰：　　「入言薛郎至矣。」

赐坐案旁。　　少间，　　婢媪集视，

昆生伏谒。　　叟命收起之，

而十娘入矣。　　上堂朝拜，　　翁姑见之，



與已在门，　　青衣成群，

昆生不肯行。　　方消让间，

翁仓皇无所为计，　　乃授之词，　　使返谢之。

昆生曰：　　「诺。」　　趋告翁。

请先归，　　当即送十娘往也。」

之，　　默然不言。　　媪曰：　　「我固知郎意良佳。

君耳。」　　昆生目注十娘，　　心爱好

恒善怒、　　颇不善蓄生所为；

怒则践毙、　　不甚爱惜。

蓄虽渐洞、

惟昆生少年任性、

喜则忘、　　人无敢诟蹴之。

家日兴。　　门堂潴溷皆蛙，

亦为喜、　　白为财、　　必验、　　以故

由此神翁神媪时降其家。　　视其衣、

皆喜。　　即夕合卺、　　孽惩其谐。



遂如鹅鸟生翼、　　欲喙母啼耶？」

亦复不少　　今老幼皆以温饱。

入门、　　为汝家田增粟、　　贾益价、

闻之、恚甚、　　曰：「自妄

「蛙」、　　丈夫何畏蛙也！」

十娘甚讳言

「岂以汝家翁媪能祸人耶？

十娘语侵昆生、　　昆生怒曰：

而昆生不以十娘故敛抑之。

所短者、不能各佣钱、

翁惧、

过三日、

病寻愈。

十娘亦自至、

至夜、

负荆於祠、

词义殷切。

母子俱病、

郁闷不食。

便急往追复之。

昆生盛气不屈。

闻之、

十娘已去。

呵昆生、

昆生益愤曰：

「吾正嫌所增污秽、

遂逐十娘。

翁媪既

别。」

不堪贻子孙。

请不如早

「吾正嫌所增污秽、」

昆生益愤曰：

十娘已去。

闻之、

呵昆生、

遂逐十娘。

翁媪既

别。」

不堪贻子孙。

请不如早



母无

日作苦耳！」

事姑者、

谁问疲、

甘道如何。

负气登车、

曰：

「凡妇朝侍食、

适闻之、

十娘

妇事姑、

「吾家姑事妇！」

人家

凡既疲、

仍累媪

服、

委诸母。

母一日忿曰：

坐、

昆生衣

不操女红、

十娘日辄凝妆

夫妻欢好如初。

悉为煨烬。

昆生怒，

次日，居舍灾，

延烧数屋，

儿案床榻

复出十娘。

十娘出门逕去。

便触老蛙怒，

不过横灾死耳！」

「娶妻不能承欢，

不如勿有！

十娘执辨，

不相屈。

昆生曰：

痕，

洁得故，

怒责十娘。

言，

惭沮自哭。

昆生入，

见母涕



焚火欲举。

居人集而哀之，

聊以相报！」

言已，

负薪殿下，

即加臣身；

如其不然，

我亦焚汝居室，

皆臣所为，

无所涉於父母。

刀锄斧钱，

有救人畏妇者耶？

且盎盂相敲，

其短，

神者，

至公，

略无庭训，

而曲护

使昆生、

共为昆生建造、

日致百人、

不数日、第舍一新、

登堂谢过、言词温婉、

酬除甚竟、

转身向昆生

床帷器具悉备焉、

十娘已至、

及明、资财鸠工、

至夜、神示梦於近村、

使为婿家营宅、

始愤而归、

父母闻之、

大惧失色



辞之不止、

昆生亦转爱生嗔、

诟昆生

悉相抵

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

逐出门去、

薛翁大恐、请从此绝、

给使启之、

十娘色变、

十娘最恶蛇、

昆生戏画小蛇、

自此十娘性益和、

居二年、无间言。

举家变怨为喜。

展笑、

毕不祸之、请罪於神

卜吉已在今夕。

心愧愤不能自已。

废食成疾。

往探袁氏。

则已堑壁涤庭。

候鱼轩②矣。

并无如十娘者。

於是益思十娘。

因亦求怿他族。

而历相数家。

中心失望。

亦寂无音。

迄无声应。

未几，闻神以十娘字袁氏。

颇自悔。

窃诣神所哀十娘。

积有年余。

昆生念十娘。



父丈无颜反覆。

妾千思万思而不忍也。

命。

另醮而去

因久受袁家采币。

十娘曰：

因转游人相待之礼。

止宜从父

娘也

喜极。

跃起，曰：

「卿何来？」

又作此态！」

开目，

则十

中。

有人抚之曰：

「大丈夫顿欲断绝。

父母忧皇。

不知所处

忽昏愦

朝拜十娘，

概先求昆生；

由此往来无间。

次日，

居无何，

今已靡他，

妾将生子。」

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

未必遂能相白首，

不作恶虐。

於是情好益笃。

十娘曰：

由此昆生亦老成，

奔入子舍，

为之流涕

奔告翁媪。

昆感其义，

后受薛家凌虐，

纵死亦勿

适出门，

「痴婢不听吾言，

妾亲携而置之矣。



十娘笑则

乃使妇女辈盛妆入围，

由此往来无间。

居民或犯神怒，

一举两男。

十娘临蓐，

神翁神媪著朱袍降临其家。

今已靡他，

妾将生子。」

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

未必遂能相白首，

剧。

下临江水，险危欲堕。

霞上，倾倒流跌，作诸巧

晚霞十一之卷

高丈余，以佈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

舟末为龙尾，

上为雕甍朱槛，帆旌皆以锦绣，

刻木为龙，绘鳞甲，饰以金碧，

吴越间有斗龙舟之戏：

五月五日，

## 晚霞



之。

子家」，近人不敢呼，远人呼

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

·闵公二年：「昭夫人鱼轩」后亦代指夫人。

指他人不得染指之「物」后又为帝婿之典，所以青蛙神祭告姜氏莫「近禁脔」云。鱼轩：以鲨皮为饰的车子，昔时贵夫人所乘。左传

—禁脔……世说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而举动混，后袁山松述拟谢婿，王曰：「卿莫近禁脔，「禁脔」，喻

哀鸣而已。

阿端不自知死，有两人导去，

堕水死。

蒋媪止此子，

十六岁犹用之。

至金山下，

便捷奇巧，

莫能过，

声价益起，

甲。

镇江有蒋氏童阿端，方七岁，

勿悔也。

吴门则载美姬，较不同

预调驯之，

堕水而死，

故其鸭是童也，

先以金啖其父母，



有诸少年出与为礼，年十二四岁。

广殿四合，趋上东廊，

都」。遂引至一所，

龙窝作颜色相杂，「技巧可入柳条

「此龙窝作也」。便使拜伏，

见一大兜牢坐，两人曰：

则流波四绕，屹如壁立，俄现宫殿，

见水中别有天地，回视，

明日，龙宫君按部，
次日，
姥喜曰：
姥喜曰：
如絮絮而按之。
如絮絮而按之。
诸院皆哨
诸院皆哨
但闻鼓征皇聒，
但闻鼓征皇聒，
众呼「解姥」
众呼「解姥」
即有老妪来，
即有老妪来，



一时清风袭袭，
一时清风袭袭，
乳鸦部，
皆二八妹啊。
笙乐细作，
消灭
龙宫君急止之，
命进
横流空际，
时堕一点星光，
及著地，
不可复闻。
舞起，
则巨涛汹涌，
合抱之，
声如巨霆，
叫噪
鸣大钲，围四尺许，
鼓可四人
诸部毕集。
首按夜叉部，
鬼面鱼服。

随其部亦下西墀。

阿端旁睨、

随风飏下、

飘泊满庭。

舞毕、

禁袖袜腹间、

皆出五色花朵、

作散花舞。

翩翩翔起、

振袖倾嚢、

内、女郎、

年十四五以来、

皆垂髫人。

次按燕子部、

按毕、

俱退立西墀下。

明

如水晶世界、

玉卞通

水渐凝、



端於斧中透汗晚霞、

晚霞亦

下、

亭边西墀、

各守其位

来姿、

十般仪光珠

阿端拜赐

色须金

赐五文绫袒、

伴嘉宾思悟、

龙窝

帕脚中节

端作前舞、

喜怒随腔、

无何、

唤柳条部、

龙窝君特试阿端、

雅爱好之

何之同部、

即晚霞也、

自言隶蛱蝶部。

部酋、

端疾出部前、

而晚

同。

诸部按已、

柳条在燕子

身长短、

年大小、

鱼贯而出。

服色黄白、

皆取诸

童男女许双舞、

既按蛱蝶部、

相视神驰而已。

而法严不敢乱部、

相去数武、

晚霞亦渐入部而南、

少间、

端逡巡出部而北、

遥注之。







从容问曰：

「君病

何！」

薄暮、

童子来、

坐榻上与语、

为主、

曰：

「吴江王寿明已迫、

且为奈

病不少瘳。

姥忧之、

罔所

旨、

曰：四省：

抚摩殷

凝思成疾、

眠餐顿废。

解姥辄进甘

故遗珊瑚钗、

端急纳袖中。

既归、

霞已缓滞在后。

回首见端、

而
童引入其中，
曰：「姑坐此。」
花大如盖，
落瓣堆砌下盈尺。
见莲花数十面，
皆生平地上，
叶大如席，
折而西，
又辟双扉。
商量一曰：
童挽出，
答云：「勉强尚能自力。」
「尚能步否？」
童问：
求方计。
端凄然起坐，
笑曰：
「晚霞亦如仕耳。」
端惊问：「何知？」
为晚霞否？」



过数日，
随龙窝往
乃别。
端归，
病亦寻愈。
由此两人日一会莲
既，订后约，日以夕阳为候，
又匀铺莲瓣而籍之，
忻与狎寝。
遂以石压荷盖令侧，
雅可障蔽，
各道相思，
略述生平。
则晚霞也。
相见惊喜，
遂去。
少时，
一美人拨莲花而入，

晚霞苦不得出。 快快而返。

留吴江门下数日。 宫禁森严，

托晚霞为外妹， 求携去， 竟一见之。

惟解姥曰往来吴江府。 端

更无音耗， 端怅望若失。

在宫中教摔。 数日，

诸部悉还， 独留晚霞及乳嬷部二人，

往寿吴江王。 陈存已，



忽睹帝下有大网一章，

罪将增重， 意甘夸憍， 汗流浃踵

不得入 念欲复还， 惧问冠服，

但见江水岩壁， 以首力触，

藏金珠而出， 意欲相从俱死

弟下不能自止 臣毁冠裂服，

相语曰： 惜乎，晚霞投江矣！ 端士哀，

积月余， 痴想欲绝 日解姥入， 感笑

阿其里居

幸不沾濡，　而竟已浮水上。　不意之间，恍睹人世，

乃猱攀而上。　渐至端杪，　猛力跃堕，

遂飘然泅去。　移时得岸，

少步江滨，　顿思老母，　遂趁舟而去。

抵里，　四顾居庐，　忽如隔世。

次日至家，　忽闻窗中有女子

『汝子来矣！』　音声甚似晚霞。

即此，两人喜胜于悲，　而媪则悲疑

俄与母俱出，　果霞。





浮沉波中　有客舟拯之，

但欲求死，　遂潜投江水，　身泛起，

拯楚，　又不得一死阿端，

充宫法禁严，　恐日夕身娩，　横遭

刻，晚霞在舅江，　觉腹中震动，

惊喜，　万状俱作矣，

因以此語端。

端始爽然自悟。

阿女儿家。

恢世俱在

女喜不自已。

媪亦疑儿不死。

求人如二

媪亦安之。

会端午。

女曰：

「母但得真孙，

何必

不见信於戚里。

以谋女。

良喜。

然无子，

恐一旦临蓐，

媪察其志无他，



便脫珍饰售数万

顾家中贫，

而女享通，

心非真交尊也者

第虑年太少，

韵妙，

颇爱悦之。

因以情洋告媪

媪以其风格

蒋媪疑其諧误，

女自言不误，

也二

客因代贺偏母，

送诸其家

遂曰：「镇江蒋氏，

吾婿

溺水不得其尸

自念衙院不可复投，

生人不殊矣。

若得宫中龙角胶、

七七魂魄坚凝。

长。

乃曰：「胡不早言！

凡鬼衣龙宫

始悦。

久之、

女渐觉阿端非人。

未几、

竟举一男。

捉之无异常儿、

然终虑其不能生子。

母然之、

遂告同里、

以为当日所得非凡儿、

嘱母勿复言。

然恐晚夜悲其非人。



遂不之寻。

但遣宫人就别院传其技

验之、

无爽而信、

鬼王自陈夫妇皆鬼

端悦、

王欲强留晚宴

遂传问淮王郎

夫妻歌舞称觞、

值母寿。

家山此巨富

资百万、

有贾胡出

惜不早购之也。」

端货其珠、

可以续骨节而生肌肤、

而后见之。 教三月，

终不能尽其技而去。

女以色溺毁容，



甥见窗影憧憧，

似有人窃听之，

生乘父出，

执卷哦诗，

音节铿锵。

父留居逆旅，

守其居积，

每舟中无事，

甥便吟哺。

抵武昌，

使去而学贾，

从父至楚。

聪慧喜读。

年十六，

翁以文业迂，

直隶有慕生，

小字蟾宫，

商人慕小宾之子。

白秋练

而亦未之异也。

久不归。

生吟益苦

夕、翁赴饮、

月映甚悉

怪之、

则十五六倾城之妹。

遂出窥觇、

急避去

女亦回。

载货北旋、

暮泊湖滨

父适他出、

有偏人曰：

生惊问之

答云：「妾曰姓，

有息女秋练、

颇解文字。

言在

「郎君杀吾女矣！」

生心实爱好、

不得复拒。」

生绝眠餐。

郡城得听清吟、

意欲附为婚姻、

於今结想、

生不肯

有求委离

偏怒曰：

『大世姻好，

各要盟约

偏不信，

因直以情告。

第虑父嗔，



反不见内，

今终身自誓，

而不得者。

移灯视女，　　则病态含娇，

毛事者！　　生初闻而惊，

ᠠᠭᠤᠷᠢᠶᠠᠨ ᠤ ᠠᠵᠢᠯ ᠲᠠᠢ ᠬᠦᠮᠦᠨ ᠤ ᠬᠡᠷᠡᠭ ᠪᠠᠢᠨ᠎ᠠ ᠤᠭᠤ ᠲᠠ ᠪᠢᠴᠢᠭᠴᠢ

戏。

病当愈。」

生从其言。

「借为妾，咏王建「罗衣叶叶一之作之。

女不觉欢然展衽。

乃曰：

戏。

就之。

面怜其狂蝎。

探手於怀，

接唇为

可为妾咏。」

生狂喜，

欲近而

曰：

「为郎憔悴却羞郎，

生强其一语，

略至讯诘，

嫣然微笑。

秋波自流。



亦自任也。」

於是生始研问居

曰：

「汝乐与郎君

嫗即自去，

女俯首不语。

邀女去，

不觉欣慰。

嫗果至。

女来哚已起，

兒女凝妆欢坐，

曰：

「老母将至矣。」

遂灭灯共寝。

飞，

再读，

则娇颤相和，

生神志益

「妾愈矣。」

女攬衣起坐，

曰：

甫两过，

生將下舟送之，

使人偵探之，

生把臂哽咽，

起身作別，

起挑灯，

愛悦，

傾盖之友③，

止。



辞而去。

諧否尤不聞也。」

問：「好事如諧，何処可以相報？」曰：「姜常

曰：「靳清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

女乃稍欢，

何不祥之与有！」

即已大吉，

词意非祥。」

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贾」，

展之得李益《江南曲》①，

「阿有何且笙。

我两人事，妾适以卷下，

生急起問之，女曰：

忽作卷凄然泪落，

要誓良坚，

女一夜早

何須令知家门。」

然两人互相

婚嫁尚不可必，

女曰：「妾与什不过

唯有秋练空耳。」

临别，以吟诗为相会之约。

且图目前。姑留君两月，再商行止。」

翁初怒之，

「病非药禳可痊，

忧之，

女忽笑，

并无亏损，

怒加诟厉。

父疑其招妓，

无何，



翁初怒之，

「病非药禳可痊，

忧之，

舟始通，

端阳后，

诸费无策，

四月行尽，

由此值翁他出，

「祇缘有数，

女曰：

策。

女忽笑，

并无亏损，

进河乃已」

怒加诟厉。

父疑其招妓，

无何，

媪以婚无成约，
姑以解其沉痛。

冀女登舟，

则浮家泛宅而已。

因实告子病由。

窥见秋练，

心窃喜，

而审诘邦族，

即出自任。

翁登其舟，

并无知自媪者。

会有媪操柁湖滨，

泊舟故处。

访居人，

复如楚，

久之，

支离益惫，

始惧，

赁车载子，



生亦喜。

女亦吟王建前作。

急切何能便缪？

妾请为君一咏。」

要不可不使君知。

然羸顿如此，

妾状，

今到君邸！

此中况味，

女果至，

就榻呜泣曰：

「昔年

因翁宴请，

即亦许之。

至夜，翁出，

毗汨欲堕

媪视女面，

弗许，女露半面，

殷殷窥听。

闻两人言，

女又从之。

甫阙，　　生跃起，曰：

心尚未忘，　　烦，曼声度之。」

「蒲萄香莲十顷陂」⑥，

生赞曰：　　「快哉！　卿昔诵诗余，有『采莲子』云：

女从之。

神已爽矣。　　试为我吟「杨柳千条尽向西」⑤。」

医二人何得效？　　然闻卿声，

生曰：　　「此卿心事，



抑亦不贞。」　　生不语。　　翁既出，

把梳掉歌，　　无论微贱，

因曰：　　「女子良佳。　　然自总角⑦时，

见生已起，　　喜甚，　　但慰勉之。

直对「不谐」。　　既而女去，　　父来，

事得谐否？」　　女已察知翁意，

沉疴若失。　　既而问：「父见媪何解？

「小生何尝病哉！」　　遂相狎抱，

夸张之，置女自言，能使已富。

归家，妾言验，

则妾为佳妇矣。

物，利三之。

某物，十之。

再来时，

君十八，

并无少息。

妾十七，

为我告翁：

居某

妾有术知物价。

适视舟中物，

生问计。

女曰：

「凡商贾，志在利耳。

当使意自转，

反相求。」

迎则愈拒。

愈急则愈远，

审矣：

天下事，

愈

女复来，

生述父意。

女曰：

「妾窥之



以是服秋泳之神。

生益

从女言，

得厚息。

略相准。

既归，

所自置货，

资本大夺。

幸少

信，

姑以余资半，从其教。

生以所言物价告父。

父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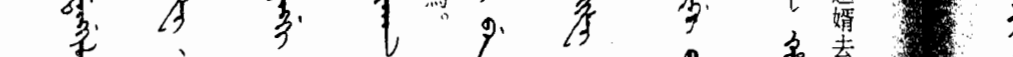
相欢有日，

何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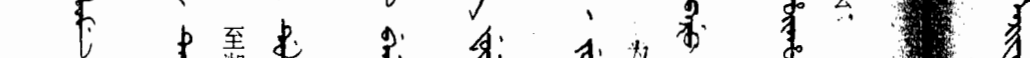
乃邀婿去。　家於其舟。　翁三月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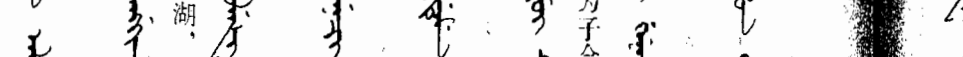
所应居货，　悉籍付之。　媪



物至楚，　价以倍蓰。



为子合卺。



翁另赁一舟，



离焉。　媪悉不受，　但涓吉送女过舟。



始见其泊舟柳下，　因委



至湖，　数日不见白媪，　又过数日，



翁於是益揭资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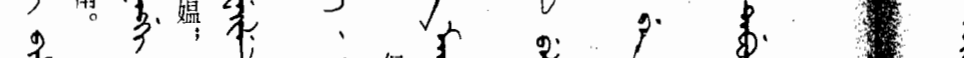
神形丧失。



至湖，　不知媪之所在。　女扣舷呼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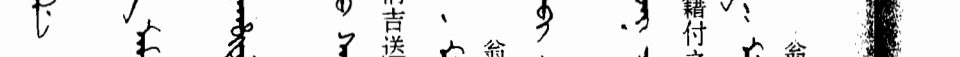
翁乃偕子及妇，　俱如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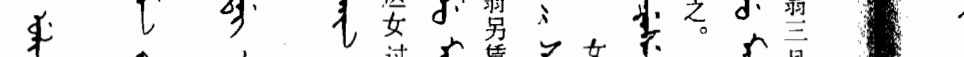
后三四年，　举一子。　一日，涕泣思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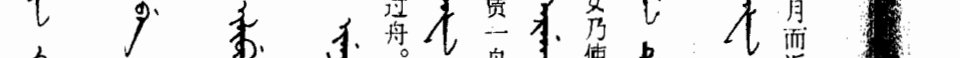
由是每南行，　必为致数坛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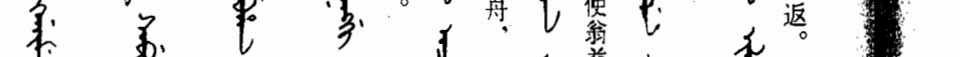
既归，　每食必加少许，　如川醴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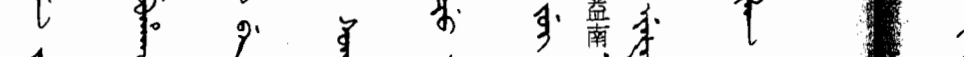
将归，　女求载湖水。



物至楚，　价以倍蓰。



为子合卺。



向在洞庭，

不实告矣。

龙君命司行旅，

适所嫉，即妾母也。

问：「母何在？」

靦然曰：「今不得

始至。

问：「何往？」

曰：「适至母所。」

既返，不见女，

搜之不得，更尽

生惧，

不敢告父。

盗金赎放之。

妾即投湖水死耳！」





「妾在君家，

谋金不下巨万，

谓夙有放生愿，

嘱生赎放之。

奇之，

归以告女。

女大骇，

全类人，

巨物也，

乳阴毕具，

得白鳔⑧。

生近视之，

促生沿湖问讯。

会有钓鲟鳇者，

可免、

如以异类见憎、

请以礼

君如爱妾、

代祷真君、

今难虽免、

而罚未释。

放母於南滨、

饿欲死、

故罹前难。

妾母实奏之。

龙君不听、

遂救妾母、坐相索。

妾被浮言者所陈道、

近宫中欲选嫔妃、



生如吉候之、

果有道士

曰：

如何所求、

即出此、

求书一「免」字。」

必合怜允。」

乃出鱼腹绫一方、

入水、

亦从之

真君当至

见有贼道士、

急拜之、

君不可得见。

女曰：

「明日未刻、

必不百倍君家也。」

生大惊、

虑真

挪还君、

妾去、

龙宫之卷、

未

代祷真君、

而罚未释。

勿瘗，

当於卯、午、酉三时，

「此物殊风雅，

老龙何得荒淫！」

详陈颠末。

道士笑曰：

「此白骥翼也，

子何遇之？」

蟾宫不敢隐，

生出罗求书。

道士展视，曰：

舟也。

又拜之。

道士问：「何求？」

跃登其上。

生竟从之而登，

则非杖也，

生从其后。

道士以杖投水，

蹙避而至。

生伏拜之。

道士急走，



一吟杜甫《梦李

日夜喘息，

嘱曰：

「如妾死，

湖水既涸，

久待不至。

女遂病，

归后二三年，

翁南游，

数月不归。

女喜，

但嘱勿泄於父母。

顷刻已渺。

归舟，

如符形，

返舟令下。

则见道士踏杖浮行，

遂出笔草书「免」字，

迁於楚。

后翁死，　　生从其意，

浸一时许，　　渐苏。　　白是每思南旋，

后半月，　　墓翁至，　　生急如其教，

宜得活，」　　喘息数日，　　奄然遂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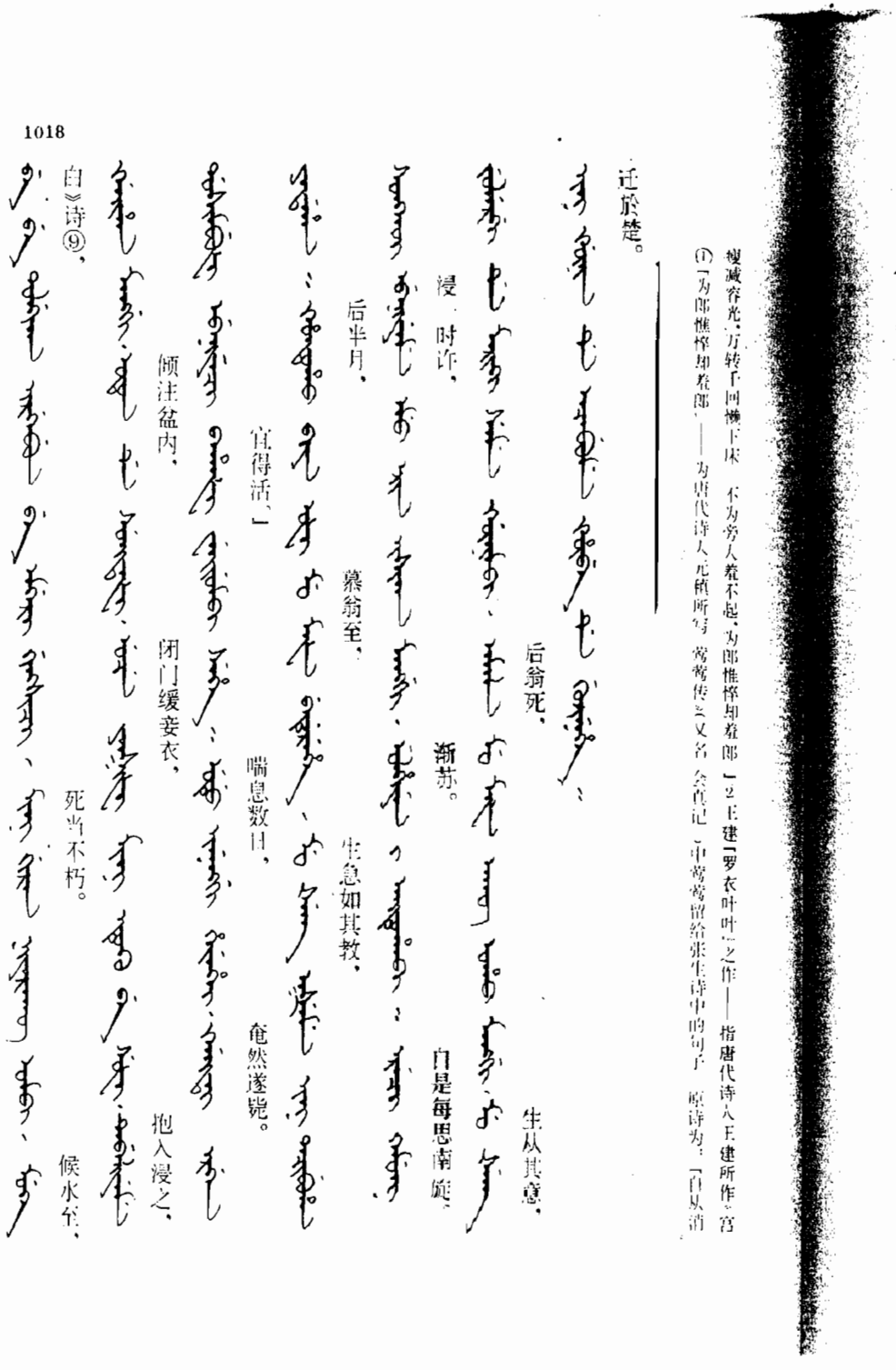
倾注盆内，　　闭门缓妾衣，　　抱入浸之，

白》诗⑨，　　死当不朽。　　候水至，



句，

谗毁，被流放到南方。杜甫写梦李白二首》，表示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怀念。第一首开头有「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之状如角，故称「总角」。8白骥——即白豚，也称淡水海豚。背呈蓝色，腹部白色，长丈余。⑩杜甫梦李白诗——李白晚年遭词：「菡萏香莲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⑦总角——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结，形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⑫「菡萏香莲十顷陂」——唐代诗人皇甫松《采莲子》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⑬「杨柳千条尽向西」——唐代诗人刘方平《代春怨》：「朝日朋友，初次相交。盖，即车盖，形如伞。乘车人行道相遇，停车而语，车盖相接也。⑪李益《江南曲》——唐代诗人李益《江南词》，其中一首云：「罗衣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⑭倾盖之友——偶然相遇的



绘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

前有厅事，梁楹节棁，

田獠连屋，皆此辈列而居。僧舍其中，

类几数百家。每一门，

亦其贫无业，携妻子僦屋佃田者也。

皆僧，无人；即有人，

悉良沃，里中甲第数十，

皆金抚有之。

千计。绕里千百亩，

买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

登垄②，计最工。数年暴富，

寺，作杂负贩，饮羊。

若为佣。后本师死，稍有所遗，金卷离

不能肄清业，牧猪赴市，

山①寺。少顽钝，

金和尚，诸城人。父无赖，以数百钱鬻於五莲

## 金和尚

立，　　当事掩口语，　　侧耳以听。

细缓革靴者，　　鸟而集，　　鹄而

门外数十人震应如雷。

长呼，

恳粘几无隙处。　　声

折叠厚尺有咫，　　壁上美人山水诸名迹，

螺钿雕檀为床，　　床上锦袖褥，

朱帘绣幕，　　兰麝香充溢喷人，

其光可鉴，　　又其后为内寝，



或「祖」之，「伯、叔」之，　　不以「师」，

奴辈呼之皆以「爷」，　　即邑之若民，

前后数十骑，　　腰弓矢相摩戛。

听睹亦颇不恶。　　金一

唱艳曲，

皆慧黠能媚人，　　皂纱缠头，

但不敢公然蓄歌妓，　　而姣童十数辈，

肥浓蒸重，　　纷纷狼籍如雾霈。

客仓卒至，　　十余筵咄嗟可办，

迹不履寺院，　室中亦未尝蓄饶鼓，

生平不奉一经，　持一咒，

而其为人，　鄙不文，　顶趾无雅骨。

偶气触之，　辄惕自惧。

呼吸可通，　以此挟方而短长，

金文亡结纳，　即千里外，

余於金，　亦略与贵公子等。

不以"士人"目，　不以禅号也。　其徒出，　稍稍



儿慧能文，

其积习然也。　金文实异姓儿，　子之，

但逐去之，　亦不其穷诘，

时而佃户决僧榻床下，

以故里中不田而农者以百数。

僧亦不之靳，　皆取给於僧，

脂泽金粉，

凡僦屋者，　妇女浮丽如京都，

此等物，　门人辈弗及见，　并弗及闻。

而灵帏后　嘤嘤细泣，　惟孝廉夫

北面称孤；　诸门人释杖满床榻；

太公僧毙。　孝廉缞绖　卧苫块，

席者，　皆垂手执耳孙礼。　无何，

向之「爷」之者「太」之，　膝

领乡荐。　由是金之名以「太公」噪。

未几，赴北闱，

因令入邑庠，　旋援例作太学生⑤，



入者迷不可出。

万户千门，　冥宅楼阁房廊亘数亩，

首摩云。　马千蹄，　美人百袂。　方相、方弼⑥著皂帛，

粘五色金纸作冥物，　與盖数十事，

幡旌翳天日。　殉葬束草，

棚阁云连，　殡日，

道路。　冠盖與马塞

搴帏吊唁，　咸华妆来，

士大夫妇，

人一而已。

百戏**鼙鼓**都不可闻。

立者自肩以下皆

儿，

流汗相属於道，

人声沸，

倾国来瞻仰，

男携妇，

母褓

叩即行，

不敢劳公子，

劳诸师叔也。

邑贡、监⑦及薄史⑧，

以手据地，

皆伛偻入，

起拜凡八；

会葬者盖相摩，

上自方面，

祭品象物，

多不能指以名。



而居第之南之北，

之西东，

子一，

门人一也。

孝廉得半，

以金所遗资产，

瓜分而二之；

葬后，

或扶之，

或曳之，

蹩躠以去。

奇观哉！

不暇问雄雌，

断幅绷怀中，

伴张裙为幄，

但闻啼，

罗守之；

孕妇痛极欲产，

诸女

惟见万头攒动而已。

隐，

笙管敖曹，

是为「和唱」，狗苟偷缘，

天，

是为「和障」。

座上参禅⑮，

是谓「和样」，鞋香楚地，

六尘⑭不染，

是为「和尚」，笠重吴

者矣。

抑闻之：五蕴⑬皆空，

派也，两宗⑩未有，六祖⑪无传，

可谓独辟法门⑫

痛痒犹相关云。

异史氏曰：「此一

尽缁党⑨，

然皆兄弟行，



认识的客观要素。⑪六尘——佛教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境」，认为这「六境」跟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而教以色、受、想、行、识为「五蕴」，认为「识」（心灵）是认识的主观因素，「色」（形相）、「受」（情欲）、「想」（意念）、「行」（行为）是土的始祖达摩传到六祖慧能为止，以后就不再传衣钵了。⑫法门——佛教的说法，指修行的大道。⑬五蕴——「蕴」，聚集。佛佛教禅宗东土的始祖是达摩，传到第五世，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的祖师为神秀，南宗的祖师为慧能。⑭六祖——佛教禅宗东可以援例入监。⑧簿史——管理文书簿册的小官。⑨缁党——「缁」，黑色也。和尚穿黑衣，所以称和尚为「缁党」。⑩两宗——纳入监的人，叫做「监生」，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之别。廪、增、附生和监生可以援例入贡，廪、增、附生和「俊秀」（平民）也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之分，称为五贡，此外，还有一种「例贡」，是由于捐纳而获得的。附学生员、武生、和因祖荫、捐较深和品学优良的生员、官吏的子弟，以及乡试副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选送到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也称「贡监」，有义之又加上一个方锅，作为兄弟二人，旧时出殡送葬时作为开路神。⑦贡、监——「贡生」和「监生」的省词。明、清制度，年资业」就是举业。⑤太学生——国子监监生的别称。⑥方相、方弼——方相，古代迷信传说中驱疫避邪的神像，后来《封神演上。①帖括业——唐代举子把经书里难记的句子编成歌诀，以便诵读，叫做「帖括」。后用以通指科举行试的文字。「帖括人。这个故事就叫做「饮羊」。「登垄」，意为垄断市场，获取暴利。③「上人」——对和尚的尊称，意为道德智慧在一般人之上。②饮羊、登垄——相传春秋时，鲁国沈犹氏贩羊，早上把羊喂得极饱，增加体重，然后出售，欺骗买羊的

抑地狱之「障」耶？」

金也者，

「尚」耶？「样」耶？「撞」耶？「唱」耶？

蝇营淫赌，

是为「和障」。

具体会到佛教的真谛，这叫做"参禅"。

产生种种贪欲，于是种种烦恼，把清净的心染污了，所以叫做"六尘"。"参禅"——佛教的说法：静坐默想，不生他想，就可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二 珊瑚

珊瑚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二

珊瑚

重庆人。

安生大成。

父孝廉，早卒。

生娶陈氏，

幼成，

而生母沈，

小字珊瑚，

珊瑚无恶色，

遇之亦

恒生病，

每早口靓妆往朝，

母留其海洋，

珊瑚退，

诟责之。

今若此，何以妻为！」

珊瑚。

生曰：「娶妻以奉姑嫜，

久之，母终不快，触物颡①而骂之，意皆在

亦寄宿他所，示与妇绝。

终不与交一语。生知母怒，

自此益憎妇。妇虽奉事惟勤，

生素孝，母始少解。

鞭妇，母益怒，投颡自挞。

毁妆以进。



而心窃恐母知。过数日，探知

遂止焉。媪归，生嘱隐其情，

婢王氏，寡居无偶，

急救之，血溢沾襟。扶归生族婢家。

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

不能作妇，归何以见双亲？

方出里门，「为女子，

珊瑚泣曰：

使老妪送诸其家。

遂出珊瑚，

不能尽词而退。

又数日，母

紫衫尽染。

生惨恻，

惟俯首呜泣，

脉脉不作一言。

泪皆赤。

生责其不能事母。

珊瑚

珊瑚出，

见生，

便问：「珊瑚何罪？」

不入，

但盛气逐珊瑚。

无何，

使勿留珊瑚。

王召之入，

珊瑚创渐平，

登王氏门，



思他适。

先是，

生有母姨于媪，

惭沮大哭而返。

珊瑚意不自安，

而穷於词，

又见其意气汹汹，

何烦强与他家事！」

母怒甚，

我自留陈氏女，

非留安氏妇也，

且言：「妇已出，

尚属安家何人？

已闻之，

怒诣王，

恶言诮让。

王傲不相下，

反数其恶，

反袂色笑而承迎之，
於是母威顿减，
二成又惴，
不敢为
则臧姑怒以声，
尤倍於母。
母或怒以色，
骄悍实昏，
二成妻臧姑，
遂先为毕姻。
积三四年，
二成渐长，
而悍声流播，
母多方为
生自出妇，
惟从于媪纺绩以自度。
闻而怜之，
欲移之归而嫁之。
於是与于媪居，
类姑妇焉。
珊瑚力言其不可，
并嘱勿言，
极道妹子昏暴，
遂辞王，
往投媪。
又尝普视珊瑚。
年六十余，
子死，

「适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

实无狐。」少间，张起搜溺，闻小语曰：

君识之否？」胡曰：「彼妄耳，

渔病家利。不知其家狐，

「南城中巫媪，日托狐神，

并如主客往来礼。一日，张问胡曰：

胡亦时至张家，

自是三数日，必一访胡，



既骑而行，狐相语於途，谓张曰：

马自至，如有控者。

张言再三，乃许之。既而张出，

敬请君命。」狐固言之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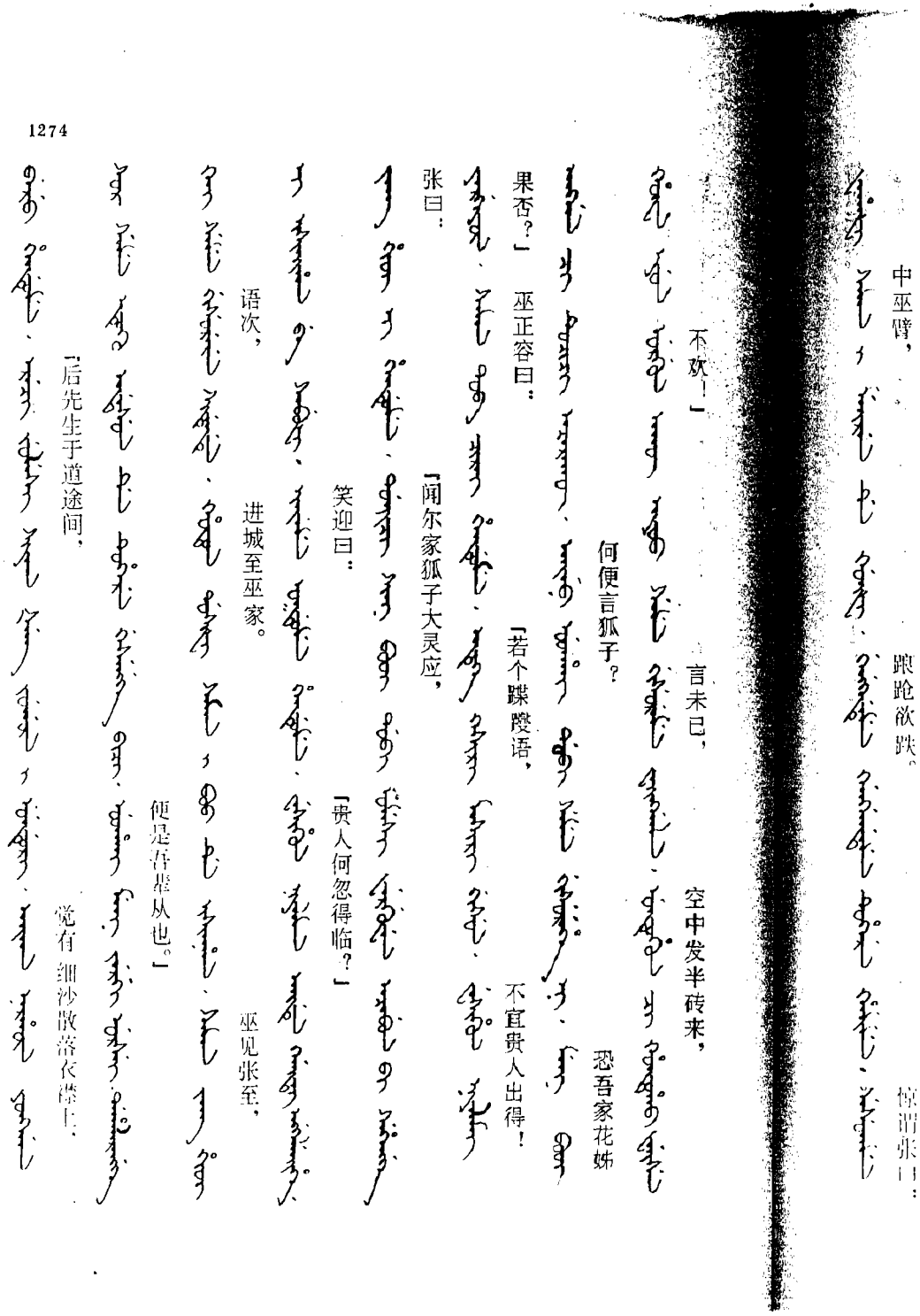
服役者一二辈，往探狐巫，

乃应曰：「诺。」即席而请於狐曰：

「我欲得足下

张知为小狐，

小人欲从先生往观之，烦一言请於主人。」



张清恕之，乃止。

涂巫面如鬼。惟哀哀乞命。

又一石子落，中巫。颠蹶，陷泥乱坠。

巫错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间，

头颅破，觅诬袖手者？」

张笑曰：「婆子自也！儿宫见自己

「官人何得抛击老身也？」

中巫臂，踉跄欲跌。惊谓张曰：

「若个蹀躞语，不宜贵人出得！

张曰：「闻尔家狐子大灵应，

笑迎曰：「贵人何忽得临？」

语次，进城至巫家。巫见张至，

「后先生于道途间，便是吾辈从也。」

觉有细沙散落衣襟上，



言未已，空中发半砖来，

不欢！」恐吾家花姊

何便言狐子？

果否？」巫正容曰：

恃以无恐。

如是年余，愈与狐莫逆。

辄应不讹。

虎狼暴客，则呼狐语，觉尘沙淅淅然，

张笑谕之，乃还。由是每独行於途，

戒勿复伤巫，巫始惕惕而出。

巫惟谢过。张仰首望空中，

张呼与语曰：「尔狐如我狐否？」

巫急起，奔遁房中，阖户不敢出。



「交情之好，如吾两人，可云无便了足耳。」

张谓狐曰：

曰：「伊道颇浅，只好攫鸡啖，

「此必家兄。」张言：「何不邀来共坐？」

其声甚厉。张异之，胡曰：

一夕与话，忽墙头苏然作响，

但言：「见黄巢反⑨，犹如昨日。」

尝问其甲子⑧，殊不自记忆，

胡曰：「君试开寝室门，

今请一识数岁之友，

张四顾，

都无所见。

君每以对面不觌为恨，

将归去矣。

且告别。

问：「将何往？」

曰：「弟陕中产，

何为？」

一日，

治⑩酒邀张，

胡曰：

「但得交好足矣，

见面

憾；

终未一见颜色，

殊属恨事。」



饮至中夜，

始以纱烛导张归。

何容介介。」

乃以巨觥劝酒。

胡曰：

「离合自有数，

曰：「今日释君憾矣。」

张依恋不忍别。

张反身而行，

即⑪有履声藉藉随其后，

眉目如画，

转瞬之间，

不复睹矣。

则内有美少年，

相识而笑。

衣裳楚楚，

则弟在焉。」

张如其言，

推扉一觑，

意甚骚雅，遂与闲语。

张回顾，见裘马甚丽，

嗒若丧偶。忽一少年骑青驹，踞其后。

甚违初意，咨嗟马上，

因往视弟，愿望颇奢。月余而归，

张清贫犹昔，及明往探，则空房冷落而已。

后道一先生为西川学使。



相公敬致先生。」张豁然顿悟。

见一苍头持小篦子，献於马前曰：「胡四

乞笑纳也。」复欲询之，驰马径去。

张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许，

「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

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别曰：

少年亦为慰藉。同行里许，

少年察张不豫，洁之。张因欷歔而告以故。

及顾苍头，

已不知所之矣。

受而开视，

则白镪满中。

---

一指唐朝末年黄巢起义。⑩治—别本作「置」。⑪即—原文作「既」。

作「座」。⑦几—原文作「凡」。⑧甲子—年岁。古时以天干地支相配记年，甲为十干之首，子为十二支之首，故以「甲子」代指年岁。⑨黄巢反径，跟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意为空谷之中好久未见人影，所以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非常高兴和喜悦。跫，脚步声。⑩坐—原书」：「每欲致书以道向往之怀，而以未获一瞻光霁……以故弗果。」⑤跫然足音—《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霁月」的略称。以天朗气清时的和风，雨过天晴后的明月，比喻人物胸襟开朗，心地坦率。这里形容面容。明章懋《枫山集》二与陈提举①剌—名帖。②阍—原文作「阿」。③斋宿—《孟子·公孙丑》下：「弟子斋宿而后敢言。」言前夕曾经斋戒，表示虔诚之意。④光霁—「光风



一宗，江南某，

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

隶胥抵候甚肃。

案上簿书丛沓。

驺从导去，

入一宫殿，

进服冕，

勿埋我，

宜待之。」

是日竟死。

阴司阎罗缺，

欲吾暂摄其篆耳。

忽暴病，

家人进药，

却之曰：

「吾病非药饵可疗。

李生伯言，

沂水人。

抗直有肝胆。

李伯言

奔避斋中。

始复苏。

又挞之，

爆坠如前。

崩然一响，

如爆竹，

人乃坠。

拌鬼以铁蒺藜①挞驱使登，

手移足

空其中而炽炭焉，

表里通赤。

堂下有铜柱，

高八九尺，

围可一抱，

按冥律，宜炮烙。

鞫之，

佐证不诬。



王亦从入。

周惧而视②，

知为鬼，

越日，

其友周遇於途，

遂购之。

至是，

王暴卒。

而利其直廉，

王知其所来非道，

婢。

王即生姻家。

先是，一人卖

被婢父讼盗占生女。

不能复成形矣。

又一起，

为同邑王某，

三坠，

团伏移时，

则匝地如烟而散，

盘而上。

甫至顶，

则烟气飞腾，

答讫，遣人俱送回生。

忽见殿上火生，焰烧梁栋。

史隐④进曰：「阴曹不与人世等，同赴阎罗质审。

未几，周果死，王出曰：「恐不由君耳。」

周固拒之。

惟借季路一言③，无他说也。」

今被诬控。此事君亲见之，

惊问：「何事？」曰：「余婢实价购之，

问所欲为。王曰：「烦作见证於冥司耳。」



王以故犯论笞。

问周，周以实告。

已而鞫状，王与婢父反复相诘。

火顿灭。

李敛神寂虑，

自熄。」

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则火

李大骇，侧足立。

李见王，隐存左袒意。

将建道场，　　代嘱可致。」　　李诺之。

何能为力？」　　众曰：「南村胡生，　　已解任矣，

李曰：「余摄篆三日，　　恐关隘阻隔，　　乞求路引。

停车研诘，　　则异乡之鬼，　　思践故土，

伏地哀鸣。　　中途见缺头断足者数百辈，

與马而返。　　李视事毕，

周与王皆三日而苏⑤。



遂播幽冥⑦，　　可惧哉！」

李具以告。　　胡叹曰：「闺房一语，

未向一人道也。　　何知之？」

妻窣瓦全，　　向与室人作此愿心，

胡讶曰：　　「兵燹之后，

便诣探省。　　李遽问：「清醮⑥何时？」

胡生字水心，　　与李善，　　闻李再生，

至家，　　驺从都去，　　李乃苏。

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⑨哉！」

则受残酷者不怨也。

谁谓夜台无天日哉⑧？

异史氏曰：「阴司之刑，惨於阳世；然关说不行，责亦苛於阳

臀肉腐落，

瘢痕如杖者。

又二十余日，始痊，

今幸无恙乎？」

王云：「已无他症，但笞疮脓溃耳。」

李曰：「法律不能宽假。

见李，肃然起敬，申谢佑庇。

乃敬诺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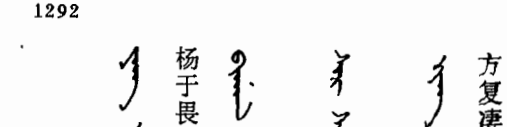
次日，如王所，王犹怠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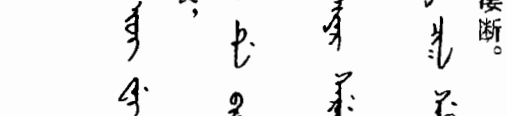
台，指阴间，意谓谁说阴间暗无天日。⑨堂廨——官署。

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辞之毕也」。[二]隐——别本作「急」。⑥苏——原作「酥」。⑦他——禁把神灵。⑧英——原文作「宴」。⑧谁谓夜台无天日——夜被人诬告。李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孔子曾说他「片言可以折狱」。朱熹注曰：「片言，半言。折，断也。子路忠信明决，故一言折狱——原文作「片言折狱」。「折狱」，一种有判的获胜，用作刑具。忽视——别本作「视」。⑧唯借季路一言——意谓只借重你一句诚信之言，证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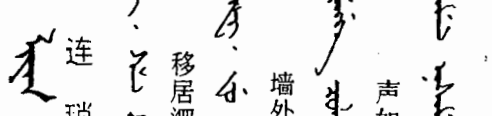
连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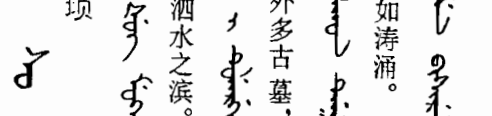
杨于畏，移居泗水之滨。斋临旷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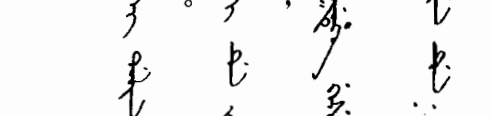
夜闻白杨萧萧，墙外多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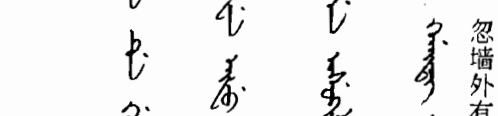
夜阑秉烛，声如涛涌。忽墙外有人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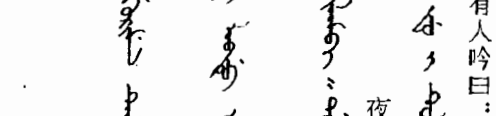
「玄①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方复凄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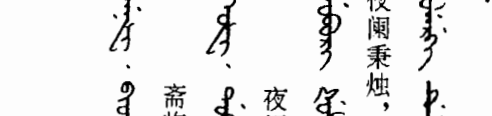
反复吟诵，共声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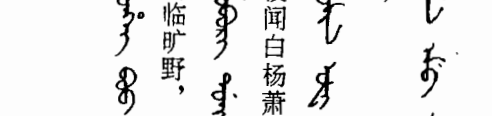
听之，细婉似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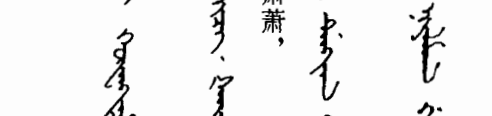
明日，视墙外，并无人迹。唯有紫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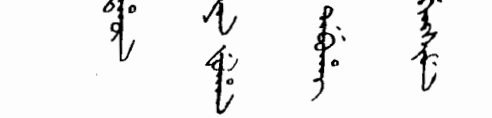
一条，遗荆棘中，拾归，置诸窗上。



向夜二更许，叉吟如昨。杨移



悟其为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



杭登望，吟顿辍。



墙头。一更向尽，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





手扶小树，低首哀吟。



杨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没。

若不胜衣。

问：「何居里，

久寄此间？」

杨喜，拉坐。

妾乃多所畏避？」

忽见丽者自外来，

敛衽曰：

「君子固风雅士，

久之，寂然。

杨乃入室。

方坐，

翠袖单寒月上时。」

乃隔墙而续之曰：

「幽情苦绪何人见？

杨由是伺诸墙下，

听其吟毕，



妾不忍祸君子也。」

不比生人，

如有幽欢，

促人寿数。

蹙然曰：

「夜台朽骨，

欢生泉壤。」

杨欲与欢，

寄幽恨者。

思久不属，

蒙君代续，

九泉荒野，

孤寂如聋。

所吟，

乃妾自作以

十七暴疾殂谢，

今二十余年矣。

答曰：「妾陇西人，

随父流寓。

「为卿易之。」

遂即窗上取以授女。

不知遗落何所。」

杨曰：

问：「何不俱带？」

曰：「昨宵畏君而避，

综一绺。

更视其一，

则紫带系之。

杨把玩之，

约彩

则见月色锦袜，

女俯首笑曰：

「狂生太罗唣矣！」

肉②，

依然处子。

又欲视其裙下双钩。

杨乃止。

戏以手探胸怀，

则鸡头之



秘勿宣。」

妾少胆怯，

恐有恶客见侵。」

少顷即至。

辄嘱曰：

「君

剪烛西窗①，

如得良友。

自此每夜但闻微吟，

与谈诗文，

慧黠可爱。

最爱读此。

今视之，

殆如梦寐。」

忽见《连昌宫词》③，

慨然曰：

「妾生时，

既翻案上书，

女惊问何来，

因以实告。

乃去线束带。

杨不忍卒听，

则为「晓苑莺声」之调，

作「蕉窗零雨」之曲，

酸人胸臆，

每夜教杨手谈⑥。

不则挑弄弦索，

使杨治棋枰，购琵琶。

顿觉心怀畅适。

字态端媚。

又自选宫词百首，录诵之。

诚有甚於画眉者⑤。

女每於灯下为杨写书，

虽不至乱，

而闺阁之中，

杨诺之。

两人欢同鱼水，



薛反复检玩，

答：「欲学之。」

又问诗卷，

托以假诸友人。

益疑之。

杨醒，

薛问：「戏具何来？」

又翻书，

得宫词，

见字迹端好，

视其室，

琵琶、棋局俱在，

知非所善。

则张皇遁去。

一日，薛生造访，

值杨昼寝。

乐甚忘晓。

视窗上有曙色，

挑灯作剧，

杨不得已，诺之。夜分，女至，

薛仰慕殷切，

杨因述所嘱。

薛求一见。

卷挟之，

杨益窘，遂告之。

薛诘之益苦，

杨不以告。薛执之甚？」

杨大窘，不知置词。

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见最后一叶，

细字一行云：「某日月连琐书。」



淹留不去，故挠之，

薛疑支托，落与倒女二人来，

明日，薛来，杨代致其不可。

终不欢，起而别去，曰：「妾哲避之。」

杨百辞慰解，

女曰：「与君缘尽矣！」

乃已喋喋向人！」

杨以实情自白。

为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

形销骨立，莫可追挽。一夕，已渺。由是月余，更不复至。杨思之，「妾固谓缘分尽也。从此别矣。」挽之，杨谢过不遑。女遽出，曰：「甘致恶宾，几吓杀妾！」而殊无影迹。逾二日，女忽至，泣曰：冀女复来，见於词色。次日，始共去。杨独宿空斋，甚得好句，鸣鸣恻恻，使人闷损！」大呼曰：「作态不见客，投去。吟顿止。众甚怒之。杨恚愤，内一武友王生，掇巨石共听之，凄婉欲绝。薛方倾耳神注，忽闻吟声，喧嚣渐息。众见数夜杳然，浸有去志，而无如何。恒终夜哗，大为杨生白眼(7)，

鬼？

然一线弱质，

顾念清白裔，

岂屈身與台⑧之

乃曰：

「不知何处来一龌龊隶，

逼充朘妾。

难免愧恶。」

杨再三研诘，

欲言复忍，

曰：「负气去，

又急而求人，

默不一言。

亟问之，

杨喜极，曰：

「卿见宥耶？」

女涕垂膺，

方独酌，

忽女子搴帏入。



因於午后薄饮，

乘醺登榻，

嘱令昼眠，

留待夜约。

杨诺之。

坐以待曙。

女临去，

妾邀君梦中耳。」

於是复共倾谈，

不能为力。

女曰：

「来夜早眠，

杨大怒，

愤将致死；

但虑人鬼殊途，

必不听自为生活。」

乌能抗拒？

君如齿妾在琴瑟之数，

骤如急雨，中杨脘下，不能握刃。

隶横目相仇，言词凶漫。

杨大怒，奔之。

隶捉石以投，

怒咄之。

见一人赤帽青衣，猬毛绕喙。

「仇人至矣！」

杨启户骤出，

闻有人掐石拄门。

女惊曰：

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阖门语，

蒙衣偃卧。忽见女来，授以佩刀，



案上有小刀，长仅尺余，而装以

羞缩，遥立不作一语。

王自喜前罪可赎，女战惕

具告之。遂与共入女室。

再射之，殪。杨喜感⑨谢。王问故，

王生张弓急至，射之中股，

方危急间，遥见一人，腰矢野射。

审视之，王生也。大号乞救。

否？」

王怪其先知。

王生来，便言夜梦之奇。

杨出手示之，

晓而视之，

则皮肉赤肿。

听村鸡已乱唱矣。

杨亦自归，

见女惭惧可怜，

叹不释手。

金玉：

出诸匣，

光鉴毫芒。

王赞



刀实父出使粤中，

既而曰：

「彼爱妾佩刀。

义不敢忘。

然彼赳赳，

妾实畏之。」

女曰：

「将伯之助⑩，

杨归功王生，

遂达诚恳。

复请先容。

夜间，女来称谢。

恨不真见，

自幸有功於女，

且告以故。

王忆梦中颜色，

杨曰：

「未梦射

停午，

觉腕中痛甚，

於是惊瞥，

赴墙而仆，

乃出，分手去。

与杨略话，

出诸匣，

光鉴毫芒。

王赞

笑而向杨，

似有所语，

由是往来如初。

积数月，

忽於灯下

曰：「嘱伊珍重，

此非中华物也。」

王大悦。

至夜，

女果携刀来，

次日，杨申致此意。

今愿割爱相赠，

见刀如见妾也。」

用以殉葬。

大人怜妾夭亡，

百金购之。

妾爱而有之，

缠以金丝，

瓣以金珠。



又曰：

「尚须生血一点，

能拚痛以相爱乎？」

然药之可愈。」

遂与为欢。

既而著衣起，

后，

君必有廿余日大病，

岂我故惜之？」

女曰：

「妾⑪接

可以复活。」

杨笑曰：

「卿自不肯，

白骨顿有生意。

但须生人精血，

妾受生人气，

日食烟火，

面红而止者三，

生抱问之。

答曰：「久蒙眷爱，

杨果病，腹胀欲死。医师投药，

迟速皆不可。」乃去。越十余日，

出门又嘱曰：「慎志勿忘，

即速发冢。」杨谨受教。

视妾坟前，有青鸟鸣於树颠，

乃起曰：「妾不来矣。君记取百日之期，

女卧榻上，使滴脐中。

杨取利刃，刺臂出血，



苏。每谓杨曰：「十余年如一梦耳。」

气咻咻然，细於属丝⑪。浙进汤酏，半夜而

摩之微温。蒙衣舁归，置暖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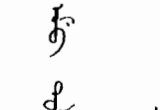
见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

杨喜曰：「可矣。」乃斩荆发圹。

日既西⑬，果见青鸟双鸣。

计至百日，使家人荷锸以待。

下恶物如泥，浹辰⑫而愈。



相当于地支的一个周期。按，周匝。辰，日。《西—别》作「夕」。⑩厝丝—一丝相连，比喻气息微弱。

「我输尔载，将伯助予」传：「将，请；伯，长」[11]妾—别本作「妾」。[12]淡辰—十二天。古代以干支纪日，自「子」至「亥」周十二辰，称为「淡辰」，[13]主臣宅，宅臣舆，舆臣妾，妾臣仆，仆臣台」[14]感—原文作「改」。[15]将侍之顷—指别人对自己的指助。《诗·小雅·正月》：「忧心愈愈，是以有侮」[16]舆台—舆和台，为古代奴隶的两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17]眼对之—见《世说新语·简傲注》。[18]舆有—舆和台，为古代奴隶的两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19]手谈—下围棋。《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坦之）以围棋是坐隐，支公（遁）以围棋为手谈」。[20]白眼—以白眼向人，表示冷淡、厌恶。晋阮籍见凡俗之士，则以白眼对之。见《世说新语·简傲注》。[21]画眉者—夫妻感情亲密，比起丈夫亲自为妻子画眉，还更进一层。《汉书·张敞传》：张敞，字子高，宣帝时为京兆尹，无威仪，为妇画眉，有司奏之。召问，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22]昼锦—《史记·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意谓夜深灯前，亲切对话。[23]剪烛西窗—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意谓夜深灯前，亲切对话。[24]连昌宫—唐行宫名，在洛阳附近。[25]剪烛西窗—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意谓夜深灯前，亲切对话。[26]连昌宫词—唐代元稹所作七言长篇叙事诗，借宫边老人叙述开元、天宝盛衰，批评了唐玄宗晚年的荒淫腐败，寄托了作者对清明政治的向往。连昌宫，唐行宫名，在洛阳附近。[27]剪烛西窗—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意谓夜深灯前，亲切对话。[28]连昌宫词—唐代元稹所作七言长篇叙事诗，借宫边老人叙述开元、天宝盛衰，批评了唐玄宗晚年的荒淫腐败，寄托了作者对清明政治的向往。[29]梳妆楼—装饰华丽的楼阁，供妇女梳妆用。[30]乳—唐明皇相亲曰：「软温新剥鸡头肉」见《开元天宝遗事》。[31]乳—唐明皇相亲曰：「软温新剥鸡头肉」见《开元天宝遗事》。[32]鸡头—鸡头、芡实的别名，为一种水生植物，可供食用或入药。相传杨贵妃浴后



乃坐饮以伺其人。

居无何，有乞儿入，

力掀举之，

无少动。

益骇。

不知所贮何物。

使数人抠耳，

疑之。

俯窥其下，

有竹筐受八升许，

而上下土痕手迹，

滑然如新，

见殿前有古钟。

钟大於两石瓮，

查伊璜，

浙人。

清明饮野寺中，

大力将军

乞人愀然忘无阶。

查遂携归饵之，

查以其健，劝投行武。

答以「啖啜多，无佣者」。

胡行乞？」

查问：「若男儿，

一座尽骇。

复来探取食之。

轻若启楼。

食已复探，

已，复合之，

始尽。

乃去。移时，

一手掬饵置筐内，

往返数回，

携所得糗糒，

乃以手起钟，

堆累钟下。



漫应之。

自念：叔名贤，

何得武弟子？

烦致先生一赐临也。」

念。

有素？」

曰：「是我师也。

十年之别，

颇复忆

答言：「为从父行②。

与将军何处

六奇者，

忽来通谒。

款谈间，

问：「伊璜是君何人？」

查犹子①令於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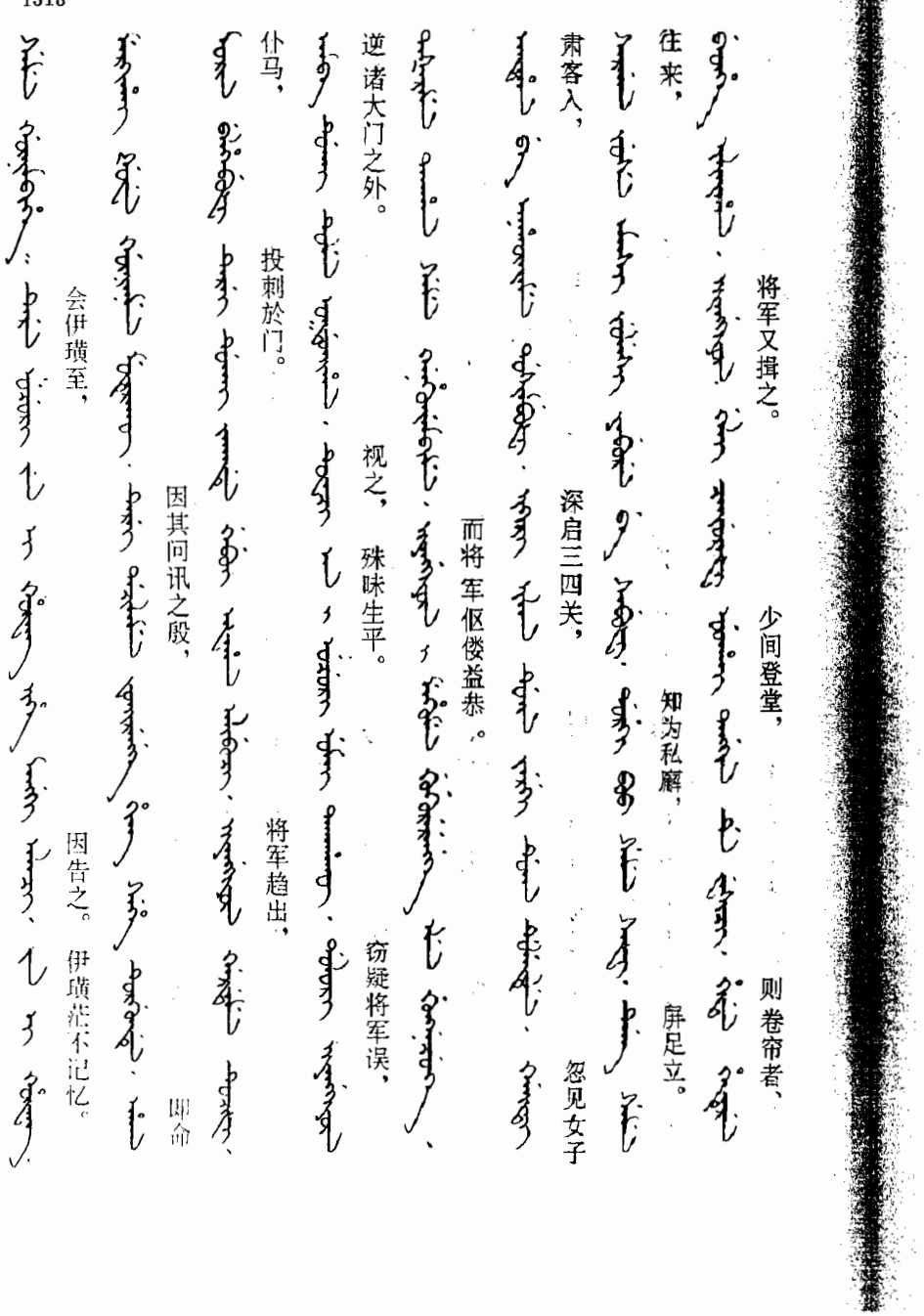
有吴将军

又以五十两赠之行。

后十余年，

计其食，略倍五六人。

为易衣履，



将军又揖之。　少间登堂，　则卷帘者、往来，　知为私窘，　屏足立。
肃客入，　深启三四关，　忽见女子移座者，　并皆少姬。　既坐，　方拟展问，
而将军伛偻益恭。　窃疑将军误，
逆诸大门之外。　视之，　殊昧生平。
仆马，　投刺於门。　将军趋出，
因其问讯之殷，　即命
会伊璜至，　因告之。伊璜茫不记忆。



笑曰：　「先生不忆举钟之乞人耶？」
莫解所以。　拜已，　以便服侍坐。
如觐君父。　查大愕、
不使动，　而后朝拜，
众姬捉袖整襟讫，　先命数人捺查座上，
将军骤起更衣。　查不知其何为。
将军颐少动，　一姬捧朝服至，
移座者，　既坐，　方拟展问，
并皆少姬。　屏足立。

堂内外罗列已满。

查固止之，

亦两惧之。

按籍点照，

古玩床几，

将军入室，

出藏镪数万，

查愕然不受。

「一婢一物，

所不敢私，

敢以半奉先

不才得有今日，

悉出高厚之赐。

故未深叩。

一日，执籍谓查曰：

日无他作，

惟点数姬婢厮养卒⑤，

及骡马服用器具，

查以将军家政，

辞欲返。

将军投辖下钥④，锢闭之。

见将军

查不自安，

督造记籍，

被无亏漏。

乃去。

查一醉起迟，

将军已於寝门外三问矣。

将军入室，

请衽何趾③，

酒阑，

群姬列侍。

家乐作於下。

既而华筵高列，

查乃悟。

非偶然也。」

自不应老於沟渎。

以是知两贤之相遇，

尤千古所仅见。

如此胸襟，

而将军之报，

其慷慨豪爽，

异史氏曰：「厚施而不问其名，

真侠烈古丈夫哉！

皆将军力也。

株连被收，

卒得免，

乃返别查。

后查以修史一案，

厩卒捉马骡，

阖咽并发，

百声悚应。

又亲视姬婢登舆，

女为敛器具，

嘱敬事先生。

将军不顾。

称婢仆姓名已，

即命男为治装，



德：为吸食鸦片的人。⑤哨探：十二指：供自奴仆驱使的人。

车网也，卧故何是何地耳也，皆从尊者所安也。」有投辖下钥十辖：车轴的键。大辖则车不行，钥，钥匙。下钥，谓锁上门。车无辖，门下礼记·曲礼上：「请席何乡（向），请社何难」孔疏：「请席何乡（向），请社何难者，既至席来，当随尊者所欲眠坐也。……卧是闭，足上横干一兄弟之子，犹侄子，又称「从子」。三从父行十意谓叔伯辈。从父伯父、叔父的通称。⑤请社何难十意谓亲自为尊者安排卧处。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五

白于玉



诘所来，

自言：「白氏，

字于玉。」

有秀才造谒，

白皙短须，

细腰长爪。

於是刻志益苦。

一夜，

明月之下，

不成而后嫁。」

不可知者迟早耳。

请待我三年，

黜①，

使人谓太史：

「富贵所固有，

生闻大喜，

确自信。

既而秋闱被

时太史有女绝美。

当以息女奉巾栉。」

曰：

「使青庵奋志云霄，

生，

而长贫贱者乎？」

因俾邻好致之

家，

领其言论风采。

曰：

「焉有才如吴

每嘉叹之。

托相善者，

邀至其

吴青庵筠，

少知名。

葛太史见其文，

仙人之梯航⑤。」

悦之，留同止宿。

迟明欲去，生嘱

略与倾谈，豁人心胸。

遂共晨夕，忻然相得。

生另舍舍之。

少间，白至，乘骏马如龙。

约期而别。

至日，先一苍头送炊具来。

白感其情殷，愿即假馆，

便道频过。



生笑曰：「士各有志，亦非功名中人也。」

生曰：「襄所授，乃「黄庭」之要道④，多所不解。因以迂缓置之。他日谓出一卷授生，皆吐纳之术③，夜每招生饮，诘而问之。白笑曰：生视所读书，并非常所见闻，白命奴牵马去。

方再欲问，

转瞬间，

白小如指，

请自此别。

如相忆，

拂我榻而卧之。」

两相依恋。

白辞曰：

「舆已驾矣，

俄见一青蝉鸣落案间，

白乃命童子先负装行。

忽促装言别。

生凄然与语，刺刺不能休。

白微哂而罢。

次日，

生曰：

「此遐迩所共闻，

非小生之目贱也。」

白疑未必真美。

色。」

所好何如？」

生具以情告。

寡人好色⑥。」

白亦笑曰：

「二王请无好小

「胡久不娶？」

笑曰：

「寡人有疾，

生以宗嗣为虑。

白曰：

仆病未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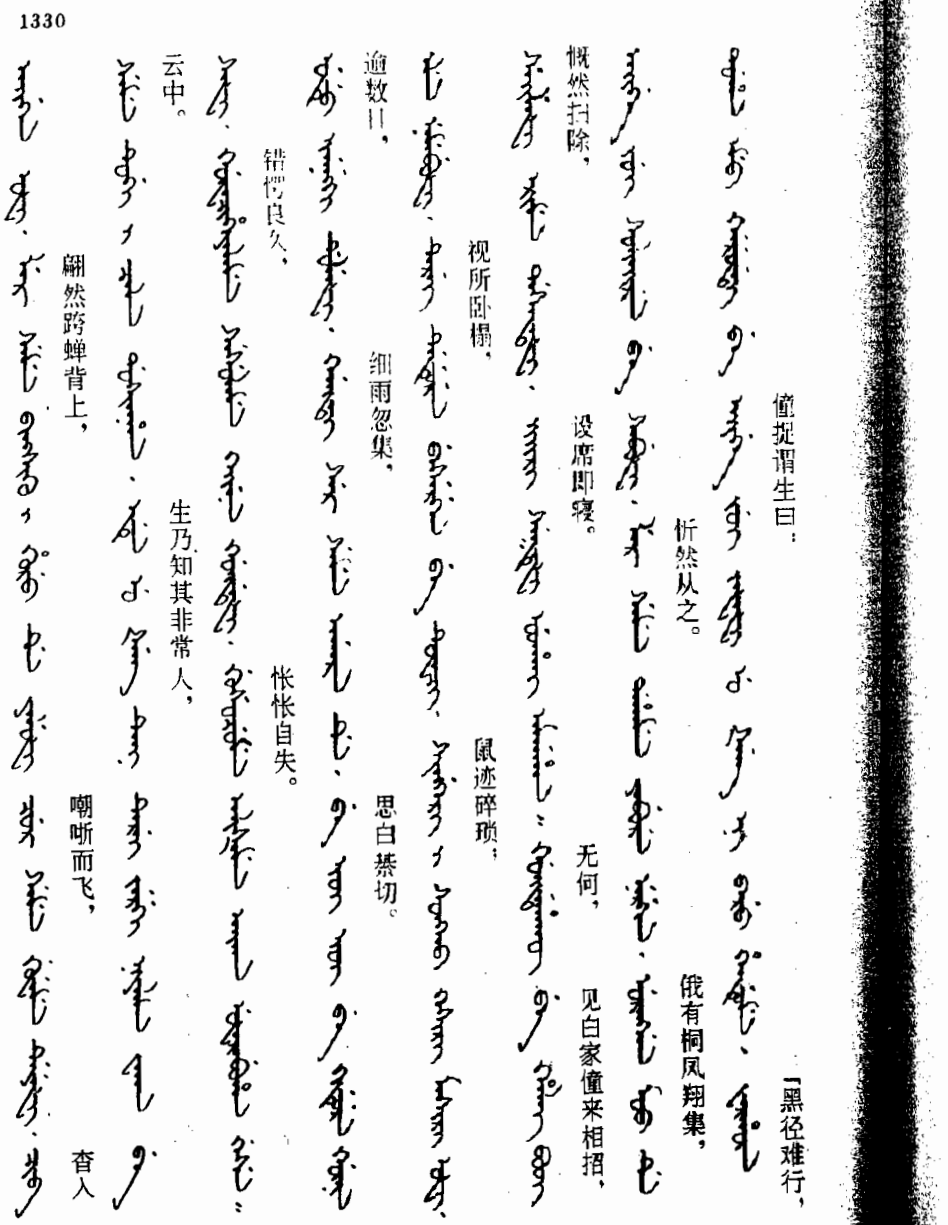
白问其故。

必断绝情缘，

使万念俱寂，

且求仙者，

「仆所急不在此。



童拟谓生曰：「黑径难行，
忻然从之。
俄有桐凤翔集，
慨然扫除，
设席即寝。
见白家僮来相招，
无何，
视所卧榻，
鼠迹碎琐；
可乘此代步。」
生虑细小不
细雨忽集，
思白禁切。
逾数日，
悵悵自失。
错愕良久，
生乃知其非常人，
翩然跨蝉背上，
查入
云中。
嘲哳而飞，





见处处风景，
与世殊异。
童导入广
虎蹲伏。
童以身障之。
生骇惧，
问：「此何所？」
曰：「此天门也。」
门边有巨
见一朱门。
扶生亦下。
童先下⑦，
冕然一声，
未几，
凌升空际。
生如所请，
宽然殊有余地，
童亦附其尾上，
能胜任。
童曰：
「试乘之。」
生虑细小不
可乘此代步。」
无何，
见白家僮来相招，

移时，见白生已候於门。握手入，

不暇留连。」导与趋出。

丽尤胜。然恐主人伺久，

旷世并无其俦。僮言，「王母宫佳

时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

花气随风，香无断际。亭宇皆红窗，

桂树两章⑧，参空合抱；

在镜中。内以水晶为阶，行人如

寒宫，



渐不自持，笑顾丽人，兜搭与语。

罔所安顿。既而微醺，

探衣代搔。生觉心神摇曳，

才觉背上微痒，丽人即以纤指长甲，

有四丽人敛衽鸣珰，给事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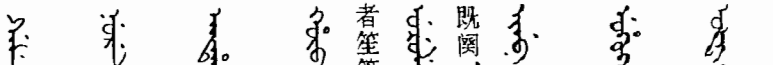
即有二八妖鬟来荐香茗。少间，命酌。

玉砌雕阑，殆拟桂*棡*⑨。甫坐，

见檐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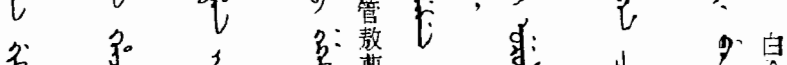
白令一酌一唱。

紫衣人便来



吃吃笑暗中，

互让不肯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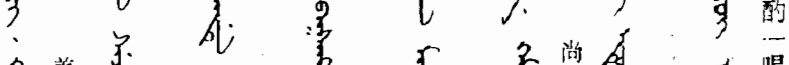
尚有一紫衣人，

与一淡白软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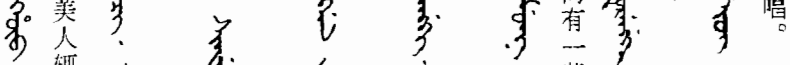
既阕，

亦酌亦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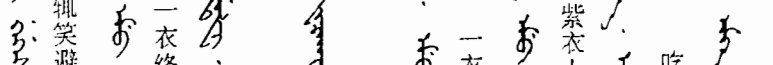
者笙管敖曹，

呜呜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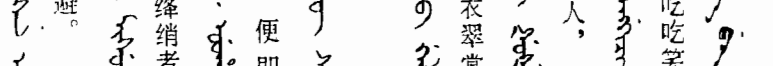
便即筵前，

宛转清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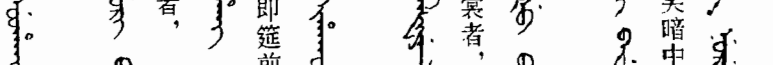
一衣绛绡者，

引爵向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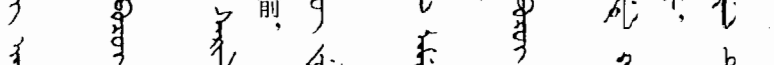
美人轻笑避。

白令度曲侑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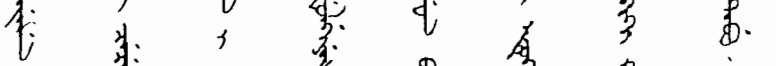


女捧酒有愧色，



者又飞一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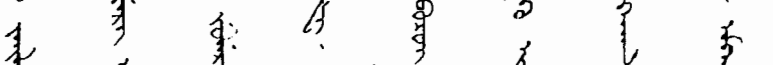
生辞不能酹。



罚令自歌自舞。

舞已，

衣淡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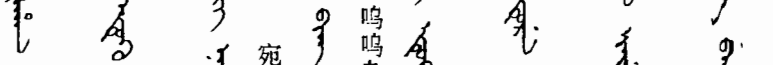


强来捉人臂⑩。」

白大笑，

俯首细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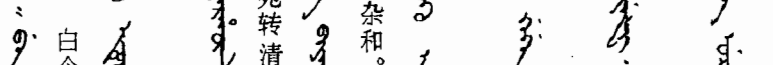
「冷如鬼手馨，



酒杯倾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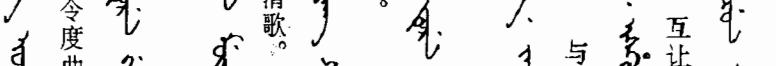
白谯诃之。

女拾杯含笑，



戏挠纤腕。

女笑失手，



把盏。

生托接杯，



女，

俾自择。

生颠倒不能自

曰：

【吾今乃知所见之不广也。】

白乃尽招诸

自有佳人，

此何足当巨眼之顾？】

生

白笑曰：

【足下意中，

君集群芳，

能令我真个销魂否？】

仆求一而难之，

【人间尤物⑪，

无一非绝世者。

遽谓主人曰：

细视四女，

风致翩翩，

乃强饮之。



殊，

君宜即去。】

女急起，

忽僮入曰：

【仙凡路

生索赠，

女脱金腕钏付之。

既而衾枕之爱，

极尽绸缪。

遂使彼被奉客。

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

决。

去时嘱送客耳。】

遁去。

生问主人，

僮曰：

【早治待漏⑫，

昼寝方酣，　　梦紫衣姬自外至，

细以告母。　　母喜，　　佣媪哺之，

心益异之。　　由是前念灰冷，　　每欲寻赤松⑬游，

而尚以嗣续为忧。　　过十余月，

方将振衣，　　有物腻然堕褥间，　　视之，钏也。

而足已奔堕。　　一惊而寤，　　则朝暾已红。

生怅然叹之。　　复寻旧途。　　将及门，

回视僮子。　　不知何时已去。　　虎哮骤起，



生醒，见婴儿卧袱褥间，

尽於此矣。　　君倘有志，　　或有见期。」

今一度为永诀。　　百年夫妇，

生强欲为欢。　　乃曰：「前一度为合卺，

乃续诸床。　　牵生衣覆之。　　匆匆欲

天上难留此物，　　敬持送君。」

怀中绷婴儿，　　曰：「此君骨血。

母亡，

自己将隐，

令别择良匹。

自己将隐，

太史不肯。

取名梦仙。

生於是使人告太史，

生固以为辞。

太史告女，

女曰：

「远近无不 知儿身已许吴郎矣。

因以此意告生。

生曰：

「我不但无志於功名，

兼绝情於燕好。

所以不即入山者，

徒以有老母在。」

太史又以商女。

女曰：

「吴郎贫，

我甘其藜藿⑮，

吴郎去，

我事其姑婷，

定不他适。」

使人三四返，

迄无成

遂诹日备舆马妆奁，

生感其贤，

嫔於生家。

女事姑孝，

敬爱臻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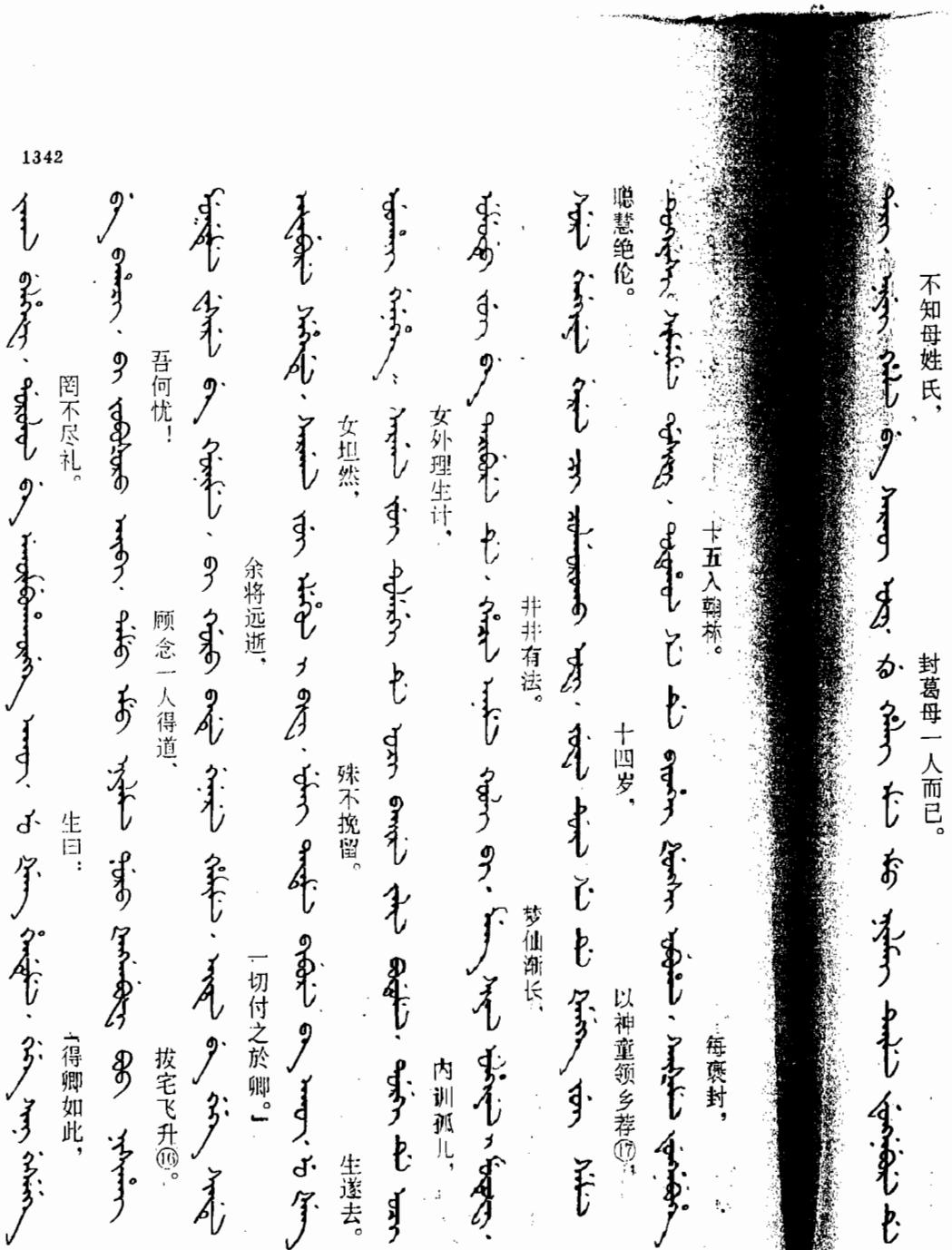
女质奁作具，

过贫家女。

曲意承顺，

逾二年，

圆始解[15]。



十五入翰林。

聪慧绝伦。

十四岁，

井井有法。

女外理生计，

女坦然，

余将远逝，

吾何忧！

顾念一人得道，

罔不尽礼。

德之，

馈以金，不受。

一道人仗剑入，

中途遇寇。

想已仙去，

母曰：

「汝父出家，

母具告之。

值露霜之辰[18]，

不知母姓氏，

封葛母一人而已。

每褒封，

以神童领乡荐[17]，

梦仙渐长，

内训孤儿，

殊不挽留。

一切付之於卿。」

拔宅飞升[16]。

生曰：

「得卿如此，



出书一函

寇尽披靡，

窘急中，

何处可寻？」

后奉旨祭南岳[19]，

今已十有余年，

遂欲弃官往寻。

辄问父所，

生遂去。

命良工依式配造㉑，
嵌镂精绝。
临行，出一金钏曰：「此闺阁物，
「草野微贱，
答云：「王林。」
烦一致寒暄。」
付嘱曰：
「余有故人，

终不及其精巧。」
道人拾
贵官自不识耳。」
因忆村中无此名。
道士曰：
问：「何姓名？」
何大人同里，



母执书以泣，曰：
读毕，
可以成仙。」
奉药一丸，
遍问村中，
此，
即以奉报。」
视之，
「三年鸾凤，
其人者。
夫人爱之，
怀归以受夫人。
嵌镂精绝。
分拆各天；
私发其函，
无所可用，
无以报德，
专赖卿贤。
葬母教子，
上云：
并无王林
剖而食之，
后书「琳娘夫人妆次」。
持以告母。
不解何人，
「此汝父家报也。
琳，

忽夫人臂上金钏，

会太史来视凋[22]，

便进丹药为寿。

太史剖

女诵吴生书，

受而藏之。

母不遽吞，

喜曰：

「我父仙人，

啖此必能长生。」

又视丸，

如豆大。

尝以相示。」

母曰：

「此汝母遗物。

而翁在家时，

悔恨不已。

又以钏示母。

始恍然悟「王林」为拆白谜也。

我小字。」





戛然有声，

一家徊徨，

不知所计。

毕集庭中。

见火势拉杂，

浸及邻舍。

火终日不熄。

夜不敢寐，

灾[23]，

家人坌息始能及焉。

都城有回禄之

逾年，

革，

遂弃舆而步，

其行健速，

七旬，

忽觉筋力溢於肤

龙钟颇甚，

而分食之。

顷刻，

太史时年

精神焕发。

左右前后，

并为灰烬，

都中延烧民舍数万间，

忽见虹光乍敛，

钏铮然堕足下。

窃意钏亡，

不可复得；

近阑则斜越而东。

追火势既远，

历历可见。

俄顷，

火自西来，

众大愕。

钏口向东南隅，

形如月阑；

望之，

大可数亩，

团覆宅上，

脱臂飞去。

或见之，

犹似二十许人。

即钏口漏覆处也。

葛母年五十余，

独吴第无恙。

惟东南一小楼，化为乌有，



东晋道士，家南昌。传说东晋宁康二年，在南昌西山，全家四十二口拔宅飞升，还以神童领乡荐——唐宋科举有童子科，应试者称应神童试。之食，碧霍之类。」霍与霍，是煮苦人吃的两种野菜。语一人得道，拔宅飞升——《太平广记》卷四《许真君引》：许逊，字敬之，雨师，一说为帝喾之师。后为道教所信奉。⑭二天——两个丈夫。《仪礼·丧服传》：「夫者，妻之天也。」⑮碧霍——《韩非子·五蠹》：「偏枯人或物。后专指绝色美女。⑫待漏——百官黎明入朝，等待朝见皇帝。此指等待朝见玉帝。⑬赤松——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相传为神农时觉恶，便埋床戟之，持其臂曰：「汝宜复是与老兄计？」螭拔其手曰：「冷如鬼手磬，强来促人臂！」磬，作语助词。⑩尤物——本指特异超俗的有桂树，故名。⑨冷如鬼手磬二句——《世说新语·忿狷》：「王司州（胡之）尝乘雪往王螭（恬）许。言气少有忤逆于螭，便作色不悦。司州⑧两章——两珠。章，通「幢」，大木材。《史记·货殖列传》：「山居千章之材。」⑪拟桂树——拟，别本亦作「疑」。桂树，即月宫。神话传说，月中子·梁惠王》中齐宣王援塞孟子的话。下句「王请无好小色」，借用同篇孟子诱导齐宣王的话。⑦僮先下——此句「僮」字下原衍一「生」字。代道教徒及修身养性者所重视。要道，指养生修炼的重要原理。⑤梯航——梯子和渡船，喻成仙的阶梯。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借用《孟于深呼吸。④「黄庭」之要道——「黄庭」，即《黄庭经》，道教经典《上清黄庭内景经》和《上清黄庭外景经》的总称。两书讲养生修炼的原理，为历

①秋闱被黜——乡试落选。秋闱，指乡试。②时艺——指八股文，又称「举子业」、「四书文」。③吐纳之术——旧时方术家养生健身的法术，类似

嗟兮」：「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传：「外孙曰甥。」㉓回禄之灾——火灾。见前《仇大娘》注⑪。

祭祀。唐玄宗、宋真宗曾封五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尊为神。㉔解——原文作「破」。㉕造——原文缺，补之。㉖甥——女儿的子女。《诗·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二矢复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传：「外孙曰甥。」㉓回禄之灾——火灾。见前《仇大娘》注⑪。

㉔祭南岳——南岳，指五岳之一的衡山。五岳，传说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唐玄宗、宋真宗曾封五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尊为神。㉔解——原文作「破」。㉕造——原文缺，补之。㉖甥——女儿的子女。《诗·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二矢复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传：「外孙曰甥。」㉓回禄之灾——火灾。见前《仇大娘》注⑪。

㉔祭南岳——南岳，指五岳之一的衡山。五岳，传说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唐玄宗、宋真宗曾封五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尊为神。㉔解——原文作「破」。㉕造——原文缺，补之。㉖甥——女儿的子女。《诗·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二矢复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传：「外孙曰甥。」㉓回禄之灾——火灾。见前《仇大娘》注⑪。

㉔祭南岳——南岳，指五岳之一的衡山。五岳，传说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唐玄宗、宋真宗曾封五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尊为神。㉔解——原文作「破」。㉕造——原文缺，补之。㉖甥——女儿的子女。《诗·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二矢复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传：「外孙曰甥。」㉓回禄之灾——火灾。见前《仇大娘》注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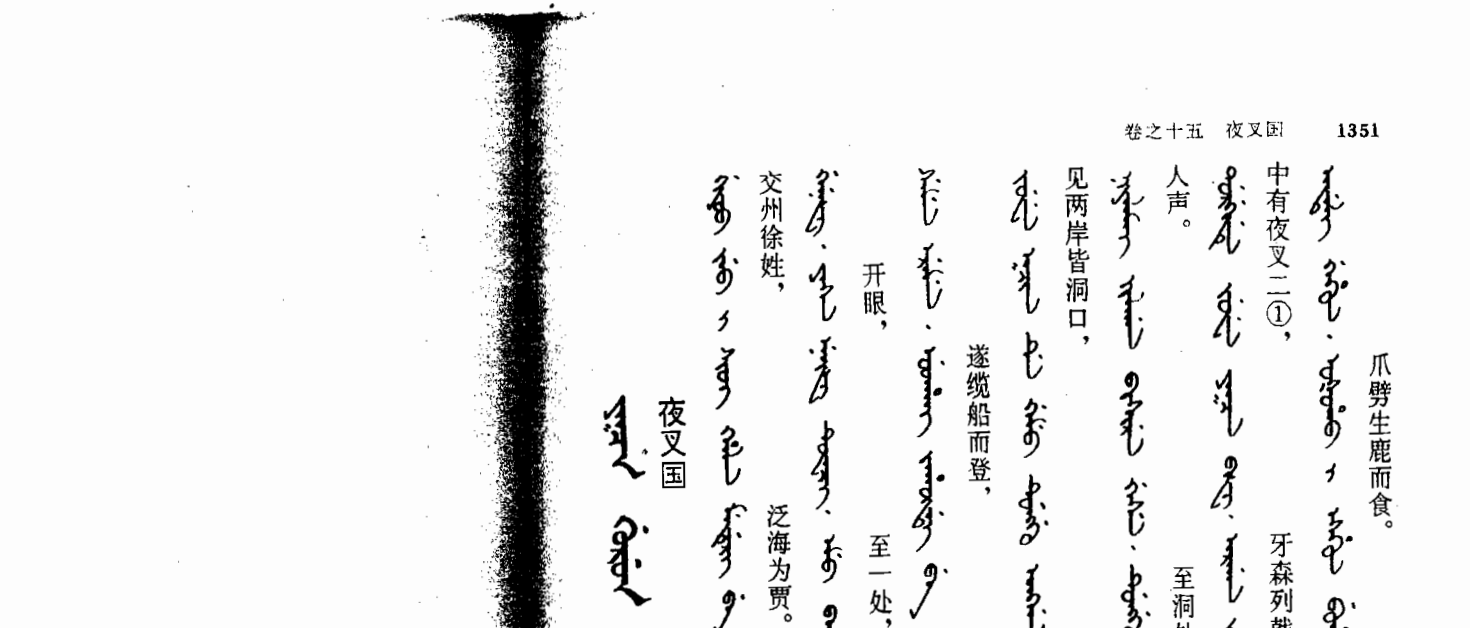
㉔祭南岳——南岳，指五岳之一的衡山。五岳，传说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唐玄宗、宋真宗曾封五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尊为神。㉔解——原文作「破」。㉕造——原文缺，补之。㉖甥——女儿的子女。《诗·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二矢复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传：「外孙曰甥。」㉓回禄之灾——火灾。见前《仇大娘》注⑪。

㉔祭南岳——南岳，指五岳之一的衡山。五岳，传说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唐玄宗、宋真宗曾封五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尊为神。㉔解——原文作「破」。㉕造——原文缺，补之。㉖甥——女儿的子女。《诗·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二矢复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传：「外孙曰甥。」㉓回禄之灾——火灾。见前《仇大娘》注⑪。

明清无此科，而以少年参加乡试中举，如古之鹰扬童举，故谓「以神童领乡荐」。㉘露霜之辰——《礼记·祭义》：「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慨



## 夜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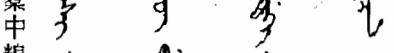
惊丧魂魄，
目闪双灯，
仁足一窥，
内隐有
方入，
冀有居人，
忽被大风吹去。

爪劈生鹿而食。
中有夜叉二①，
牙森列戟，
至洞外，
密如蜂房，
负粮腊焉。
至一处，
深山苍莽。
泛海为贾。
交州徐姓，
人声。
见两岸皆洞口，
遂缆船而登，
开眼，

夜叉不解其语，



我舟中有釜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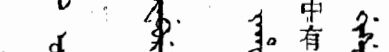
可烹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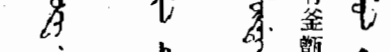
夜叉怒，又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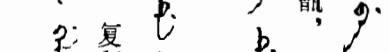
复翻徐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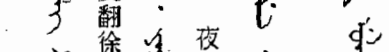
取橐中糗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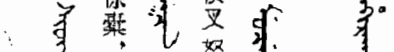
似欲啖噉。



二物相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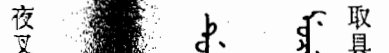


急②欲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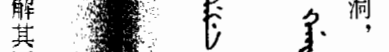
数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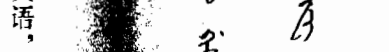
徐剥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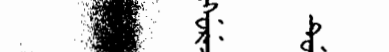
二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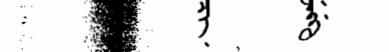
深惧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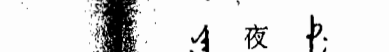
似恐徐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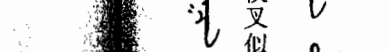
熟而献之。



取具入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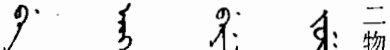


夜叉似微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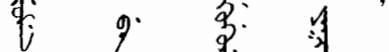
俄有数夜叉群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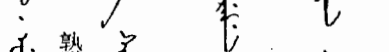
於洞深处取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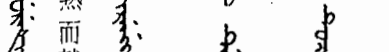
又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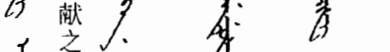
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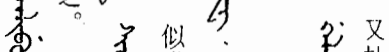
徐曲体遥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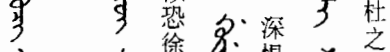
夜以巨石杜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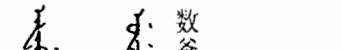
束薪燃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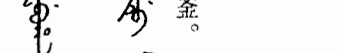
从至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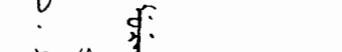
吞噉讫，



汲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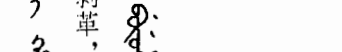
携一鹿来付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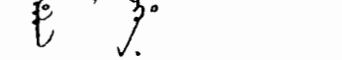
徐曲体遥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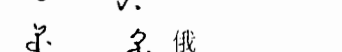
夜以巨石杜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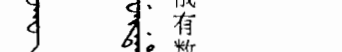
煮其残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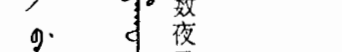
从至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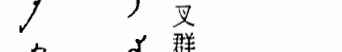
仍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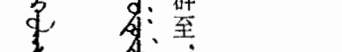
徐再举手语，



「释我。



徐摇手以示其无。



分啖甚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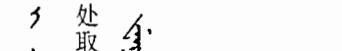
徐大惧，



争裂徐衣，



则夜叉已顾见之，



辍食执入。

其五，

一夜叉负一大釜来，

共指釜，

似嫌其小。

过三四日，

於是群夜叉各致狼麋。

呼徐同啜。

既熟，

夜叉渐与徐熟，

居数日，

似人所常用者。

出亦不施禁锢，

聚处如家人。

徐渐能察

为夜叉语。

夜叉益悦，

携一雌来妻徐。

声知意，

辄效其音，

徐初畏惧，

莫敢近③；

雌就徐，

更番出门，

若侯贵客，

每留肉饵徐，

一日，

诸物早起，

若琴瑟之好。

与交，

大喜。



并付雌。

雌又自解十枚，

项下各挂明珠一串，

众各摘

谓众夜叉曰：

「徐郎无骨突子⑤。」

雌出，

雌云：

「此天寿节④。」

徐以问雌，

命徐多煮肉。

少顷，大风扬尘，张皇都出。见一巨物来，
余皆以鹿。夜叉二三十辈，列坐洞中。
四围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
广阔盈亩。中有石，滑平如几，
云：「接天王。」至一大洞，
俄顷俱出。徐煮肉毕，雌来邀去，
穿挂徐项。徐视之，一珠可值百十金。
共得五十之数，以野兰为绳，



物掷啖尽饱，极赞嘉美，且责常
即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陈几上(6)。
雌以「嫦」对。众又赞其烹调。
群哄应之。顾徐曰：「此何来？」
问：「卧眉山众，尽於此乎？」
首，以双臂作十字交。物按头点视，
顾。群随入，东西列立，悉仰其
亦类夜叉状，竞奔入洞，踞坐鹍

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类

其母。众夜叉皆喜其子，辄共拊弄。

其余食而散。居四年余，雌忽产，

物乃云，摄风而行，其疾如飞。众始享

徐亦交臂，作夜叉语谢之。

圆如弹丸。雌急接，代徐穿挂。

脱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顶，

众曰：「初来未备。」物於项上摘取珠串，

供。又顾徐云：「骨突子何短？」



子女俱能行步。徐辄教以人言，

每守徐，动息不相离。又三年，

少顷，其雄亦归，解释令去。自此雌

自外至，暴怒相搏，乾断其耳。

徐不肯。夜叉怒，扑徐踣地上。徐妻

忽别洞来一雌，欲与徐私，

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独在。

其母。众夜叉皆喜其子，辄共拊弄。

其余食而散。居四年余，雌忽产，

一昼夜达交。

至家，

子欲告母，

父子登舟，

至海岸，

见故舟犹存，

谋与归。

大作。

徐侧然念故乡，

携子

半日不归。

而北风

一日，雌与一子一女出，

与徐依依有父子意。

虽童也，

而奔山如履坦途，

渐能语。

啁啾之中，

有人气焉。



惊。

知为中国人，

便问居里。

时一商泛海，

方登岸，

见一少年，

视之而

所向有功，

亦风飘至卧眉。

交帅见而奇之，

十八为副将⑨。

五岁，

以为千总⑧。

售金盈兆⑦，

能举百钧，

家颇丰。

粗莽好斗。

妻已醮。

子取名彪。

十四

出珠二枚，

乃出曰：「待北风起，我来送汝行。

觉之，必见残害；用是辗转。」

人，言貌殊异；且同类

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毋非中国

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劝南旋。

商曰：「既尊君在交，

侧足立；此名为官。」少年甚欲动。

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

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坐，

子为副总。」少年不解何名。商曰：

商在客中尝识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

人。」商问之，而知为徐，

去移时，挟鹿肉来啖商。自言：「父亦交

洞，洞外皆丛棘，且嘱勿出。

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小石

逐浪浮流。

彪闻而悲，欲往寻之。

径抵交，达副总府，备述所见。

「所言勿忘却。」商应之，乃归。

少年忽至，引与急窜。嘱曰：

大惧，不敢少动。一日，北风策策，

见山中辄有夜叉往还，

几半年。时自棘中外窥，

烦於父兄处，寄一耗问。」



久之，被一物曳去，

乘舟倾覆。彪落海中，

无从辨其南北。忽而涌波接汉，

四望无涯，咫尺迷闷，

逆风阻舟，摆簸海中者半月。

父不能止。乃诣交帅，携两兵入海。

力阻之。彪抚膺痛哭，

父虑海涛妖蛰，险恶难犯，

过一宵，已达北岸。见一少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十里，乃见舟来送彪[10]。

路。」

彪乃作夜叉语。

向卧眉非此去为毒龙国，唐突可罪！

君离故道，已八千里。

彪乃告以所往。

夜叉喜曰：「卧眉，我故里也。

夜叉惊讯之，至一处，

竟有舍宇。

彪视之，一物如夜叉状。



人不敢欺。」

归计已决，

「恐去为人所凌。」

彪曰：「几在中国甚荣贵，

俱哭。

彪告其意。母[11]曰：

夜叉，

则已杳矣。未及，母妹俱至，见彪

彪欲偕往，

弟止之，仓忙便去。

因执手哭。

回谢既而问母及妹，

并云安健。

疑是弟，

近之，果弟。

年，

临流瞻望。

彪知山无人类，

家人拜见主母，无不战栗。

恨其不谋。

彪劝母学作华言，徐谢过不遑。

抵家，母夜叉见翁怒骂，

见者皆奔。

彪向三人脱分袍裤。

岸，

相继登舟，

波如箭激，三日抵

瑟瑟。

彪喜曰：「天助吾也！」

忽见布帆商动，其声

苦风逆难渡。

母子方徊徨间，



仍使挽强弩，驰怒马，登武进士。

经史一过辄了。又不欲操儒业，

不知书。教弟读。豹最慧，

弟曰豹，妹曰夜儿。俱强有力。彪耻

言，弟妹亦渐白晰。

母女皆男儿装。数月稍辨语

衣锦，厌粱肉⑫，乃大欣慰。

彪劝母学作华言，

每临巨敌，　　辄擐甲执锐，

豹三十四岁挂印⑯。　　母尝从之南征，

军⑮，　　奇勋半出於闺门。

袁每征，　　辄与妻俱。　　历任同知将

百佘步射小鸟，　　无虚落。

强妻之。　　夜儿能开百石弓，

无与为婚。　　会标下袁守备⑭失偶，

聘阿游击⑬女。　　夜儿以异种，



罕也：　　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⑰。」

异史氏曰：「夜叉夫人，　　亦所罕闻，　　然细思之而不

为子接应，　　见者莫不辟易。

诏封男爵。　　豹代母疏辞，

封夫人。

[梁食]。[梁肉]，谓美食佳肴。厌，通[餍]，饱食。段游击—武官名，清代绿营兵设游击，职位次于参将，属下级武官。⑭守备—清代绿营统武官，即副千总，亦即下文所称的[副总]。隶属于千总，经理一协军务，又称协镇、协戎。[标]—原文作[徐]。⑮每—原文无，补之。[臣梁肉]—原文作多。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一兆为一百万，也即一千垒。千总—武官名，清代为下级武官，位次于守备。⑯副将—清代从二品天寿称自己的诞辰，取义于《尚书·君奭》：「天寿平格，保义有殷」。[寿]字—指夜叉们佩带的串珠。[上]—原文作[二]。[岂盈兆]—极言成恶魔，有的也认为不是恶魔，本文即属后一类认识。[岂]—原文脱。[亦]—别本作[仲]。⑰天寿节—此指夜叉国王的生日。封建帝王以[夜叉]—梵语音译，或译[药叉]，印度神话中一种半神的小神灵，具有[能吐]、[捉疾]的属性。佛教列为天龙八部之一。文学作品中多写

害老婆。悍妻泼妇俗称「母夜叉」，即此也。

兵，遇大战事，则卦诸号将军印，统兵出战，战毕纳还。清代多挂提督衔。⑬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此为谐语，意谓每家男人都守着一个厉的都督同知充任，遇大战事，则卦副将军印，统兵出战，事毕纳还。故称副总兵为同知将军。⑭挂印——指卦印将军。明制，各省各镇的镇守总兵官，位在都司之下，称营守备，统一营之兵。⑮同知将军——谓以都督同知副将印，实即副总兵。明制，各省、各镇副总兵系由五军都督府



邀同贩鬻；　　邢复自罄其橐，　　将共居

初，　　有二三估客，　　薄假以资，

途中恃以无恐。　　会冬

其资。　　两京②大贾，　　往往喜与邢俱，

落拓，　　不利营谋，　　出门辄亏

连发矢，　　称一时绝技。　　而生平

邢德，　　泽州人，　　绿林之杰也。　　能挽强弩①，

老　饕

解装觅饮。

见一颁首叟，共两少年，

时晨雾蒙蒙，

自念新岁无资，

所占。

腊将半，

而诸客强速之行。

有友善卜，

「此爻为「悔」，

货。

称秤握算，

叟命少年，

厚半寸强，

既见僮手拇俱有铁箝镮，

少年怒，

误翻桦具，

邢於南座，

酌北牖下。

时晨雾蒙蒙，

暂趋临路店，

匹马出都门。

至都，

邢不乐，

所操之业，即不毋而子亦有损焉③。」

因诣之。





累堆儿上，

可饮数杯时，

食已，

於革囊中探出镮物，

每一镮约重二两余。

立摘其耳。

持巾捧帨，

代叟揩拭。

污叟衣。

对叟休止。

僮行觞，

一僮侍，黄发蓬蓬然。

倍益快闷。

果符

欲中止，

友占曰：

紧衔关弓，　　怒相向。　　叟俯脱左足，

乃下道斜驰出叟前，

急尾之。　　视叟与僮，　　犹款段於前，

穷睛旁睨，　　馋焰若炙。　　辍饮，

捉马俱出。　　邢窥多金，

相从出门去。　　两少年各腰弓矢，

扶叟乘之；　　僮亦跨羸马，

始缄裹完好。　　少年於枥下牵一黑骟骡来，



踣然而堕，　　衔矢僵眠。

似未防其连珠；　　后矢直贯其口，

刚发，　　后矢继至。　　叟手掇其一，

邢怒，　　出其绝技，　　一矢

夹矢住。　　笑曰：　　「技但止此，　何须而翁手敌？」

伸其足，　　开两指如箝，

邢满引一矢去。　　叟仰卧鞍上，

靴，　　微笑云：　　「而不识得老鬷耶？」

闻后有蹄声，回首，则僮易跛骡来，

金，意气始得扬。方疾驰间，

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

不敢复返。值方面纲纪(1)，走三四十里，

马亦骇逸。以此知叟异，

「初会面，何便作此恶剧？」邢大惊，

近临之。叟吐矢跃起，鼓掌曰：

僮亦下。邢喜，谓其已毙，



「如此技艺，辱没杀人！」乃翁傥遽，

手接二，笑曰：口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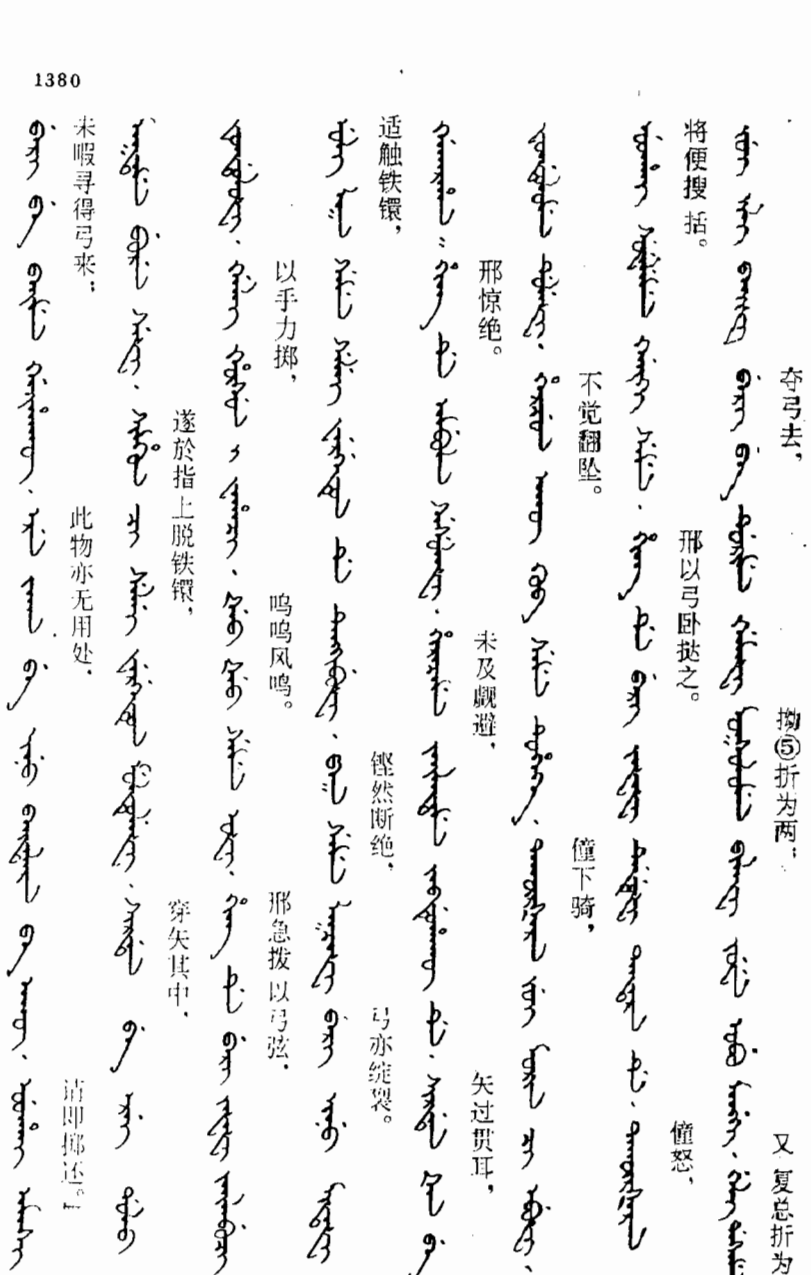
又无弓矢，如群隼飞翔。僮殊不忙迫，

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扬，易之。一发三矢，连遂不断，

「汝识连珠箭邢某否？」僮曰：「适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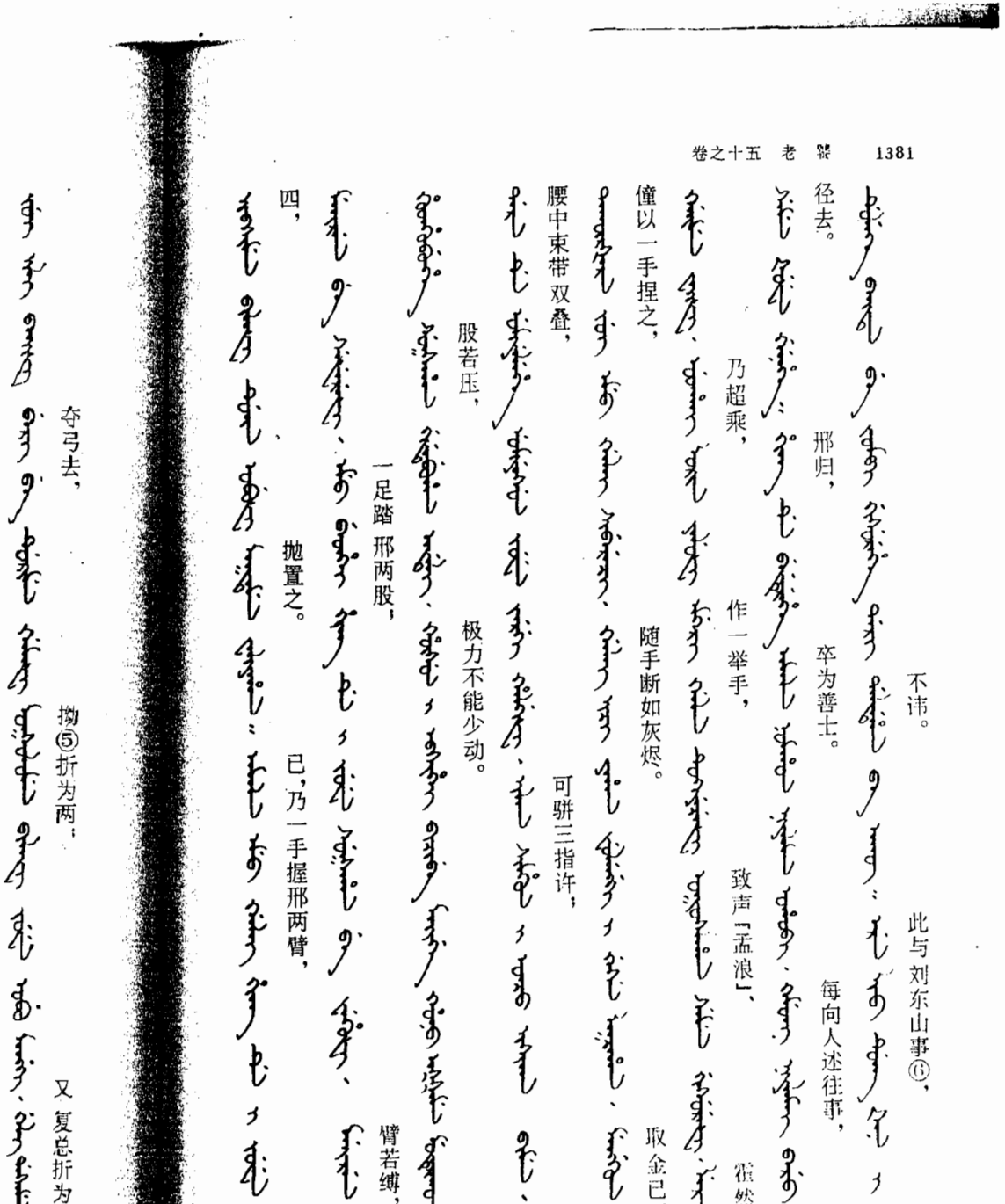
猎取之资，宜少瓜分。」邢曰：

驶若飞。叱曰：「男子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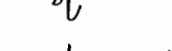


夺弓去，　　拗⑤折为两，　　又复总折为
将便搜括。
邢以弓卧挞之。
不觉翻坠。　　僮怒，
僮下骑，
邢惊绝。　　未及觑避，　　矢过贯耳，
适触铁镮，　　铿然断绝，　　弓亦绽裂。
以手力掷，　　鸣鸣风鸣。　　邢急拔以弓弦，
遂於指上脱铁镮，　　穿矢其中，
未暇寻得弓来，　　此物亦无用处，　　请即掷还。」





不讳。　　此与刘东山事⑥，
径去。　　邢归，　　卒为善士。　　每向人述往事，
乃超乘，　　作一举手，　　致声「孟浪」，　　霍然
僮以一手捏之，　　随手断如灰烬。　　取金已，
腰中束带双叠，　　可骈三指许，
股若压，　　极力不能少动。
一足踏邢两股，　　臂若缚，
四，　　抛置之。　　已，乃一手握邢两臂，



盖仿佛焉。

技顺城门"。

重二十斤，东山惶惧。少年劫东山车资而去。东山自此隐居卖酒。三年后，黄衫少年复至酒店，酬其千金。事见"初刻拍案惊奇·刘东山夺指奴仆。(5)物—原文作"拘"。(6)刘东山事—刘东山，明嘉靖时三辅捉盗人，自号连珠箭，认为无人可敌。一日途中遇一黄衫褴笠少年，携弓而纲纪—地方大员的仆人。方面，主持一方军政事务的官员，明清称总督、巡抚为方面官，方面大员。纲纪—即纪纲之仆，指奴仆总管，亦(1)弩—原文脱，补之。(2)两京—指南京和北京。(3)即不母而子亦有损焉—经商以本生息，本曰"母"，息曰"子"。意谓必然蚀本、亏损。(4)方





我固将引之，俾入正果。」

生曰：「彼能幻变，必有人心。

使临己家，亦不应。众笑之。

兔，卒弗听，又祝舍外祖，焚香代为祷

名士，素不羁，许之，崇益甚。鄂有甥姬生，

辄被盗去。

南阳鄂氏，患狐，金钱什物，

姬生

「倘是狐兄降临，固小生所祝祷而求者，

声。

生起，致敬曰：

「狐兄来耶？」

生曰：

殊寂无

独坐斋中，

忽房门缓缓自闭①。

邀益坚。

一日，

生归，

生宿。

生夜望空请见，

验，

然生所至，

狐遂不扰。

以故鄂常止

三数日，

辄一往祝之。

虽固不



少间，视钱，

脱去二百。

生仍置故处，

无妨质言，

何必盗窃？」

然非鄙吝者。

若缓急有需用度，

以备取用。

仆虽不充裕，

幄铛然。

生曰：

「来耶？敬具时铜数百，

生至夜，

增以数百。

中宵，

闻布

而案头钱二百，

及明失之。

何妨即赐光霁②？」

即又寂然。

切③，

陈几上。

生卧其傍，

终夜无声，

自取之。」

乃以钱十千、酒一尊，

两鸡皆聂

无为久崇之。

仆备有不腆之物，

夜当凭妆

设酒而子不饮，

我外祖衰迈，

生又往祝曰：

「仆设钱而子不取，

而狐从此绝迹矣。

鄂家崇如故。

生至夕，

又益以酒。

数夜不复失。

有熟鸡，欲供客而亡之。



遂往，越其墙。

墙虽高，

一跃上下，

便启户出。

思村中一富室，

觉心中贪念顿生，

蓦然欲作贼。

酌之，色碧绿，

饮之，甚醇。

嗅酒而香，

尽半酣，

即前所失物也。

知狐之为。

见案上酒一壶，

樽罍④盈盘，

钱四百，

以赤绳贯

生一日晚归，

启斋门，

钱物亦如故。

自此狐怪以绝。

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也。为怪，因述狐之有情。

「君素刚正，何忽作此！」生怙然不既知其真，骇曰：

生嗫嚅而告，妻初以为戏；有喜色。眠。天明，携入内室。妻惊问之，而出。归置床头，始就枕

如有翅翎。入其斋，窃取貂裘、金鼎



又举优(5)，应受倍富室复得故物，其事遂寝。生岁试冠军，使乘夜抛其墙内。生从之。

生终日不食，莫知所处。妻为之谋，又闻富室被盗，噪传里党。

作贼！」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

使饮之。少顷，忽失声曰：「我亲何因念丹砂可以却邪，遂觅研入酒，

至家，

立命洗腆㉓。

生辞以故。

公子使圉人挽辔，

拥之以行。

遇公子于丧者之家，

捉臂苦邀。

闻。

翼日，

出吊於城，

翼日㉕，

楚公子驰函来，

女焚爇不以

日杜门户，

有造访者，

辄嘱苍头谢去。

日有盈余，

辄投扑满。

未尝逾夜。

又时出金帛㉔作生计。

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

时自归宁，

旧以纴织为事。

生谨受教。

勿浪饮。」

与君约：从今闭户绝交游，

且告之悔。

女曰：

「如欲我留，

见君流落，

请从此辞。」

生惧而涕，

则杀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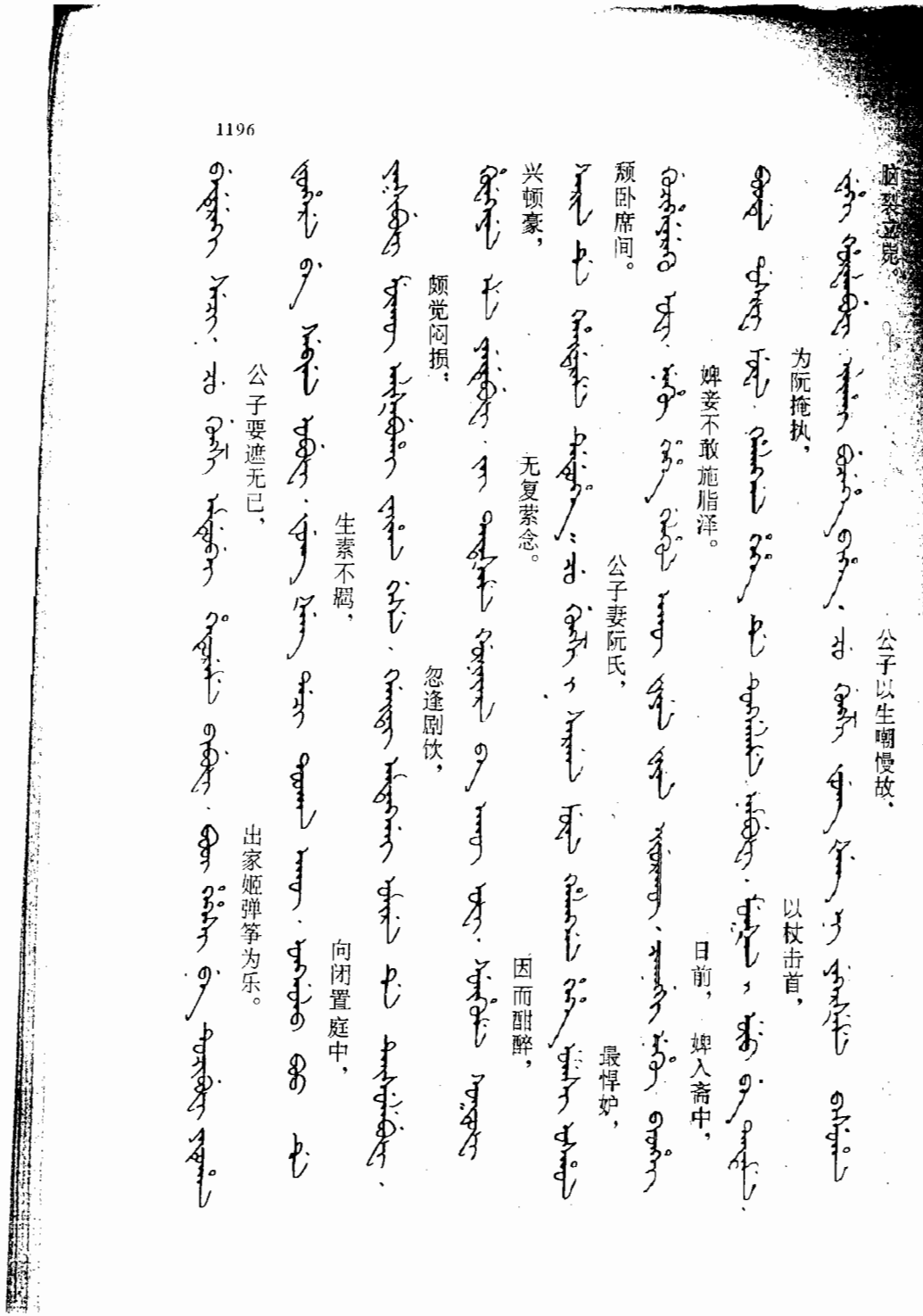
君祸不远矣！

我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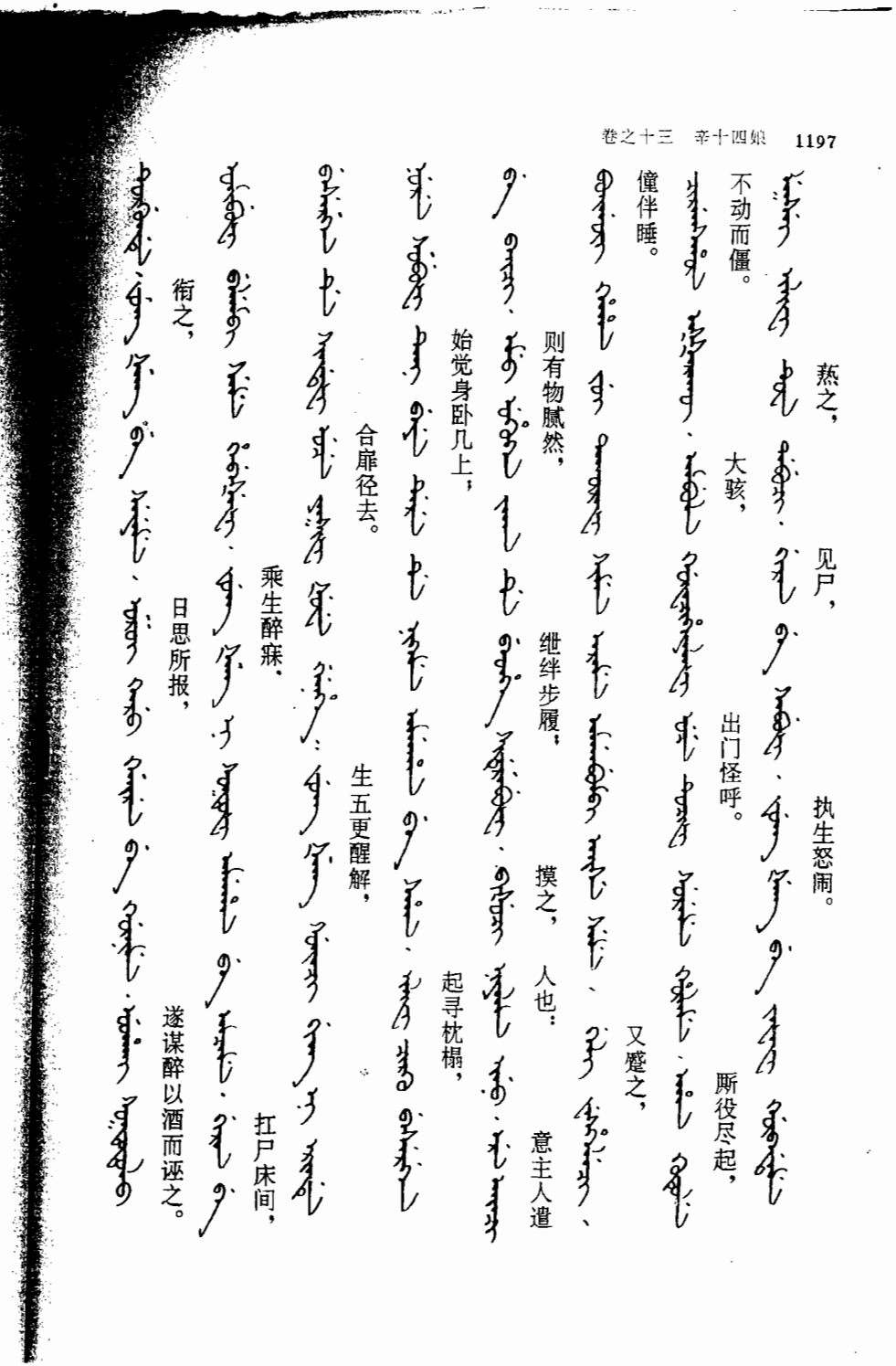
则丧吾德；

施之君子，

施之小人，







言说。女知陷阱已深，

生见之，悲气寒心，不能

朝夕捞掠，皮肉尽脱。女自诣问。

生见府尹，无理可伸，

日矣！」因按日以金钱遗生。

十四娘始知，潸然曰：「早知今

执送广平。隔日，

公子出验之，诬生逼奸杀婢，



拟绞。苍头得信归，

抚爱异於群小。生认误杀，

名禄儿，年已及笄，容华颇丽，与同寝食，

又托媒媪，购良家女，

遽遣婢子去，独居。数日，

人咫尺不相窥。归家咨惋，

生泣听命。女还往之间，

劝令诬服，以免刑宪㉗。

翼日，苍头至狱，生寄语娘子，一往永诀。

料理门户如平时。

相引屏语。

一日，日晡㉙，狐婢忽来。女顿起，出则笑色满容，

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损眠食。

昼去夕来，无停履。

既而秋决有日㉘，女始皇皇躁动，

恸述不成声。女闻，坦然若不介意。



相见悲喜。俄捕公子至，

即遣入府探视，则生已出狱，

苍头闻之，喜告主母。女亦喜，

家人窃议其忍。忽道路沸传：

楚银台革爵，平阳观察㉚奉特旨治冯生案。

料理如平时。女漫应之，

苍头复命。

有神护守，

徘徊御沟间，

为生陈冤。

女遣婢赴燕都，

先是，

生愕问故。

「此君之功臣也。」

得达上听。

女笑指婢曰：

女亦相对怆楚，

悲已而喜。

然终不知何以

归见闱中人，

泫然流涕，

一鞠，

尽得其情。

生立释宁家。



遂鬻妾构栏中。」

生员冯某之女。

父以冤狱将死，

上问：「有何冤苦？」

婢对：

「妾原籍广平，

似风尘人，

婢乃垂泣。

构栏[31]，

极蒙宠眷。

疑婢不

婢乃预往，

伪作流妓。

上至

方欲归谋，

忽闻天子将幸大同，

数月不得入。

婢惧误事，

君被逮时，妾弃走戚眷间，何处得烦恼？」

居无几何，女忽谓生曰：「妾不为情缘，不愿华胄也。」

泪眦双荧。

婢以此情告生。

生急拜，上颔之，乃去。

婢言：「但得父子团聚，富贵。」

以纸笔记姓名，且言欲与共上惨然，临行，细问颠末，赐金百两。



村妪：生敬之，终不替。

又月余，渐以衰老；半载，黯黑如漆，容光顿减；朝视十四娘，生拒不纳。

夜道禄儿侍生寝，生闻，泣伏不起。女乃止。

我已为君畜良偶，可从此别。」

诚不可以告诉。今视尘俗，益厌苦。

并无一人代一谋者。尔时酸衷，

为营斋葬。 数日， 婢亦去，

生悲怛欲绝。 即以婢赐金，

巫医无灵， 竟以遽逝。

生侍汤药， 如奉父母。

女暴疾， 绝食饮， 羸卧闺闼。

生哀泣如前日。 又逾月，

自有佳侣， 安用此鸠盘㉜为？」

女忽复言别， 且曰：「君



扑而碎之， 金钱溢出。 由此顿大充裕。

头头置去， 箸探其中， 坚不可入，

近临之， 则豉具盐盎， 罗列殆满。

堂陬扑满， 不知尚在否。 常见十四娘投钱于中，

夫妻无计， 对影长愁。 忽忆

举一子。 然比岁不登， 家益落。

遂以禄儿为室。 逾年，

ᠬᠠᠭᠠᠨ ᠤᠨ ᠬᠤᠭᠤᠴᠠᠭᠠ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ᠬᠡᠰᠡᠭ ᠤᠨ ᠭᠤᠷᠪᠠᠨ ᠳᠤᠭᠠᠷ ᠪᠤᠯᠢᠭ ᠤᠨ ᠬᠤᠶᠠᠷ ᠳᠤᠭᠠᠷ ᠬᠡᠰᠡᠭ ᠲ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ᠰᠢ ᠤᠨ ᠬᠦᠦ ᠪᠠᠢᠭᠠ

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

「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厥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鸠槃荼鬼，岂有敦迷信中恶鬼的名字。据说形如冬瓜，十分难看，故又称为「冬瓜鬼」。后用以形容极端丑陋的女人。《太平广记·任瑰》谓任瑰怕妻，曾云：也管辖府、州有关部宜，因尊称道员为观察。⑪构栏—妓院。宋元时为伎乐演剧的场所，元以后指妓院。⑫鸠盘—梵语「鸠槃荼」的省称，佛决」。⑬晡—申时，指午后三至五时。⑭观察—明清时对道员的尊称。唐代无节度使的道，设观察使，为州以上的长官。明清时分守、分巡道—将届秋季决囚之日。清代制度：地方判处死刑的囚犯，通常须经过中央政府审核，由皇帝「勾决」后，才能执行。行刑多在秋季，故称「秋别本作「一日」。⑰洗腆—指盛设洁净的酒食。《尚书·酒诰》：「自洗腆，致用酒。」腆，丰厚，美好。⑱刑宪—刑法。这里指刑罚。⑲秋决有日的部分。⑳乡曲之愿子—识见狭陋的轻薄子弟。乡曲，乡里，也指穷乡僻壤。愿子，轻薄而小有聪明的人。㉑弟—原文误作「泉」。㉒翼日—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起股至中股是正式的议论。起处，指正式议论之前阐明题旨，引起议论岁、科两试。此处「提学试」，当指岁试或科试。㉔公子第一—别本其下还有「生第二」句。㉕初度—生日。见前《莲香》注㉕。㉖起处—八股的文件。因宋代曾专设接受奏疏的机关银台司，所以明清时代的通政使也称银台。㉗提学使—清代提督学政主持一省童生院试及生员兮，吾令蹇修以为理。」后因以「蹇修」作为媒人的代称。㉙银台—官名，通政使的别称。明清设通政使司，掌管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



夜有奔女，颜色颇丽。万乐而私之，

惧而逃，如济南，税居逆旅。

万适报充役，

长厚者至碎破其家。

乡中浇俗②，多报富户役③，

家少有，而运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芹①。

万福，字子祥，博兴人也。幼业儒。

## 狐谐

请与客言狐典，

万白於狐。

以实告客。

万厌之，

二三相识，

凡日用所需，

遂日至，

但不为君祟耳。」

请其姓氏。



颇愿闻之否？」

众唯唯。

诸客俱笑。

狐笑曰：

何吝容华，

且谓：

浪佳谑，

呖呖在目前，

我亦犹人耳。」

万白於狐。

狐谓客曰：

客愿一睹仙容。

而不忍拒，

辄来造访，

无不仰给於狐。

遂日至，

万喜而不疑。

女自言：「实狐，

「我为狐，

「贤孙子！

「得听娇音，

四顾即又不见。

闻其声，

「见我何为哉？

不得已，

恒信宿④不去。

居无何，

与共卧处。

女嘱勿与客共，

欲为高曾母作行乐图耶⑤？」

徒使人闻声相思？」

魂魄飞越，

固请见，

客有孙得言者，

ᠬᠣᠷᠢᠶᠠᠨ ᠳᠤ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ᠬᠤ ᠶᠢᠨ ᠲᠤᠬᠠᠢ ᠤᠯᠠᠨ ᠤᠯᠠᠨ ᠬᠡᠯᠡᠪᠡ᠃

欲他徙。

ᠡᠵᠡᠨ ᠶᠢᠨ ᠭᠡᠷ ᠲᠤ ᠠᠷᠪᠠᠨ ᠳᠤᠯᠤᠭᠠᠨ ᠨᠠᠰᠤᠲᠠᠢ ᠬᠦᠮᠦᠨ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主人力白其妄，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ᠪᠠᠢᠨ᠃

阴告曰：「是家有狐。」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客惧，白主人，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即有途人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主人大悦，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甫邀入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客，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ᠤᠨ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自言异国人，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望门休止。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主人大忧，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甚讳言狐。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忽有一远方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舍，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半年，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门户萧索。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客知之，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相戒不宿其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辄出祟行客。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故多狐，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狐曰：「昔某村旅舍，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既不赐见，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我辈留宿，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宜勿去，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阻其阳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言罢，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孙曰：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座客为之粲然。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细细幺麽，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不是狐儿，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必当是狐孙子！」」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主人又问：「所见何状？」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客曰：「我今所见，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狐巢於此，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何诳我言无？」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急呼：「有狐！」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主人惊问。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客怒曰：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出於床下。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客大骇，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骤奔，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入室方卧，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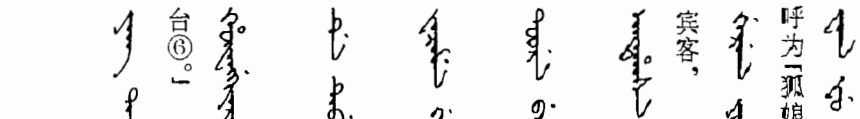
见群鼠

ᠡᠴᠡᠭᠡ ᠨᠠᠷ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ᠪᠡ ᠂ ᠪᠢᠳᠡᠨ ᠳᠤ ᠨᠠᠷ ᠤᠨ ᠭᠡᠷ ᠲᠤ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

万居主人位，　　孙与二客分左右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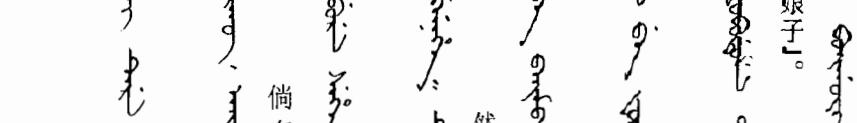
呼为「狐娘子」。

一日，　置酒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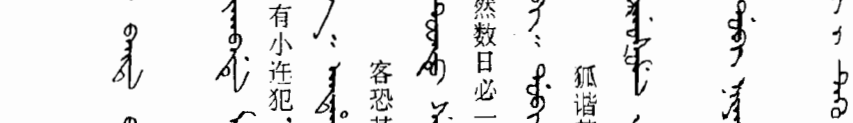


宾客，　滑稽者，　不能屈也。　群戏

狐谐甚，　每一语，　即颠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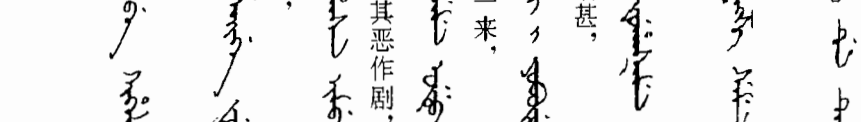


然数日必一来，　索狐笑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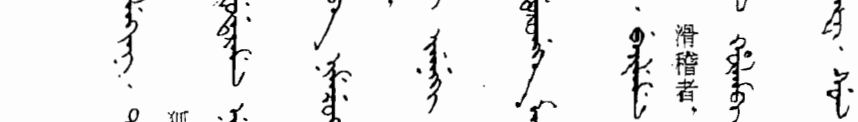


客恐其恶作剧，　乃共散去。

倘有小诖犯，　幸勿滞怀。」



台⑥。」　狐笑曰：　「寄宿无妨，





孙掩耳不乐闻。　客皆言曰：

「我故不饮，　原陈一典，　以佐诸公饮。」



暂借一觞。」　狐笑曰：

「狐娘子大清醒，

戏以觥移上座曰：



客值瓜色，　会当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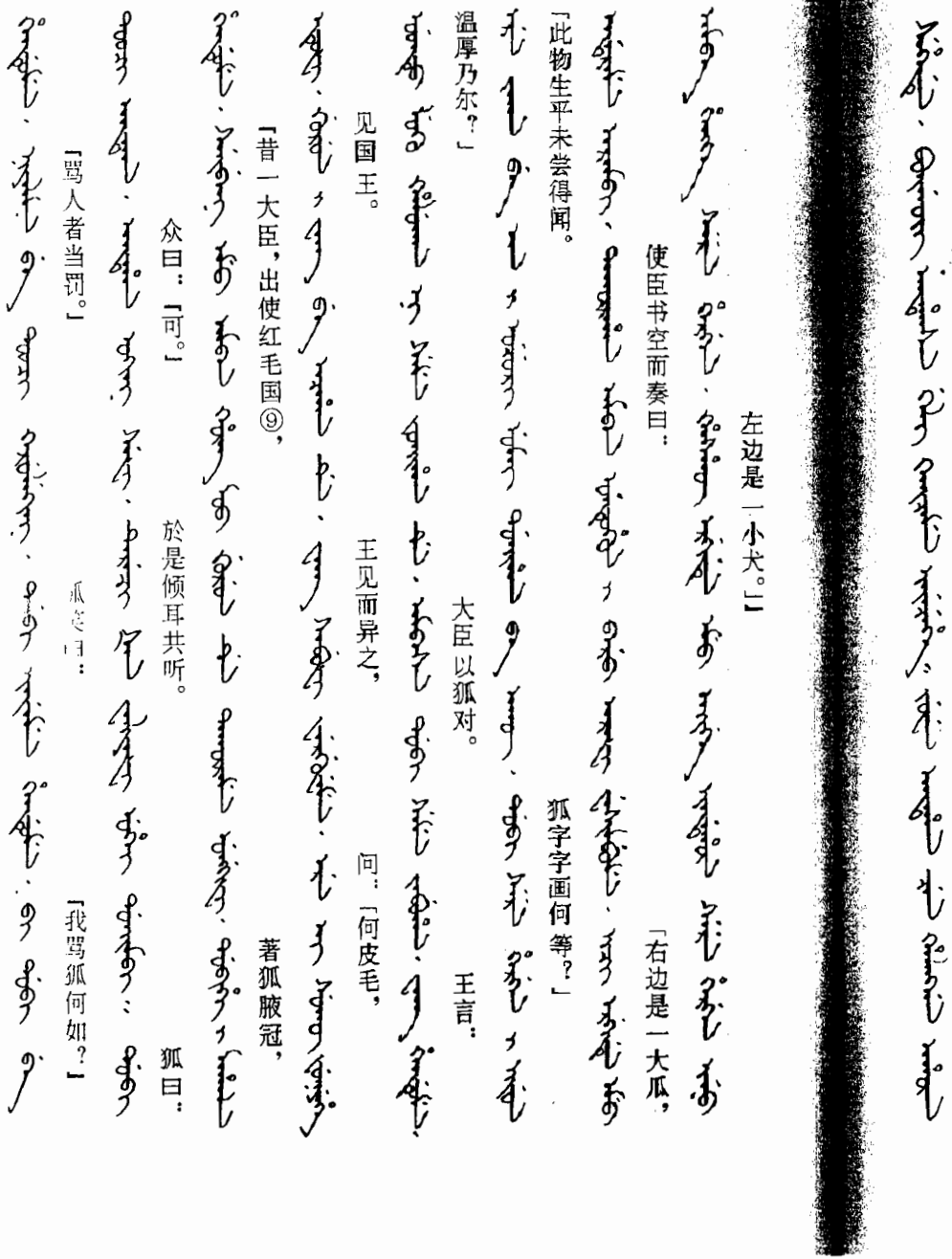


酒数行，　众掷骰，　为瓜蔓之令⑧。



不善酒。　咸请坐谈，　许之。

下⑦设一榻屈狐。　狐辞



王细问其状。

使臣曰：「马生骡，

骡生驹。」

甚异之。

使臣告曰：「此马之所生。」

又大异之。

请终之。

国王见使臣乘一骡，

狐曰：「适一典谈犹未终，

遂为群吠所乱，

主客又复哄堂。

二客，陈氏兄弟，

乃曰：「雄狐何在，而纵雌流毒若此？」

一名所见，一名所闻。

见孙大窘，

使臣书空而奏曰：

「右边是一大瓜，

左边是一小犬。」

「此物生平未尝得闻。

狐字字画何等？」

温厚乃尔？」

大臣以狐对。

王言：

见国王。

王见而异之，

问：「何皮毛，

「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⑨，

著狐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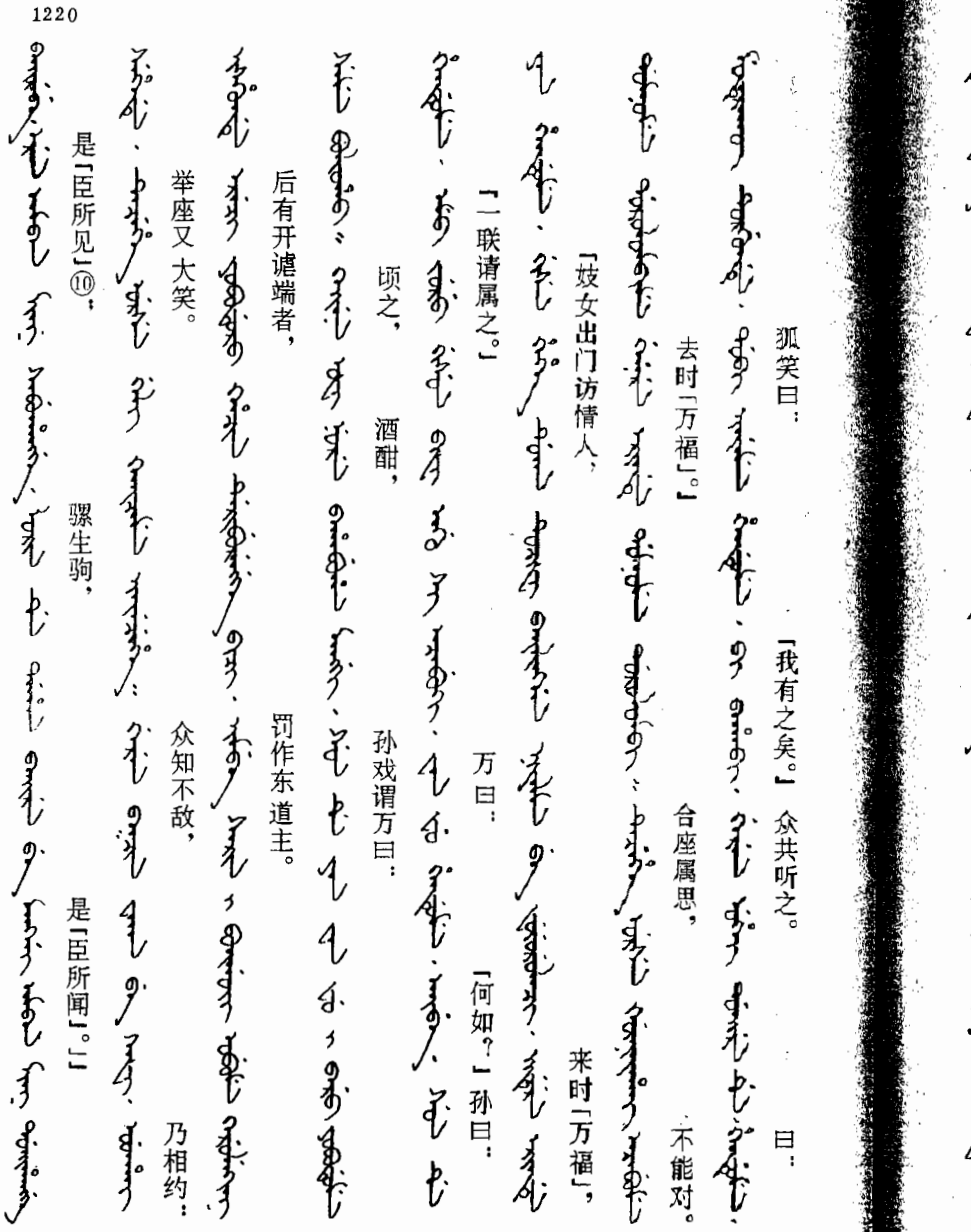
众曰：「可。」

於是倾耳共听。

狐曰：

「骂人者当罚。」

「我骂狐何如？」



狐笑曰：「我有之矣。」众共听之。曰：「妓女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

合座属思，不能对。

「龙王下诏求直谏，何如？」孙曰：「一联请属之。」

万曰：

顷之，酒酣，孙戏谓万曰：

后有开谑端者，罚作东道主。

举座又大笑。

众知不敌，乃相约：是「臣所见」⑩，是「臣所闻」。」

骡生驹，



与万偕归。及博兴界，告万曰：狐之诙⑪谐，不可殚述。居数月，以赎吾过。」

相笑而罢。

但非此不成确对耳。明旦设席，何复犯戒？」

狐笑曰：「罪诚在我，「适与尔盟，龟也「得言」。」

孙大恚曰：

四座无不绝倒。

「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

有翁与媪，揖万而坐。列筵丰盛，

入则重门叠阁，宛然世家。俄见主人，

所衣历，狐往叩关，一苍头出应门。

姑从之，二里许，果见一庄，生平

「不远。」万疑前此故无村落。

待三而行可也。」万询其处，指言：

不可不讯。日且暮，与君同寄宿，

「我此处有度亭亲[12]，往来久梗，

曰：「我本陕中人，与君有夙因，

来，狐从与语，备极寒喧。乃语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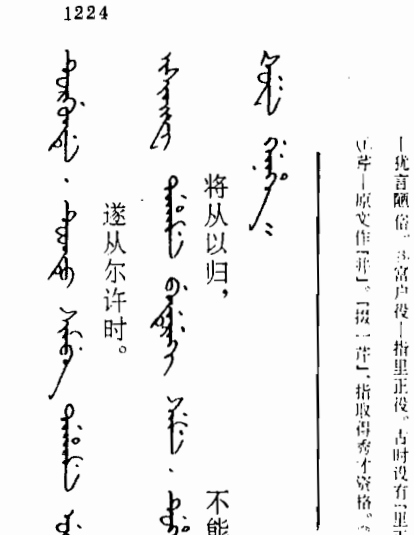
笑，人尽闻之，而不见其人。逾年，

先至，预白於家人。未几，狐至，与万言

君宜先往，我将继至。」万从其言，

「我遽偕君归，恐骇闻听。

待万以姻娅，遂宿焉。狐早诣曰：



闽」。此两句写陈氏兄弟为骡和驹。⑩诙—原文作「恢」。⑪覆辕亲—远亲。

清时称荷兰人为红夷、红毛夷或红毛番，红毛国即指荷兰，亦泛指海西之国。⑫臣所见—「陈所见」的谐音。下句「臣所闻」，亦谐「陈所乐闻」。指人物画像。⑬阳台—阳台之会，喻男女欢好。见宋玉《高唐赋》。⑭下—别本作「上」。⑮瓜瓞之令—酒令的一种。⑯红毛国—明户担任。任里长的中下户，不敢向豪绅富户征派，为完成任务，只好自己拽腰包赔垫，每每因此而倾家荡产。⑰信宿—再宿为信。⑱行役任。当时官府规定选派富户承担里正，以便尽情剥削，故又称「富户役」。由于赋役日渐繁苛，富户就贿赂官府，避免承当，而使中、下一犹言陋宿。⑲富户役—指里正役。古时没有「里正」，明代称「里长」，略如后来的地保，负有代官府征收捐税、摊派徭役，以及缉逃、供应等工作—原文作「非」。「拔一茸」，指取得秀才资格。《诗·伯颂·洋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后因称考取秀才为「拔芹」或「游泮」。⑳浇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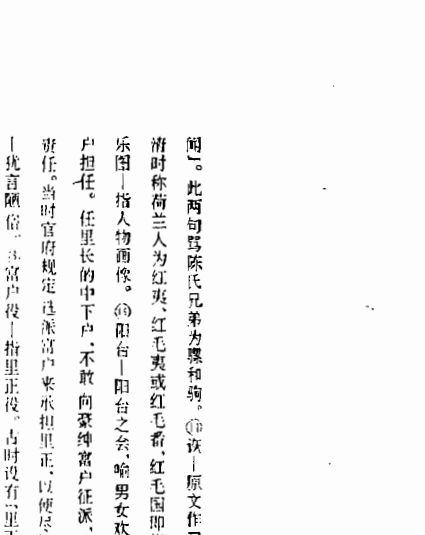
将从以归，　　不能周事。」



遂从尔许时。







帆樯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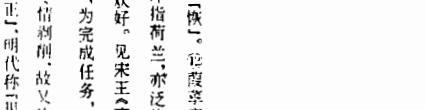
异而拔以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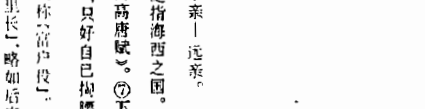
门人启之，　　视盆贮清水，



水上编草为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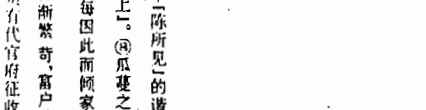
戒勿启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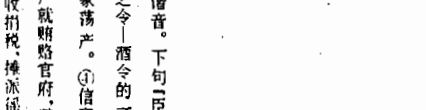
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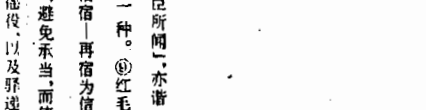
堂中置一盆，　　又一盆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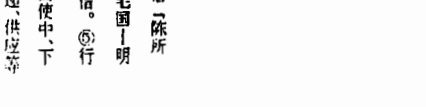
嘱门人坐守，



术者多师之。



某一日将他往，



大约徐鸿儒①之徒。



左道惑众，



蔡其



白莲教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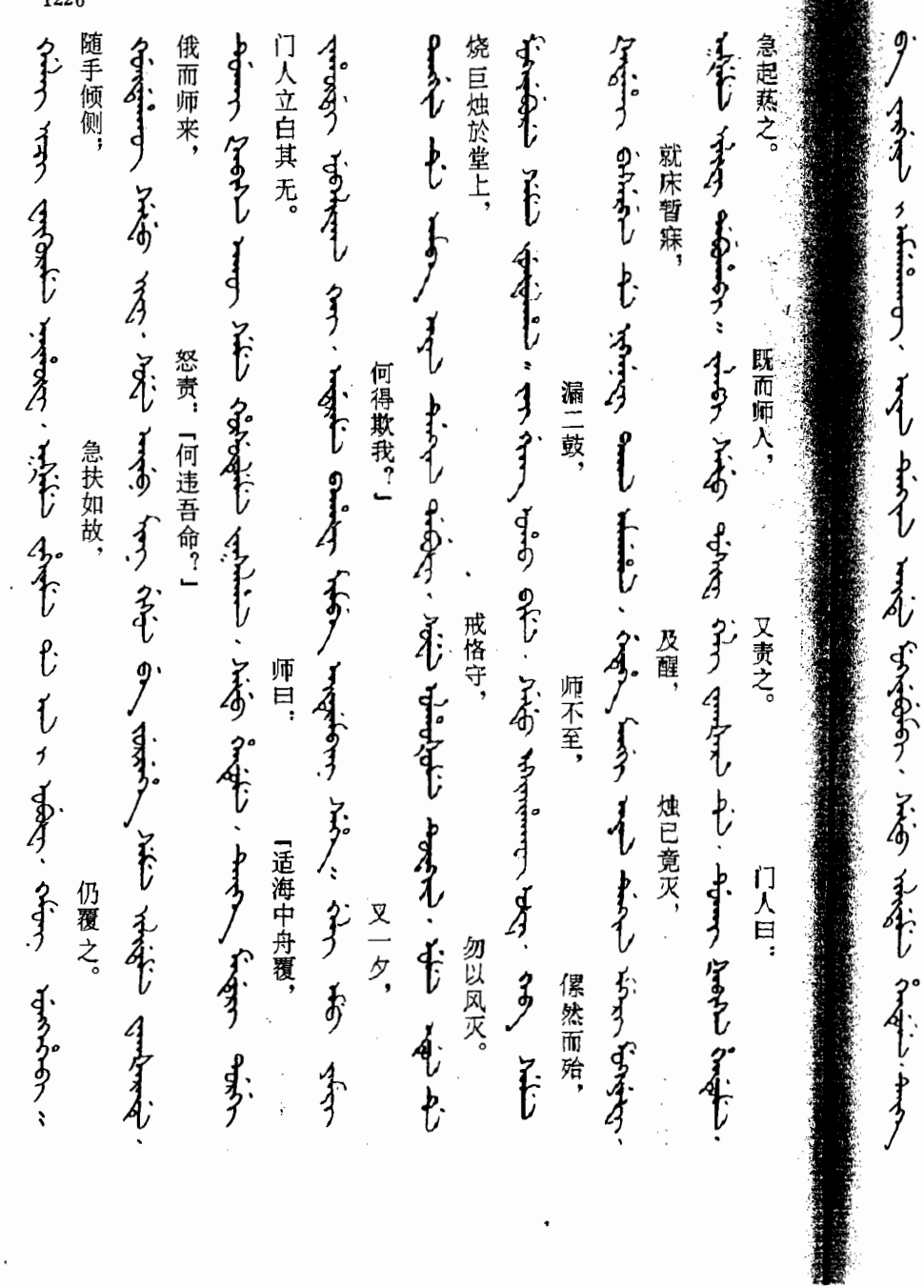
山西人，



忘其姓名，



白莲教



急起葬之。既而师入，又责之。门人曰：
货其肉。人无知者。门人父以子不
立地化为豕。某即呼屠人杀之，
豕，门人入圈，
觉之，隐而不言。遣门人饲
种种不胜书。后有爱妾与门人通。
门人大骇。如此奇行，
我暗行十余里，尚复云云耶？」
「我固不曾睡，烛何得息？」师怒曰：「适使
就床暂寐，烛已竟灭，及醒，
漏二鼓，师不至，傈然而殆，
烧巨烛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风灭。
何得欺我？」又一夕，
门人立白其无。「适海中舟覆，
俄而师来，怒责：「何违吾命？」
随手倾侧；急扶如故，仍覆之。

将以解都。途经太行山，

围其第，妻子皆就执。闭置樊笼，

达於七官，请甲士千人，不敢捕治，

宰恐其遁，门人父告之邑宰。

人父。门人父告之邑宰。泄诸门

有同师者隐知其事，诸处探访，绝无消息。

门人父回家，过问之，辞以久弗至，

归，



觑，莫知所为。某泣且怒

乃复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状。众各付

某曰：「既杀吾妻，是须吾子。」

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众愈骇。

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脱妻缚。

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

益，口如盆，牙长尺许。兵士

山中出一巨人，高与树等，目如

伸颈咽下。

从容竟去。

格斗移时，

巨人抓搜入口，

众果出诸笼，

授之刃而遣之。

巨人盛气而逆。

情何以甘！

然非某自往，不可也。」

曰：「既杀吾妻，

又杀吾子，



伸叔尚廉，

利其嫁，

复凌辱之，

遂至食息不保。

而岁屡祲，

豪强者

继室部氏，

抗双孤，

遗业幸能温饱。

为逸浮去

二子福、禄俱幼，

仇伸，

晋人，

忘其郡邑，

值大乱，

仇大娘

##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四

久之，　廉之阴谋与外之飞语，
以相败辱。　大姓闻之，　恶其不德而止。
因邵寡，　伪造浮言，
不相能，　事事思中伤之。
也。　里人魏名，　夙狡狯，　与仲家积
欲强夺之，　关说②已成，　而他人不之知
廉阴券於大姓，
屡劝驾①，　而邵氏矢志不摇。



而阳与善，　频招福饮，
乃使禄从师读。　魏忌嫉之，
由此用渐裕，
姜秀才屺瞻之女，　颇称贤能，　百事赖以经纪。
因缝纫无人，　遂急为毕婚。　妇，
委身床榻。　福甫十六岁，
朝夕陨涕，　四体渐以不仁，
邵渐闻之，　冤结胸怀，

奉事一如平日。

幸姜女贤，

母愤怒，

母骇问，

福益恚，

直以己意告母。

福归，

则贫在弟，

将大耗金钱。

弟坐食，

「尊堂病废，

福倚为心腹之交。

奈魏日以微言相渐渍，

福惑焉，

谋诸妇，

妇咄之。

而富在君也。」

为君计，

且弟买妇，

一无所操作。

不能理家人生产，

魏乘间告曰：

福既析，

而无如何，

妇知而未敢言。

辄视金粟为他人之物也者，

母怒，

益无顾忌，

旦夕为母执炊，

遂析之。

始以实告。

既至粮绝，

而委弃之。魏乘机诱与博赌，

仓粟渐空，

诟骂之。

不如早析，

贤夫妇何为作马牛哉！

福倚为心腹之交。

将背券盟。 赵横目相加。

福持去， 数日一空。 意踟蹰，

固不畏福言之食也， 慨然假资。

武断一乡， 而苦无受者。 邑人赵阎罗， 原漏网之巨盗，

福资既罄， 无所为计， 因券妻贷资，

戏债， 而母与妻皆不及知。

大肆淫赌。 数月间， 田产悉偿



因拔笄自刺其喉， 急救， 已透食管，

益骂； 大怒， 鞭挞之， 终不肯服。

赵初慰谕之， 不听； 既威逼之，

始知为婿所卖， 大哭， 但欲觅死。

福惧甚， 亡去。 姜女至赵家，

姜怒， 讼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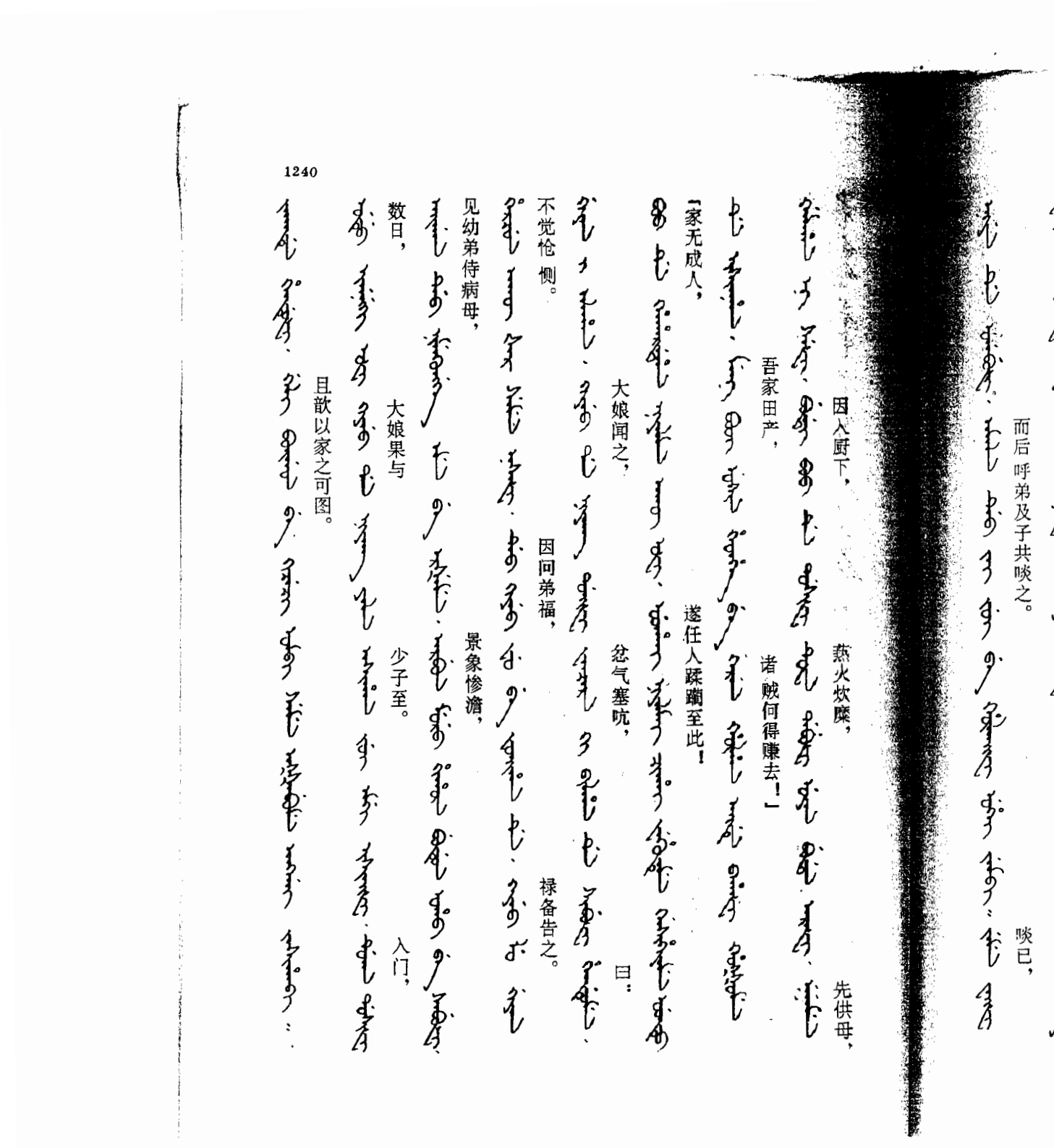
急奔告姜， 实将倾败仇也。

福大俱， 赚妻付之。 魏闻窃喜，

福不肖状，一号几绝，冥然大渐。禄时年
姜遂异女归。
大怒，唤家人出，立毙之。
刑。官久闻其横暴，至此益信，
命笞之，隶相顾，无敢用
赵行行④殊不置意。官验女伤重，
犹冀从容而挫折焉。明日，拘③牒已至，
血溢出。赵急以帛束其项，



与大娘同里，便托寄语大娘，
而启其争。适有贸贩者，
邵氏垂危，魏欲招之来，
是怒恶之，又因道远，遂数载不一存问。
辄迕父母，往往以愤去，仲以
性刚猛，每归宁，微赠不满其意，
前室女大娘，嫁於远郡，
十五，茕茕无以自主。先是，仲有
邵氏始知自妾之讼也，



及诸恶局骗之状。

恶博者。

大娘力陈孤苦，

大娘愤不已，

率子赴郡。

郡守最

各加杖责，

田产殊置不问。

受其金，

而仍讼之。

邑令拘甲、乙等，

众惧，

敛金赂大娘。

大娘

忿出，

诣邑投状，

讼诸博徒。

而后呼弟及子共啖之。

啖已，

因入厨下，

燕火炊糜，

先供母，

吾家田产，

诸贼何得赚去！」

遂任人蹂躏至此！

「家无成人，

大娘闻之，

忿气塞吭，

曰：

不觉怆恻。

因问弟福，

禄备告之。

景象惨澹，

见幼弟侍病母，

少子至。

数日，

大娘果与

入门，

且歆以家之可图。

母大慰，病渐瘥，家务悉委大娘。

养母教弟，

勿得复来。

大娘由此止母家，

内外有条。

乃遣少子归，

且嘱从兄务业，

於是故产尽反。

大娘时已久寡，

既归，邑宰奉令敲比，

守为之动，

仍惩仇福，

以儆不肖。

情词慷慨。



悉属大娘，恐将来不可复返矣。」

魏告人曰：「仇家产业，

频嘱媒，为之觅姻。

馈遗妾女。又见禄渐成长，

田产日增。时市药饵珍羞，

侃侃争论，罔不屈服。居年余，

少见凌暴，辄握刀登门，

里中豪强，

公子出，叱家人绾索逐之。

窥见，旋踵即返。

周历亭榭。

俄至一处，

遂至园所。

禄自塾中归，

魏引与游遨，

怒执为盗，

杖几死。

会清明，

或不知而误入之，

值公子私宴，

园中名花夹路，

直通内室。

有范公子子文，

家中名园，

为晋第一。

人咸信之，

故无肯与论婚者。



禄始骇奔。

无何，

方停步间，

一婢出，

寻桥入户，

至一院落，

闻女子笑声。

「君请先入，

我适欲私焉。」

禄信步，

盖即公子内斋也。

魏给之曰：

通一漆门，

遥望门内，

繁花如锦，

溪水汹涌，

有画桥朱栏⑤，

公子强曳之入，

见花篱内隐隐

禄不解其意，

逡巡不敢入。

过桥，

渐达曩所。

俄趋入内，

旋出，

笑握禄手，

诘其姓氏。

蔼容温语，

意甚亲昵。

便令易其衣履，

曳入一亭，

命诸仆引出。

见其容裳都雅，

禄大窘，

自投溪中。

公子反怒为笑，



若能对之，

即放君行。」

公子捺坐，

笑曰：

「仆有一乐拍名，

禄又起，

辞以醉饱。

公子不听。

俄顷，

肴馔纷纭，

但应释令早归，

受恩非浅。」

误践围闼，

得蒙赦宥，

已出非望，

行酒。

禄辞曰：

「童子无知，

有美人

窥伺。

既坐，

则群婢

「明日落水矣。」

早告父，

日择良偶。

「石崇，汝婿也。」

问：「何在？」

曰：

知书，

夜梦一人告之曰：

盖公子有女，

名蕙娘，美而

公子大笑曰：

「真石崇也⑧！」

禄殊不解。

对曰：「银成「没奈何」⑦。」

禄默思良久，

「拍名「浑不似」⑥。」

公子云：

禄唯唯请教。



且以母病不能入赘为辞。

更无烦亲迎耳。」

寒舍不

仆欲以息女奉箕帚，

今得属对，

亦有天缘。

乃小女所拟，

屡思而无其偶，

公子闻对而喜，

乃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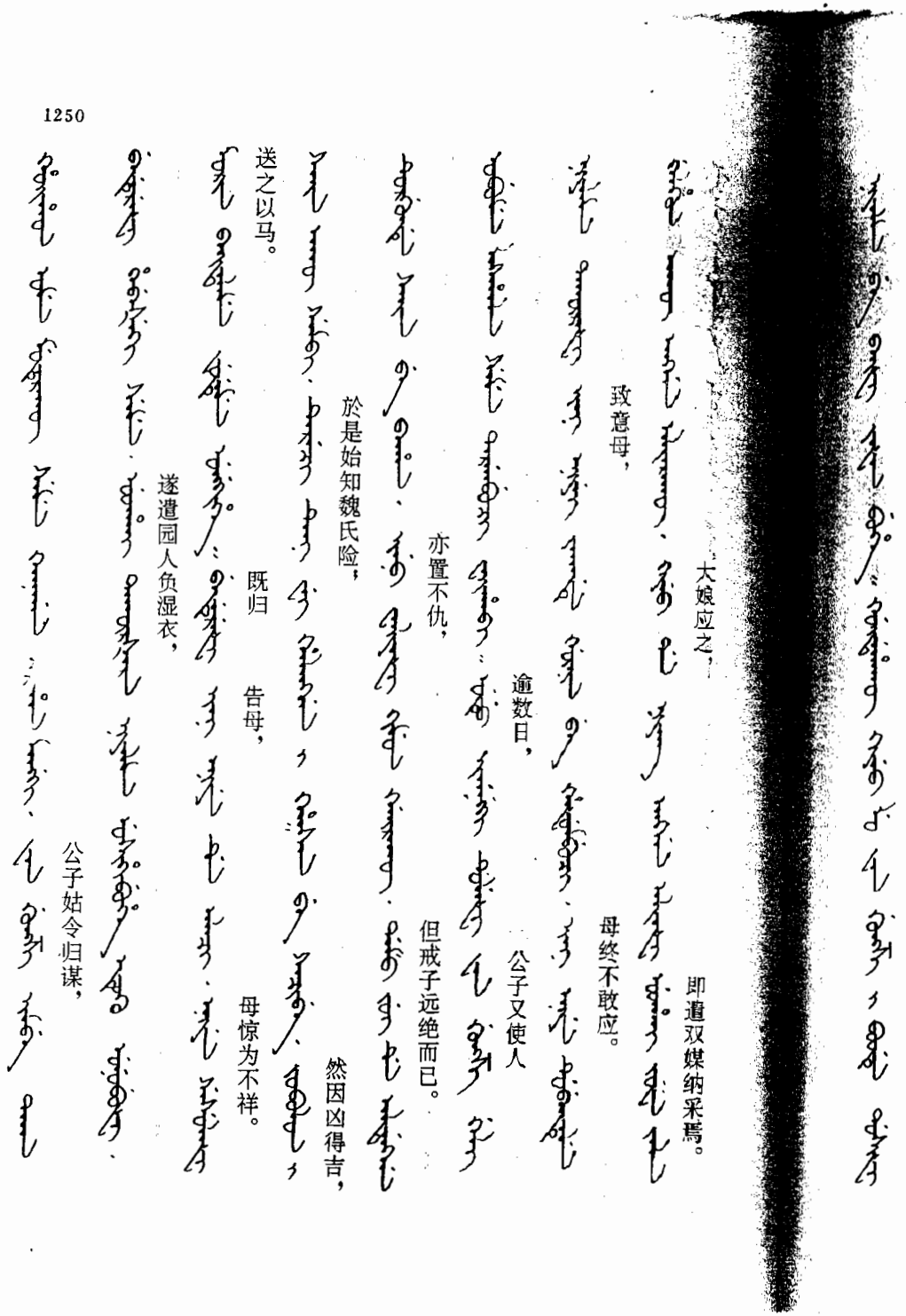
「拍名，

故邀入内舍，

使夫人女辈共觇之也。

共以为异。

禄适符梦兆，



大娘应之，

即遣双媒纳采焉。

致意母，

母终不敢应。

逾数日，

公子又使人

亦置不仇，

但戒子远绝而已。

於是始知魏氏险，

然因凶得吉，

送之以马。

既归　告母，

母惊为不祥。

遂遣园人负湿衣，

公子姑令归谋，



恨无瑕之可蹈。

时有巨盗，

魏又见绝，

嫉妒益深，

新妇既归，

婢仆如云，

宛然有大家风焉。

经纪，

宅第亦颇完好。

携妇而归。

母已杖而能行。

频岁赖大娘

妻弟长成，

敬少弛，

禄怒，

年余游泮，

才名藉甚。

未几，

禄入赘公子家。

遂书离婚字付岳父，
母女始得安居。

禄自分不反，
悉挂福名，
锐身告理，
新增良沃如干顷，
田产尽没入官。

幸大娘执析产书，
仅以葸娘免行，
禄依令徙口外。

范公子上下贿托，
事发远窜，
乃诬禄寄资



俾主支籍，
与诸仆同栖止。

寄将军帐下为卒⑨。
因禄文
福泣受而别。

禄至关外，
分数金，
嘱令归。

果兄。
禄因自述，
兄弟悲惨。

貌绝类兄，
近致讯诘，

饭於旅肆。
有丐子怔营户外，

伶仃自去。
行数日，
至北都，

弱，

初，福别弟而归，蒲伏自投。

时方鞫也。

禄遂治任返。

乃知仲投将军有年，两易配而无所出，

禄细问家口，为赎身计。

父子各喜。

昭雪上闻，命地方官赎业归仇。

父子咸泣告将军。

将军为之

魏所诬禄之盗魁也。既具供状，

一室为之酸辛。

中有一人，甲裘时居无何，将军获巨盗数

始知真为父子，抱首悲哀，

为将军仆。向禄缅述，

后寇逃窜，仲遂流徙关外，

盖仇仲初为寇家牧马，

「是吾儿也！」

禄悉告之。

内一人惊曰：

仆辈研问家世，

姜女骂曰：「我是仇氏何人，首官可也。」

即使人往告姜。

大娘频述告福，再犯，但宿案未消，亦不足惩。

大娘投杖曰：「卖妇之人，愿受笞。福涕泣伏地，亦无汝啖饭之所，请仍去。」

汝田产既尽，便可姑留；不然，

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问之：



母意其不可复挽。

乃白母，求姜女复归。

辄不苟。大娘察其无他，

福操作无怨词，托以金钱，而役同厮养。

不敢出气。居半年，大娘虽给奉周备，而揶揄之。

福惭愧，而相告也！」

大娘频述告福，

为异日之约而别。

无以自容。

姜母始屯令起。

女乃指画睡羁。

福慨汗。

坚避不出。

大娘搜提以出

然后请见妻女。

请之再四。

告之母请让良田。

大娘叱使长跪。

遂率弟躬往负荆。

楚毒已背白罪？

要不能不有此忿耳。」

大娘曰：

「不然。

渠如肯事二主，



次朝，

以乘舆

足矣。」

大娘代白其悔，

姜往奉事老母，

较胜披削⑩

黑心无赖子共生活哉？

请别营一室，

且恩义已绝，

更何颜与

岂复有异言？

但恐不能保其不再卖也！

「向受姊惠綦多，

今承尊命，

大娘请问归期，

女曰：

初，范公子得离书，

大娘乃止。

居无何，昭雪之命下，

弟悔过，

贞妇复还，

请以簿籍交纳，

「我苦争者，

非自利也。

今

为欢，

命福坐案侧，

乃执爵而言曰：

伏地大哭。

大娘劝止，

置酒

取归，

母逆於门而跪拜之。

女



持商蔥娘。

未几，禄至，

相见悲喜。

止余福居两三屋，

举家依聚其中。

风又暴作，

延烧几尽，

魏托救焚而往，

暗以编营蒸禄第，

适西邻有回禄之变⑪，

骇，

不知其故，

自恨无术可以复施。

不数日，

田宅悉还故主。

魏大

夫妇皆兴席改容，

罗拜哀泣，

我以一身来，

仍以一身去耳。」

父乃析产而三之：

岂不动尊⑫也。

由是鸠工大作，

楼舍盈⑬

石池盈丈，

满中，

共发之，

掘见窖镪，

夜与弟

锢营筑，

出葬败堵。

福负

有藏金，

大娘幸

欲留之，

遂辞而退。

禄不可，

公子知其屋灾，

喜如岳所。

闻其未嫁，

禄归，

不复强。

父从其志，

辟而投诸地。

葱娘痛哭，



子得二，

兄弟不忍。

父既归，

坚辞欲去。

禁子省视，

恐人议其私也。

大娘自居母家，

腾。

一门欢

未几，父兄同归，

禄乃迎葱娘归。

因遣健仆辅之以去。

福请行，

备千金往赎父。

壮丽拟於世胄。

禄感将军义，

起，

一家惶骇。

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

如此耳，

魏白计十余年，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

惟禽兽

「异母兄弟，

何遂关切如此？」

大娘曰：

移家共居焉。

或问大娘：

大娘乃安之。

造人招子，

兄弟皆泣曰：

「吾等非姊，

乌有今日！」

女得一也。

大娘固辞，



幸手指众多，

薪，

僮婢见之而未顾也。

俄而薪焚灾舍，

逸入灶，

灶火燃布，

往栖积

忍拂，

受鸡酒焉。

鸡以布缕缚足，

备物而往。

福欲却之，

仲不

其富，

思交欢之，

因以贺仲阶进，

祸之而益以福之，

深自愧悔。

又仰

魏白计十余年，

福，禄同之。

宁厚酬之而已。 后魏老，贫而作丐，

自是魏虽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缕，

每周以布粟而德报之⑭。

「其福之，不如其祸之也！」

解羊索自经死。 兄弟叹曰：

夜有僮被仆殴， 忿趋

魏复馈牵羊。 却之不得， 系羊庭树。

兄弟皆谓其物不祥。

时扑灭， 后值父寿，

而厨中百物俱空矣。



一污也。」

不更奇哉？ 此可知盗泉⑮之水， 一掬

无谓甚矣。 顾受其爱敬， 而反以得祸，

益仇之， 而益福之， 彼机诈者，

异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

每周以布粟而德报之⑭。

故事传说：汉时王昭君的琵琶坏了，让人再做一个。做成后，形状却小了。王昭君笑说：「浑不似」。以后就把这种乐器的名字叫成「浑子之侧」「行行如也」。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⑮栏—原文作「楹」⑯拍名「浑不似」—浑不似，弹拨乐器名，形似琵琶，长颈而小。此处意谓敦促一方关说—通关节以进说，即打通关系。⑰拘—原文缺，补之。⑱行行—音杭杭，倔强的样子。《论语·先进》谓子路侍于孔子侧，「行行如也」。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⑲劝驾—汉高帝刘邦为招纳贤士，推成郡守要亲自往劝贤士，并要求驾车送至京城。后来因称促请别人起行或担任某项工作为「劝驾」。

宛然，



而阒②寂无人。

遂揖而祝曰：



却退。

张村长敬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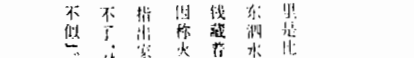
见堂中几榻



移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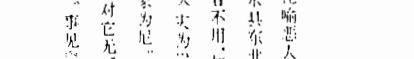
扉自辟。

仆者大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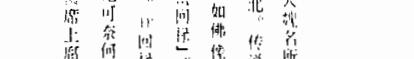
冀一见之。

投刺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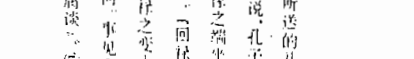
为狐狸所居，

敬怀刺①往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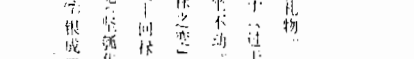
性豪放自纵。

闻邑中某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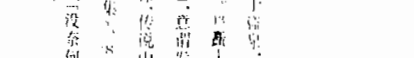


莱芜张虚一者，

学使张道一之仲兄也。



胡四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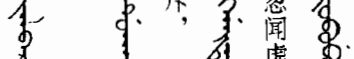




里是比喻恶人或名所送的礼物。

东洞水县东北。传说，孔子「过十箴里，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事见《尸子》。旧时常以「箴泉之水」比喻因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东西，这钱藏着不用，如佛像之端坐不动。四蘖十别本作「群」。二「每固以命案而格报之」——别本于本句「句」字前有「伤」字。三箴泉——古泉名，在山东栖霞县。四桓大夫为「回桓」。「回桓之变」，意指发生火灾。七不动尊——指白银。「不动尊」，原为佛教的护法神名，这里以「不动尊」借指银子，意为有指出家为足。「回桓之变」回桓，传说中的火神名。《左传·昭公十八年》：「郑子产禳火於玄冥、回祿。」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后不了，对它无可奈何。事见《坚瓠集》。八石崇——晋代人，使客航海致富，后世多以石崇代指富豪。九掌十别本作「复」。十一投削——投缣削券，不假」。事见《席上腐谈》。生银成「没奈何」——故事传说：宋时张俊家多白银，他把银子每千两铸成一个大圆球，起名为「没奈何」，意为动用

张大悦，



凡⑦上。



酒后烦思茶，



进酒行炙者，



鳖羞鹿脯，



於是酬酢议论，



「弟姓胡氏，



继之以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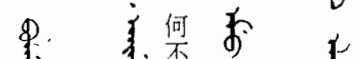
吸呖有声，



贮双茗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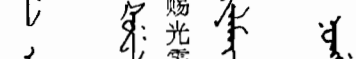
甫坐，



即见两座自移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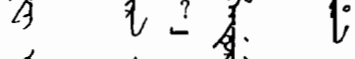


忽闻虚室中有人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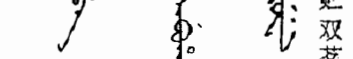
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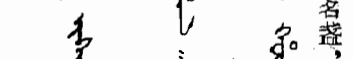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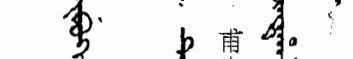
尽醉始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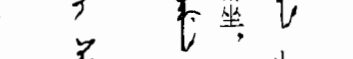
无不应念而至。



意才少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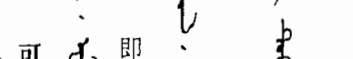
似小辈甚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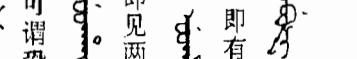
杂以芗蓼。



意气颇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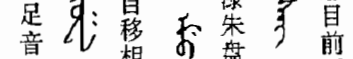
从人所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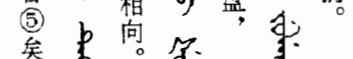
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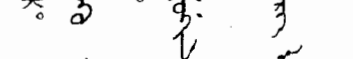
茶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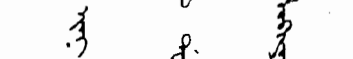
各取对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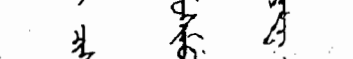
即有镂漆朱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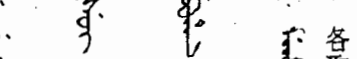
即见两座自移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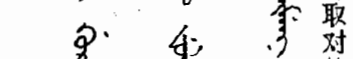
请坐⑥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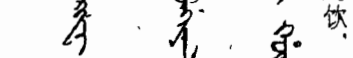
「劳君枉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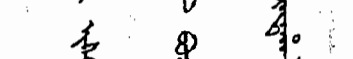
仙人既不以门外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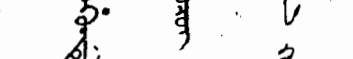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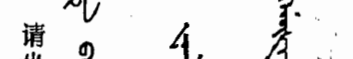
「小生斋宿③而来，



何不竟赐光霁④？」







主人曰：「客误矣。东邻为阿伯别第，一日，山宿古之旧邻，偶及囊年无归，投宿翁媪之事。

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居三四年，勿言吾母子也。」

嘱三郎曰：「寄语大伯：再过西道，但有微笑；或有语，以是上下悉怜悦之。

昼夜绩织无停晷；阿纤寡言少怒，



后十余日，复入试验，

呼众共往，则已渺矣。群疑是物为妖。

尾在内犹摇。急归，则石压巨鼠如猫，

十年无收入者。而未深信。主人又曰：

山其讶之，故空废基久，有何翁媪相留？」

三年前，居者辄睹怪异，

请赐离婚书，

听君自择良耦。」

因泣下。

失德，

今置之不以人齿，

「妾从君数载，

未尝少

女微察之，

夜中语三郎曰：

而三郎笃爱如常。

久之，

家中人纷相猜议。

阴为三郎虑，

山益奇之。

归家私语，

窃疑新妇非人，

寂无形声，

又年余，

始有居人。」



以观其意。

女虽不惧，

乃已。

山终不释，

日求善扑之猫，

三郎再四慰解，

但众口纷纭，

恐不免秋扇之捐③。」

女曰：

「君无二心，

妾岂不知，

福泽归卿，

乌得有异言？」

自卿入门，

家日益丰，

咸以

知。

三郎曰：

「区区寸心，

宜所夙

不得已，以重金买妾，然思侯之年余，音问以绝。父兄辄相消责，而三郎殊不怿。寝食都废；而父兄皆以为幸，将为续婚；交慰藉藉，并无消息。中心营营，骇极，使人於四途踪迹之，则室内已空。三郎往讯，天明，三郎省侍之。然蹙蹙不快。一夕，谓媪小恙，辞



线之亲，是以哀耳。」问：「何姓？」曰：「姓古。月前姥死，无一女独处，阿纤其人。答云：「数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未遑诘也。既返，复闻之，因问主夜闻邻哭甚哀，弟岚，以故至胶，迂道宿表戚陆生家。日渐贫，由是咸忆阿纤。有叔阿纤不衰。又数年，奚

岚曰：「三兄忆念颇苦，何遂远遁于
诉其孤苦，意凄惨悲怀。
启关。我是叔家阿遂。」女闻之，拔关纳入，
岚隙窥而遥审之，果嫂，便曰：「嫂
曰：「客何人？我家故无男子。」
因往款扉。有人挥涕出，隔扉应
岚惊曰：「是吾嫂也！」
尝闭户不与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



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谢监生，
迁三郎夜驰去。夫妇相见，各有
耳！」岚既归，以告三郎。
当与大兄分饮，不然，行乳药上求死
人，谁不加白眼？如欲复还，
故，遂与母偕隐，今又返而依
與同归。女惨然曰：「我以人不齿数
此？」即欲质

约粟三十余石，偿租⑤有余。

「不妨。」引三郎视仓储，

闻金多，颇有忧色。女言：

三郎家故不丰，而三郎忽至。通计房租以留难之。

媪绝之。媪死，切幸可谋，

数年不取其值。频风示媪，

窥女美，阴欲图致为妾，



居。阿纤出私金，日建仓禀，

三郎实告父母，与兄析

致资偿谢，以车送两人归。

陆氏止之，为散粟於里党，

三郎怒，将诉於邑。

「此皆妾身之恶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

粟，故索金。女叹曰：

三郎喜，以告谢。谢不受

后亦无甚怪异。

妾何缘识君哉？」

女曰：「彼自爱弟耳。且非渠，

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旧恶矣。」

辄以金粟周兄，

狃以为常。

女移翁姑自养之，

则仓中盗矣。不数年，家大富，而山苦

而家中尚无担⑥石，共奇之。年余验视，



租——原作「祖」。⑥担——原作「但」。

为忧。《后汉书·王允传》：「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服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大辟」，死刑。⑤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④乳药——服毒药。乳，意的，至秋则弃之不用，比喻女人因年老色衰而见弃。《文选》录汉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

①蹀躞——小步貌。古乐府《皑如山上雪》：「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②礼——原作「里」。③秋扇之捐——扇是夏天用

曾摇箑微笑，便问：「有蟒玉分③否？」

星者见其意气，佞谀之。

因并骑往诣问卜。入室而坐。

偶闻毘卢禅院②，寓一星者，

与二三新贵，遨游郊郭。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宫①时，

## 续黄粱

##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三

曾心气殊高，

登楼自话，

偃蹇不为礼。

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

乃与游侣避雨僧舍。

曾大悦，

星者正容许以二十年太平宰相。

指同游曰：

群以宰相相贺。

众一举手，

坐蒲团上，

气益高。

值小雨，



曾得意，疾趋入朝。

召曾太师决国计。

忽见有二中使⑦，

赍天子手诏，

曾俛伏榻间。

一坐大笑。

亦得小千、把⑥，

家中表为参、游⑤，

我家

「某为宰相时，

推张年丈做南抚④，

俄闻门外雨益倾注，

於愿足矣。」

老苍头，

邑绅王子良周济我，

俄而公卿赠海物⑩，

怨倭足恭者，

然捻葬微呼，

则应诺雷动。

自亦不解何以遽至如此。

旧所居第，

绘栋雕梁，

穷极壮丽。

曾被服稽拜以出。

入家，

则非

赐蟒玉名马。

命三品以下听其黜陟⑨。

天子前席⑧，温语良久，



今置身青云，

一日，念微时

尝得

科头休沐⑫，

日事声歌。

为婀娜，

为仙仙，

二人尤蒙宠顾。

皆是好女子。

其尤者

颔之而已。

晋抚馈女乐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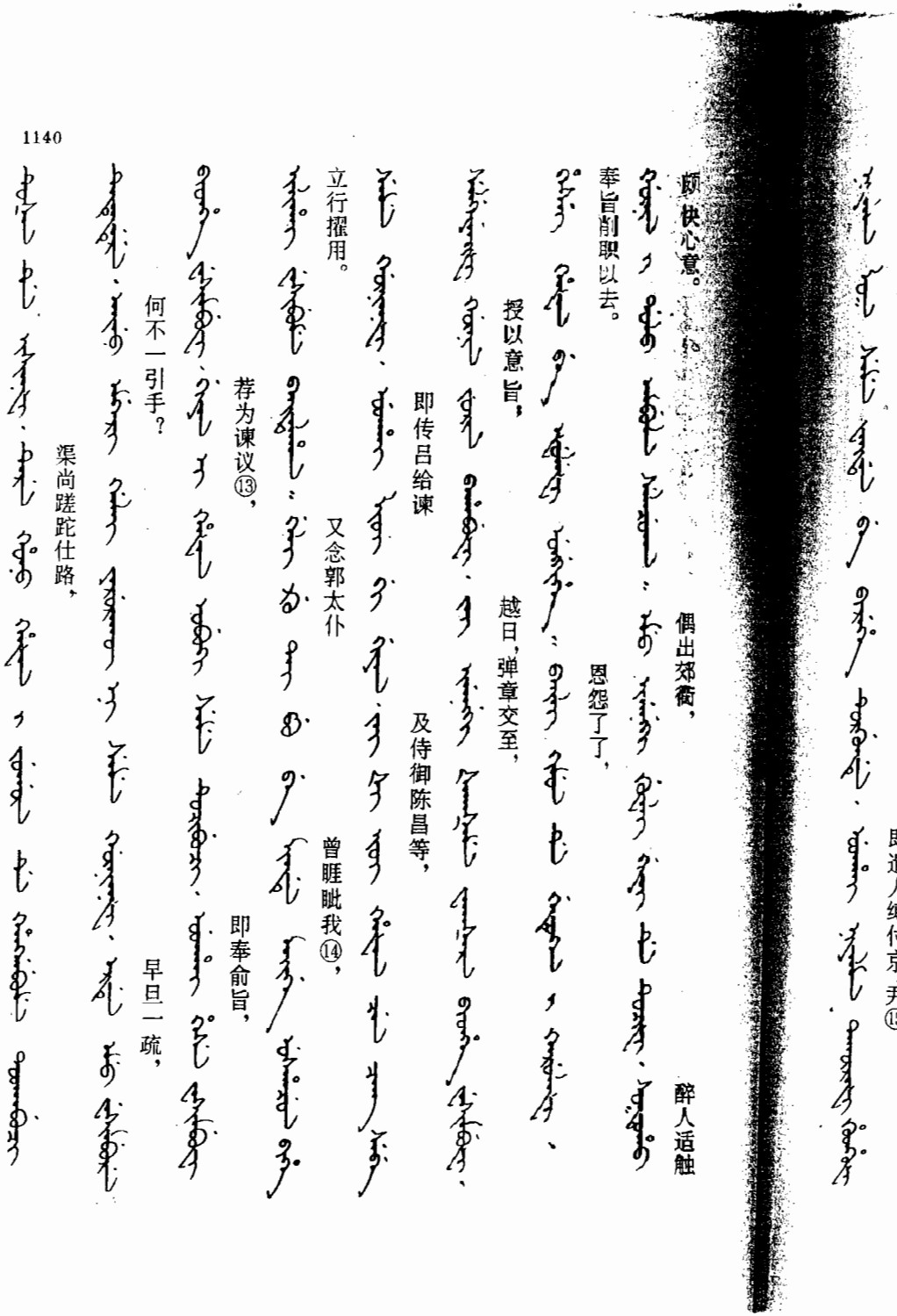
倒屣而迎，

侍郎辈，揖与语，

下此者，

叠出其门。

六卿⑪来，





今日幸可适志。

充膀御，　辄以绵薄违宿愿，

家女绝美，　每思购

以次殂谢，　朝夕遐想。　忽忆曩年见东

自此，富可埒国。　无何而娟娟仙仙，

者，　皆畏势献沃产。

立毙杖下。　接第连阡

卤簿，

即遣人缚付京尹⑮，

恩怨了了，

授以意旨，　越日，弹章交至，

即传吕给谏　及侍御陈昌等，

又念郭太仆　曾睚眦我⑭，

立行擢用。

即奉俞旨，　荐为谏议⑬，

早旦一疏，　何不一引手？

渠尚蹉跎仕路，

偶出郊衢，　醉人适触

颇快心意。　奉旨削职以去。

其略曰：

有龙图学士包⑰上疏，

不以置怀。

曾亦高情盛气，

然各为立仗马⑯；

朝士窃窃，似有腹非之者。

又逾年，

自顾生平，

於愿斯足。

尤艳绝也。

则较昔之望见时，

俄顷，

藤舆舁至，

资於其家。

强纳

乃使千仆数辈，



尽奔走於门下，

因而公卿将士，

为价重轻。

量缺肥瘠，

居为奇货，

朝廷名器，

擢发难数！

可死之罪，

擅作威福。

反恣胸臆，

以报万一；

不思捐躯摩⑲顶，

恩宠为极。

父紫儿朱⑱，

荣膺圣眷，

一言之合，

市井小人。

原一饮赌无赖，

窃以曾某，

任肆吞食，
良家女子，
强委禽妆。
朝廷因而孤立。
远窜豺狼之地。
又且平民膏腴，
朝士为之寒心，
一臂不袒⑳，
辄诈鹿马之奸㉑，
之闲散，
重则褫以编氓。
甚且
杰士贤臣，
不肯阿附，
轻则置
仰息望尘，
不可算数。
或有
估计赀缘，
俨如负贩，



野无青草㉖。
而某方炎炎赫赫㉗，
奴隶官府。
扈从所临，
马上之鞭挞立至。
荼毒人民，
风行雷动。
地方之供给稍迟，
瓜葛之亲，
出则乘传㉕，
之儿㉔，
则司、院枉法㉓。
或有厮养
投，
奴仆一到，
则守、令承颜㉒，
书函一
诊气冤氛，
暗无天日！

若不急加斧锧之诛，
势必酿成操、莽之祸㉚。
罔存念虑。
世上宁有此宰相乎！
内外骇讹，
人情汹汹。
昼夜荒淫，
国计民生，
声歌已起於后苑。
声色狗马，
委蛇才退於自公㉙，
萋菲㉘辄进於君前，
召对方承於阙下，
怙宠无悔。



如饮冰水。
幸而皇上
疏上，
曾问之气魄悚骇，
刀锯鼎镬㉜，
即加臣身云云。
下快舆情。
如果臣言虚谬，
籍贪冒之产，
上回天怒，
仰达宸听㉛。
伏祈断奸佞之头，
不敢宁处，
冒死列款，
臣夙夜祇惧，

悲火烧心，

直抵内寝，

含愤不敢言。

披发娇啼，

觑其衣冠，

玉容无主。

与妻并系。

酸心刺目。

旋有武士数十人，

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

带剑操戈，

遗坠庭阶。

曾方闻旨惊怛，

曾一一视之，

问。

又数千事，

子任平阳太守，

以至儿褓女鸟，

已差员前往提

珠翠瑙玉数百斛，

奉旨籍家，

充云南军。

幄幕帘榻之属，

称假父者㉞，

拜门墙、

亦反颜相向。

以数百万，

交章劾奏，

即昔之

金银钱钞

俄见数夫运资於庭，

继而科、道、九卿㉝，

优容，

留中不发。

逸去。

时挽裴相对泣。

欲见高山直插云汉，

又十余里，

欲倾跌，

少作代步，

夫妻吞声就道，

立此留出。

俄而楼阁仓库，



曾长跪言：

跳梁而前。

忽闻百声齐噪，

曾亦憩止，

妻力已尽，

不得已，

又顾斜日已坠，

而监者狞目来窥，

已亦困惫。

曾时以一手相扳引。

十里外，

亦不可得。

求一下驷劣车，

监者牵挽罗曳而出。

并已封志。

监者大骇，

有群盗各操利刃，

任监者叱骂。

泣坐路隅。

参差蹩躠而行。

比至山腰，

无可投止，

不容稍停驻。

自忧不能登越，

妻足弱

魂方骇疑，

觉头坠地作声，

尔！」

贼亦怒，

以巨斧掷曾项。

「我虽待罪，

乃朝廷命官，

贼子何敢

他无索取。」

曾叱怒曰：

「我辈皆被害冤民，

只乞得佞贼头，

群盗裂眦宣言：

「孤身远谪，

橐中无长物。」

哀求宥免。



万鬼群合，

声如雷霆。

即有巨鬼捽至堦下。

宜置油鼎！」

即震怒曰：

「此欺君误国之罪，

王者阅卷，

才数行，

罪福。

曾前，阖伏请命。

殿上一丑形王者，

凭几决

行逾数刻，

入一都会。

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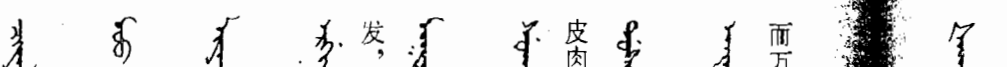
睹宫殿，

即有二鬼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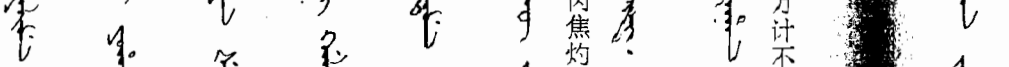
反接其手，

驱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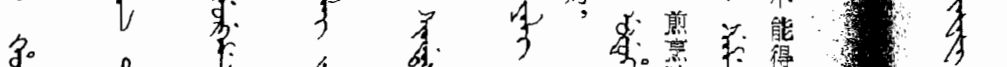
而万计不能得死。 约食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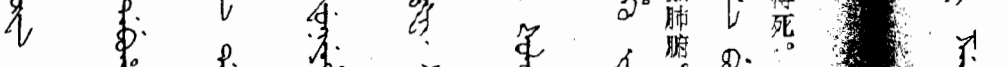
鬼方以巨叉取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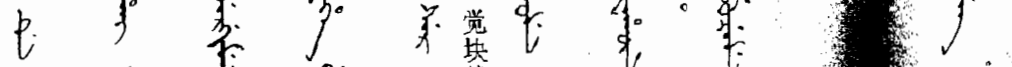
煎烹肺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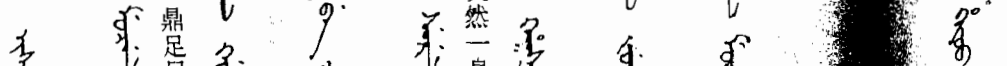
念欲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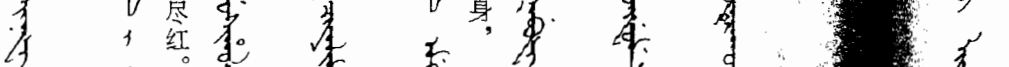
皮肉焦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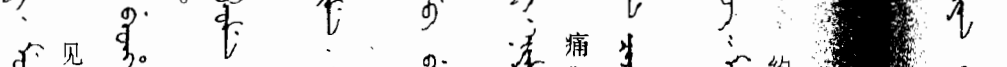
痛彻於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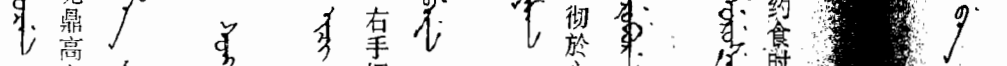
沸油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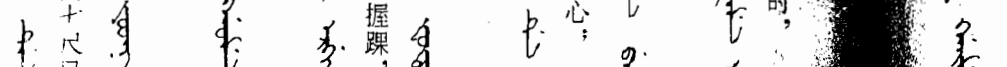
觉块然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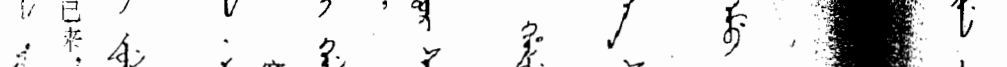
随油波而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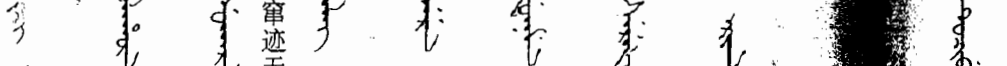
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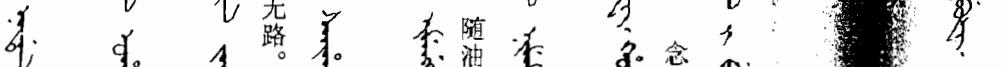
右手握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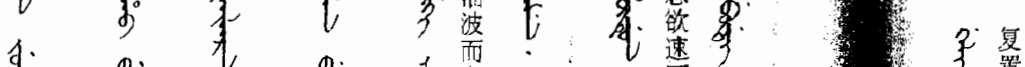
抛置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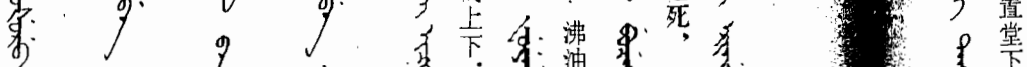
窜迹无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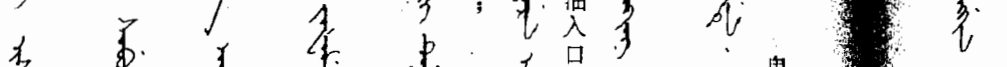
鬼以左手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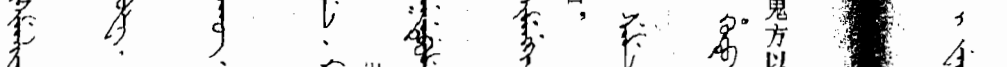
鼎足尽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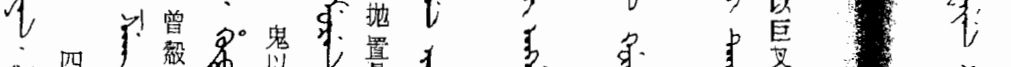
曾殽觫哀啼，



见鼎高十尺已来，



四围炽炭，





曾大哭退缩。



呼号之声，



惨绝心目。



鬼促曾上，



先有数人胥肠刺腹於其上，



而峻削壁立，



利刃纵横，



乱如密箅。



鬼又捽去。



见一山，不甚广阔，



合受刀山狱！」



王又检册籍，



怒曰：



「倚势凌人，



复置堂下。

入喉，

王命会计生平卖爵躞名，

四支蝮屈。

身躯重赘，

痛苦不可言状。

晕然一落，

望空力掷。

鬼以毒锥刺脑，



则脏腑腾沸。

流颐，

熔以烈火。

金钱堆阶上，

还令饮去！」

「三百二十一万。」

即有髯须人持筹握算曰：

枉法霸产，

所得金钱几何。

生时

则皮肤臭裂，

鬼使数辈，更以杓灌其口，

如丘陵。

渐入铁釜，

少间，取

王曰：「彼既积来，

刀孔渐阔，

忽焉脱落，

又移时，

刃交於胸，

觉身在云霄之上，

鬼怒，捉曾起，

曾负痛乞怜。

似觉倾堕，　　遍体生凉。

方合眼跃登，　　则轮随足转㊱，

焰生五采，　　光耿云霄。　　鬼挞使登轮。

轮，　　其大不知几百由旬㊲，

见架上 铁梁，　　围可数尺，　　绾一大

行数步，

半日方尽。　　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

患此物之少，　　是时患此物之多也。



辄以赤铁烙胸乳。

衣食粗足自给。　　而家室㊲悍甚，　　旦㊳以鞭棰从事，

十四岁，鬻於顾秀才备媵妾，

常不得一饱。　　着败衣，　　风常刺骨。

日随乞人托钵，　　腹辘辘然，

瓢杖犹存。　　心知为乞人子。

视其父母，　　则悬鹑败絮。　　土室之中，

开眸自顾，　　身已婴儿，　　而又女也。

室门大辟，　有两贼持刀入，　竟决秀才首，

冤苦。　忽震厉一声，

居无何，秀才宿诸其室，　枕上喋喋，　方自诉

良人与嫡妻尽起，　恶少年始窜去。

今那得复尔。　於是大声疾呼。

逼与私。　乃自念前身恶孽，　已被鬼责，

东邻恶少年，　忽逾垣来，

幸而良人颇怜爱，　稍自宽慰。



觉九幽十八狱㊴，

距踊声屈，　胸中冤气扼塞，

絷赴刑所，　依律凌迟处死。

竟以酷刑定罪案，　刺史严鞫，

因以状白。　遂疑妾以奸夫杀良人，

相与泣验。　嫡大惊，

乃喊奔嫡室。　既而贼去，

不敢复作声。　团伏被底，

囊括衣物。

僧曰：「修德行仁，

曾益惊异，

僧微笑曰：「幸相之占验否？」

酣睡？」

曾乃惨淡而起。

同侣竞相谓曰：「日暮腹枵，何久

豁然而寤㊵，见老僧犹跏趺㊶座上。

闻游者呼曰：「兄梦魇耶？」

无此黑黯也。

正悲号间，



是时方寸中㊹，宫室妻妾，无所不有。

鞠躬尽瘁可知矣。

闻作宰相，而欢然於中者，必非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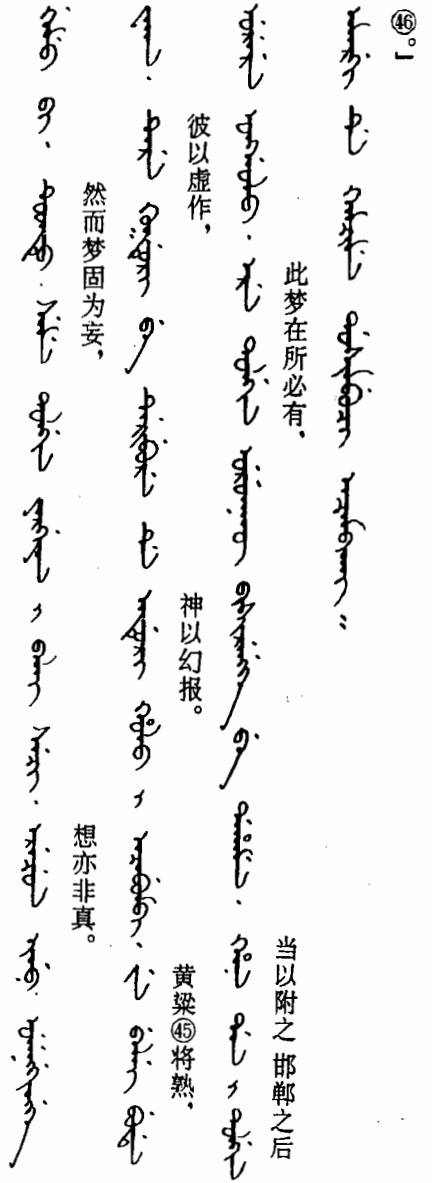
异史氏曰：「福善祸淫，天之常道。

台阁之想㊸，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终。

曾盛气而来，不觉丧气而返。

火坑中有青莲也㊷。山僧何知焉。」

拜而请教。



此梦在所必有，
彼以虚作，
然而梦固为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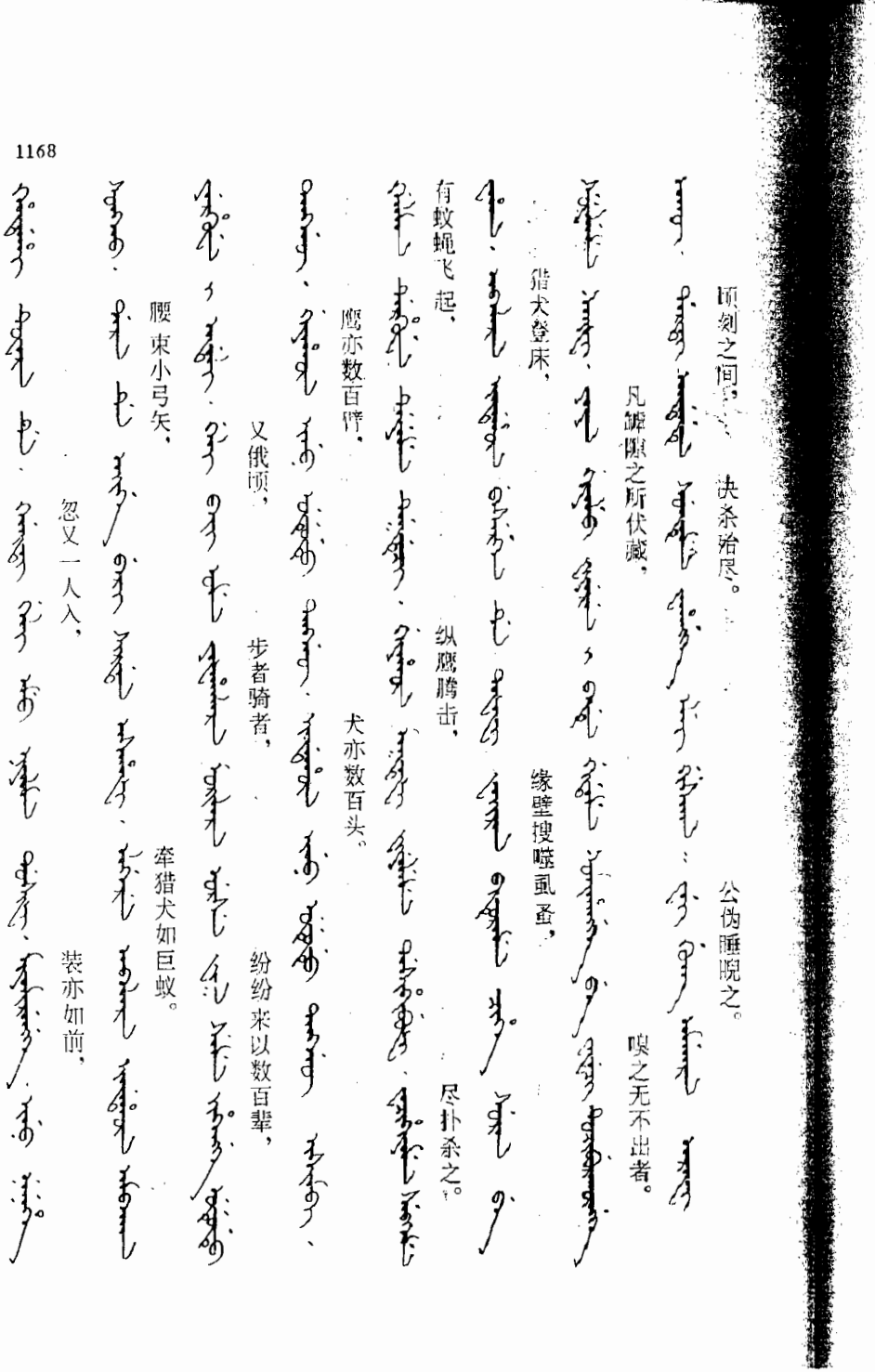
当以附之 邯郸之后
神以幻报。
黄粱㊺将熟，
想亦非真。

㊻。」



郭道中的旅店里遇见仙人吕纯卢生自叹不得志，吕翁给他一个枕头，说枕着它就可以事事如意。卢生便倒枕睡去，在梦中，他中——原文缺，补之。㊴梁——原文作「梁」。㊵当以附之邯郸之后——是说出自把这则故事作为「邯郸记」的主意。唐大中四年（850年）卢生在邯郸之为「大坑」。普莲，梵语「优钵罗」的意译，是一种青色莲花，瓣长而广，青白分明，故佛教用以比作佛眼。此句意谓身处恶境遇，如果能坐」的省称。俗称「打坐」，双足交叉，盘腿而坐。㊶大坑中有青莲——大坑，佛教认为人死后，如堕入地狱，饿鬼，畜生，恶道，且苦无比，因喻指迷信传说中的阴间十八层地狱，一说「九幽」，指冥间。㊷踯躅——「踯」，原文作「掷」。「躅」，原文缺，补之。㊸九幽十八狱——佛教用语，泛指佛教认为人都要在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这六道内轮回。㊹家宰——即冢宰，周代官名，为六卿之首，掌管王室事务。㊺九卿——古代中央政府中辅佐国王的九个高级官员的统称。说法不一。汉代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隋唐以后，九卿泛指中央各部的长官。㊻六卿——指周代的六官，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此指明清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㊼科头休休——科头，结发，不戴帽，自得地退朝回家吃饭。本指退朝回家进餐的勤政公卿。这里是指退朝回家享乐的官僚。㊽摩——原文作「摩」，「摩顶」，指不畏劳苦。孟子：「是心足以王。」「是忧马」喻贪恋厚禄而不敢直言的朝臣。㊾龙图学士包——本指宋代龙图阁直学士包拯。这里借指刚正不阿的朝臣。㊿父紫儿朱——指父子均做京城的行政长官。(51)各为立忧马——唐代皇帝临朝，立八马于宫门之外，作为仪仗，称为「立忧马」。这种马静立无声，从不嘶叫。后因以「立忧马」喻指官称为「经事中」，又名「给谏」。(52)睚眦——怒目而视，指有小的怨恨。《史记·范雎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怒必报。」(53)京尹——京兆尹，休沐。休息沐浴。此指古代官吏休假。汉代官吏五日一休沐，唐代为十日一休沐。(54)谏议——谏官名，汉代称谏议大夫，元以后废。明清时谏——原指周代的六官，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此指明清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55)科头休休——科头，结发，不戴帽，前。《史记·商君传》：「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56)黜陟——贬降或提升。(57)海物——海外珍物。又指海产之物。(58)六卿把——千总，把总，明清时代低级武官名。(59)中使——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60)天子前席——谓天子由于倾听专注，不觉地移身向指倾高官的福分。(61)簪玉、缨佩、玉带，古代高官服饰。(62)南抚——明代应天巡抚的专称。(63)参、游——参将、游击，明清时代中级武官名。(64)千、【所谓毘卢遮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冥，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业，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65)蚓玉分——为「毘卢舍那」佛的略称（又写作「毗卢遮那」），亦即密宗「大日如来」佛。一说为法身佛的通称。据《大日经疏》十六「入秘密漫荼罗位品」称：①南宫——古称尚书省为南宫，此指礼部，礼部主持会试，因此会试中式也称为「高捷南宫」。②毘卢禅院——佛寺名。毘卢，又写作「毗卢」，

一生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而梦醒时，店主人的一锅黄粱米饭还未煮熟。这个题材后世改编为戏曲《黄粱梦》和《邯郸记》。



顷刻之间，　　决杀殆尽。

凡罅隙之所伏藏，

猎犬登床，

有蚊蝇飞起，

鹰亦数百臂，

又俄顷，

腰束小弓矢，

忽又一人入，

斯须尽散。

卫士仓皇，

无何，王者登小辇，

系驷苇篾间。

著平天冠④，

鹰集犬窜於其身。

公伪睡睨之。

嗅之无不出者。

缘壁搜噬虱蚤，

纵鹰腾击，

鹰亦数百头。

步者骑者，

牵猎犬如巨蚊。

装亦如前，

公历历在目，

纷如撒菽，

各命鞍马，

纷集盈侧，

从骑皆下，

如王者，

既而一黄衣人，

尽扑杀之。

纷纷来以数百辈，

烟飞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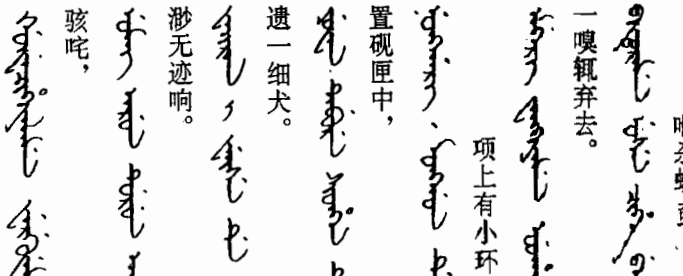
万蹄攒奔，

献飞献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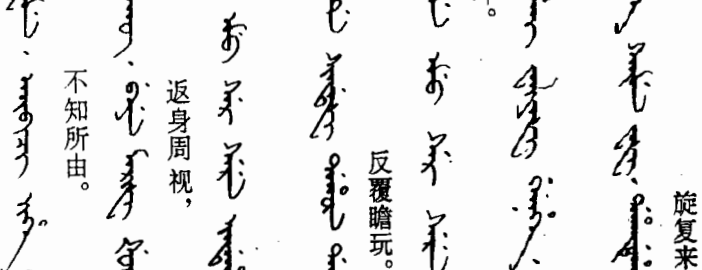
登别榻，

亦不知作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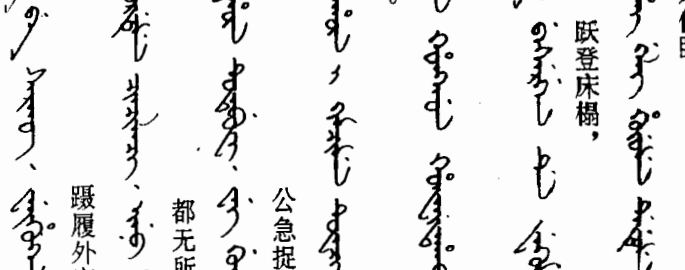
公疑其已往，视之，则盘伏如故。公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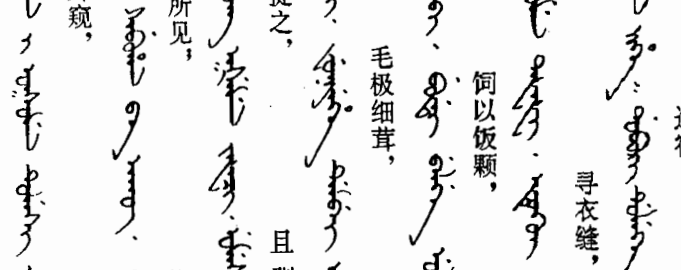
啮杀虮虱。旋复来伏卧。遑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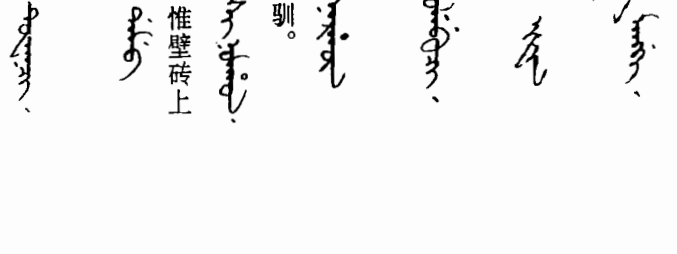
一嗅辄弃去。寻衣缝，



项上有小环。饲以饭颗，



置砚匣中，反覆瞻玩。毛极细茸，



遗一细犬。公急捉之，且驯。



渺无迹响。返身周视，都无所见，惟壁砖上



骇咤，不知所由。蹑履外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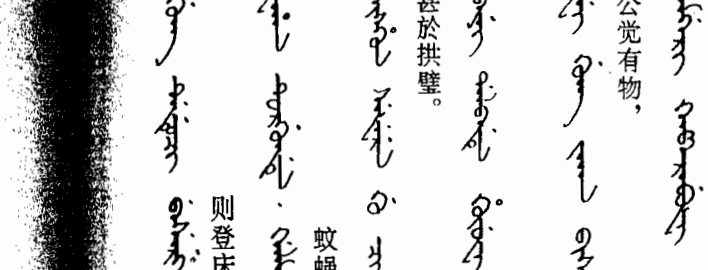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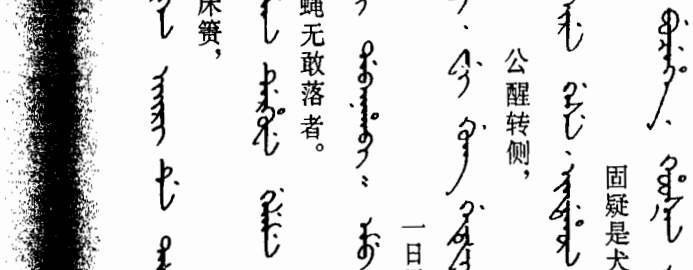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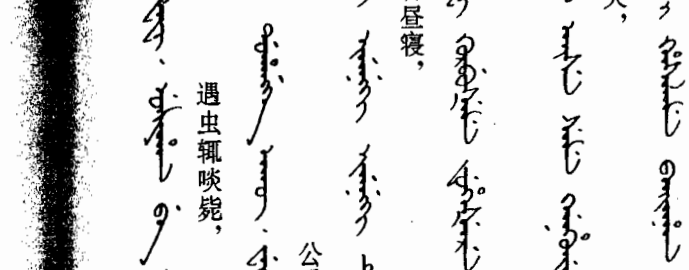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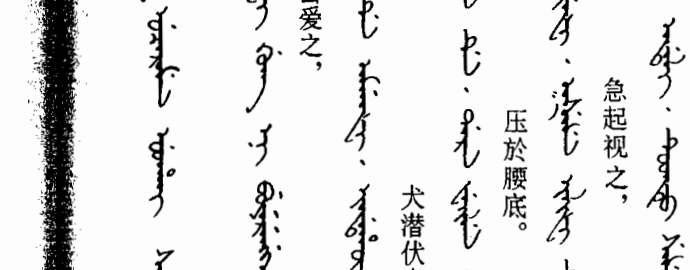
已匾而死，如纸剪成者然。然自是蜇虫无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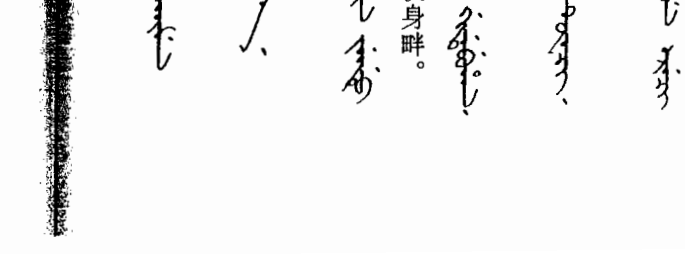
公觉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视之，



公醒转侧，压於腰底。



甚於拱璧。一日昼寝，犬潜伏身畔。



蚊蝇无敢落者。公爱之，



则登床簟，遇虫辄啖毙，

则向丽人也。

忽见生来，

若，久芜废，

有女子自内出，

心窃好之。

薄暮醉归，

道侧故有兰

奚奴②，

蹑露奔波，

履袜沾濡。

遇一少女，

著红帔，

容色娟好。

从小

昧爽偶行，

广平冯生，

正德①间人。

少轻脱纵酒。

## 辛十四娘

「老夫流寓无所，暂借此安顿细小④。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客何来？」生曰：「偶来③古刹，一颁白叟出，衣帽整洁，问：铺毯。彷徨间，阶上细草往觇其异。入则断垣零落，即转身入。絷驴於门，阴念：丽者何得在禅院中？



辛笑曰：「容谋之荆人。」未遭良匹。窃不自揣，愿以镜台自献⑤。」生乘醉问曰：「闻有女公子，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入其室，则帘幌床幕，香雾喷人。院，石路光明，无复榛莽。以当酒。」乃肃宾入。见殿后一既承宠降，有山茶可

不复有他言。生不能忍，问曰：

生意必有佳报，

而辛乃坐与嗢噱，

即趋出。

隐约三数语，

牵幕入。

慰客耐坐，

辛起，

少间，有婢与辛耳语。

主人笑付左右。

亲为捣玄霜⑥。」

云英如有意，

殷勤手自将。

生即索笔为诗曰：

「千金觅玉杵，



相对默然。生

闻房内嘤嘤嘱语，

辛不应，

生曰：

「小生只要得今朝领小奚奴带露行者。」

醮命任之荆人，

老夫不与焉。」

辛曰：

「弱息十九人，

嫁者十有二。

但有私衷，

所不敢言耳。」

生固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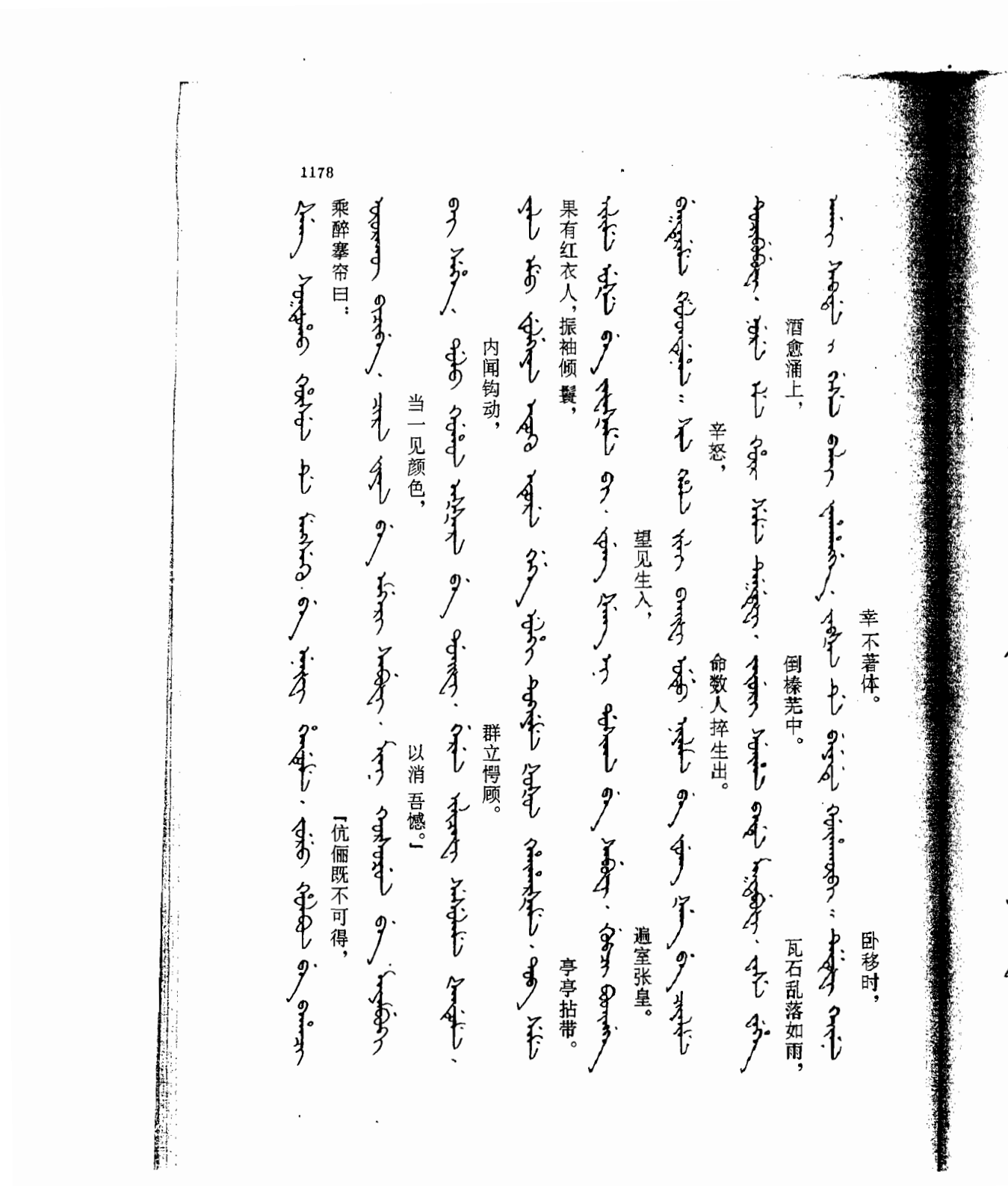
「君卓荦士，

倾风已久。

「未审意旨，

幸释疑抱。」

辛曰：



辛不著体。　　卧移时，

酒愈涌上，

辛怒，

望见生入，

果有红衣人，振袖倾鬟，

内闻钩动，

当一见颜色，

乘醉搴帘曰：

生以失路告，

以策挞门。

竟驰投之。

并不知其何所。

狼奔鸱叫，

竖毛寒心。

跟跄而行。　　夜色迷闷，

听驴子犹乾草路侧，

命数人捽生出。

遍室张皇。

亭亭拈带。

群立愕顾。

以消吾憾。」

「伉俪既不可得，



问者曰：

内有问者曰⑦：「何处郎君，　半夜来此？」

仰见高闼，

遥望苍林中，　　灯火明灭，　　疑必村落，

踟蹰四顾，

瓦石乱落如雨，

乃起跨驴，

坐谓生曰：「尔非冯云子之孙耶？」曰：「然。」

生起立，肃身欲拜。

青衣数人，扶一老妪出，妪止之，曰：「郡君至。」

问客姓氏。生以告。逾刻，

堂上张灯火。少坐，有妇人出，

代客捉驴。生入，见室甚华好，

忽闻振管辟扉，一健仆出，

「待达主人。」生累足鹄俟。



遂一一历陈所遇。

「甥深夜何得来此？」生以胆力自矜诩，

生不敢复问，坐对悬想。妪曰：

乞便指示。」妪曰：「子自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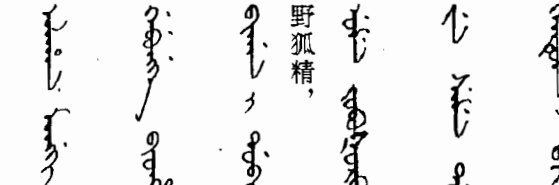
十不识一焉。素未拜省，

生曰：「几少失怙⑩，与我祖父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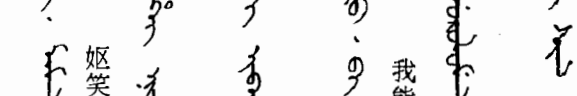
残年向尽，骨肉之间，殊所乖阔。」

妪曰：「子当是我弥甥⑧。老身钟漏并歇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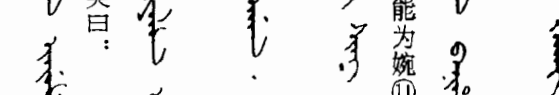
有风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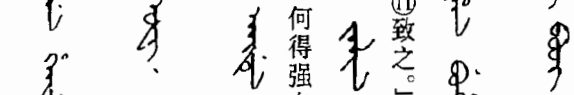
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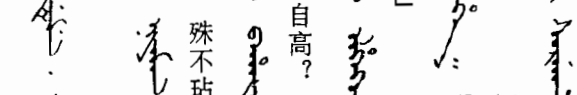
「我不知辛家女儿，遂如此婧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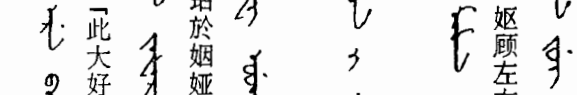
姬顾左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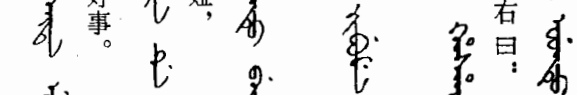
我能为婉⑪致之。」



生称谢唯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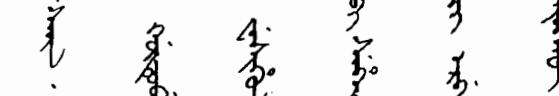
野狐精，何得强自高？甥勿虑，



殊不玷於姻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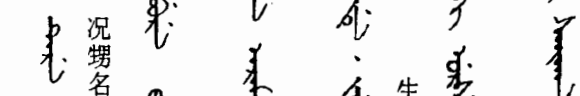


姬笑曰：「此大好事。况甥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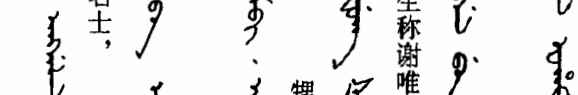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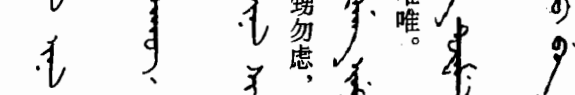
「可遣小狸奴唤之来。」青衣应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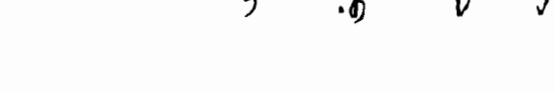
阿甥赏鉴不谬。」即谓青衣曰：



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



青衣曰：「是也。」姬曰：「此婢大会



实以香屑，蒙纱而步者乎？」



姬笑曰：「是非刻莲瓣为高履，



「此是十四娘。三月间，曾从阿母寿郡君，何忘耶？」



生曰：「年约十五余矣。」青衣人曰：



有何舛谬？」

女曰：

「还以告之父母。」

「郡君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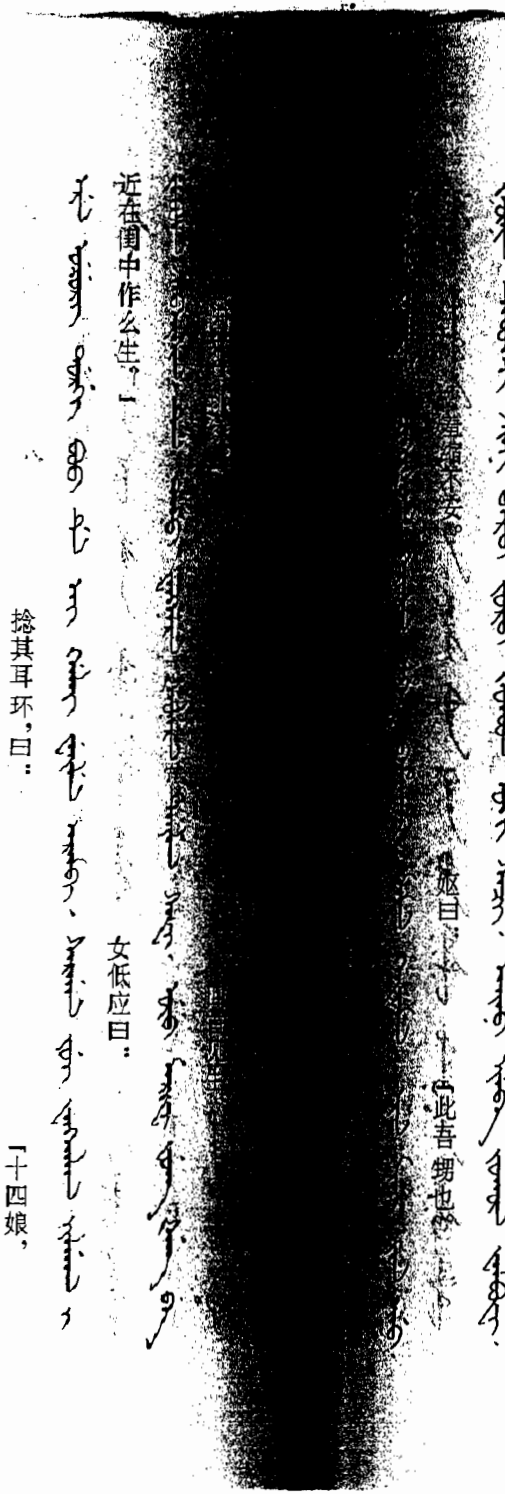
即为合卺。

非他，

欲为我甥作伐尔。」

移时，

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





姬曰：「此吾甥也。近在闺中作么生？」

女低应曰：

「十四娘，

姆姆而立，红袖低垂。

勿得修婢子礼。」

女子起，

旋见红衣娘子，

望姬俯拜。

姬曳之曰：

「后为我家甥妇，

捻其耳环，曰：

何便教迷途，

盛意与儿作姻好，

女默默而已。

姬命扫榻展裯褥，

女觍然曰：

「我唤汝，

女俯首无语。

终夜宿溪谷？」

遣人持驴送生出。

数步外，

听远鸡已唱，

以良辰为定。

乃使青衣送女去。

付生收之。

命归家涓吉⑬，

真吾甥妇也！」

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

呕笑曰：

「小女子志不可夺，

不敢奉命！」

婢子即死，

父母当不敢违。

然如此草草，



荒凉。

问之居人，

则寺中往往见狐狸云。

再往兰若，

则殿宇

咨嗟而归，

漫涓吉以待之，

而心恐鬼约难恃。

心知遇鬼，

然亦⑭不知十四娘何人。

薛故生祖母弟，

故相呼以甥。

定想移时，

乃悟其处为薛尚书墓。

蓬颗蔽冢而已。

欸一回头顾，

则村舍已失，

但见松楸浓黑，

息肩置堂隅。

惟两长鬣奴，

扛一扑满⑯大如瓮，

妆奁亦无长物，

出窥，

则绣幄已驻於庭，

双鬟扶女坐青庐⑮中。

生已无望。

顷之，

门外哗然。

踩屣

夜半犹寂。

至日，

除舍扫途，

更仆眺望，

阴念：若得丽人，

狐亦自佳。

生喜得丽偶，



女视之曰：

「此郡君物也。」

竟委几上而去。

生以告女，

翼日，往祭其墓。

归见二青衣，

持贝锦为贺，

生不忘蹇修⑰，

里鬼狐，

故归墓时常少。」

皆备扈从，

女曰：

「薛尚书今作五都巡环使，

数百

「二死鬼，

卿家何帖服之甚？」

并不疑其异类。

问女曰：

问负约之罪，且献新什。

生诺之。翼日，公子造门，不可与久居也。宜勿往。」

其人狼眼而鹰准，

谓生曰：「襄公子来，我穴壁窥之，

越数日，又折简来招饮。女闻，

馈遗为候，即登堂称觞。

颇相狎。闻生得狐妇，

邑有楚银台⑱之公子，少与生共笔砚，



公子沾沾自喜，走俘来邀生饮。

公子第一⑳，会提学试⑲，

前郤渐释。后与公子辄相谀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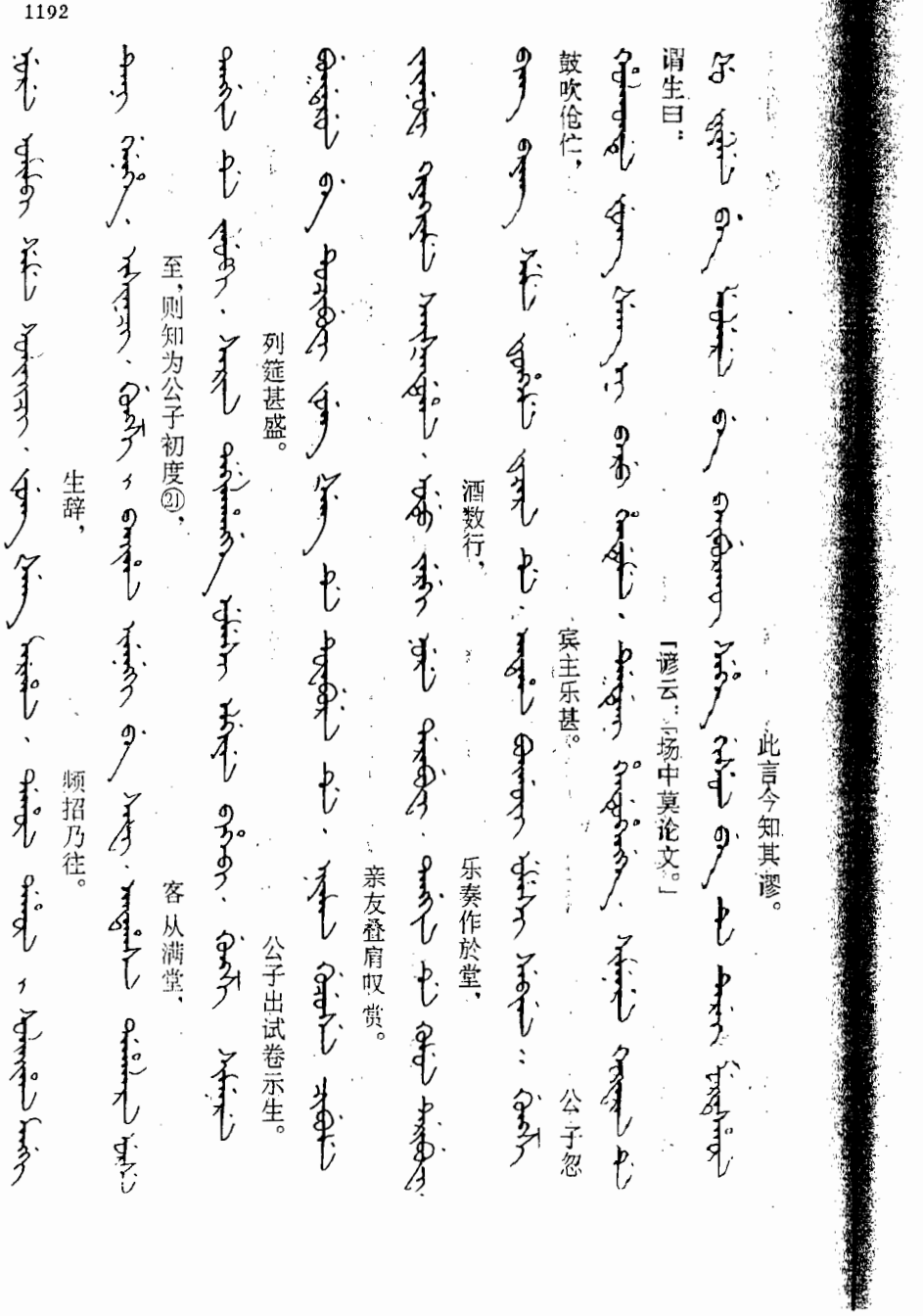
生笑谢之。子不听吾言，将及於难！」

不可狎也！

女惨然曰：「公子豺狼，不欢而散。

生归，笑述於房。

生评涉嘲笑，公子大惭，



此言今知其谬。

谓生曰：

「谬云：『场中莫论文。』

鼓吹伧伫，

宾主乐甚。

公子忽

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

臧姑辄唤去之。

生於是奔告于媪。

两目尽赤。

呼弟代役，

甫入门，

生昼夜不得寐，

委顿在床，

便溺转侧皆须生。

无人处相对饮泣。

无何，

母以郁积病，

涤器洒扫之事皆与②焉。

母子恒於

生不敢言，

惟身代母操作，

犹不能得臧姑欢。

臧姑役母若婢，



媪寄语寡媳：

「此处不饿，后勿复尔。」

来辄以甘旨饲媪。

由此媪家无日不以人来，

母喜止之

亦不敢以告母。

无何，于媪至，

生窘急，

自肘下冲出而归，

禁声欲出

珊瑚以两手叉扉。

诉未毕，

珊瑚自帏中出。

生大惭，

黄媪临存

入门，泣且诉。

然乌如甥妇贤矣。」

媪曰：「妇在，

沈曰：

「嗯，诚不幸夫已氏③之甚也！

姊何修者！」

媪曰：「妹已去，妇何如？」

沈叹曰：

「贤哉妇乎！

幼孙，

又以母命将佳饵来问疾。

母病亦渐瘥。

媪

媪不肯少尝，

辄留以进病者。

而家中馈遗，

卒无少间。



臧姑不乐，

语良久，

兼及媪。

成告臧姑。

我仍死耳。」

媪乃与生谋，析，成居。

媪欲别。

沈泣曰：

「恐姊去，

亡。

「不知。

侯访之。」

又数日，

病良已。

且告之悔，

曰：

「珊瑚嫁也未？」

媪答

弗如！」

沈乃泣下，

汝不知劳，

汝怒，妇不知怨，

恶乎

则抚焉者可知。

向之所馈遗而奉事者，

当去者不去，

则德焉者可知；

是以知其骂也。」

媪曰：

「当怨者不怨，

曰：

「瑕疵，

人所时有，

惟其不能贤，

「诚反躬无可骂，

亦恶乎而骂之？」

媪曰：

「骂之耳。」

媪曰：

「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语？」

不知者？」

媪曰：

「鸣呼，冤哉！

谓我木

也。」

沈曰：

子即有妇如吾妇，

恐亦不能享

之。

「小女子百善，

余固能容

何遂无一疵？

媪曰：

极道甥妇德。

沈至其家，

先求见甥妇，

明日，以车乘迎沈。

乃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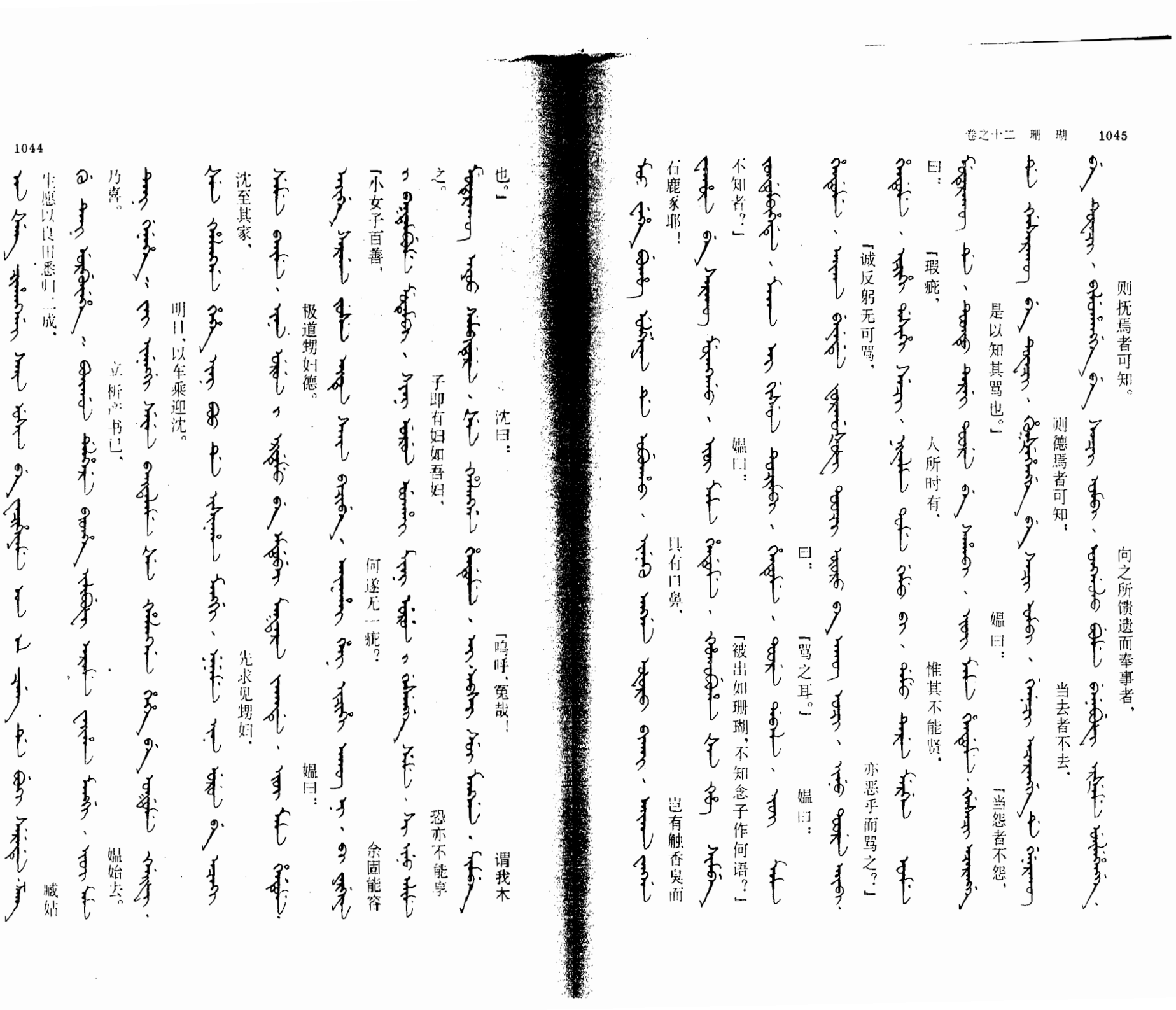
媪始去。

立析产书已，

藏姑

生愿以良田悉归二成，





十余日，

借归家中。

薄田

数亩，

不足自给。

惟恃生以笔耕。

媪力劝乃止。

遂为姑媳如初。

伏地下。

母惭痛自挞，

珊瑚含涕而出，

媪乃呼珊瑚。

泣数行下，曰：

「我何以见吾妇矣！」

皆渠夜绩之所贻也。」

沈闻之，

向之所供，

「如何？」

曰：

「珊瑚寄此久矣。

子妇也。」

沈惊曰：

固非予妇也，



曰自经死，

婢父讼臧姑。

虐夫及婢。

婢，

一家尽掩其耳。

臧姑无所用虐，

置不齿。

兄弟隔院居，

臧姑时有凌虐，

以嫂之出也鄙之。

嫂亦恶其悍，

然兄不之求，

弟亦不之顾也。

臧姑

妇以针黹，

成饰侥足，

数亩，

不足自给，

惟恃生以笔耕，

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

翁以田半属大成所让、

责负日啖、

不得已、

如数纳入、

始释归。

而债家

索望良奢。

成质田贷货、

械士指、

肉尽脱、

宜贪暴、

卒不免。

臧姑

仍坐拘臧姑、

生仨下为之营脱、

大受扑责、

成代妇质理、



也！

归家速办金、

赎吾血产！」

急救吾弟！」

曰：「逆子悍妇、

不是措

生出泣曰：

「父有是、

姑使我暂归一面。」

又顾生曰：

「冥间感汝夫妻孝、

「我安孝廉也。

任某何人、

敢市吾业！」

生往、

翁忽自言：

要生署券。

戒母与妻勿往视。

后知其无所获，

金者，

失意而去。

生闻其掘藏，

止见砖石，

并无所谓

亦未深信。

藏姑已率数人发窖，

坎地四五尺，

少时而醒，

茫不自知。

生归告母，

取用。」

欲再问之，

翁已不语，

金？」

曰：

「紫微树下有藏金，

可以

生曰：

「母子仅自存活，

安得多



大骇。

疑二成为兄所匿，

姑共验之。

启窖则瓦砾满中，

各囊之而归。

二成与臧

召二成均分之。

数适得揭取之二，

果然，

生以先人所遗不忍秘，

内悉白锪。

呼生往验之，

遂返。

珊瑚继至，

则见上

母窃往窥之，

见砖石杂土中，

二成疑信半之。

次日，馈主遣仆来，

肯以瓜分者，

复让入乎？」

若非自愧於心，

谁知兄诈。

甚德兄。

臧姑曰：

「即此讫。

举金而并赐之。

二成乃喜，

往酬债

生亦骇，

而心甚怜之，

与母相庆。

因实告兄。

使二成往窥兄。

兄方陈金几上，



中尽铜矣。

仅裹真金一韭叶许，

见断金二铤，

细视之，

金而归。

始得原

听其自售，

二成乃券田於主，

主怒不释。

往哀债主，

二成惧，

杀汝也！」

是将以

「如何哉！我固谓兄贤不至於此，

夫妻皆失色。

官。

臧姑曰：

将执以首

言所偿皆伪金，

五两余，

命珊瑚质仓以满其数，

二成辞其决。

生乃受。

秤之，少

生不知其意。

因让之。

庸多田也。

业已弃之，

赎否在兄。」

所存物产，

尚与兄等。

余先

实所不忍。

薄留二铤，

以见推施之义。

以观之。

旧教之言曰：

「屡承让德，

藏姑因与二成谋，

留其断者，

余仍返诸兄



珊瑚迎而笑曰：

「产固

忿诣兄所，

责数诟厉。

生乃悟反金之故。

藏姑疑掘时，

兄先隐其真金，

既闻旧业已赎，

大奇之。

二成还金后，

意其必有参差，

遂收金，

与生易券。

以剪刀断验之，

纹色俱足，

无少差谬。

携付债主。

主疑似旧，

臧姑惧，　使二成退券於兄。

ᠲᠣᠭᠣᠯᠠᠭᠠᠨ ᠭᠡᠵᠦ ᠠᠪᠤᠭ᠎ᠠ ᠳᠤᠷᠠᠯᠠᠭᠤᠯᠵᠤ ᠪᠤᠴᠠᠭᠤᠯᠵᠤ ᠪᠤᠢ᠂

次三岁。　无何，　长男病痘死。

ᠳᠤᠭᠠᠷ ᠨᠢᠭᠡ ᠨᠠᠰᠲᠠ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ᠬᠡᠳᠦᠨ ᠰᠠᠷ᠎ᠠ ᠪᠤᠷᠤᠭᠤᠳᠠᠵᠤ ᠨᠢᠭᠡᠨᠳᠡ ᠨᠠᠰᠲᠠᠢ ᠪᠠᠶᠢᠵᠤ

是时二成有两男，　长七岁，

ᠲᠡᠭᠡᠳᠦᠭᠡᠷ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ᠠᠪᠤᠨ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ᠠ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ᠲᠡᠷᠡᠭᠡᠳᠦᠭᠡᠷ ᠬᠦᠦᠬᠡᠳ ᠨᠢ

臧姑，　欲以田归兄。　臧嗤其愚。

ᠲᠣᠭᠣᠯᠠᠭᠠᠨ᠂ ᠭᠠᠷᠤᠨ ᠲᠤᠰᠠᠭᠠᠷ ᠭᠡᠵᠦ ᠪᠤᠴᠠᠭᠤᠯᠬᠤ ᠪᠠᠶᠢᠵᠤ᠂ ᠲᠣᠭᠣᠯᠠᠭᠠᠨ ᠢᠨᠡᠭᠡᠨ ᠭᠡᠵᠦ ᠵᠡᠭᠦᠭᠡᠳᠡᠵᠦ ᠪᠤᠢ᠂

占赖将以奚为！」　醒告

ᠰᠢᠨᠵᠢᠯᠡᠭᠡᠴᠢ ᠨᠢ ᠬᠠᠭᠠᠨᠠ ᠪᠠᠶᠢᠬᠤ ᠪᠤᠯᠪᠠᠯ᠂ ᠪᠢ ᠬᠠᠭᠠᠨᠠ ᠬᠡᠷᠡᠭᠯᠡᠵᠡᠬᠦ ᠪᠤᠢ ᠪᠡ᠂」 ᠭᠡᠵᠦ

冥限已迫。　寸土皆非己有。

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ᠯ ᠪᠠᠶᠢᠵᠤ᠂ ᠨᠢᠭᠡ ᠴ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ᠤᠯᠪᠠᠯ᠂ ᠭᠠᠵᠠᠷ ᠲᠤᠰᠠᠭᠠᠷ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ᠤᠯᠪᠠᠯ᠂

二成一夜梦父责之曰：　「汝不孝不弟，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ᠦᠬᠡᠳ ᠨᠢᠭᠡᠨᠳᠡ ᠨᠠᠭᠠᠳᠤ ᠪᠠᠶᠢᠵᠤ ᠡᠴᠡᠭᠡ ᠨᠢ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ᠤᠭᠠᠷ ᠲᠠᠨᠳ ᠬᠡᠯᠡᠵᠤ ᠪᠤᠢ᠂ 「ᠴᠢ ᠡᠴᠡᠭᠡ ᠪᠠᠭᠠᠴᠤᠢ ᠪᠠᠶᠠᠨ ᠪᠤᠰ᠂

在耳，　何怒焉！」　使生出券付之。

ᠪᠠᠶᠠᠨ ᠪᠤᠰ᠂ ᠬᠠᠭᠠᠨᠠ ᠬᠤᠪᠴᠠᠭᠠᠵᠤ ᠪᠤᠢ ᠪᠡ᠂」 ᠭᠡᠵᠦ᠂ ᠰᠢᠨᠡ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ᠤᠭᠠᠷ ᠲᠠᠨᠳ ᠭᠠᠷᠭᠠᠵᠤ ᠡᠭᠦᠭᠡᠳᠡᠵᠦ ᠪᠤᠢ᠂



向人曰：　「姑里死，　使我不得事，

ᠬᠦᠮᠦᠨ ᠳᠤ ᠬᠡᠯᠡᠵᠦ ᠪᠤᠢ᠂ 「ᠭᠤᠨᠠᠨ ᠭᠡᠷ ᠲᠡᠭᠦᠯᠡᠵᠦ᠂ ᠨᠠᠳᠠᠳ ᠠᠵᠢᠯ ᠪᠠᠶᠢᠭᠤᠯᠵᠤ᠂

臧姑哭之痛，　至食饮不入口。

ᠲᠣᠭᠣᠯᠠᠭᠠᠨ ᠤᠨᠠᠵᠤ ᠤᠶᠠᠳᠠᠵᠤ᠂ ᠬᠤᠨᠢᠨ ᠲᠤᠲᠠᠭᠠᠨ ᠤᠨᠠᠭᠠᠵᠤ᠂ ᠬᠣᠨᠢᠨ ᠲᠤᠲᠠᠭᠠᠨ ᠤᠨᠠᠭᠠᠵᠤ᠂

做嫂亦至。　未半年，　而母病卒。

ᠡᠪᠭᠡᠳᠡ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ᠠᠪᠤᠨ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ᠠ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ᠡᠵᠡᠳ ᠡᠮᠦᠭᠡᠳ ᠲᠠᠪᠤᠨ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ᠠᠢ ᠪᠠᠶᠢᠵᠤ᠂

臧姑自此改行，　定省如孝子，

ᠲᠣᠭᠣᠯᠠᠭᠠᠨ ᠡᠨᠡᠬᠦᠨ ᠡᠴᠡᠭᠡ ᠪᠠᠭᠠᠴᠤᠢ ᠪᠠᠶᠠᠨ ᠪᠤᠰ᠂ ᠬᠠᠭᠠᠨᠠ ᠬᠡᠷᠡᠭᠯᠡᠵᠡᠬᠦ ᠪᠤᠢ ᠪᠡ᠂ ᠭᠡᠵᠦ᠂ ᠰᠢᠨᠡ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ᠤᠭᠠᠷ ᠲᠠᠨᠳ ᠭᠠᠷᠭᠠᠵᠤ ᠡᠭᠦᠭᠡᠳᠡᠵᠦ ᠪᠤᠢ᠂

生不得已，　钟治之。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ᠪᠠᠶᠢᠬᠤ ᠪᠤᠯᠪᠠᠯ᠂ ᠴᠢᠯᠠᠭᠤᠨ ᠲᠤᠲᠠᠭᠠᠨ ᠤᠨᠠᠭᠠᠵᠤ᠂ ᠬᠤᠨᠢᠨ ᠲᠤᠲᠠᠭᠠᠨ ᠤᠨᠠᠭᠠᠵᠤ᠂

存将尽，　田芜秽不耕，

ᠬᠠᠪᠴᠢᠷᠠᠯ ᠤᠰᠠᠳᠬᠠᠵᠤ᠂ ᠲᠤᠰᠠᠭᠠᠷ ᠲᠤᠭᠠᠷᠠᠭᠠᠳ ᠠᠵᠢᠯᠯᠠᠬᠤ ᠪᠠᠶᠢᠵᠤ᠂ ᠲᠡᠭᠡᠳᠦᠭᠡᠷ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ᠤᠭᠠᠷ ᠲᠠᠨᠳ

未几，　次男又死，　臧姑益惧，

ᠤᠨᠳᠤᠭᠠᠷ ᠨᠢᠭᠡ ᠨᠠᠰᠲᠠ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ᠲᠣᠭᠣᠯᠠᠭᠠᠨ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ᠪᠠᠶᠢᠬᠤ ᠪᠤᠯᠪᠠᠯ᠂ ᠪᠢ ᠬᠠᠭᠠᠨᠠ ᠬᠡᠷᠡᠭᠯᠡᠵᠡᠬᠦ ᠪᠤᠢ ᠪᠡ᠂ ᠭᠡᠵᠦ᠂

自以券置嫂所，　言之再三，

ᠡᠪᠭᠡᠳᠡ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ᠡᠴᠡᠭᠡ ᠨᠢ ᠬᠦᠦᠬᠡᠳ ᠲᠤᠭᠠᠷ ᠲᠠᠨᠳ ᠭᠠᠷᠭᠠᠵᠤ ᠡᠭᠦᠭᠡᠳᠡᠵᠦ ᠪᠤᠢ᠂

生不受。

克，

谓天不许其自赎，

盖一堂孝顺，

非悟道者，

无德以堪之也。

国有同情哉！

臧姑自

逆妇化而母死，

虐之恶，

不知靖献之忠[4]，

家与

人以为孝友之报云。

异史氏曰：

「不遭跋

生三子，

举两进士。

遂以兄子为子。

生夫妻皆寿终。

是天不许我自赎也！」

产十胎皆不育，



一句意谓孟子所以说出忧患是以使人生存，安乐是以使人灭亡的话，是有一定原因的。

分尽责之人的忠诚。生於一句——《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於忧患而死於安乐也。」

也，终不曰公，曰夫已氏。」至靖献之忠」犹言安分尽责。《书·微子》：「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此句意谓如不遇强梁不驯之恶人，便不知安

[1]璋—别本又作「裳」。[2]与—原文作「左」。[3]夫已氏—犹言某甲，不欲指明其人也。《左传·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慈公之为政

生於忧患，

有以矣夫[5]！」

而以寿终，

天固已恕之矣。

何能此言乎？

然应迫死，

所能效力。

龙飞相公

安庆戴生，少薄行，

一日，自他醉归，

途中遇故表兄季生，

亦忘其死，

醉后昏眊，

问：「尚在何所？」

季曰：「仆已异物，

前醉亦不惧，

问：「冥间何作？」答云：

「正在转轮王十殿平冤求」

戴始恍然，

岂忘之耶？」



惟善可以已之。

然君恶籍盈指，

季曰：「此亦

苦求拯拔。

戴大惧，酒亦醒，

尊名在黑暗狱中。」

何词，

季曰：「不敢相欺，

前偶稽册，

戴急问其

尚睹君名。」

非甚关切，

不尽记耳。三日

乌得不知！

季曰：「此仆职也，

但过烦，

戴曰：

当必知之？」

「人世祸福，

先是，戴私其邻妇，

邻人闻知而不肯

由此洗心改行，

不敢差跌。

及仰首，

而季已沓矣。

愠愠而归。

戴闻之泣下，

伏地哀恳，

但从此砥行②，

则地狱中或有出时。」

非年余不能相准，

今已晚矣。

穷秀才有何大力？

即日行一善，

非大造，

不可复挽。

急投石。

戴移闭洞中，

恐其复生，

过宿往听之，

闻其声，

坐井中大号，

殊无知者，

邻人

数丈，

计必死。

而戴中夜苏醒，

给窥管井，

因而堕之。

井深

一日，遇於田间，

阳与语，

永与妇绝。

邻人伺之不得，以为恨。

思掩执之。

而戴自改行，

发，

既，见磷火浮游，荧荧满洞。

初觉腹馁，久竟忘之。

则三步外皆水，无所复之，因思重泉下，还坐故处。

计无生理。

潴伏渐入，空洞无所得食，

真与地狱无少异者。

刨土填井，几满之。洞中冥黑，

不敢复作声。邻人知其不死，



我等皆其鬼也。」问：「相公何人？」

被龙飞相公决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

主人攻煤，震动古墓，

诘所自来，答云：「此古煤井。

磷中皆有一人，高约人身之半。

但见诸磷悉浮水来，亦愿寂寞。」

固亦难反，如可共话，

因而祝之：「闻青磷悉为冤鬼，我虽暂生，

无善可行，惟长宣佛号而已。

安望再睹天日乎！」

「如有万分一，

则惠及泉下者多矣。」

祈捞残骨，

超拔无日。

辄一施水粥。

彼亦怜我无寒，

曰：「不知也。



如升数阶之阶。

至一处，

飘然履虚。

戴虑水沮，

「龙飞相公施食矣！」

已。

忽见深处有笼灯，

不知时之昏晓，

捻块代珠，

记其藏数。

阶尽，

众释令自行。

步疏土，

曲折半里许，

众强扶曳以行，

邀藏同往。

众喜曰：

倦则眠，

醒则坐而

因敦请鬼使念佛，

但身在九泉，

藏曰：

则惠及泉下者多矣。」

罪一文豪，

君倘再履人世，

要我辈冷水浸骨，

三五日，

今为城隍幕客。

但相公文学士，

堂子孙全无立锥。

戴潜，字龙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

戴因不肖孙堂，连结匪类，攻煤於其祖茔盖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长。故以海水没之。

叟曰：「我耳孙③也。」因令起，赐之坐。自言：今其后续如何矣？」

戴上，伏地自陈。

叟已睹之，诃问：「生人何敢前。

戴辗步不上坐二叟，儒服儒巾。

戴久不见火光，喜极趋上。

堂上烧明烛一枝，大如臂。

睹房廊，



戴乃堂弟裔也。

堂及大姓皆以此贫。

诸死者家，群兴大讼，死井中

采煤人以无何，地水暴至，莫敢争。

诸弟畏其强，之侧。

攻煤於其祖茔初，邑中大姓略堂，

堂居长。盖戴近宗凡五支，

今其后续如何矣？」故以海水没之。

倦时辄眠，莫辨晨夕。翁时出，
师授徒。不剪亦不灭。
堂上烛常明，
迫使研读。又命题课文，如
又命题课文，
案头，
皆成，宏④制艺，
当毋废读。」因饷以酒馔。遂置卷
其后乌得昌！
汝既来此，
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
曾闻先人传其事，



集群鬼，仍送至旧坐处。群鬼罗
戴敬诺。翁乃唤
阴风刺骨，得志后迁我於东原。」
合还人世。余冢邻煤洞，
报已满，
公一日谓曰：「汝孽
惟制艺百首，首四千余遍矣。
然幸无苦。但无别书可读，
则以一仆给役。历时若有数年之久，

始返巡而归。

抚之未死。大骇，报诸其家。舁归，经日

入洞见戴，

遣嫁去。会里中人复治旧井，

缉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

井少踪绪。积三四年，官离任，

既穷，母告官，系累多人，

先是，家中失戴，搜访

拜再嘱。戴亦不知何计可出。



井水既涸，戴买人入洞拾骨，

邻人察其意，无他，

此冥中之遗，於彼何与焉。」

戴不许，且谓：「囊时实所自取，

闻戴复生，大惧，亡去。宗人议究治之，

驳审年余，仅存皮骨而归。

邻人殴杀其妇，为妇翁所讼，

始能言其底里。自戴入井，

春秋上墓，岁岁不衰。

迁龙飞，厚葬之；

遂捷於乡。既归，营兆东原，

又赏其文，是科以优等入闱，

冢。学使闻其异，先设品物，祭诸其

葬丛冢焉。又稽宗谱，名潜字龙飞，

俾各为具，市馆设地，



【弘治】(因避清乾隆帝名【弘历】之讳，【弘】写作【宏】)，明孝宗年号。

纪》注：【应劭曰：「耳孙者，玄孙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远，但耳闻之也。】(1)成、宏——【成】为【成化】，明宪宗年号；【宏】为

(1)转轮王——佛书中最有势力的王，认为此王在世，有瑞轮旋转。(2)砥行——磨炼德行。(3)耳孙——远代孙。《汉书·惠帝

后徙其居，　与帛商狄姓者为邻。

然益嬖宝带，疏朱。

洪虽不敢公然宿妾所，

而洪嬖之。　朱不平，　辄以此反目。

貌远逊朱，

颇佳，　两相爱悦。　后洪纳婢宝带为妾，

洪大业，都中人。　妻朱氏，　妾致

## 恒娘



[余向谓良人之爱妾，　为其为

副室则虚员而已。　朱一日见恒娘而问之曰：

一语，　而狄独钟爱恒娘，

来，　其娟好。　邻居几半年，　并不闻其诟谇

次日达其拜。　见其室亦有小妾，　年二十

而言词轻俏。　朱悦之。

恒娘三十许，　姿仪中人，

狄妻恒娘，　先过院谒朱。



益饰宝带，
即男子自来。
勿纳也。
一月后，
当再为子谋之。」
朱从其言，
其离滋甚，
其归，
益纵之，
烟夕而絮聒之，
是为丛驱雀，
恒娘曰：
「嘻！子则自疏，
而尤男子乎？
愿北面为弟子。」
如可授，
夫人何术？
今乃知不然。
每欲易妻之名，
呼作妾。
妾也，





人操作。
一月后可复来。」
朱
勿脂泽，
垢面敝履，
杂家
勿华服，
毁若妆，
「得之矣！子归，
恒娘喜曰：
朱往见恒娘。
如是月余，
於是共称朱氏贤。
朱拒之益力，
宝带共之。
洪时一周旋朱，
使从丈夫寝。
亦使
洪一饮食，

渠来叩关，勿听也。

朱曰：「诺。」

至日，揽镜细匀铅黄，嫣然一新，

子当尽去敝衣，

可教也！

后日为上巳节，

欲招子踏春园。

去之。

如是者一月，又往见恒娘

恒娘曰：「孺子真宝带分其劳。

朱不受，

辄叱而纺绩外，

无他问。

洪怜之，使从之。

使衣敝补衣，

故不洁清，



三度呼，可一度纳。

嘱曰：「明去一见男子，

即早闭户寝。

共成之，讫，

即令易装，

临别饮以酒，

谓其履样拙，

更於简中出业履，

合时制，

拆其线更作之，

凤嚣，

光可鉴影。

过恒娘处。

袍袖不

恒娘喜曰：

「可矣！」

又代挽二一如恒娘教。

妆竟，

洪始去。

次夕复然。

未几，洪果来叩关，

朱坚卧不起，

昏，

即起入房，

阖扉眠矣。

便支颐作惰态；

日未

欢笑异於平时。

朱少话游览，

炫妆见洪。

洪上下凝睇之，

皆吝之。

半月后，当复来。」

朱归，

口索舌，

手索足，





「从此可以擅专房矣。

然子虽美，

复诣恒娘。

恒娘阖门与语曰：

以三日为率。

半月许，

次夜之约，

朱不可长，

与洪约

如调新妇，

绸缪甚欢。

更为

坐守之。

灭烛登床，

不堪复扰。」

日既西，

洪入闺，

明日，洪让之。

朱曰：

「独眠习惯，

不终席，

至於床笫之间，

恒娘曰：「子归矣，揽镜而绸习之，

凡数十作，

又嚬然 孤岸②微露，

曰：「非也，

病在左颐。」

曰：「非也，

病在外眦。」

曰：「非也！病在外眦。」

况下者乎！」

不媚也。

子之姿一媚，

遍去之，

随机而动之，

始得其仿佛，

使朱效之，

曰：「非也，

试使笑，

曰：「非也！

於是试使睨，

子之姿一媚，

朱嚇夫入宝带房，

因所好而

术无余矣

乃以秋波送娇，

又

可夺西施之宠。





闹坐；

面洪况宝带益五，

益善遇宝带，

每房中之宴，

辄呼与共

日以为常，

竟不能推之使去。

朱

将暮，

则相对调笑，

跬步不离闺阃，

形神俱惑，

唯恐见拒。

日

一如恒娘教。

洪大悦，

投之，

此非可以言传者也。」

朱归，

知之也。

纵之何也？」

曰：「子不闻乎：人情厌故而喜新，

「道则至妙，

然弟子能由之，

而终不能

日谓朱曰：

「我术如何矣？」

朱曰：

头类蓬葆，

更不复可言人矣。

恒娘一

宝带忿不自修饰，

敝衣垢履，

洪益厌怒之，

渐施鞭楚。

於是宝带恨洪，

对人辄怨谤。

扃闭之，

洪终夜无所沾染。



而又不易与之，

则彼故而我新，

醫贫人骤得粱肉，

则视脱粟非味矣。

别；

忽睹艳妆，

则如新至；

复惊之，何也？」

曰：

「置不留目，

则似久

则珍错亦厌，

「毁之而

况藜羹乎！」

而幸其所难遘也。

纵而饱之，

之爱矣，

非必其美也，

甘其所乍获，

重难而轻易？

丈夫

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绝，

幼遭继母之变，鬻妾都中。

相别，敢以实告：妾乃狐也。

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

「我两人情若一体，自当不昧生

遂为闺中之密友。积数年，忽谓朱曰：

朱大悦，

彼易而我难，此即子易妻为妾之法也。」



古佞臣事君，勿令见人，而变憎为爱之术，遂得以行乎其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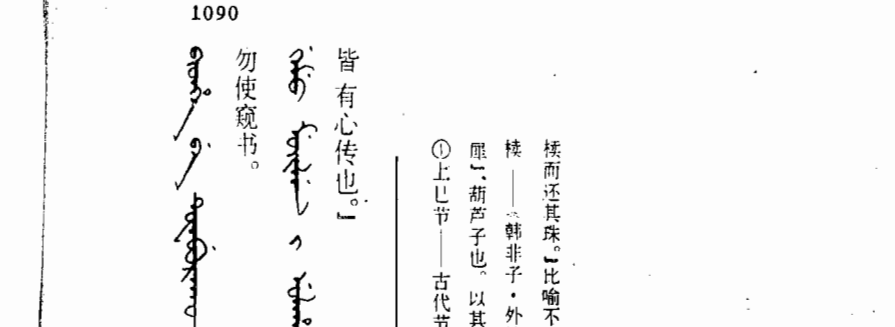
旧难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

「买珠者不贵珠而贵椟③；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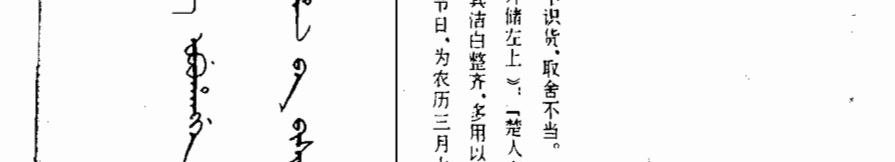
恒娘已杳。异史氏曰：

早旦往视，则举家惶骇，妾往省觐，朱把手唏嘘。不复还矣。」

恋恋以至於今。明日老父亡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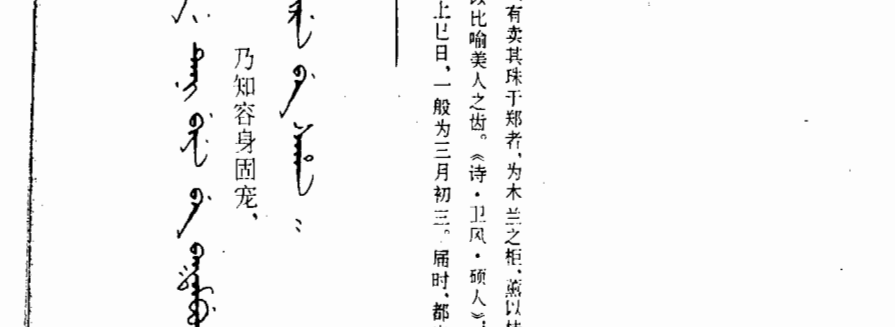


皆有心传也。」



勿使窥书。

乃知容身固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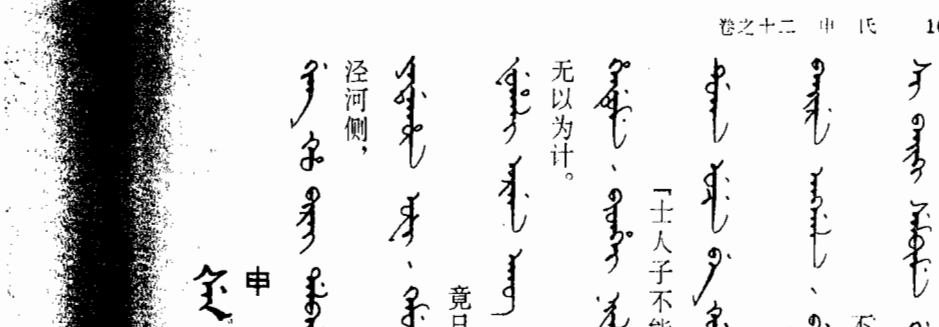


楼而还其珠。」比喻不识货，取舍不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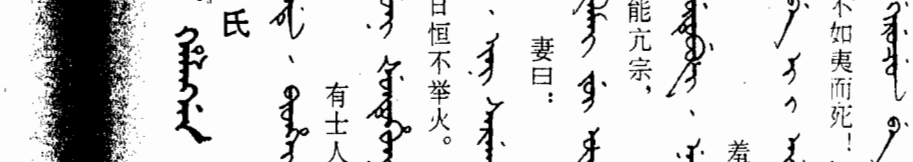
楼——《韩非子·外储左上》：「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葫芦子也。以其洁白整齐，多用以比喻美人之齿。《诗·卫风·硕人》：「齿如瓠犀，螓首蛾眉。」③买珠者不贵珠而贵

①上巳节——古代节日，为农历三月上巳日，一般为三月初三。届时，都出去春游踏青。②瓠犀——「瓠」，即葫芦，「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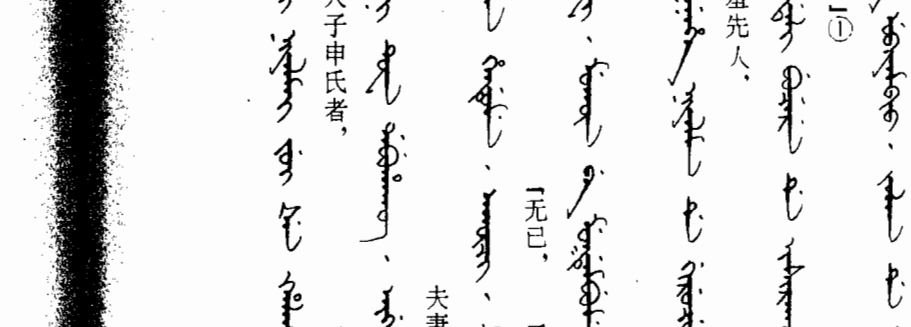


「子欲活而恶辱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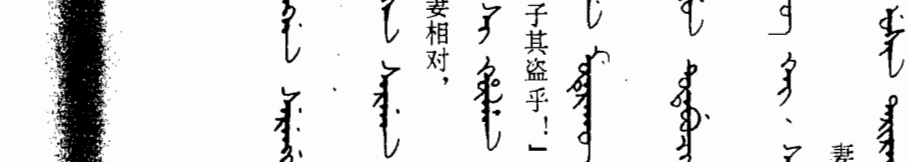
不如夷而死！」①

妻忿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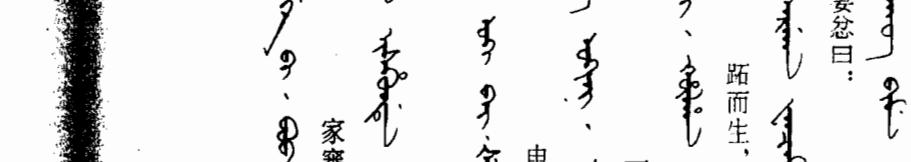
羞先人，

跖而生，



而辱门户，

「士人子不能亢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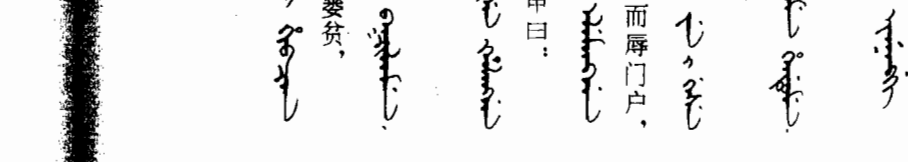


无以为计。

妻曰：

「无已，子其盗乎！」

申曰：



竟日恒不举火。

夫妻相对，



泾河侧，

有士人子申氏者，

家窭贫，

## 申氏

妻问所从来，

申吸已，

出而去。

至午，

负一囊米至。

乞邻得稀粥饵申，

妻忿气少平。

大骇。

抚捺之，

移时而苏，

缳绝，

惊寤，

呼夫不应；

断其绳，嘱曰：

「盗可以为，

至於此！」

须择禾黍深处伏之。

此行可富，

无庸再矣。」

妻闻堕地声，

树间。

但见父来，

惊曰：

「痴儿何

固不如死！

潜起，

投缳庭

不能谋两餐，

至使妻欲娼，

妻含愤而眠。

申念：为男子，

无宁娼耳！」

申怒，

与妻语相侵，

止有两途：

汝既不能盗，

我



曰：

「尔父执(之)

申死其下。

扶卧床上。

托夫病，

既明，

扶捺之。

大骇。

妻忿气少平。

乞邻得稀粥饵申，

至午，

负一囊米至。

出而去。

申吸已，

皆世家，

向以摇尾为羞，

故不屑

以相求也。

古人云：

「不遭者可无不为。」

今且将为盗，

何顾焉！

可速炊，

我将从卿言，往行劫。」

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

持之欲去。

妻察其意似真，

申饱食讫，

急寻坚木，

斧作梃，

因淅米作糜。

含忍之。

申曳而止之。

申曰：

「子教我为，

事败



躯甚壮伟，

亦投禾中。

疾趋而入，

蹲避其中。

无何，

一男子来，

觇，

见垣下禾黍蒙密，

远处似有行人，

恐为所

将以投止。

而电光一照，

已近村垣。

忽暴雨，

七下淋漓。

遥望浓树，

抵邻村，

逮村里许伏焉。

相紧，

当无悔！」

绝裾而去。

日暮，

更不知扉何自开，

踰越垣出。

申暴起，

是未及地，

计已定，

伏俟良安。

此

时将鸡鸣，

不如乘其无备而颠之。

倘善取不与，

又念其人雄健，

必至用

俟其重获而出，

当合有分。

室亢氏第，

此必梁上君子(3)，

微窥之，

入于垣中。

默意垣内为富

中惧，

不敢少动。

幸男子斜行去。



入室则群众皆迷，

惟多集婢媪，

严扃门户而已。

夜寝，

听其所为而去。

着以告人，

押逼为欢。

欲号，

则舌已入口，

俨不知人，

父母皆怜爱之。

一夜，有丈夫入室，

击之，遂毙。

先是，亢翁有女，

绝慧美，

喙张如盆。

大惊，

又连

挺中腰脊，

蹉然倾跌，

则一巨龟，

每语人：「有能驱遣者，谢金
而无如何。积数月，女柴瘠颇殆。
状类痴，良久始瘥。翁甚恨之，
忽若梦醒，见女白身卧，
约近夜半，内外人一时都瞑，
室中人烛而坐。翁戒家人操刀环绣闼，
以告翁，翁乃如数赠之。
婢媪遍淫之。於是相告各骇，



方切忧盼，见申入，急问之。
负金而归。妻以其隔宿不还，
其怪果绝。留申过夜，
脔割之。翁喜，延之上座，
必是物也。使人舁龟於庭，
是夜得龟，遂叩门求赏。
因悟崇翁女者，
三百。」申平时亦悉闻之。

称素封焉①。

异史氏曰：

「人不患贫，

具以实告，

妻乃喜。

患无行耳。

自此谋生产，

乃奔。

笑鬼而返之，

申逐出，

我不能受贼人累也。

请先死！」

妻泣曰：

「前特以相戏耳。

今犯断头之罪，

申不言，

以金置榻上。

妻视，

几骇绝，

曰：

「子真为盗耶！」

申曰：「汝逼我为此，

又作是言！」



而何以见谅於鬼神乎！」

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

世之贫者，

利所在忘义，

食所在忘耻，

不为人怜，

亦有鬼诂也。

患无行耳。

其行端者，

虽饿不死，

也！」贼听后大惊，自投于地。④素封——见卷一《种梨》注④。

陈嘉家，爬在屋梁上。陈嘉发觉后教训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疏：「谓执友与父同志者也。」③梁上君子——窃贼的代称。《后汉书·陈寔传》载：有个贼夜入首阳山，饿死在山中。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高尚守节的典型。见《史记·伯夷列传》。②父执——父亲的友辈。《礼·曲礼》：「见父商末孤竹君之子，与其弟叔齐互相让国，都不愿登位，先后都逃至周。周武王伐纣，兄弟俩曾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逃到首阳而生二句：意谓象盗跖那样劫掠而活，不如象伯夷那样高洁而死。跖，盗跖，古时大盗。《孟子》、《荀子》、《庄子》等书均有记载。的表

瑞云





瑞云，杭之名妓，色艺无双。年十四岁，



其母蔡媪，将使女应客。瑞云生



不可草草。曰：「此奴终身发轫①之始，



客则听女自择之。」价由母定，



乃定价十五金，



媪曰：「诺。」客求见者必②以贽，



遂日见客。



贽厚者，接一奕，酬



薄者，留一茶而已。



而家③仅中资。素仰瑞云，



日接於门。余杭贺生，才名素著，



瑞云名噪已久，自此富商贵介，



一画，薄者，留一茶而已。







相见一谈，而款接殊殷。坐语良久，



不以寒酸在意，及至



冀得一睹芳泽。窃恐其阅人既多，



固未敢拟鸳梦，亦竭微贽，



而家③仅中资。素仰瑞云，



日接於门。余杭贺生，才名素著，



瑞云名噪已久，自此富商贵介，



一画，薄者，留一茶而已。

复往。

瑞云接见良欢。

移坐近生，

既归，吟玩诗词，

梦魂萦扰。

过二二日，

修整

情不自已，

生仓卒遂别。

生得之狂喜。

更欲有言，

忽小鬟白「客来」，

有心寻匡怍，

端只在人间①。」

作诗赠生曰：

眉目含情，

蓝桥叩晓关？

『何事求浆者，

生乃归。

心甚邑邑，

思欲罄家





不出，

媪频唤瑞云以促之，

云闻之，

戚然不乐，

相对遂无一语。

生久坐

得近芳容，

何敢作此梦想。」

瑞

意愿已足，

若肌肤之亲，

已竭绵薄。

丝之赞，

生曰：

「穷蹙之士，

惟有痴可献知己。

悄然谓：

「能图一宵之聚否？」

共规额上有指印黑如墨，

「可惜，可惜！」

坐语少时，

将强夺之而未发也。

更不得一当。

消，

此情复何可耐？

以博一欢，



贺怜之，

举首见生，

见蓬首厨下，

不任驱使，

使与婢辈伍。

而车马之迹以绝。

年余，

灌之益真。

更不得一当。

由是音息遂绝。

筹思及此，

而更尽而别，

与媪言，愿赎。

面壁自隐。

丑状类鬼。

日益憔悴。

瑞云又荏弱，

媪斥去妆饰，

连颧彻准矣。

过数日，

遂去。

便起，

一日，

媪颇恚，

瑞云择婿数月，

热念都

偶至苏，有和生与同主人，

遂不复娶，闻者共姗笑之，

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乎！」

贺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

愿备妾媵，以俟来者。

入门，牵衣揽涕，且不敢以伉俪自居，

许之。贺货田倾装，买之而归。

「其人果能如君否？」贺以其问之异，

何能向勾栏中买佳丽哉！」又问：

姑从贱售耳。不然，如仆者，

不知价几何许？」贺曰：「缘有奇疾，

「若能如君，可谓得人矣。

曰：「其人率与仆等。」和曰：

贺以「适人」对。又问：「何人？」

忽问：「杭有名妓瑞云，近何如矣？」

贺起拜曰：「瑞云之婿，即某是也。」

和笑曰：「君能点之，亦能涤之否？」

贺急问曰：「留待怜才者之真鉴耳。」

和笑曰：「实不相欺：其绝世之姿，晦其光而保其璞，甚惜而流落不偶，故以小术因反诘之。」

和笑曰：



贺笑捧而去，立俟瑞云自盥之。

曰：「濯之当愈。然须亲出一谢医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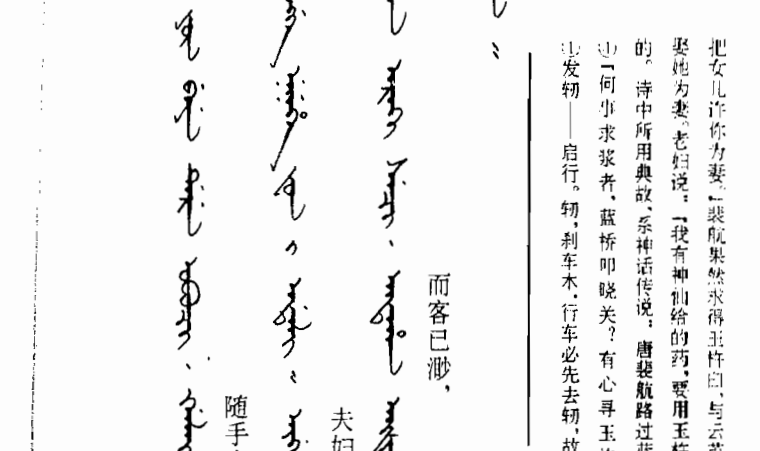
即令以盥器贮水，戟指而书之，当先令治具者有欢心也。」

遂与回返。既至，贺将命酒。和止之曰：

请从君归，便赠一佳人。」

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

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



而客已渺，　　遍觅之不可得，　　意殆其仙与？

夫妇共德之，　　同出展谢，

随手光洁，　　艳丽一如当年。

把女儿许你为妻。」裴航果然求得玉杵臼，与云英成婚。两人同时吃了药后成仙。事见《太平广记·裴航》。

娶她为妻。老妇说：「我有神仙给的药，要用玉杵臼去捣，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你要是能以玉杵臼做聘礼，捣药一百天，我就把女儿许你为妻。」裴航果然求得玉杵臼，与云英成婚，两人同时吃了药后成仙。事见《太平广记·裴航》。

的。诗中所用典故，系神话传说：唐裴航路过蓝桥，向一老妇求浆水，老妇命少女捧浆而出。女少名云英，非常美丽，裴航想

①「何事求浆者，蓝桥叩晓关？有心寻玉杵，端只在人间。」——这首诗所传达的意思是：只要你爱我，是会有办法

②发轫——启行。轫，刹车木，行车必先去轫，故称。后以比喻事物的开端。②必——原文脱，补之。③家——原文作「而」。



堂上迄无儿榻。

叟曰：

山喜从之。

絮蹇登堂，

忽二雏掀开，　　一叟出，　　便纳客入。

无有应者。

徘徊庑下，

及至常宿处，　　而夜已深，　　遍叩肆门，

客蒙沂之间，

一日，途中阻雨，

卖山者，

高峦人，

贸贩为业，　　往往

阿　纤

曳令暂息。

少间，一女郎出行酒。

蹀躞自甚劳。

山起坐不自安，

又入携一短足几至，

拔来报往，

以短足床来，

置地上，

促客坐，

勿嫌冷暖也。」

言已便入。

少顷，

眠熟矣。

虽有宿肴，

苦少烹爨，

家中无多手指，

惟有老荆弱女，

「我怜客无归，

故相容纳。

我实非卖食沽饮



山窃喜。

既而品味杂陈，

问：

「婿家阿谁？」

答言：

「未字。」

想老荆唤起矣。」

揽其酣睡，

子孙皆夭折，

剩有此女。

适不忍

叟清贯尊阀，

答云：

「士虚，姓古。

山有少弟未婚，

窃属意焉。

因询

年十六七，

窈窕秀弱，

风致嫣然。

叟顾曰：

「我家阿纤兴矣。」

视之，

移家而往，庶免悬念。」

亦是侨寓。尚得相托，便假一庐，

不嫌寒贱否？」叟喜曰：「老夫在此，

颇不顽冥。欲求援系，

仆有幼弟三郎，十七岁矣。读书肄业，

缘翁盛德，乃敢遽陈朴鲁：

遂蒙宠惠，没齿所不敢忘。

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



既近，疑似阿纤。女郎

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尽素，

既别，客月余乃返。去村里余，

礼②，划附为婚姻乎？」

固辞曰：「客留一饭，万无受金之

束装已，酬以饭金。

鸡既唱，叟已出，呼客盥沐。

山都应之，遂起展谢。叟殷勤安置而去。

村中第一门，有谈二泉者，是吾售主。

远莫致之。北去四五里，

储粟都已装去，尚存廿余石，

谓山曰：「急待将至，

山可之。既至家，媪挑灯，供客已，

迟时曰，不如早夜同归。」

阿纤既为君家妇，过此恐

媪曰：「此处人情大不平安，孤孀难以过度。

不觉哀涕；山亦酸恻。

途已昏冥，道其孤弱，

行即还也。」遂入林去，移时始来。

家虚无人，请少待路侧，

「不幸老翁压於败堵，今将上墓。

「君奚姓耶？」山唯唯。

不知何辞。媪便停步，向山曰：

亦频转顾，因把媪袂附耳

山下为操量执概、　　母放女收、

故、　倾囊先归。　　偏引山至粟所、　　乃在窖中

去、　叫卢、　一倾腹男子出、　　告以

即以囊粟付山。　　山策应

十石粟、　　粟作路用、　　烦驱蹄躅一致之也。」

叫门而告之、　　但道南村古姥、　　有数

往勿惮劳、　　先以尊乘运一囊去、



媪治仪妆甚备。

媪、　　卜吉为三郎完婚。

即以别第

相见甚喜、

谈仆乃返。　　既归，山以情告父母。

行二十里、　　天始曙。　　至一市、　　市头赁骑、

治任遂东。

既而以金授媪。　　媪留其一人二斋、

顷刻盈装、　　凡四返而粟始尽。

付之以去。

文宗赏礼有加焉。

ᠨᠠᠳᠤᠷᠭᠤ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ᠳᠤ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ᠨᠡᠮᠡᠭᠦᠯᠵᠦ ᠪᠠᠢᠪᠠ᠂

因悟曰：「此必狐为之也。」

ᠲᠡᠭᠡᠳᠡ ᠬᠡᠯᠡᠪᠡ ᠂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遂缅述无讳，

ᠪᠠᠭᠠᠰᠠ ᠬᠡᠯᠡᠪᠡ ᠂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何由而至？

ᠬᠠᠭᠠᠨ ᠠᠴᠠ ᠪᠠᠢᠵᠤ ᠢᠷᠡᠪᠡ ᠂

况署中深密，

ᠵᠠᠭᠠᠯᠠᠨ ᠳᠤᠮᠳᠠ ᠨᠢᠭᠤᠴᠠ ᠂

者；

ᠪᠠᠢᠰᠤ ᠂

执帖问生。

ᠪᠢᠴᠢᠭᠡ ᠢᠶᠠᠨ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

生愕然，

ᠰᠡᠭᠡᠭᠡᠨ ᠵᠤᠭᠰ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

念此事除妻之外无知

ᠡᠨᠡ ᠠᠵᠢᠯ ᠢ ᠪᠠᠭᠠ ᠡᠴᠡ ᠥᠭᠥᠭᠰᠡᠨ ᠬᠡᠮᠵᠢᠶᠡᠨ ᠠᠯᠳ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

非贿足可粘

ᠪᠠᠭᠠᠰᠠ ᠬᠡᠯᠡᠪᠡ ᠂

文宗疑之，

ᠵᠠᠭᠠᠯᠠᠨ ᠳᠤᠮᠳᠠ ᠨᠢᠭᠤᠴᠠ ᠂

何为行优？」

ᠬᠠᠭᠠᠨ ᠠᠴᠠ ᠪᠠᠢᠵᠤ ᠢᠷᠡᠪᠡ ᠂

梁最高，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帧某作贼，

ᠪᠢᠴᠢᠭᠡ ᠢᠶᠠᠨ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

偷某家裘、鼎，

ᠡᠨᠡ ᠠᠵᠢᠯ ᠢ ᠪᠠᠭᠠ ᠡᠴᠡ ᠥᠭᠥᠭᠰᠡᠨ ᠬᠡᠮᠵᠢᠶᠡᠨ ᠠᠯᠳ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ᠵᠤ ᠂

及发落之期，

ᠪᠠᠭᠠᠰᠠ ᠬᠡᠯᠡᠪᠡ ᠂

道署梁上粘一帖云：

ᠵᠠᠭᠠᠯᠠᠨ ᠳᠤᠮᠳᠠ ᠨᠢᠭᠤᠴᠠ ᠂

赏。



吁！

ᠠᠭᠠᠭᠠ ᠂

几何不如原涉所云，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家人寡妇，

ᠭᠡᠷ ᠤᠨ ᠬᠠᠮᠤᠭ ᠢ ᠵᠠᠭᠠᠯᠠᠨ ᠳᠤᠮᠳᠠ ᠨᠢᠭᠤᠴᠠ ᠂

以盗污遂行淫哉⑥！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宿根，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室有贤助，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或生以谐引之，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狐以戏弄之耳。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然非身有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而反为邪惑。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狐意未必大恶，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异史氏曰：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生欲引邪入正，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所以屡陷之者，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亦小人之耻独为小人耳。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生每自念：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无所取罪於狐，

ᠡᠨᠡ ᠵᠠᠷᠪᠠᠨ ᠨᠠᠮᠤᠭ ᠤᠨ ᠤᠷᠢᠨ ᠢ ᠪᠢᠳᠡ ᠵᠠᠭᠠᠪᠤ ᠂

淋漓鲜血旧痕斑。

早知面上重为苦，

一绝云：

形象，

「手把菱花⑧仔细看，

另刺之。

盗口占⑦

使刮去之，

候创平，

依字汇中点画

「窃」字减笔从「冏」，

非官板正字，

有窃盗，

已刺字讫，

例应逐释。

一乡科令浙中，

点穑凶犯。

可惧也！」

吴木欣云：

「康熙甲戌，



亦仕进之志也。

狐授姬生以进取之资耳⑩。

襄游燕市博恩荣。」

即此观之，

秀才为盗，

一生。

冀得资财权子母⑨，

「少年学道志功名，

只为家贫误

而乃为盗？」

盗又口占答之云：

禁卒笑之曰：

「诗人不求功名，

窃物先防识字官。」

子母—原意为经商，放债增利息，此指出资捐官。⑩狐援堁生以进取之资耳—此句下面，别本又有「而返悔为所误，迂哉！」二句

能自还。吾犹此也。」见《汉书·游侠传·原涉》。这里借用原涉的话说：一旦失足，则不能自止。⑪占—原文作「古」。⑫委花—喻子（仅

侠之徒」。原涉回答说：「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羞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礼，终不

原涉所云三句—原涉，字巨先，汉代茂陵人。祖父官二千石，父为南阳太守，原涉官谷口令。别人皆讥笑他官位低，并批评他「自放纵，为轻

①雏—别本作「鸡」。⑤举优—指举为优贡。顺治二年令省、府、州、县学，在生员中选取文行兼优者，送国子监肄业，名为贡监。⑭几何不如

①闭—别本作「开」。②光霁—指容貌。详见前《胡四相公》注①。⑬逛切—切成薄片。《礼记·少仪》：「牛与羊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也」。



翘足目送，



影灭方归。

次日，早伺之。

袖之癖①，



睹之，

神出於舍；



年可十五六，

丰采过於姝丽。

何生素有断



许，

意致清越。



转视少年，

见妇人跨驴来，



少年从诸其后。

妇约五十



门临旷野。

薄暮偶出，



何师参，

字子萧，

斋於苕溪之东，



黄九郎



足无停止

一日，

日衔半规，

生由是渴思如渴，

往来眺注，

道相过。

少年唯唯而去。

辞，

坚不可挽。

生握手送之，

殷嘱便

辞以不暇，

固曳之，乃入。

略坐兴

祖家」。

生请过斋少憩，

笑问所来。

答以「外

落日冥蒙，

少年始过。

生曲意承迎，



温若处子，

而词涉游戏，

九郎无如何，

赧颜复坐。

挑灯共语，

生捉臂遮留，

下管钥。

故数省之。」

酒数行，

欲辞去。

曰：「家慈在外祖家，

常多病，

答云：「黄姓，第九。

童子无字。」

问：「过往何频？」

问其姓字，

少年欵至。

大喜，

要入，

命馆僮行酒。

但求一亲芳吻。

未几，晨星荧荧，

故与流连，

乃此之为，

生恐其遂绝，

九郎怒曰：

「以君风雅士，

曲肘加僻，

而狎抱之，

上。

生灭烛，

强之再三，

乃解上下衣，

同衾。

九郎不许，

便舍羞，而向壁。



九郎径去。

是禽处而兽爱之也！」

苦求私昵。

少时，移与同枕，

著裤卧床

坚以睡恶为辞。

未几，引与

九郎从之。

必在此？」

生甘言纠缠，

已镂肺腑，

然亲爱何

无何，

又抚哀之。

九郎曰：

解履登床，

促坐笑语，

窃幸其不念旧恶。

九郎始至，

逆谢过，

强曳入斋，

蹀躞凝盼，

目穿北斗。

过数日，

生恐其遂绝，

复伺之，

泪涔涔，　随声零落。　九郎细

大骇，慰问。

生实告以情，

僮牵衣入之。　见生清癯，

一日，九郎过门，　即欲径去。

日渐委悴②。　惟日使斋僮逻侦焉。

有所亡，　忘啜废枕，

拽衣遽起，　乘夜遁去。

生伺其睡寐，　潜就轻薄。



问之，答曰：「母患心痛，　惟太医齐野王先天丹

此为常。」　既而曰：「欲有所求，　肯为力乎？」

曰：「今勉承君意，　幸勿以

数日平复。　九郎果至，　遂相缱绻。

生大悦。　九郎去后，　疾顿减，

君既乐之，　仆何惜焉？」

而有害於君，　故不为也。

语曰：「区区之意，　实以相爱无益於弟，

倘能垂意，

当执⑬柯斧。」

生微笑不答。

生问谁何。

曰：「有表妹，

美无伦。

佳人。

胜弟万万矣。」

九郎曰：

「勿相纠缠。

诸为君图

九郎喜。

上手称谢。

又强与合。

生入城求药，

及暮付之。

当能求之。」

生诺之。

临去又嘱。

可疗。

君与善，



又顾生曰：

未有过三服者，

胡久不瘥？」

齐怪其频，曰：

「此药

由是燕会无虚夕。

凡三日，

必一乞药。

故疏之。

既不蒙见谅，

请勿悔焉。」

让。

九郎曰：

「本不忍祸君，

复求药。

生恨其迟，

词多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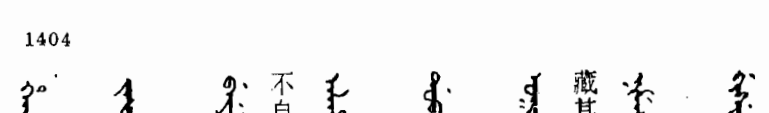
九郎怀药便去。

三日乃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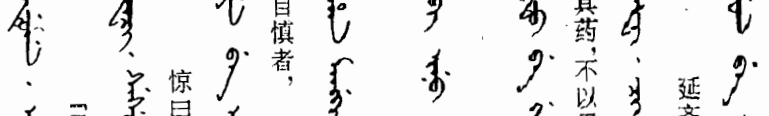
藩升是省中丞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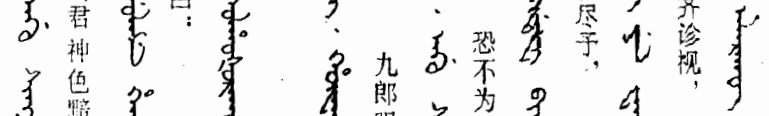
今魂气已游墟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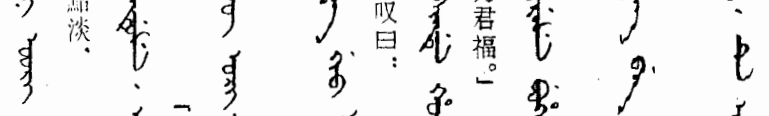
秦缓⑤何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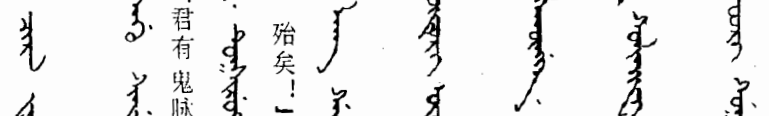
延齐诊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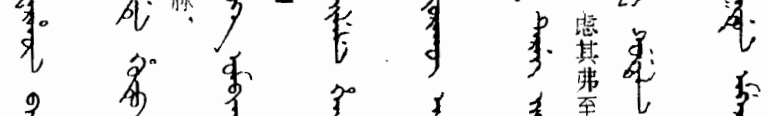
曰：「蹇不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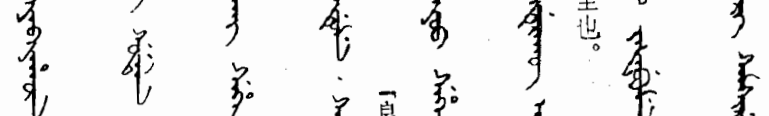
藏其药，不以尽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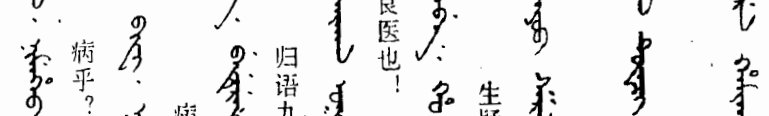
虑其弗至也。



居无何，果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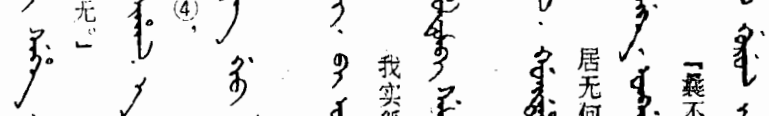
恐不为君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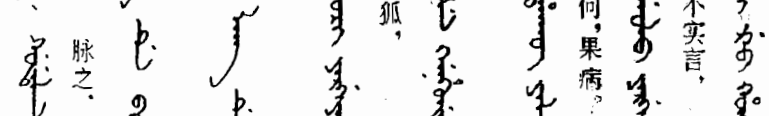
生疑其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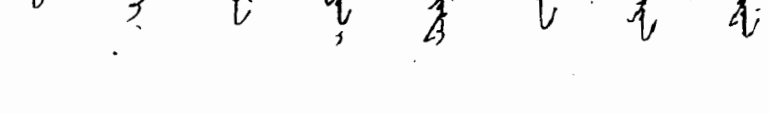
九郎叹曰：



「良医也！



我实狐，



不自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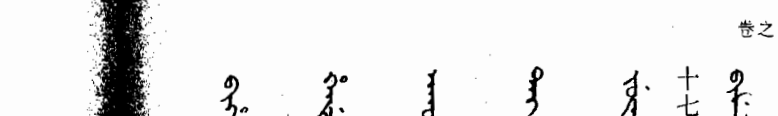
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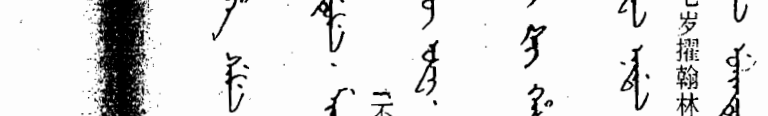
归语九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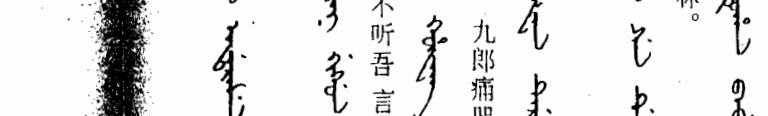
病在少阴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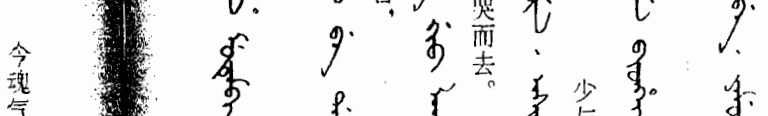
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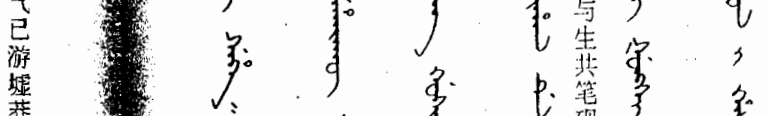
「君有鬼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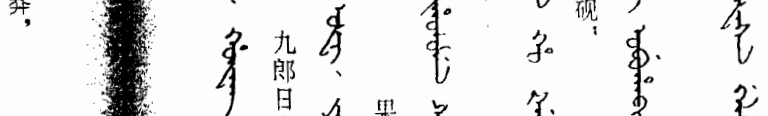
君神色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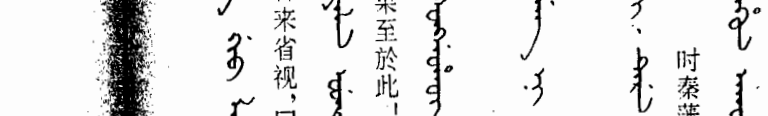
病乎？」曰：「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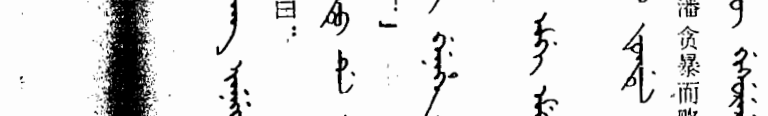
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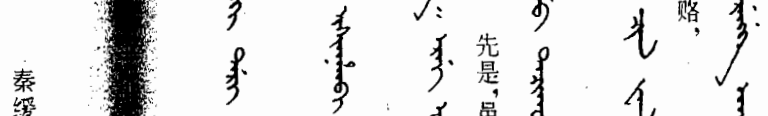
曰伺公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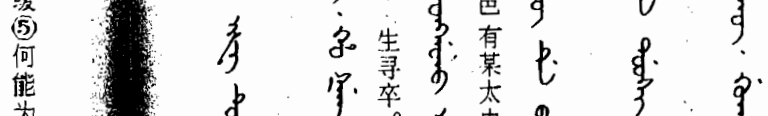
以越姐免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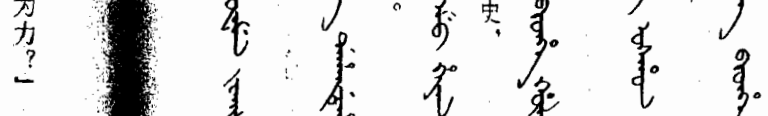
朝士无有言者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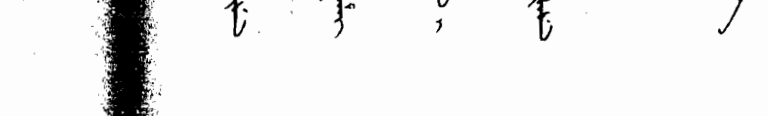
公抗疏劾其恶，



十七岁擢翰林。



时秦藩贪暴而赂，



少与生共笔砚，



先是，邑有某太史，

九郎痛哭而去。



「不听吾言，



果至於此！」



生寻卒。



九郎日来省视，曰：

千金於公。

公悔诺，

诈，

必欲排陷之，

使人索

留之不可，

出奔旧舍。

抚旋其

所言皆何家事，

方悟其借躯返魂。

忽通九郎至，

喜共话言，

曰：

「我何于薛也。」

诘之，

公惧自经。

夫人亦投缳死。

公越宿忽苏，

因购得旧所往来札，

胁公。

公少有英称，

曾邀叛王青盼，



颜色。

明日将取伴老母，

曰：「不难。

必能分君忧。」

欲一见

君旷无偶，

前言表妹，慧丽多谋，

九郎悠然以思。

少间曰：

「幸复生聚。

不如死逸。」

因诉冤苦。

「君有三命耶？」

公曰：

「余悔生劳，

悲欢交集。

既欲复狎。

九郎曰：

而忧闷欲绝。

忽通九郎至，

喜共话言，

此兄盟好，不妨少休。」

公请入饮。

九郎曰：「三妹勿诳，诚仙人也。」

九郎索茶，略睨女郎，娥媚秀曼，语。

九郎果从女郎经门外过。公拱手絮絮与

则诺也。」计已而别。明日亭午，

我假渴而求饮焉。君曰「驴子亡」，此道所经。君伪为弟也兄者，



大呼九兄，不应。曰：「君自有妇，

女颜色紫变，窘若囚拘，

公拥女求合。

曰：「去休！」公外顾曰：「驴子亡！」九郎火急驰出。

者，离床起立，嘤嘤而言

尽。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为己

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

扶之而下，系驴於门而入。公自起瀹茗。

当不相见罪。」

日向晚，

公要遮不听去。

与兄最善，

其人可依。

「此何子萧，

昔之名士，

即闻诸妗氏，

今之太史。

九郎至。

女色然怒让之。

九郎曰：

女不复拒。

事已，

扇见捐⑨，

则惟命是听。」

公乃暂以瞰日⑩。

女曰：

「能矢山河，

勿令秋

何丧人廉耻也？」

公自陈无室。



胡再不谋？」

女自入厨下，

设食供母，

拜而告之。

母笑曰：

「九郎稚气，

女惭不能对。

公邀入，

果母也。

瞥睹女，

怪问：「何得在此？」

娘。

公呼女出窥，

有妇携婢过，

年四十许，

神情意致，

雅似三

跨驴径去。

居数日，

女恐姑母骇怪。

九郎锐身自任，

焉置妾也？」

怨可消，仇亦可复。」

公虑九郎

此皆九兄所长也。

投所好而献之，

「闻抚公溺声色，

而比顽童⑪，

君何忧？」

公诘其故。

女曰：

女笑曰：

「此九兄一人可得解，

女问之，

公缅述颠末。

颇快心期，

而恶绪萦怀，

恒蹙蹙有忧色。

食已乃去。

公得丽偶，



九郎不得已，

於郎，

谁实为之？

脱令中途雕丧，

九郎有难色。

女曰：

「妾失身

何忽作此态向人？」

公具以谋告。

效，

顶踵所不敢惜⑫。

九郎惊曰：

「两世之交，

但可自

越日，

公见九郎来，

肘行而逆之。

不肯。

女曰：

「但请哀之。」

始将公命以进。

抚喜，

王故沉思，

以难之。

迟之又久，

惟恐不得当。

抚惑之，

亟请於王，

欲以重金赂九郎，

装，

作天魔舞⑬，

宛然美女。

大设，

招抚公饮。

命九郎饰女

王太史，

而致九郎焉。

王会其意，

诺之。

公阴与谋，

驰书於所善之



畜婢仆，

母子及妗并家焉。

九郎出，

既而抚公薨。

九郎出资，

起屋置器，

遂辇金帛，假归公家。

抚公病。

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

赐金万计。

半年，

土。

九郎饮食供具如王者，

离，

侍妾十余，

视同尘

前郤顿释。

自得九郎，

动息不相

渔篙宁容误入⑳？　令某从下流而忘返，

鸟道方可生开⑲，　洞非桃源，

掩鼻之丑⑱。　人必力士，

尚有荡检之讥⑰，　断袖分桃，

乃阴阳之正穷⑯。　难免

男女居室，　为夫妇之大伦⑮，

余有「笑判」⑭，并志之：

裴马甚都，　人不知其狐也。



访知交於昨夜㉙，

探大弓於国库，　直欲斩关㉘。　或是监内黄鳟，

系赤兔於辕门，　如将射戟㉗，　不毛之地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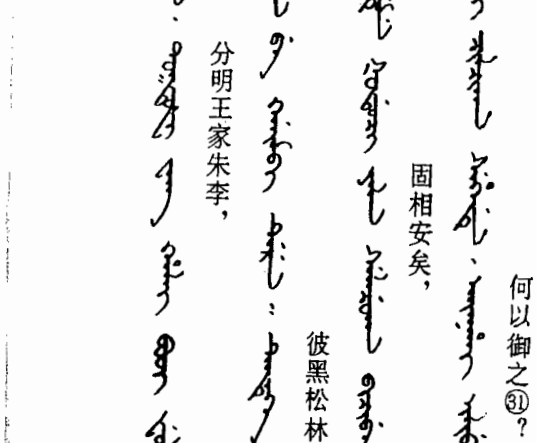
遂使眇帅称戈㉖。

谬说老僧入定㉔，　蛮洞乃

居然表里为奸。　华池置无用之乡，

辄而上下其手㉓，　阴阳反背，

舍正路而㉑不由㉒。　云雨未兴，



兼塞其送迎之路㉜。

何以御之㉛？

宜断其钻刺之根，

固相安矣，

设黄龙府潮水忽至，

彼黑松林戎马频来，

分明王家朱李，

索钻报於来生㉚。

丞，相当于明清时都察院副都御史，明清各省巡抚多带此京衔，故以代称。㉙勿令秋扇见捐——不要像对人秋的扇子那样把我抛弃。（王台纽他人不能尽责，也不必越职代作。翰林职司不在谏议纠弹，所以被当权者加上越职言事的罪名。㉘中丞——明清巡抚的代称。中丞，御史中丞，相当于明清时都察院副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㉗越俎——越俎代庖。见《庄子·逍遥游》。谓各人有专职，不能互相代替。㉖医缓不得——医缓，春秋时秦国的良医。他曾奉命为晋景公治病，发现病已入膏肓，不能医治。晋景公称他为「良医」，赠之厚礼。事见《左传·成公十年》。㉕时娶善良帝的幸臣，后因以断袖喻男宠好男宠。㉔悖——原文作「捋」。㉓执——别本作「报」。执何斧，言为其作媒。《诗·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因以执柯斧喻作媒。㉒少阴——人体经络名，即肾经。病在少阴者，缺常微细，嗜睡。㉑秦缓——春秋时

㉑断袖之癖——指断好男宠。《汉书·董贤传》：「（董贤）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压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董贤是汉



断二句——这是对本故事中同性苟合两方的判决词。前句针对爱男宠者，后句针对男宠。

之，恐人得其种，擅钻甘陵。」钻报，钻刺的效应，为双关语。⑳彼黑松林四句——这四句仍为隐喻。前两句指爱男宠者，后两句指男宠。⑲宜知——见昌淇思注引《流分明二句——意谓同性相恋，即使两世如此，也不会生出后代。朱李，红李。《世说新语·俭啬》：晋「王戎有好李，卖监有王祭酒，尝私一监生。监生梦黄鳝出胯下，以语人。人为谜语曰：「某人一梦最跷蹊，黄鳝钻臀事可疑，想是监中王学士，夜深来访旧相私，人俗公之宫，「防室王，太弓以出」。此二句亦隐喻。㉘或是二句——此用同性恋故事。监，国子监。黄鳝，即黄鳝。据《耳谈》载：明南京国子门射钱也是昌布的故事。这里借指帝为「国」，与「赤兔」都是隐喻。㉗探丸二句——《左传·定公八年》载：春秋时鲁国季孙的家臣阳虎，曾帅称戈——肘神，唐末李克用骁勇善用兵，一目失明，人称「独眼龙」。本句借此喻鸡奸行为。㉖系赤兔二句——赤兔，是昌布所骑的骏马名。缠定，佛教消除坐禅心，不生杂念。此指禁欲。㉕蛮洞句——蛮洞，人迹罕至的荒远洞穴。不毛之地，指薄不长庄稼的土地。此句为隐喻。㉔妙香罹妻妾于不顾，却假称清心静欲。华池，《太平御览》卷三六七《养生经》：「口为华池。」此处「华池」与「蛮洞」对举，当为女阴的隐词。入句——云雨，本宋玉《神女赋》，比喻性行为。上下其手，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上其手」，「下其手」，此系借用。㉓华池二句——意谓奸男宠事，喻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虽而——原文作「由」。㉒今某二句——言何某甘愿放弃正当的性生活，堕入卑污而不知悔悟。㉑云雨未兴二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沟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⑳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㉟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⑱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㉞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㉝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㉜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㉛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㉚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㉙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㉘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㉗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㉖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㉕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㉔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㉓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㉒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㉑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⑳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⑲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⑱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⑰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⑯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⑮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⑭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⑬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⑫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⑪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⑩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⑨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⑧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⑦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⑥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⑤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④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③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②人必力士二句——借用李白《蜀道难》诗中「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等句的有关字面，写男性间发生的不正当关系。①洞非桃源二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渔人入桃源「洞」后的行为，而且明明称赞他「爱我而忘其口味」。

聊斋志异选译　卷之十六

宫梦弼

柳与寝处时最多。所乞诸。

每至，辄经岁。词旨潇洒。

惟一客宫梦弼，陕人，生平无千金不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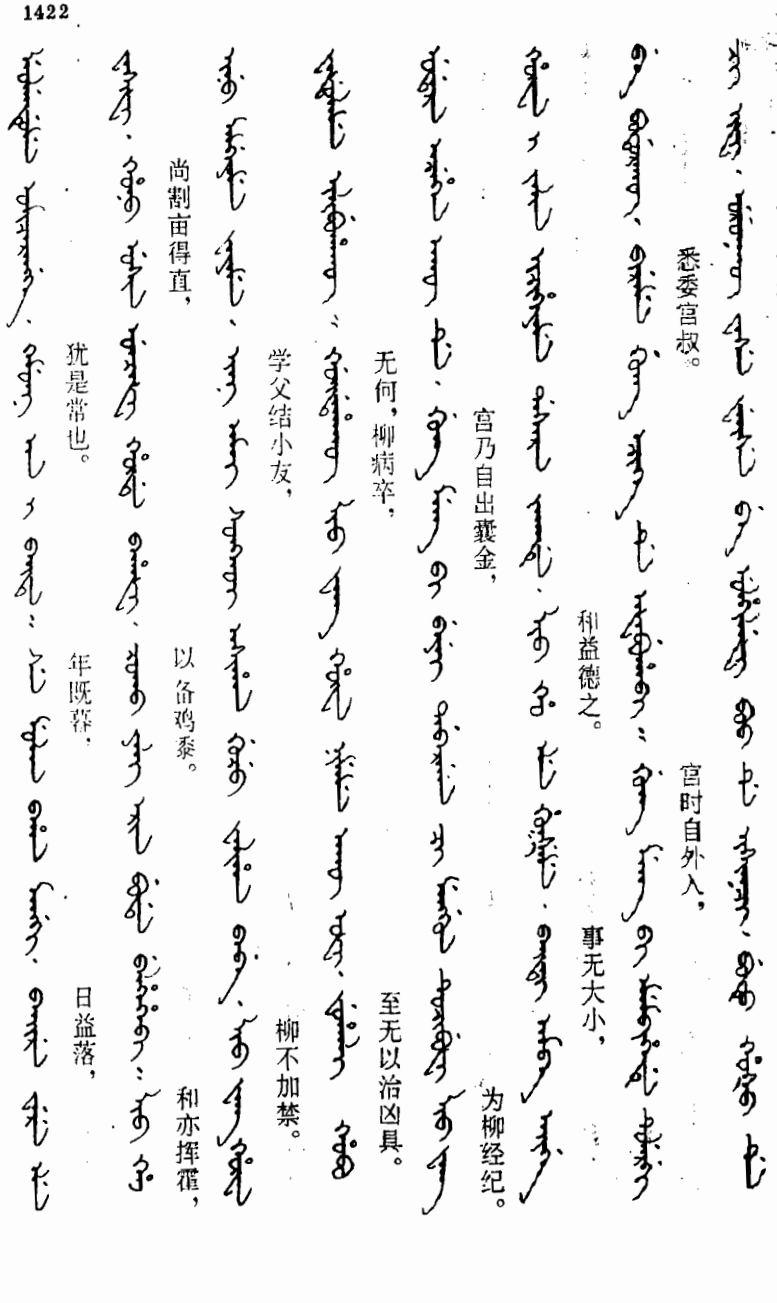
宾友假贷，常不还。座上常百人。

急人之急，慷慨好客，财雄一乡，保定人。

柳芳华，



於是客渐稀；然十数人彻宵谈宴，不能供多客之求，家渐虚，尤较诸客昵。后十余年，众笑其行稚，而和独悦爱之，埋石子，伪作藏金为笑。屋五架掘藏几遍。归，辄与发贴地砖，宫亦喜与和戏。每和自塾时总角①，叔之。柳子名和，



必袖瓦砾，　至室，　则抛掷暗陬，

宫乃自出囊金，　为柳经纪。

无何，柳病卒，　至无以治凶具。

学父结小友，　柳不加禁。

尚割亩得直，　以备鸡黍。　和亦挥霍，

犹是常也。　年既葬，　日益落，



一为纪理，　而宫灭迹匿影，

典质渐空。　日望宫节。

宫诺之，　遂去。　和贫不自给，

一日，辞欲归。　和泣嘱速返。

也。　男子患不自立。　何患贫？」

无论无金，　即授汝千金，　可立尽

宫曰：「子不知作苦之难。

更不解其何意。　和每对宫忧贫。

事无大小，　和益德之。

斥门者不纳。

ᠳᠤᠷᠠᠭᠠᠨ ᠪᠠᠢᠭᠠᠭᠴᠢ ᠦᠬᠡᠢᠯᠡᠭᠡᠳᠦᠢ ᠪᠠᠢᠵᠤ᠂ ᠳᠤᠷᠠᠭᠠᠨ ᠪᠠᠢᠭᠠᠭᠴᠢ ᠦᠬᠡᠢᠯᠡᠭᠡᠳᠦᠢ ᠪᠠᠢᠵᠤ᠂

比至，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黄闻其衣履敝穿，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订昏期，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冀黄怜顾。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犹以道远曲原之。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和服除，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母遗自诣岳所，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即亦不吊；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柳卒，讣告之，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后闻柳贫，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阴有悔心。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为和论亲於无极黄氏，素封也④。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去如黄鹤矣②。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先是③，柳生时，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即亦匪难。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如此景象，谁犹念冀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使儿驷马高车，假千金，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和曰：「昔之交我者，为我财耳。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十常八九，俾择富厚者求助焉。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母亦哀愤无策。因念旧客负欠者，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怜而进之食，赠钱三百，慰令归。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和闻痛哭。对门刘媪，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寄语云：「归谋百金，可复来；不然，请自此绝。」

ᠬᠦᠷᠬᠦᠯᠡᠭᠰᠡᠨ ᠴᠠᠭ᠃

窃不直之。　黄欲女别适，

已及笄，

母子痛哭。　闻父绝相，

自此绝望矣。　黄女

人李四，旧受恩恤，　义赠一金

闻其事，

教。　凡二十余日，　不能致一文，　惟忧

也。」　母故强之。　和从

曾无契保，　责负亦难凭

恩忆故好耶？　且父子人金资，



住苺三载，　家益零替。　有西贾闻女美，

家中席卷一空。

无何，　夜遭寇劫，　黄夫妇炮烙几死，

怒，　旦夕唾骂之，　女亦安焉。

曲谕百端。　女终不摇。　翁姬并

今贫而弃之，不仁！」　黄不悦，

使富倍他日，　岂仇我者所能夺乎？

女泣曰：　「柳郎非生而贫者也。

母为解颐。

女一日入闲舍中，

见断草

今日视之，

觉有天堂地狱之别。」

「新妇在乞人中，

稔其况味，

所怜者负吾贤妇！」

女笑慰之曰：

「吾母子固应尔，

母泣曰：

然家三口，

母子俱喜，

颜色光泽，

眉目焕映。

告以故。

母子俱哭。

便为盥沐，

母把手泣下曰：

「几何形骸至此耶！」

女又惨然而

母以为乞人妇，故咄之。

女呜咽自

始达保定，

直造其

乘夜遁去，

丐食於途。

阅两月，

女察知其谋，

毁装涂面，

黄利而许之。

将强夺其志。

愿以五十金致聘。

伊然露焉，颇觉失望；及发他砖，则灿灿
急赎归。断砖残缺所藏石子，
得毋皆金？而故第已典於东家。
因念儿时，尝与瘗石室中，
则宫襄日所抛瓦砾，尽为白金。
皆朱提⑤。惊走告和。和同往验视，
暗陬有物堆积，蹴之连足，拾视，
丛丛，无隙地，渐入内室，尘埃积中，



媪仅一屋，和便坐榻上。
俊仆十余辈，皆骑怒马如龙。
往酬刘媪。鲜衣射目，
帷，三年中乡选。乃躬资百金，
「若不自立，负我宫叔！」刻志下
因自奋曰：
由是赎田产，市奴仆，门庭华好过昔日。
皆白镪也。倾刻间，数巨万矣。

和曰：「娶矣。」　　食已，

且惜女遁。　　问和：

治酒备馔款和，　　因述女贤，

伯婿烜耀，　　闭户自伤而已。

以故困窘，　　如和襄日。　　闻

业已耗去殆半，　　售居宅，　　始得偿。

黄翁自女亡失，　　西贾逼退聘财，

人哗马腾，　　充溢里巷。



夫妇大惊。　　媪劝往投女，

兼致存问。

媪诣黄，详报女耗，

始迭令返。

制好衣，上下一新，

款治优厚，　　居数日，

殷问父母起居。

相见大骇，　　遂叙往旧，

女华妆出，　　群婢簇拥若仙。

至家，

载与俱归。

媪往视新妇，

翁几时来此？」　　得勿饥否？」　　黄因诉所苦。

然恐郎君知，　　尚候隙也。

导入耳舍，曰：　　「娘子极欲一觐，

求暗达女知。　　少间，妇出。

一妇人出，　　黄温色申问，告以姓氏，

见闱阁峻丽，　　阎者怒目张，　　终日不得通

不得已如保定　　既到门，

黄有难色。　　既而冻馁难堪，

家人悉无以应。　　和恐曰：　　「是必奸宄！

和已暗之，　　怪问谁何，

忽啤主人出，　　黄将致诘，

早起趣装，　　则管钥未起，　　止於门中，坐被囊以待。

勿为郎闻。」　　黄诺之。

「郎君宴房中，　　娘子恐不得来。　　明旦宜早出，

出置黄前。　　又置五金曰：

妇入，　　以酒一盛，饭二盒，

同刘媪来。」

黄诺，

归述於姬。

娘子言：

想思时，

可使老夫人伪为卖花者，

「忘嘱门者，

遂致参差。

和命释缚。

妇送出门曰：

「是某舅氏。

以前夕来晚，

故未告主人。」

未几，昨夕妇出，

跪曰：

不知置词。

出短绠绸系树间。

黄惭惧，

可执赴有司。」

众应声，



相视泪荧。

至晚，

除室安二媪；

慧婢瀹茗，

各以隐语道寒暄，

移金椅床，

置双夹膝⑦。

嘤吟一声，

大小婢媪奔入满侧，

珠翠绮纨，

香气扑人；

始达女所。

女著帔顶髻，

媪果与俱至和家。

凡启十余关，

姬念女急，

以告刘媪，

村妪。　　敢引身与娘子接坐！　　宜撮髭毛令

和遽入。　　见之，　怒诟曰：　「何物

每利至，　　便走匿，　　一旦，　方促膝坐，

但郎总不解。　　妨他闻也」

女曰：　　「我于母有何过不忘？

媪辄引宠处。　　泣白前非。

居三五日，　　女意殷渥。

祠源温奠，　　并昔年富时所未经。



更何得旋乡土！

和击桌曰：　　「嫂年非姥怜赐一瓯粥，

官人大富贵，　　何不一念翁婿情也？」

否？」　　答曰：　「都佳。　但是贫不可过。

我大忙，　　未得展叙。　　黄家老畜产尚在

和乃上手谢过。　　即坐曰：　「姥来数日，

王嫂卖花者，　　幸勿罪责。」

尽！」　　刘媪急进曰：　「此老身瓜葛，

黄汗颜受之。

女以甘金私付之。

既归，旷绝音

起身去。

黄妪愧丧无色，

辞欲归。

使人难堪？」

和始敛怒，

君。

何乃对子骂父，

手皴瘃，

足趾皆穿，

亦自谓无负

「彼即不仁，

是我父母。

我迢迢远来，

言至忿际，

女恚曰：

辄顿足起骂。

今欲得而寝处之⑧，

何念焉！」



和以舆马送还，

曰：「西贾五十金，

我今倍之。」

数告归。

和遗白金百两，

履。

留月余，

黄心终不自安，

罪良多。」

和为更易衣

黄唯唯。

「旧岁辱临，

又不明告，

遂使开

夫妻至，

惭怍无以自容。

和谢曰：

问，

女深以为念。

和乃遣人招之。

不妄降福泽也如是。」

孰克当此而无愧者乎？

造物之

俨然如嫔嫱。

非贞异如黄卿，

不可谓非慷慨好客之报也。

闺中人坐享高奉，

然良朋葬骨，

化石成金，

令人愤气杜门，

不欲复交一客⑨。

异史氏曰：

「雍门泣后，

朱履杳然，

暮岁称小封焉。



段话意谓：富贵之家衰败后，昔日受优宠的门客均背恩而去，这种情况令人气愤伤心，宁可闭门索居，不再交接宾客。

亡邑之人也。」朱履，似应为「珠履」，代指受优宠于孟尝君门下的食客。《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

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也，能令文（孟尝君字田文）悲乎？」雍门周引琴而鼓，于是孟尝君「涕泣增衰」，对他说：「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陨国

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⑩雍门泣后四句—雍门，雍门周，战国齐人，善鼓琴。刘向《说苑·善说载：雍门周尝以琴见孟尝君。

足的一种竹制取凉用具。《红楼梦》中所谓竹夫人，即属其中的一种。⑭寝处之—剥其皮而坐卧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

名朱提银。后遂以朱提为佳银的代称。⑮奸宄—歹徒。《国语·晋语》：「乱在内为奸，在外为宄。」⑯夹膝—古时置于床席间用以放置手

鹤楼》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⑱是—原文作「自」。⑲寒封—富户。⑳朱提—朱提，本山名，在今云南昭通县境，山出佳银。

①总角—指儿童时代。古代男女十五岁前于头顶两旁束发为两结，犹如现在的羊角辫，称为总角。②去如黄鹤—言一去不复返。唐崔颢《黄

则韩已坐室中。

诸如此类甚多。

至"。

乃如其言，

诣庙发扁，

韩付钥曰："请先往启门坐。

少旋我即

拟访韩，

适遇诸途。

每适城，辄造之。

日，

与宅叔赴邑，

共名之「仙」。

先子中与最善。

韩道士，居邑中之天齐庙。

幻术。

## 赌符



韩问之，

具以实告。

韩笑

精神惨淡，

言语失次。

邑邑不得志，

便道诣韩，

心益热，

典质田产，

复往，

终夜尽丧。

见而悦之，

罄资往赌，

大亏，

专事樗蒲②，

赌甚豪。

族人

值天佛寺来一僧，

先是，

有敝族人嗜赌博，

因先子亦识韩。

易之，　不屑与赌。　族人强之，请以一掷为期。

族人大喜而往。　僧验其资，

又付千钱，　约赢而偿之。

勿得陇望蜀也④。」

「但得故物即已，

乃以纸书符授，　佩衣带间。　嘱曰：

珠还合浦③，　花骨头当铁杵碎之！」　韩

我为汝复之。」　族人曰：　「倘得

云：　「常赌，　无不输之理。　倘能戒赌，



上。　则符已亡矣。　大惊而罢。　载钱归

复。　阴念再赢数千亦佳。　乃复博，　则色渐劣，　起视帶

呵之，皆成卢雉⑤；　计前所输，　顷刻尽

又败；　渐增至十余千，　明明枭色，

一掷成采。　僧复以二千为注，

僧掷之，　无胜负；　族人接色，

乃以千钱为孤注。

僧笑而从之。

入其中者，如沉迷海，
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於博。
异史氏曰：「天下之倾家者，莫速於博，而君不听，故取之。」
固嘱勿贪，适符原数也。
罪。韩笑曰：「已在此矣。」已乃愧谢失符之
所失，除偿韩外，追而计之，并末后
庙，



木，似走圆珠⑩，手握多张，
呵雉呼卢，乞灵於淫昏之骨⑨。盘旋五
倾巢倒箧，悬金於险戏之天⑧。
尔乃狎比淫朋，缠绵永夜。
清谈薄饮，犹寄兴之生涯。
负耒横经，固成家之正路，
具有本业，诗书之士，尤惜分阴⑦。
将不知所底⑥矣。夫农商之人，

鬼。

追夫全军尽没，

热眼空窥。

则久入成迷，

舌敝唇焦，

则相看似底。

忘餐废寝，

舍上烟火生，

尚耽耽於窟，

目前宾客待，

犹恋恋於场头，

阳示弱而阴用强，

费尽颟顸之技，

望穿鬼子之晴，

如聋团扇也。

左觑人而右顾已，



冀还珠於合浦，

不意火灼毛尽，

终捞月於

敢怨粪残。

即而鹭子质田，

恐惊犬吠，

苦久虚之腹饿，

始玄⑫夜以方归。

幸交谪之人眠⑬，

徊，

觉白手之无济，

垂头萧索，

灰寒壮士之心。

引颈徘

技痒英雄之臆，

顾囊底而贯索空矣，

视局中则叫号浓焉，

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呜呼！败德丧行，

倾产亡身；

搔头莫度，

至仰给於香客。

枵腹难堪，

遂栖身於暴客；

群推㈣无裤之公，

甚而

已作下流之物；

试问赌中谁最善？

沧江。

及遭败后我方思。



交谪之人，指妻子。交谪，习指妻子对丈夫絮烦的埋怨、责数，语出《诗·邶风·北门》：「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㈢推——别本亦作「指」。句——张，指赌博的纸牌。二句谓赌徒手握多张纸牌，像宫中美人聚团扇一样顾盼得意。㈣玄——黑。原文作「元」，改之。㈤幸交谪之人眠——珠。白居易《琵琶行》：「大珠小珠落玉盘。」此处喻金钱。二句意谓：色子在赌盘中旋转，在赌徒看来，像圆珠滚动一样可爱。㈥手握多张二之骨——淫昏之骨，指赌博的骰子，多以骨制，说赌徒盼求赢钱，而乞求灵柩于枯骨。㈦盘旋五木二句——五木，指五个骰子，见前注。圆珠，珍珠。㈧至于众人，当惜分阴。」㈧悬金於险戏之天——意为去探取悬挂在峭崖绝壁上的金子。喻赌途颠危难测，犹如险峰探宝。㈨乞灵於淫昏乱：「澄澈弥流，无所底极。」㈩分阴——昼影移动一分。喻极短的时间。《初学记》引王隐《晋书》：「陶侃一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次为卢，其次为雉。而本篇所述，似乎以卢、雉为胜，枭为劣。(11)所底——所终。底，谓底极，即终极，尽头。《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上黑下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以掷骰成色为采，分有卢、雉、犊、白等采，何者为胜，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枭采最胜，二次为枭，其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后乃以「得陇望蜀」喻贪心不足。(15)卢雉——古代博戏的采名。古时骰子有五枚，人遂以「珠还合浦」喻失物复得。(14)得龙望蜀——得此望彼，贪得无厌。此指翻本之后又想赢钱。《东观汉记·隗嚣传》引刘秀敕岑彭书：「西比喻财物失而复得。《后汉书·孟尝传》载：广东合浦产珠，因前任太守多贪秽，珠蚌皆徙去。及孟尝为守，不事采求，珠之徙者皆还故处。后「博蒲」，古代博戏名，以掷骰子决胜负，得采有卢、雉、犊、白等称，看掷得的骰色而定。其法久已失传。后来泛称赌博为博蒲。(18)珠还合浦——①先子——指作者的父亲蒲梁。梁字敬吾，以明季乱，去读而贾，但仍闭户读书不倦，以故时人皆服其渊博。(20)博蒲——指赌博。博蒲，亦写作

次子亦慧。

沧客又纳邑中倪氏女，

长子吉，

十七岁，

为邑名士，

沧客家颇裕，

年四十，

生二子：

失怙恃③，

奉丧而归，

音问遂阙。

因相善，

订为昆季②。

无何，

海石

时十四岁，

与滨州生刘沧客同函丈①，

刘海石，

蒲台人，

避乱於滨州。

刘海石



海石忽惊曰：

「兄有灭门之祸，

急出门迎以入。

方欲展寒温，

忽阍人通海石至。

沧客喜，

殆不能堪。

一日，方坐愁间，

而婢仆之丧亡，且相继也。

沧客哀悼，

妻病又卒，

逾数月，

长媳又死，

夫妻大惨。

无几何，

大嬖之。

后半年，

长子患脑痛卒，

海石曰：「是非所长，阳宅风鉴⑤，颇能习之。」

「久不唔，岂近楮「越人术」④耶？」

沧客曰：清为兄贺。」

余初为兄吊也。

海石欷歔。

未必佳也。」

沧客泫然，因以状对。

曰：「久失闻问，近况

不知耶？」沧客愕然，莫解所以。

海石以界仅二尺余。

但见倪女战栗无色，身暴

视，众方惊疑，

示。至倪，海石仰天而

大笑不已。

使子媳婢妾，俱见於堂。

已而请睹诸眷口。沧客一一指

海石入宅，沧客从其教，

内外遍观之，

颇能习之。」沧客喜，便求相宅。

顾子妇曰：「媳受毒已深，

众大骇。

海石掇纳袖中，

就项后拔去之。

女随手而变，黑色如狸。

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

言即去，

但求勿拔。

欲拔之。

女缩项跪啼，

数茎，

检脑后，

见白发

海石揪其发，

方击其首，

作石缶声。



「仆适不来，

一门无噍类⑥矣。」

问：「此何物？」

沧客以及婢仆，

并刺之。

曰：

才二指。

曰：「似此，

可月余死耳。」

又视刘子，

亦有毛，

曰：「此毛已老，

七日即不可救。」

毛长四指许。

海石以针挑出，

刘子固强之，

见背上白

背上当有异，

请验之。」

妇羞，不肯袒示。

驳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

言已，告别。觉袖中空空，

人。适此物，我不能死之，将归献俘於师。」

何遽云仙。」问其师，答云：「山石道

笑曰：「特从师习小技耳，

何能神异如此！无乃仙乎？」

最利人死。」沧客曰：「久不见君，

曰：「亦狐属。吸人神气以为灵，



提耳提出，视尾上白毛一茎，

闻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动。

「在此矣。」沧客视之，乡一豕。

皆曰无之。启圈笑曰：

於是入室而相其猫，出门而嗾其犬，

不能化人，止能化兽，适当不逸。」

海石曰：「领毛已尽，

今已遁去。」众俱骇然，

未必无再见时。」

及别后，细思其名，

等邀游海上，

拔救众生，

「此难预定。

我师立宏愿，

常使我

曰：

留，

乃为一饭。

问后会，

随手复化为狸。

沧客苦

纳袖欲出。

拔一毛犹不肯耶？」

执而拔之，

硬如针。

方将捡拔，

而豕转侧哀鸣，



说中的八仙之一。

子，自称回道人。唐末道士。传说生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六十四岁进士及第。后游长安，遇钟离权，得得道。世以为神仙，通称吕祖，为传寰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注：「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无子遗者为无噍类。」噍，咀嚼。⑦盖吕仙讳也——吕岩，字洞宾，号纯阳阳宅风鉴——古代星相方技的一个分支，为人家住宅看风水和给人相面。⑭无噍类——无生口，无活人。《汉书·高帝纪》：「（项羽）尝攻襄城，恃。」估恃本义为凭恃，依靠，后逐作为父母的代称。⑪越人术——医术。战国名医扁鹊，原名秦越人，又名卢医，因以越人术为医术的代称。⑮指画也。」⑫订为隶事——结拜为异姓兄弟。昆季，兄弟之间长为昆，幼为季。⑬失估恃——父母双亡。《诗·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

⑨同函丈——指同塾读书。函丈，古代学塾中，师生间座位相距一丈。《礼记·曲礼》：「席间函丈。」注：「函犹容也，讲问宜相对容丈，足以

也⑦。」

盖吕仙讳

「山石」合一「岩」字，

始悟曰：

「海石殆仙矣！

日替①。

史孝廉有女，

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

乔破产扶柩，往返二十余里。

宰终於任，家口淹滞不能归，

时恤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一

年二十余，有肝胆。与顾生善，顾卒，

乔生，晋宁人。少负才名。

## 连城



幅中花鸟自天成；当年织锦非长技，

「绣线挑来似写生，

暗停针线蹙双蛾。」又赞挑绣之工云：

刺到鸳鸯魂欲断，早向兰窗绣碧荷，

「慵展高情绿婆娑，

意在择婿。生献诗云：

出所刺「倦绣图」，征少年题咏，

字连城，工刺绣，知书。父娇爱之。

生始绝望，

啖。

无何，女许字於靛贾④之子王化成，

也！」

倾怀结想，如渴③思

灯火。

生叹曰：「连城我知己

又遣媪矫父命，赠金以助

父贫之。

女逢人辄称道，

女得诗喜，对父称赏。

幸把回文感圣明②。」



妻之。」生闻而往，自出白刃，

史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

欲剜我心头肉耶！」使返。

婿笑曰：「痴老翁，

捣合药屑。史使人诣王家告婿，

自谓能疗，但须男子膺肉一钱，

沉痼不起。有西域头陀⑥，

然梦魂中犹佩戴⑤之也。未几，女病瘵，

真知我，

僧敷药始止。

合药三丸，三日

封膺授僧。

血濡袍裤，

服尽，疾若失。

史将践其言，

王怒，忿欲讼官。

先告王。

史乃设筵招生，

以千金列

几上，曰：「重负大德，请以相

「仆所以不爱肤肉者，聊以报知己耳。

报。」因具白背盟之由。

生怫然曰：岂货肉哉！」

拂袖而归。



不谐何害？」媪代女郎矢诚

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

生告媪曰：「士为知己者死」，不以

死，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

我梦不祥，三年必

且云：「以彼才华，当不久落。天下何患无佳人？

女闻之，意良不忍，托媪慰谕之。

「仆在此典牍，

生往临吊，

一痛而绝。

女前症又作，

数月寻卒。

「连城真知我者！」

会王氏来议吉期，

顾，

启齿嫣然。

生大喜曰：

遇女自叔氏归，

睨之。

女秋波转

媪既去。

逾数日，

生偶出，

相逢时，

当为我一笑。

死无憾！」

自剖。

生曰：



颇得委任。

倘可效力。

生太息，

言：「心事殊未了。」

顾曰：

即把手将送令归。

俄顷，入一廨署，

值顾生，

惊问：「君何得来？」

如蚁，

困迹混身杂入其中。

遥望西北一道，

行人连绪

亦无所戚。

出村去，

犹贲一见连城。

史舁送其家。

生自知已死，

君今生，愿矢来世耳。」

导生，

泪啼惨黛，

藉坐廊隅。

见生至，

骤起似喜，

略问所来。

连城泣曰：

「如此负义之人，

尚不吐弃之，

身殉何为？

生曰：

「卿死，

然已不能许，

仆何敢生！」

历多所，

见连城与一白衣女郎，

不惜也。」

生问连城。

顾即



遂相怜爱。」

生晚之，

意态怜人。

长沙史太守女。

一路同来，

连城告生曰：

「此妾同姓，

小字宾娘，

连城为缅述之。

女郎闻之，

若不胜悲。

白衣女郎问生何人，

仆乐死，

行与俱去耳。」

顾诺而去。

不愿生矣。

但烦稽连城托生何里，

生告顾曰：

「有事君自去，

小生拚身受之！」

顾难之，

峻辞以为不可。

生固强

无所为计，

转谋生。

救，

我为姊捧悦耳⑧。」

生又哀顾。

连城惨然，

宾娘大喜曰：

「姊去，

我安归？

乞垂怜

方将拜别，

两人皆喜。

好否？」

即令娘子从君返魂，

「我为君平章⑦已确，

向生贺曰：

而顾已返，

方欲研问，



宾娘乃喜，

从生

「请携宾娘去。

脱有愆尤，

使人肺腑酸楚。

顾生愤然曰：

无术，

相对默然，

而睹其愁颜戚容，

惟依连城肘下，

恐其即去。

惨怛

宾娘闻之，

宛转娇啼，

去食顷而返，

摇手曰：

「何如！诚万分不能为力矣！」

之。

乃曰：

「试妄为之。」

凡十余息，始见里门。

途中，连城行蹇缓，里余辄一息，

生嘱之，宾娘泣别而去。

适有两媪摄牒至长沙，

矣。」

他日至湖南，勿复走避，为幸多

生曰：「卿太痴矣。不归，何以得活？

宾娘曰：「妾从君去，不愿归也。」

出。

生忧其道远无侣。



默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

不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将入侧厢中。

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深谋。

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

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仁待之。

悔也。」生然之。偕归生家。

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覆。

汤水。

生乃使人要史来，

才至灵寝，

豁然顿苏。家人惊异，进以

终非久计。」

乃促生入。

之。「丑妇终须见姑嫜。」

戚戚於此，

寄厢中者三日。

连城曰：「谚有

生喜，

极尽欢恋。

因徘徊不敢遽出，

事不谐，

重负君矣。

请先以鬼报也。」

生惊问其故。

赧然曰：「恐



亦无奈之。

连城至王家，

判归王。

生愤懑欲死，

具词申理。

官受赂，

史归，

遣婢往役给奉。

王闻，

更无归理。

如有变动，

但仍一死！」

告父曰：

「儿已委身乔郎，

从其言。

方舁入室，

视之已苏。

请得连城之尸，

自言能活之。

史喜，

则宾娘已至庭中矣。　　相见悲喜。

家人入白：「门有车马。」　　夫妇出视，

欲遣信探之，　　以道远，而艰於往。　　一日，

遂安焉。　　连城起，　　每念宾娘，

王知之，　　亦无如何，

王惧，　　送归史。　　史复异归生。

则带悬梁上。　　殆将奄逝。

越日，益急，

忿不饮食，　　惟乞速死。　　室无人，



岂尽恩哉⑨！　　此知希之贵⑩。

议其痴；　　彼田横五百人，

异史氏曰：　　一笑之知，　　世人或

焉。　　生名年，　　字大年。

生即谢如礼。　　孝廉亦至，　　叙宗好

誓不他适，　　今从其志。」

太守曰：　　「小女子赖君复生，

太守亲诣送女，　　生延入。

心於蛾眉之一笑也。

遂使锦绣才人⑪，　　悲夫！」

仅倾

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

顾茫茫海内，

---

1 指才学高艳、诗文绮美的读书人。这里指乔生。

横基文说，「鄢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叙叙而不可禁！」所表达的大概也是这种感情。⑪锦绣才人　都下五百人思于田横，赞扬乔生「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⑩如希之贲—《老子》：「如我者希，则我者贵。」此处意谓知己难求。韩愈《题田　距洛阳三十里的尸乡，因聚于向刘邦称臣，遂与从者一起自杀。事见《史记·田儋列传》。此句作者以田横　人。相顾羽：反齐地，自立为齐王。刘邦称帝后，田横率五百士逃往海岛。刘邦怕他作乱，下诏强迫他入洛阳，并答应封他为王侯。田横行至　·风操》：「通直议郎，非平章百官供奉。」供奉—侍奉。侍御洙。意为居妾媵之位，给侍侍奉。⑨彼田横五百人二句—田横，秦末齐　即感念不忘。⑧头陀—梵文音译，泛指一切僧众；这里特指行脚乞食僧人。⑦平章—原文作「评章」。平章，商量处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五彩相宣，灿七时目」。圣明，此指武则天皇帝。沈湎—别本又作「沉」。⑥鲧堕—盐商。《礼记·曲礼》：「盐曰咸鲧。」⑤佩韨—佩恩戴德。　制史，按使流沙。苏氏在家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寄。诗长八百四十一字，可宛转循环以读，词意凄惋。唐武则天为作「璇玑图诗序」，称其　王田儋—田横兄弟。儋，乾隆。④当年织锦二句—《晋书·列女·窦滔妻传赞》：晋窦滔妻苏惠，字若兰，善属文。滔因仕前秦苻坚为秦州



颇相倾爱。　　私以意告母，

字紫陌，　　长於女三岁，　　文采风流，

凡五年而熟五经焉。　　同窗丁生，

年六岁，　　使与兄长春，　　并从师读，

一女小二，　　绝慧美，　　赵珍爱之。

乡中有「善人」之目①。　　家称小有。

滕邑赵旺，　　夫妻奉佛，　　不茹荤血，

小二

女故，　　大得委任。　　时丁年十八，

因得尽传其术。　　赵以

徐者六人，　　惟小二称最，

一见辄精。　　小女子师事

小二知书善解，　　凡纸兵豆马之术，

徐鸿儒既反，　　一家俱陷为贼。

未几，赵惑於白莲教②，　　故弗许。

求婚赵氏。　　赵期以女字大家，



「小生此来，　　卿知区区之意乎？」

辄至三漏。　　丁私告曰：

不得闲。　　丁每宵见，　　尝斥绝诸役，

主军务；　　昼夜出入，　　父母

优礼逾於常格。

女以徐高足，

女见之喜，

意不忘小二也。　　潜亡③去，投徐麾下。

游滕泮矣，　　而不肯论婚，

曰：「我师神人，岂有舛错？」请告二人。」

入陈利害①。

翻如梦觉，曰：「背亲而行，不义；

不负矣。」

女怃然为间，

不念此乎？能从我亡，则寸心诚

无济。止取灭亡。卿慧人，

所以故，实为卿耳。左道

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龙，



薪储不给。丁甚忧之。假粟比舍，

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啻於装，

驰至山阴里，托为避乱者，

忽即敛堕。遂收鸢，更以双卫，

质明，抵莱芜界。女以指拈鸢项，

振翼，似鹅鹅之鸟⑥，比翼而飞。

出二纸鸢，与丁各跨其一；鸢肃肃

女知不可谏，乃易髦而髻⑤。

丁以为难。

女曰：「我将使彼乐输也。」

忧？

暂假千金，

女曰：「富以其邻⑦，

绿林之雄也。

负者，骈二指击腕臂焉。

猜灯谜。

忆亡书。

但质簪珥。

莫肯贷以升斗。

女无愁容，



「若借得金来，君当得饮部。」

丁以巨觥引满，促酌。

女乃祝曰：

既而女适得「酒人」⑧，

傍、水傍、酉傍者饮，得酒部者倍之。

几页、第几行，即共翻阅。其人得食

检《周礼》为觞政：任言是某册第

笼。然后握丁登榻，煮藏酒，

乃剪纸作判官状，置地下，覆以鸡

窃言：「主人初归，辞灯夜慢喜。后翁家媪抱儿来戏，则其囊中有巨金累累充溢。丁不胜中戛戛。女起曰：「至矣。」启笼验视，宜作鳖饮⑪。」方喧竞时，闻笼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⑩，滴沥授爵。「事已谐矣！」丁翻卷，得「鳖人」。女大笑曰：



地亦遂合。」夫妪听其言，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主人骇惧，焚香叩祷，架计重十两，施百架，则消灭罪愆。」造暴客恶录，须银灯千架，太山帝君⑭会诸冥曹，一判官自内出，言：「我地府司隶⑬也。坐⑫。地忽暴裂，深不可底。

人，皆吐舌呆立，痴若木偶。

戟指而呵曰：「止！止！」盗十三

又一人探手女怀。女袒而起，

照，寇集满屋。二人执丁，

丁夫妇始自梦中醒，则编营葸

纠诸不逞，逾垣劫丁。

自营宅第。里无赖子，窥其富，

故啧啧诧异之。而从此渐购牛马，蓄厮婢，



再犯不宥！」诸盗叩谢而去

豺狼之行，本合尽诛，但吾所不忍，姑释去，

我岂积殖自封者哉？

缓急人所时有，窘急者不妨明告，

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

乃责之曰：「远方人埋头涧谷，

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

女始著裤下榻，呼集家人，

以是得无恙。

里人共娱之，

群首於官，

鳇远避，

不入其陇，

稼，

女以纸鸢数百翼放田中，

为白莲戚畜。

适鳇害

使从姓丁，

名之承祧。

於是里中人渐知

儿时三岁，

养为己出，

生资金往赎长春之幼子以归。

居无何，

鸿儒就擒，

赵夫妇妻子俱被夷诛。



璃厂，

每进工人而指点之，

一切棋灯，

善居积，

经纪过於男子。

尝开琉

止於邑都之西鄙。

女为人灵巧，

不可久居。」

因贱售其业而去之，

苟，

宜有散亡。

然蛇蝎之乡，

始得免。

女曰：

「货殖之来也

肉视之，

收丁。

丁以重赂啖令，

以为鸿儒余党。

官瞰其富，

女自持筹，丁为之点籍唱名数
以及婢仆业⑮，凡五日一课，
或观书史为乐。钱谷出入，
暇辄与丁烹茗著弈，勤者赏资有差，
食指数百，无冗口。
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
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
其奇式幻采，诸肆莫



值大旱，乡以此无游惰。
百余家，凡贫者俱量给资本，
故事易办。村中二人无敢欺。
呼诸婢度俚曲为笑。而赏辄浮於劳，女明察若神，
是日，给假不夜作，夫妻设肴酒，
惰者鞭挞罚膝跪。
瑑。

使采紫蓟，　　几二十年，　　积满楼屋。　　人饶非

每秋日，　　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　　授以钱，

俱肃肃无敢仰视者。

或少年群居，　　私议其美；　　及魏而逢之，

女出未尝障面，　　村人皆见之。

五里内悉获沾足。　　人益神之。

乘舆夜出，　　禹步⑯作法，　　甘霖倾注，

女令村中设坛於野，



中，　　遂无其人乎？　　使人恨

而误入匪僻以死者，　　当亦不少。　　焉知同学六人⑳

久。　　由是观之，　　世抱非常之才，

然非一言之悟，　　骈死⑲已

异史氏曰：　　二所为，　　殆天授，　　非人力也⑱。

近村赖以全活，　　无逃亡焉。

女乃出菜，　　杂粟赡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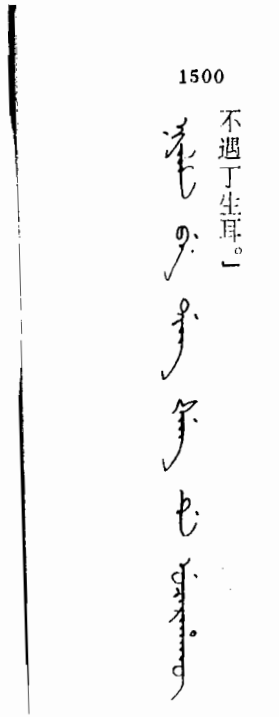
笑之。　　会山左⑰大饥，　　人相食，

ISBN 7-228-02643-8/I·933
印数：1—4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印
定价：6.50元



死——一起死。韩愈《谢说》四说：千里马如果不得其遇，也会"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亚同学六人——指上文"小女子侍事侯者六人"。故得名。或曰天授，非人力也——《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语："且能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意谓是天赋使然，非后天学习所能致的。㉖骈足后拇，如蹼足状。相传大禹治水时因患"偏枯之病"，以致如此行步，而为后世俗巫所效法。㉗山左——旧称山东为山左，因在太行山之左。的官吏。㉘太山帝君——泰山神，即东岳天齐大帝，传说是阴司众神的领袖。㉙业——原文无，补之。㉚禹步——巫师、道士作法时的一种步法，一㉛载——果有登卿狂纵，每与客痛饮，以墨束身，引首出饮，饮毕复旋束，谓之"墨饮"。㉜坐——原文作"作"。我司隶——古代负责督捕盗贼之事人"——周礼"简名。其篇曰："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供奉之。"故用大酒杯罚饮。㉞辛——别本作"旅"。㉟蹙饮——据沈括《梦溪笔谈·人饮。按周礼有关酒分，集中记载了负责周王朝饮食起事的官吏及各类饮食的名称，所以符合上述情况的文字不少，容易检得。㊱"酒九五之禄"，"有平章如，富以其邻"，"宾其人"二句——意谓翻得"周礼"以"食"、"水"、"酒"为偏旁之字者，判饮酒，翻得"酒"部之文者，加倍罚之鸟——鸨鹅，即鹤鸟，比翼鸟。《尔雅·释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㊲富以其邻——谓因邻人而致富。《易·小畜》不义，语出"二人入陈利害。"㊴易髻而捋——把少女的披发挽成妇人发髻，表示已出嫁。古时童年男女不束发，皆披垂，曰"垂髫"。㊵鹣鹣徐方辉领导的红巾起义，明末徐鸿儒起义，都是由白莲教发动的。㊶亡——原文作"忘"。㊷入陈利害——此句与上句，别本断作："背亲而行，弥勒佛转而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称白莲教。元代后期至明清，屡遭严禁，而教派林立，流传很广，常被用来发动农民起义。如元末刘福通、有"善人"之目——有"善人"的名称。目，称。㊸白莲教——流行于元、明、清三代的民间宗教，起源于佛教净土宗一派的白莲宗。由最初崇奉

不遇丁生耳。」



满汉合璧

# 聊斋志异选译

蒲松龄著

扎克丹译　永志坚校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625印张 2插页 37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

ISBN7-228-02643-8/I·933　定价：6.50元